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八冊

軍事譯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

说　明

《中国历代战争史》系由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一九五六年一月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並开始工作，一九七二年五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十六年。

该书全套共计十八册、二〇八章，正文六六五〇二页，附图七八五幅。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上起黄帝下至清朝，前后共四千六百余年。对每一朝代，首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势、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综合评论。

该书的年月记载，以中国旧历为主，以公历为辅，但如当时君主频频改元，则只记其在位的顺序年数，不记年号，如汉武帝十五年即为武帝元朔三年。所用月份，在春秋时依周历建子月份，其它时代则依《资治通鉴》成例以建寅夏历计祘，如秦二世二年元月，记为二世二年十月。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战争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总结战争经验、增加历史和军事知识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受有关单位委托，翻印出版此书。书中有一些错误观点，在阅读时应加以注意。在翻印时删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序言、体例、例言和索引等部分。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八册　目錄

第十八卷　太平天國

第一章　太平天國全般大勢……一八一六二一八三——一
第一節　金田起義前之國內外大勢
第二節　太平天國諸重要人物
第三節　太平天國興亡始末
第四節　太平天國之軍制
第五節　太平天國之官爵制度與曆法
第六節　太平天國政治經濟軍事合一制度
第二章　金田起義至奠都金陵諸戰役……一八一六三三三——五一
第一節　太平軍金田起義前之概況
第二節　戰地概況
第三節　太平軍金田起義及雙方戰略指導
第四節　太平軍起義前後諸戰鬥

第五節　太平軍桂北進軍諸戰鬥
第六節　太平軍湘鄂進軍諸戰鬥
第七節　太平軍進攻金陵之戰
第八節　戰後之政局
第九節　申論
附圖十八—七六三　太平軍於金田起義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六四　太平軍於永安州地區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六五　太平軍進攻桂林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六六　太平軍於全州地區作戰態勢圖
附圖十八—七六七　太平軍向道州北進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六八　太平軍進攻長沙態勢圖
附圖十八—七六九　太平軍進攻武漢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七〇　太平軍進攻金陵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七一　太平軍定都後天京外圍一般形勢圖
第三章　太平軍北伐與西征諸戰役……………………一八—六三八五—一〇三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第二節　戰地概況與戰略指導
第三節　太平軍北伐作戰
第四節　太平軍西征作戰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附圖十八—七七二　太平軍北伐皖豫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七三　太平軍北伐晉冀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七四　太平軍之北伐軍被殲滅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七五　太平軍西征江西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七六　太平軍西征安徽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七七　太平軍西征湖南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七八　太平軍西征武漢作戰經過圖
第四章　楊、韋事變前後天京解圍諸戰役……………………一八—六四一九—一一三七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第二節　戰地概況及戰略指導
第三節　天京首次解圍戰
第四節　楊韋內訌事變

第五節　天京第二次解圍戰
第六節　三河鎮殲滅戰
第七節　天京第三次解圍戰
第八節　忠王進軍上海
第九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附圖十八—七七九　太平軍天京首次解圍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八〇　太平軍天京第二次解圍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八一　三河鎮殲滅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八二　太平軍天京第三次解圍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八三　太平軍進攻上海作戰經過圖
第五章　安慶爭奪戰及蘇浙諸戰役……………一八—六四四七—一一六五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第二節　戰地概況及戰略指導
第三節　安慶爭奪戰
第四節　蘇浙諸戰役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附圖十八—七八四　太平軍與清軍安慶爭奪戰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八五　太平軍忠王李秀成進軍贛鄂回師蘇杭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八六　太平軍英王陳玉成敗走壽州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八七　太平軍於淞滬蘇常地區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八八　太平軍於浙杭地區作戰經過圖
第六章　太平天國覆亡諸戰役……………………一八—六四七五—一九三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第二節　戰略指導與戰地概況
第三節　石達開離天京遠走之作戰
第四節　天京之陷落
第五節　忠王之殉國
第六節　幼王被擒及太平軍餘衆之滅亡
第七節　申論
附圖十八—七八九　石達開離天京遠走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九〇　清軍攻取天京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九一　天京陷落後太平軍餘衆流竄覆亡經過圖

附圖（計二十九幅）

附圖十八—七六三　太平軍於金田起義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六四　太平軍於永安州地區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六五　太平軍進攻桂林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六六　太平軍於全州地區作戰態勢圖
附圖十八—七六七　太平軍向道州北進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六八　太平軍進攻長沙態勢圖
附圖十八—七六九　太平軍進攻武漢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七〇　太平軍進攻金陵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七一　太平軍定都後天京外圍一般形勢圖
附圖十八—七七二　太平軍北伐皖豫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七三　太平軍北伐晉冀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七四　太平軍之北伐軍被殲滅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七五　太平軍西征江西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七六　太平軍西征安徽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七七　太平軍西征湖南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七八　太平軍西征武漢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七九　太平軍天京首次解圍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八〇　太平軍天京第二次解圍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八一　三河鎮殲滅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八二　太平軍天京第三次解圍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八三　太平軍進攻上海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八四　太平軍與清軍安慶爭奪戰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八五　太平軍忠王李秀成進軍贛鄂回師蘇杭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八六　太平軍英王陳玉成敗走壽州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八七　太平軍於淞滬蘇常地區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八八　太平軍於浙杭地區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八九　石達開離天京遠走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九〇　清軍攻取天京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八－七九一　天京陷落後太平軍餘衆流竄覆亡經過圖

第十八册　索引

中國歷代戰爭史主要參考書（資料）目錄

中國歷代戰爭史修訂出版跋
一、蔣緯國上將跋
二、王多年上將跋
附錄一：彩陶瓶器插圖
附錄二：本書前版編後誌略
附錄三：爲戰略正名釋義
中國歷代戰爭史修訂委員會人員簡介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八冊

第十八卷　太平天國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八册

第十八卷　太平天國

第一章　太平天國全般大勢

第一節　金田起義前之國內外大勢

有清一代，雖云至乾隆之世（西元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而達于鼎盛，但自所謂「十全武功」之後，其勢亦已漸趨衰落之運，而政治日非。迄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鴉片戰爭起，尤爲有清一代轉入衰頹之途之里程碑。蓋是時西力東漸，中國開始遭受西方帝國主義者之侵略，而中國內部新舊兩種思想相互激盪，遂亦隨之而發生。自此以降，不十年而有洪秀全在廣西謀起義。可見鴉片戰爭之事變，對中國局勢影響之鉅大。茲特就此事變前後之內外事態，略述之于下。

一　鴉片戰爭之由來及其後果

⑴**西方新興之政治、經濟思想及工商業革命之勃興**：鴉片戰爭，是由於西方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發展，以及工商業革命勢力東漸之必然結果。推究其原動力則有二：一是新興之政治、經濟學術思想；二是機器輪船之發明。政治思想方面，在十七、八世紀中，法國有兩個學者，一個是孟德斯鳩（一六八九——一七五五年），他由於研究各種

18—6283

政制，而著「法意」一書，成爲近代政治學之鼻祖；一個是盧梭（一七一二——一七七八年），著「民約論」一書，發揚民權思想，這些都是促使舊政治社會朝向新潮流發展之原動力。在經濟思想方面，十七、八世紀中，英國有亞丹斯密（一七二三——一七九〇年），著「原富」一書，成爲近代經濟學之鼻祖，同時歐洲重商主義盛行；這些都是鼓勵經濟上之自由主義。有以上這些政治上、經濟上之思想原動力，不斷朝向新方向發展，再加以機器及汽船之發明，於是西方之政治經濟社會，就突破舊有社會形態，而不斷朝向新潮流湧進，這種湧進狂瀾，遂由西方而推進於全世界；當其向東方大陸發展時，印度和中國遂首當其衝。

機器輪船之發明方面，在十八、九世紀中，英國瓦特（Watt 一七三六——一八一九年）發明蒸氣機，在一七六四年，初用於礦山吸水器，漸至應於各工廠；一八〇七年，美國福爾敦（Fulton）更應用來創造蒸汽船。在瓦特發明蒸汽機以後約數年，即一七六八年，英國阿克萊特（Arkwright）發明紡織機，開始創設紡織公司。這些新發明就是西方工商業革命之開始。

由於這些政治、經濟新思想，及工商業革命之相互配合，在資本主義政府之獎勵自由競爭及「船堅砲利」之掩護推進政策下，遂向全球各落後地區開闢新市場，建立殖民地。於是保守數千年不變之農業社會之閉關自守之中國，便爲西方新趨勢之狂瀾所衝破。

(2)**鴉片戰爭**：鴉片戰爭，是因爲英人將大量鴉片輸入而引起。關於鴉片輸入中國，在明末淸初時葡萄牙人已自印度輸入，其時祇當作藥品；未幾中國有人將之製成藥膏來吸食，後來傳染愈廣，至嘉慶初年（一七九六）吸食鴉片之惡習已瀰漫於全國。至道光年間（一八三六），英東印度公司輸入中國之鴉片，每年竟超過兩萬箱（每箱約一

百二十斤——見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頁四一），估其輸華貨品二分之一以上。於是清廷乃禁止鴉片輸入。但禁止之後，轉爲走私，輸入之數反更爲增加。至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清廷決心禁絕，於是遣林則徐爲欽差大臣來廣州查禁，鴉片戰爭遂因而爆發。

英國利用此次鴉片糾紛所發生之戰端，其目的不僅恢復廣州通商爲止，更進而取得長江全域通商利益，故此戰役之結果，乃開五口通商。從此以後，中國門戶洞開，列强競求利益不平等條約也就不絕如縷。

二、反清潮流之洶湧及清廷內政之日壞

滿清入主中國後，明代遺臣播散在民間之「反清復明」種子，雖經康、雍、乾三朝竭力芟除，但終不能盡滅。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至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之五十年間，相繼而起者有「天地會」「白蓮教」「三合會」等反抗。此等份子，在北方者稱爲「教黨」。在南方者稱爲「會黨」。「教黨」以白蓮教爲首，其流有「白陽」「八卦」（其後義和團即多屬「八卦」派）「紅陽」等名目；「會黨」以天地會爲首，其流有「三合」「三點」等名目。多依託舊宗教儀範，以「反清復明」口號相結合。當　孫中山先生發動十次革命之役時，即多結合「會黨」以從事者。

自鴉片戰爭之後，清廷弱點暴露無遺，加以其政治腐敗日深，社會受病益烈，自道光二十一年至三十年之十年間（一八四一——一八五〇），無一年不有民亂，洪、楊革命乃隨之而發。

太平天國之革命，揭三種思想大旗而崛起。第一、因與「會黨」結合，所以揭起民族主義之大旗，以驅除滿清；第二、接受西方基督教思想，所以起義時揭起崇拜上帝之大旗，以建立其「天國」；第三、援用中國歷史悠久之

「周禮」官制及中古時代之均田制，當其在天京（卽南京）建國，卽揭起「公產制度」之大旗。當洪、楊起義於廣西金田村時，正是鴉片戰爭後之第十一年（道光三十年），此顯然受鴉片戰爭之直接影響最大。因爲自「南京條約」，英人在長江以南開五口通商以後，美、法等國繼之要求與淸廷訂立通商條約，要求利益均等。因此南方受西方勢力之波及最早，受西方思想之影響也最早。洪、楊革命便因這些因素之激盪而掀起。所以洪、楊在一八五〇年六月金田起義，至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便攻克武漢，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二月攻取南京而定國都，一路上勢如破竹。在南京奠都後，太平天國內部組織雖不健全，所持之主義、政策及諸措施，雖弱點百出，但仍能與淸廷對抗十一年之久（一八五三至一八六四），而始告瓦解。這也可證明鴉片戰爭以後，淸廷腐敗無能，故太平天國雖亡，淸朝並不因此而安寧，反更加紊亂，外患日益加深，如當太平天國將滅時，英法聯軍攻陷天津、北京（咸豐十年、一八六〇），而訂「北京條約」，國家主權喪失殆盡。咸豐帝就因英法聯軍入北京，逃難至熱河而崩。

咸豐帝崩，同治帝六歲卽位，自此遂產生淸朝前所未有之太后專政，因咸豐帝后無子，而寵妃那拉氏有一子載淳六歲卽帝位，於是遂由皇后（鈕祜祿氏後稱東太后）與那拉氏（後稱西太后）垂簾聽政。由於西后權利欲特盛而爲人又荒淫潑辣，故政權遂漸入其手，以後西后殺東后、殺子（同治帝，此等史實可參惲毓鼎「崇陵傳信錄」，惲是當時之起居注官，專爲皇帝記日記，故所記事最爲可靠。）撲滅戊戌維新運動，及掀起庚子義和團與八國聯軍入北京等事變。此等事變，除西太后對內爭權外，也都與鴉片戰爭後，西力東漸爭奪中國之權益有關。（右二段參閱李震著「　國父締造民國的艱難及我們當今應有的認識」載三軍聯合月刊第九卷第八期）

第二節　太平天國諸重要人物

㈠**馮雲山**：雲山與洪秀全同籍，兩人幼年卽爲知交。爲人明大義，識大禮，有謀略，具才能，故嘗推爲太平軍第一人物與無雙國士。起義後，以功封南王七千歲副軍師。全家留粵，母妻二子全家殉難。早年桂北進軍時，死于全州之役，設天假其年，將必可輔佐天王，制裁東王，調和各王，而于帷幄之中，創謀建議，領導大業，以底于成，所謂一身繫國運之安危與漢族之盛衰者，庶幾近之。

㈡**楊秀清**：廣西潯州府桂平縣紫荊山區內鵬隘山新村人，相傳其先代由廣東嘉應州遷來。幼喪父母，依伯父長成，在家種山燒炭爲業。乃曾玉珍之母舅，故洪、馮早年居曾家時結識之。其人富謀略，有威嚴，工詐術，具天賦奇才，崛起于草莽之中，而爲紫荊一方山民之領袖。秀全、雲山在紫荊山時，常往訪共商大計。在拜上帝會中，先爲地方領袖，漸而取得教權、軍權。起義後封東王九千歲。惟其物慾熾，野心大，奸詐百出，卒召內訌以致身死，而肇亡國之源。然吾人縱觀太平天國人物，不能許其爲天生異人，軍事異才，亦曠代梟雄也。

㈢**蕭朝貴**：廣西潯州府武宣縣東鄉沙田村人，後遷居桂平紫荊鵬隘山間，與楊秀清爲鄰居。向以打柴燒炭爲生，亦僅亞于楊秀清之一方土霸也。妻于起義前逝世，秀全以妹宣嬌嫁之，建國後稱「帝壻」封西王八千歲，又正軍師，作戰最爲勇猛，身先士卒，陣亡于長沙。

㈣**韋昌輝**：原名志正，廣西桂平縣金田村人，初爲桂平縣署差役，辭差役後，始改名昌輝，以期洗除差役惡名云。年約卅餘，身材瘦小，白面高顴，陰柔奸險，韋族爲當地大地主，年收租數萬担之多。洪、馮革命運動，傾家相助，厥功甚偉，且闔族從軍，封爲北王六千歲，又副軍師。老父源玠，乘轎從征。七年天京內訌後，昌輝被削籍

，獨源玠生存，仍受榮典云。

(五)**石達開**：廣西省貴縣北山里奇石墟鄒鬻村人，先代由廣東惠州府和平縣遷來，亦客家人。身材高大，面黑高顴，年廿餘，為洪、楊起義蘭譜中兄弟六人中之最幼者。洪、馮在桂平，久聞其才貲兩富，特親往說服之，遂加入上帝會，傾家相助，起義後，封翼王五千歲，親族附義從征者多人。南京內訌後，旋與秀全不和，帶數十萬大軍，離京遠征，最後在四川大渡河被圍，解至成都遇害。

(六)**秦日昌**：以避「昌輝」諱，改名「日綱」，桂平白沙人，年約卅餘，身材中等，初為貴縣防勇，因事被革，作礦工，忠勇信義，為天王重用。初封天官丞相，到天京後，封頂天侯，繼封燕王，內訌之後，坐罪死。

(七)**胡以晃**：廣西省平南縣八峒花洲山人，年約四十，家道小康，曾應童子試，為平南鵬化山區一帶山民之領袖，亦一方之富豪土霸者流。起義後，封春官正丞相，到天京後，先封護天侯，繼封豫王，沒于內訌之役。

(八)**李開芳、林鳳祥**：開芳避「石達開」諱，改來芳，廣西陸川人，年約卅，在金田起義之初，即統兵作戰，所向有功，累官至地官正丞相。至天京，封定天侯，率兵北伐，兵敗殉國。

林鳳祥廣東潮州府揭陽縣人，年約卅，金田起義，先封侍衛，累官至天官副丞相，為攻克南京之功者。封靖胡侯，任北伐軍副統帥，兵敗殉國。

(九)**陳玉成**：廣西桂平人，自幼隨其叔父參加太平軍，十九歲即升任檢點之職。兩眼下有黑斑點，羣譏為四眼人，清軍稱為四眼狗。天京首次解圍之役，隻身乘小舟衝入鎮江城，指揮吳如孝部，內外夾擊清軍，江蘇巡撫吉爾杭阿部，全被殲滅。三河鎮之戰，湘軍精銳十營就殲，均為玉成之傑作。封英王。安慶失守後，為其部屬皖北練總苗

沛霖誘縛，囚送清營遇害。十九當大敵，廿四封王，殉國時僅廿六歲，誠奇才也。

㈩**李秀成**：廣西籐縣人，家貧幫工種山度日，太平軍經過其家鄉時，始參加爲聖兵，時年廿八歲。在胡以晃軍，由兵積功升任軍帥，再建功封忠王。封王時，賜改今名秀成。（原名以文）縱橫江南諸省，清軍畏之甚。太平天國自楊、韋事變後，翼王遠離，諸洪（秀全長次兩兄仁發、仁達）專橫，朝政無章，同時湘軍新生力量，日漸强大，其勢遂岌岌可危，然顚而復安者七、八年，則秀成之雄才大略與陳玉成之英勇善戰，實利賴焉。天京失守後，護幼主出城，失散被俘，遇害前曾寫長數萬言之供詞，爲太平軍最寶貴之史料。民國五十一年，由世界書局影印成書。即有名之「忠王供詞」是也。

第三節　太平天國興亡始末

一、金田起義後之軍事發展過程

㈠起義及奠都金陵戰役

1.起義初期各作戰：道光三十年（西元一八五〇）六月，太平軍開始在金田起義，即展開花洲、江口、武宣、平南等作戰。

洪秀全幼懷大志，初應童子試，輒列前茅。但自道光十七年至二十三年間（一八三七至一八四三），四次參加廣州府試，均告失敗，沮喪之餘，遂陰蓄革命之志，欲推翻滿淸，創立漢族之理想王國。其後與創始諸人馮雲山等共建以基督教宗教思想爲號召，以中國「周禮」一書中之各種制度，爲其建立太平天國理想王國之典範，即從此而

發軔。自金田起義之初，至奠都金陵期間，着着進行太平天國之各種理想制度（見以下各節），亦卽由此而產生。

洪秀全與馮雲山懷抱崇高之政治理想，於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春，歷遊廣東南北各地，考察創業之地以後，以廣東環境不宜，乃轉入廣西。幾經飢寒交迫，慘淡經營，始在廣西桂平縣北方之金田村建立其革命之根據地。二年之間，所號召之教徒已發展至三千之衆。革命力量從此形成，燎原之勢從此開始。至道光三十年，如火如荼之革命運動，遂爆發焉。大抵其後太平天國之各種典章制度，亦在數年間所草創也。此種懷抱崇高之建國理想，不畏艱危，悉生命之全力以赴者，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上就開國之創始者而言，除周、秦、新莽之創始者而外，自漢以降，僅得洪（秀全）、馮（雲山）、及 孫中山先生三人而已。

太平軍自道光三十年十一月，花洲之戰開始，經江口、武宣、平南等作戰，太平軍雖屢戰屢勝，但戰至明年（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八月，由于以寡擊衆，十個月之間始終被困於江口、武宣及紫荆山間之狹長地區，而愈戰愈困。至是年閏八月，始衝出重圍，於攻取永安州（蒙山縣）之後，開始宣布太平天國之建立，立官制，頒新曆，定制度；並從此而展開大舉北伐之師。是時太平軍之衆雖約三萬，而眞正戰鬥之兵只五千餘人，因太平軍之衆乃皆攜家從軍者也。

2. 進軍金陵諸作戰： 太平軍攻取永安州之後，清軍隨之追迫，而復圍困之于永安。至咸豐二年（一八五二）二月，太平軍乃復突圍進攻桂林。圍攻月餘不下，而清各路軍又追之而至，對太平軍形成內外夾攻之勢。至四月初太平軍乃放棄攻城，準備急趨長、衡，下武漢，取金陵而都之。但道經全州時，本欲越城而過者，馮雲山在後隊竟爲城上砲彈所擊傷。於是全軍大憤，立卽還軍攻城，遂卽于四月中旬破之，並屠城以泄憤。

太平軍已破全州，軍實得到補充後，遂卽分水陸兩路順流而下，企圖一舉襲下衡陽、長沙。不意水軍在全州北方簑衣渡險灘上遭受湘勇江忠源軍之伏擊，鏖戰二晝夜，太平軍損失慘重，而一代開國元勳馮雲山亦因傷重而殉焉。此誠太平天國無可補償之損失也。

太平軍于簑衣渡受挫之後，遂改計于四月下旬轉趨道州，而於二日之內，卽進佔之。然後連下江華、永明等縣。當地會黨起而響應者衆，兵力遂突增加二萬之衆。於是在道州駐屯兩月，一面整補各軍師卒伍，補充戰具，爲繼續北進之計；一面發「奉天討胡檄」（見次章第一節），頒布於四方，喚起漢族反清，揭示太平天國舉義之目的。遂於六月下旬，棄道州自湘東直趨長沙。太平軍自道州趨郴州時，清軍總兵和春等尾追之。太平軍以急行軍之姿態，於數日內以破竹之勢連破嘉禾、桂陽州、郴州。清軍江忠源等部雖奮勇猛追，然疲於奔命，而無可奈何之也。太平軍在進軍途中，沿途焚廟宇、學宮、祠堂，毀孔子神主。在郴州休整月餘，當地會黨又紛起響應之，因招得農民及採煤工人共二萬餘衆，編成新軍，軍勢益張矣。清軍江忠源、和春等，雖曾猛攻郴州太平軍，但皆無功。

太平軍於攻取郴州之十日內，卽分遣蕭朝貴、李開芳、林鳳祥等率兵三四千爲前鋒，於七月中旬，以當地會黨爲嚮導，經湘東永興、安仁、茶陵、醴陵挺進，勢如破竹，在十二日之內連破之，沿途從義之衆又千餘。至七月末，此一前導軍，已直迫長沙外圍之石馬舖，而與長沙的清軍展開血戰矣。清軍又當之者輒破，總兵福成等三將皆戰死。於是蕭朝貴等乘勝直逼長沙南門及小西門，進佔妙高峯，而展開攻城之戰。太平軍此一前鋒軍，不顧後方，直前閃擊之行動，有如風馳電掣，誠神速之至矣。

蕭朝貴等立卽攻城。清湖南巡撫駱秉章與張亮基、江志源等急據城死守，遂展開攻防之鏖戰，雙方死傷均重。

蕭朝貴中砲重傷死之。蕭朝貴爲太平軍一員英勇絕倫之戰將，此又太平軍之一大損失也。李開芳等繼續攻城，掘坑道以進攻，城塌者四次，清軍塡缺堅守，戰況激烈，江忠源亦于八月下旬負傷，參將任大貴等三員戰死于陣，可見戰況之烈矣。洪、楊在八月中旬得蕭朝貴戰死之報，始卽統率全軍由郴州北上，至九月初而抵長沙。此役，太平前鋒軍進軍何其速，而主力軍竟不繼進，此實洪、楊之大失策也。

洪、楊等主力抵達長沙後，繼續猛攻之。經月餘之鏖戰，仍不能下。時清各路援軍四集，已逾十萬之衆，太平軍反有被圍遭受內外夾攻之可能；且此時軍中缺乏油鹽，洪、楊等遂於十月中旬之末，乘雨夜之時，解圍西渡湘江，而趨寧鄉、益陽；同時以一小部南定湘潭，以眩惑清軍。

十月下旬，洪、楊等攻佔益陽，得民船千餘艘，於是全軍乘船順流東下，經洞庭而直抵岳州。岳州守城提督博勒恭武，不意太平軍之猝至，卽聞風而逃。洪、楊遂于十一月初進佔岳州。在州又獲舊存吳三桂軍械大砲甚多，及船五千艘，軍勢由是益盛。於是水陸並進，直趨武漢。陸路太平軍約三四千人，攜帶馬匹甚多，向蒲圻北上；水路主力則于十一月中旬進抵漢陽，卽佔領之。清知府董振鋒等皆死之。六日之內，又攻佔漢口。時清軍名將張國樑、向榮等亦已至武昌，遂在武昌南郊，展開血戰。雙方損失均重。至十二月初，楊秀清督石達開、李開芳、林鳳祥、羅大綱、黃玉崑等，以地道攻城，文昌門城塌二十餘丈，太平軍乘之遂破武昌。清湖北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總兵常祿、王錦繡、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等文武官員百餘人，及兵勇數千皆死之。於是清廷震動，急在河南及江淮間布置防堵之計，恐其乘勝北上也。

洪秀全入武昌後，卽開設「聖庫」（此制度詳見下節），儲存財物，人民爭趨納之。而人民投効者，亦極衆，

遂擴充至十個軍之衆（軍制見下）。十二月二十五日，爲太平天國天曆壬子二年除夕，於是架設武昌漢陽間浮橋，大事慶祝新年，婦營且進選王妃，妙齡殊色之女子六十人之衆。此爲中國帝王黑暗之傳統，洪、楊雖言革命，此則並未脫其影響也。

咸豐三年正月初，太平軍開始棄武漢東下，水陸並進指向金陵。軍隊號稱五十萬，聲勢之盛，足使清廷破胆。在進軍途中，沿途佈告安民，散發奉天討胡檄。由是鋒銳極盛，所當輒破，十日之間即佔取九江。於是咸豐帝下罪己之詔，令各地堅壁清野，團練自衛。太平軍又不十日而下安慶，虜獲甚豐。至蕪湖而沿江天地會黨，又風起雲湧響應。金陵等處，清廷守吏，聞風而逃。故于是月之末，太平軍水陸先鋒即逼金陵城下，至二月中旬遂破之。清欽差大臣兩江總督陸廷瀛死之，守城清軍約二萬，全軍覆沒。太平天國遂奠都焉，改清金陵道爲天京。

(二)北伐及西征戰役

1.北伐軍作戰：軍分三路，統兵將領爲李開芳、林鳳祥、吉文元等。當北伐軍出發時，洪、楊詔示方略爲：「師行間道，疾趨燕都，勿貪攻城，靡時日。」蓋仍依其進取長沙、金陵之方略也。北征之路線，原定自揚州北上，至徐州豐縣渡黃河（是時黃河由徐州入海），經山東直趨燕京者。李、林等旋誤聞清大軍數十萬自北京南下，乃迂道入豫，遂誤機宜。（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頁九六）

太平軍於咸豐三年夏初，自浦口經滁州（今滁縣）北上，不一月即至亳州（今縣），遂長驅入豫。下歸德（商邱），逼開封。開封不下，至五月下旬，遂自中牟而西抵汜水，渡黃河攻懷慶（今沁陽）。至七月末，久攻懷慶不下，而清各路軍四集，乃更西向濟源、垣曲而下平陽（今臨汾縣。八月初旬），然後東取屯留、潞城、涉縣、武安

而入河北（八月末）。遂以破竹之勢，連下趙、晉、深等州（九月初旬）。而直迫清廷之京畿焉。清廷大恐，急遣僧格林沁等會兵保定（今清苑），以衞京師，京中戒嚴。至此，李、林等太平軍乃東趨獻縣、滄州，轉逼天津（九月中旬之末）。至九月末自靜海攻天津。是時，僧格林沁亦急自保定東馳以守天津北之楊村鎭，以衞京師；同時分軍攻靜海太平軍之後。

太平軍在靜海等地，與清軍連戰三月。在久戰疲憊之餘，又正值隆冬嚴寒氣候，軍無冬季裝備，軍士肌膚凍裂，不堪戰鬥。乃於十二月末，分路突圍而走大城、河間、獻縣（咸豐四年二月中旬到達）。退至阜城地區，後爲清追兵所圍。困守月餘，遂爲清軍所滅。按北伐太平軍之失，乃在於迂道豫、晉，設當時其不受敵方僞情報所惑，而自徐州入山東直趨燕京，則清廷危矣。

2.西征軍作戰：太平軍既克金陵定都，除遣軍北伐外，復行西征，蓋欲復取上游武漢，盡據長江形勢以建國也。

西征軍分二路沿長江兩岸西上，於咸豐三年五月初，復佔安慶，西征軍統帥石達開駐之。遂分水陸三路直趨武漢。五月中旬進攻南昌。猛攻三月餘，清湘軍增援，故攻不下。乃轉攻九江，破之（八月下旬），遂徑營皖中，欲自江北進圖武漢。攻廬州（今合肥）兩月，破之（十二月中旬），湘軍大將江忠源戰死。

太平軍在圍攻廬州期間，分兵攻武漢，九十兩月間，取漢口、漢陽二鎭，以支軍深入而復去。至明年（咸豐四年）正月中旬，始再取漢口漢陽二鎭而圍攻武昌。是時，清廷乃急令編練湘軍水陸師于衡陽之曾國藩，馳援武昌。

太平軍既圍武昌，旋卽下之，遂揮軍南下岳州（今岳陽）而攻佔之（二月初）。復乘勝南下，攻長沙而展開靖港之

戰。曾國藩此時所率之湘水陸軍，欲收復靖港，以牽制疾馳南下之太平軍，但激戰結果大敗，國藩憤而投水以自殺（四月初），幸賴左右救起之。又幸賴湘潭之湘軍，同時大破太平軍，三戰三勝，克復湘潭，湖南乃得危而復安。

咸豐四年六月，湘軍反攻岳州，連戰三月，始勝之。至八月中遂發動反攻武漢之戰。又連戰旬餘，乃復武漢。是役，太平軍水師，幾已全殲，太平軍西征遂大受頓挫。

湘軍乘勝，順流而下，水陸並進，直抵九江（十一月）而圍之。太平軍遣石達開自天京增援反攻，大戰湘水師於小池口而擊破之，國藩坐艦被獲，國藩僅以小舟逃免。至此，國藩又以大敗憤極，欲赴敵求死，羅澤南等勸止之。遂自九江退駐南昌。於是太平軍復乘勝夾江西上，南北兩路均長驅疾進，如入無人之境。至咸豐五年二月，太平軍復攻取武漢。並又乘勝自崇陽、通城同攻江西，盡取江西腹地而迫南昌。

曾國藩于敗退南昌之後，武漢告急，卽解九江之圍，遣胡林翼、李孟羣等還救之。至七月，胡林翼與彭玉麟等水陸師進攻武漢。石達開亦自安慶率水陸軍二萬援鄂，遂展開崇陽之戰，大破羅澤南等之湘軍（九月下旬），而佔領崇陽、通城等地。是時，石達開竟以廣東方面三合會之衆到達袁州（江西宜春），而親自赴贛收編之（似志在攻南昌以緩武漢之急），中止與湘軍對武漢之爭奪戰。因此，武昌遂爲胡林翼等所圍攻。十月下旬，林翼與羅澤南等始展開圍攻武昌之戰。此一攻防戰，激戰至明年三月初（二月下旬石達開攻破樟樹進迫南昌），羅澤南戰死，而武昌仍不能下。四月，湘軍楊載福所率水師，新得自廣東運到之洋砲二百門，遂越武漢下駛，擊破黃州、九江等太平軍水軍，於是自武漢至九江間之長江形勢，盡入湘水師之掌握，武漢太平軍成爲孤軍困守矣。但此時曾國藩在南昌亦危於累卵。然石達開正圖進攻南昌之時，忽奉天京之命，召還會攻清之江南大營，蓋天京亦告危急也。由是湘軍

18—6296

在江西之形勢，危而復安。五月，達開雖擊破清江南大營，清軍統帥向榮敗死，副將張國樑退走丹陽，天京圍解，而上游武漢之勢亦危。於是達開復于六月初，赴援上游，七月初自興國抵達武昌，與武昌外圍之湘軍展開戰鬥。至八月初，達開又復奉天王洪秀全之命，以東王楊秀清謀簒，速回救駕，又即還師。至十二月，困守武漢數月之太平軍，在外無救援，及天京楊、韋內訌之禍影響下，遂放棄武漢而東走。西征之役，乃告終焉。

二、楊韋內訌及天京解圍戰役

㈠清江南江北大營之建立：

天京之被圍攻，乃由清之江北、江南大營而形成。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冬，太平軍攻破湖南岳州時，清廷即爲之震動，而立遣河南巡撫琦善（正黃旗）、直隸提督陳金綬等率兵萬餘，趕赴河南信陽、新野一帶，以堵禦太平軍之北上。及明年初太平軍自武漢悉師東下，琦善等亦隨之東馳皖省之江淮間。二月中旬太平軍攻破金陵時，琦善、向榮、陳金綬等乃均集安慶，共商布置江北、江南大營，以圍攻金陵之計。大計已定，遂即分兵進行。江北方面，由陳金綬、勝保（率吉林、黑龍江騎兵四千）率兵先奪回浦口。及琦善至揚州（三月），江北大營遂告成立，所統之兵大多爲滿洲兵，其後續到者尚有蒙古兵，計馬步兵約二萬人。而由琦善爲欽差大臣統帥之。

太平軍自桂入湘鄂，清將向榮、徐廣縉即尾隨追擊。至咸豐二年冬，武漢爲太平軍佔領後，清廷即以向榮、徐廣縉爲欽差大臣，沿長江南岸追擊太平軍。向榮當時一面留兵守武昌及自統兵萬餘尾追太平軍，一面照會琦善、陸建瀛等在江北遏截太平軍之前。及在安慶會商後，即自率大軍疾馳金陵。及抵達句容之淳化鎮時，而金陵已失陷旬餘矣。於是進駐其大軍于孝陵衞，與江北大營互應，以圍攻金陵（天京），是爲江南大營。

㈡天京第一次解圍戰：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冬，太平軍之北伐軍已被殲於黃河以北，而江南大營向榮與總兵張國樑之兵，已增至二、三萬之衆，並開始命江蘇巡撫吉爾杭阿率兵急攻鎭江，欲與江北大營合勢，以攻天京。此時，太平天國東王楊秀清，爲解除天京之威脅，亦調集東西梁山（當塗附近）、廬州之兵，以與清兩大營決戰。

是年十二月末，楊秀清遣陳玉成、李秀成等，自天京進援鎭江，爲張國樑在鎭江西方所阻，而激戰於湯頭旬餘不能進。至明年（一八五六）二月末，陳玉成滲入鎭江城，指揮被圍之軍，與李秀成內外夾攻，遂大破清圍城軍之一部。陳玉成與李秀成會師鎭江後，即又由金山乘夜渡江，潛襲瓜州，而向江北大營猛攻，破之，佔領揚州。江南大營之張國樑，亦渡江至六合，欲與其江北軍合擊陳、李等部。但陳、李于攻襲揚州得手後，又立即由金山還鎭江，向圍攻鎭江之高資山清軍進攻。吉爾杭阿自九華山來援高資，而爲陳、李等所大敗，反被圍于高資山中，自殺而死。於是鎭江外圍之清軍，遂全爲陳、李等軍所擊潰。及張國樑自六合渡江來援，而已無及，乃屯兵于丹徒鎭。陳玉成、李秀成等復乘勝攻國樑軍，國樑亦敗，而退回孝陵衞大營中。此爲陳、李二人第一次所立之奇功。彼等純以勇敢機動之行動，以奇襲之手段，而將敵人各個擊破。時陳、李二人之官，僅至丞相副丞相而已。

陳玉成等已勝，於是楊秀清乃下令進攻清江南大營，並限令陳等不攻破向榮大營，不得還天京。又調石達開自湘鄂還軍，期破江南大營，勢在必得。

咸豐六年（一八五六）五月中旬，陳玉成、李秀成等出攻堯化門外之清軍，張國樑自孝陵衞赴援，均爲太平軍所擊破，遂陷入重圍。是時太平天國之翼王石達開，亦率大軍自江西到達，遂大破清之孝陵衞大營，向榮與張國樑僅得乘夜逃走。向榮以憂憤死于丹陽。江南大營，至此覆滅。

㈢楊韋事變：楊秀清於金田起義時，即為太平天國之第二號人物，有節制西南北翼諸王之權。且以「天父附身」之術，在宗教信仰上又凌越天王洪秀全之上。因種下楊秀清攘奪之謀，而發生楊、韋事變，招至內潰之禍。

楊秀清以連破清江北、江南大營以為己功，遂謀篡奪天王之計。隨即將異己諸王，調離出京：如令北王韋昌輝赴江西主持贛省軍政，令燕王秦日綱赴丹陽掃蕩張國樑殘部，令翼王石達開復還援武漢。然後乃藉「天父附身」，假託「天父神旨」，召天王洪秀全至其王府，逼之加封己為「萬歲」尊號（當太平天國在廣西永安成立時，洪秀全稱天王號「萬歲」，楊秀清為東王號「九千歲」，其他諸王以次減）。洪秀全當時，乃佯允所請，許以楊氏生日時（陰曆八月二十五日），正式頒賜封典。旋楊氏心腹豫王胡以晃又向天王洪秀全告密，盡告楊氏謀篡之計，並自願誅奸以衛天王。於是秀全立即密令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等同京。至八月初三（陰曆）韋昌輝自江西還至天京後數小時，內訌大禍遂告爆發。

韋昌輝還京時，是率水師二百餘艘，精兵數千人，沿江順流而下，至夜深抵京，即潛入城，與胡以晃、秦日綱、賴漢英等急商之後，得天王許可，即夜舉事。

秦日綱等當夜圍住東王楊秀清王府，殺死秀清後，並大殺東王黨羽，於是全城進入巷戰、格殺、混亂狀態，屍積如山。及石達開于九月抵達天京時，見韋昌輝慘殺過衆而責之。昌輝又竟大怒，欲並殺達開。達開因此乃乘夜縋城而逃，謀討昌輝。昌輝又殺達開留京全家，且不分黑白，大殺文武。昌輝誠一狂暴之武夫也。

當時天王及合朝文武亦以昌輝殺戮過甚，欲與翼王討之。昌輝竟又圍攻天王宮。天王乃下令殺之。於是秦日綱、胡以晃等攻昌輝而殺之。所殺不過二百人。而秦、胡二人亦死于此役。

昌輝已死，達開還京，舉朝歡悅，同舉達開掌理朝政。而此時洪秀全則欲專用其長次二兄洪仁發、仁達掌政，壓制達開。於是達開乃于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四月末，離京出走，帶走太平軍亦甚衆。太平天國遂從此而日趨沒落步入滅亡之厄運。

(四)天京第二次解圍戰：太平天國內訌之後，武漢、九江相繼爲湘軍所攻取，上游太平軍損失慘重。同時清將和春與張國樑，又重整江南大營之潰軍進圍天京。而此時太平天國則僅賴陳玉成、李秀成二賢將，前者扼守上游之安慶，後者輔守天京，而作困獸之鬥矣。

清軍收復武漢，在江北方面乘勢進窺廬州。於是李秀成、陳玉成與清軍提督秦定三爭戰于廬州安慶間。秀成等在此方面雖戰勝而乘勢進出于壽州、霍邱間地區，但此時清提督張國樑與總兵傅振邦，在淳化鎮將江南大營潰散之兵，整頓後軍威復振，乃于咸豐七年（一八五七）五月下旬乘太平天國內訌，石達開遠走之時（四月末）乘虛進攻句容、鎮江，對天京再展開圍攻之戰。鎮江因而失守。十一月李秀成乃被迫還守天京。明年（一八五八）二月中旬，天京城西南之秣陵關又陷，天京岌岌可危。秀成乃復夜走蕪湖，與其弟世賢協議，決定仍先擊破江北之清軍，以解天京之圍。於是世賢仍駐南岸，秀成率精兵五千集結于含山；同時陳玉成亦自湖北羅田、麻城退回潛山、太湖集結兵力，協同作戰。秀成先擊破和州清軍，隨而北進攻佔全椒、滁州、來安等地，以分江浦、浦口清軍之勢。秀成並立即仍回駐全椒之大劉村，欲打通江浦、浦口與天京之通路。但清江北大營欽差大臣蒙古都統德興阿，亦即率勝保等步騎萬餘猛攻大劉村，秀成敗退全椒。德興阿遂進入江浦、浦口，以隔斷天京與江北之路，於是秀成乃至安慶東北之樅陽鎮，召開軍事會議，決議分兵先進攻江北大營，以解天京之圍。陳玉成等由廬州向滁州、定遠，李秀成回

全椒揮軍向浦口西北之烏衣鎭。德興阿復親率大軍來攻烏衣。陳玉成、李秀成夾攻之，德興阿大敗。張國樑由江南來援，亦在小店被擊潰（參看附圖第十八—七八〇號）。陳、李兩軍乘勝進攻浦口，德興阿復大敗，前後損失萬餘衆。於是天京江北之圍遂解。隨卽又攻取揚州。清江北大營遂告全潰，德興阿被清廷革職。此後清江北軍務，乃由江南大營欽差大臣和春兼統之。

㈤**天京第三次解圍戰**：自上次兩浦（江浦、浦口）之戰以後，戰爭重心遂移於江北。兩軍戰爭經年，太平軍勝多敗少，維持時斷時續之浦口通天京之路。至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太平軍由于內訌之後，大勢已去，統兵之將接二連三投降清軍，太平天國之大勢，因以益艱。至是年（一八五九）九月下旬，湘軍攻安慶益急，於是陳玉成乃不得不率兵由江北西上增援，而李秀成則坐守浦口，以保持天京通江北方面之路。時太平軍在江北保有自浦口經滁州、廬州、舒城、潛山至太湖之半月形江北地區，亦卽天京取給之生命線也。

是年（一八五九）十月，湘軍實力大增，曾國藩親統四路大軍，自鄂東分向安慶、廬州進攻，其大將有多隆阿、胡林翼、鮑超、李續宜等。幸陳玉成竭力拒止之于潛山等地，安廬得以保存。

十二月，李秀成回京與干王洪仁玕（秀全族弟，頗爲賢能，于是年三月，自粵來至天京）計議，謀解圍天京之策。經決定遠襲江南大營糧餉來源之湖杭地區，以制清軍之死命。於是李秀成乃於咸豐十年（一八六〇）正月初，自浦口率軍馳往蕪湖，集該地之太平軍，於二月初卽以閃電之勢，疾趨廣德而佔領之。然後分兵由安吉、長興、武康，擊破清軍而入浙，至是月中旬之末，卽開始猛攻杭州，同月二十七日卽破之，清浙江巡撫羅遵殿等皆死之。及清廷聞杭州危急，卽令和春兼督浙江軍務，使分兵策應之。和春以圍天京之十萬大軍，每月糧餉百餘萬兩皆賴蘇浙，

當卽遣圍天京之一部清軍馳援杭州。於是李秀成立卽製成旗幟，佈置疑兵，以壯聲勢，並卽率軍經餘杭、臨安、孝豐，于三月中旬返回廣德。三月下旬，卽分楊輔清、李世賢等十將爲三軍，自建平（郎溪）分向溧水、溧陽、常州（武進），以包圍態勢攻擊圍困天京江南大營之清軍；同時陳玉成亦自全椒南渡，攻雨花台之清軍。天京城內之太平軍亦反攻紫荆山、燕子磯、雨花台等處。於是內外夾攻，江南大營倉卒應戰，大敗，死傷甚衆。和春與張國樑率殘部走鎭江，和春退至無錫滸墅關，畏罪自殺。旋張國樑亦在丹陽爲太平軍所攻，溺死河中。天京遂告三次解圍。清廷以是役之敗，而將其兩江總督何桂清于同年四月中旬革職，改以曾國藩代之。太平軍此次大捷之後，又乘勝略取蘇、杭、揚三州，囊括東南而有之。太平天國之危困，亦得暫以解除。

三、太平天國覆亡戰役

導致太平天國覆亡之作戰有三：一爲安慶爭奪戰，二爲蘇浙方面作戰，三爲天京最後攻防戰。

㈠**安慶爭奪戰**：曾國藩於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夏，奉清廷之命，代何桂清爲兩江總督，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並嚴飭其自皖南之祁門（國藩大營屯此）經寧國、廣德、建平（郎溪）向蘇州（此時蘇州已爲李秀成所取，清廷尙未得報），以保蘇浙。但此時太平天國之李秀成已乘天京第三次解圍之空前大勝利（是年閏三月）之後，而攻取蘇、常，浙江亦紛紛告警。當此之時，國藩謀議湘軍之動向，有主宜直搗天京者，有主宜進趨蘇、常者，有主宜進援杭、湖（州）者，而國藩最後決定，仍先取上游之安慶，然後進取天京。於是卽令其弟國荃率陸師、楊載福率水師進圍安慶（是年四月），又檄胡林翼自武漢進兵，對安慶志在必取。同時荐左宗棠取浙江，沈保禎防廣信（上饒）。其後又荐李鴻章率淮軍進圖蘇、滬（一八六二、四月）。

洪秀全於天京第三次解圍之後數月，適逢英法聯軍連陷天津、北京之會（七、八月），清帝逃避熱河。當此清廷根本動搖之際，因生秀全進取之計，遂告李秀成與陳玉成速即進取上游武漢，然後北伐以覆清廷。於是玉成至蘇州與秀成計議，決定玉成由江北，秀成由江南共取武漢，相約於明年（一八六一）會師武漢，二人並即分別行動。

九月，陳玉成軍向壽州、六安被阻、遂南下攻舒城，亦受阻。遂聯合捻軍，進軍桐城挂河車一帶，欲破圍安慶之湘軍，又不得志。十二月，淸軍胡林翼又自湖北英山縣，移營太湖，以迫攻安慶，並以抗拒陳玉成之軍。於是陳玉成率數萬之衆，忽自桐城沿大別山麓越霍山而疾趨英山（一八六一年正月），連下浠水、黃州（黃岡），而直脅武漢。但武漢垂手可得之際，而玉成竟受英人之勸阻（見本卷第五章第三節），而棄垂成之功，轉兵指向無意義之目標，改向麻城而趨德安（安陸）、隨州（今縣）。

同年九月，李秀成於部署天京防務後，同時分遣楊輔清率一軍沿江南岸趨贛北；劉官方率一軍趨皖南之祁門，攻曾國藩之大營，以牽制之；李世賢率一軍入贛東，接應秀成大軍；而自率大軍自蕪湖至皖南休寧、徽州（歙縣）趨婺源（十月下旬）進入江西之德興（十一月），忽而折回浙江之常山、玉山，以會合石達開舊部汪海洋部（自桂返旆）。至明年（一八六一）正月（是時陳玉成已自英山趨武漢），始經廣豐圍攻廣信，不下。二月初進攻建昌（南城），亦不下，又北攻撫州（臨川），又南趨宜黃、崇仁、樂安、新淦。本擬由樟樹鎭渡贛江，水漲無舟，至三月初（二月初八日陳玉成已到黃州）始南趨吉安而攻破之。然後又回趨臨江（淸江），亦攻破之。如此徘徊數月，又至四月始北上破瑞州（高安）、佔奉新、武寧。五月分大軍爲二入鄂境，一路入通城，一路入通山。於是興國（陽新）、大冶、武昌、江夏、嘉魚、蒲圻等地民衆，聞風響應來投效者，三十萬之衆。秀成盡納之，全軍號稱五十

萬。秀成在興國，英漢口領事又來謁，要求勿攻武漢（詳見本卷第五章第三節第三款）。同時又接到賴文光（陳玉成使留守鄂北者）自黃州來信，知陳玉成已回救安慶；又接到李世賢大敗于贛東北之樂平，劉官方敗于皖南之黟縣，而陳玉成敗于安慶北之集賢關之報，遂全師由瑞州東還。至六月中旬，秀成欲揮軍進迫南昌，以分湘軍攻安慶之勢。曾國藩先得其東還之報，即檄令駐皖西南宿松縣之鮑超軍回援南昌，七月初大敗秀成軍于南昌西南之樟樹鎮。八月初安慶陷落，秀成遂變計圖浙，以補安慶之失。

安慶自於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四月被曾國荃與水師圍攻之後，軍糧匱乏，情勢益急。至明年（一八六一）春，洪秀全乃決計謀解安慶之圍。一面召陳玉成自鄂還救，一面遣洪仁玕于三月下旬率大軍自天京西上，又命蕪湖方面之軍同時進救。曾國藩亦集全力以攻安慶，於是雙方大軍雲集，以決勝負。至四月下旬，當陳玉成留劉瑲琳等堅守安慶北方險要集賢關，而自赴桐城會晤洪仁玕共商作戰大計之時，集賢關竟爲清鮑超等軍所突破，安慶由此益危。至七月初，太平軍三路自外圍反攻清之圍城軍，一路自太湖境，一路自桐城，一路自安慶東方；安慶城內之太平守軍亦列隊四門，準備接應。陳玉成等克復集賢關之後，分十個縱隊迫攻曾國荃之圍城軍。國荃率隊死戰，力戰將近一月，終于擊退玉成之軍。水軍又截獲太平軍運濟安慶城內之糧船甚多，城內忍飢及食人肉猶死戰。至八月初，乃終於失守。

安慶已失，陳玉成率殘衆退守廬州。至明年（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四月，城陷，北走壽州，爲清安徽練總苗沛霖所誘擒，遂死焉。此時李秀成爲謀解除天京孤危之局，乃積極向蘇浙發展。

㈡蘇浙作戰：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七月，李秀成自鄂回師，爲清將鮑超大敗于樟樹鎮之後，俄而安慶陷敵

，再迫南昌已失作用，乃急急東進圖蘇浙，以爲天京糧餉之源。遂經撫州而進佔浙江常山（八月下旬），並乘其弟李世賢在浙江方向開展之戰果，而即與之協同進攻金華、湯溪、建德等處。然後分爲二路向東南進展：秀成自率一路指向杭州、紹興；世賢一路進略處州（麗水）、溫州（永嘉）、台州（臨海）、寧波（鄞縣）。二路所向，各地皆望風獻城而降。九月，秀成即已到達杭州外圍，世賢亦到達寧波。二路分佔之地：紹興、蕭山、餘杭、海寧、海鹽、嘉興、湖州、武康由秀成軍領之；嚴州（安徽建德）、龍遊、金華、處州、溫州、台州、寧波，由世賢軍領之。於是展開對杭州孤城之圍攻，至十一月末，破之。清浙江巡撫王有齡等均死之。十二月，清廷擢左宗棠爲浙江巡撫，使之圖謀恢復浙江。其事另詳見下。

李秀成已取得杭州，即命將守之，而自率大軍于是年末經嘉興、淞江還於蘇州（秀成于上年九月自此率兵西上，與陳玉成進兵武漢）。但此時之蘇州，因秀成委任非人（秀成于上年九月，令陳坤書留守），人民多已失散。秀成乃一面安撫蘇民，一面準備進攻上海（上年秀成駐蘇州時已開始進攻上海）。自十二月中旬起至明年（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正月，太平軍之進攻，均爲上海洋人洋槍隊所敗。旋秀成返天京，對上海遂暫取圍困之策。

是時在天京任外交職務之羅孝全牧師，因與干王洪仁玕發生齟齬，憤然離京赴滬，發表宣言，攻許天朝。正月（一八六二年）中旬，上海英法聯軍恐久困糧食不繼，乃開始發動反攻。至二月中旬，李秀成亦自天京返蘇，親自督軍攻滬。三月初大戰爆發，連戰至四月初中旬，太平軍終于以武器不敵英法聯軍，而節節失利。浙江方面之寧波城，亦爲英法軍艦與清軍所奪回。蓋此時英法爲保衞長江地區之商業利益，故助清以攻天國也。

四月初，曾國藩又已遣李鴻章率湘、淮軍自安慶乘輪船抵滬，清廷以鴻章爲江蘇巡撫。於是太平軍在蘇、滬之

局勢益難。四五月間，李秀成雖一再發動攻勢，然終先勝後敗，無補蘇、滬之危局。而此時湘軍曾國荃又已開始在雨花台猛攻天京，形勢危急，天王洪秀全一日三詔，飭秀成還救天京。秀成乃于五月下旬自督戰地之淞江歸蘇州，會商救援天京之計。李秀成已赴援天京，於是太平軍在數月間，連失奉賢、金山衞、青浦、嘉定等地。至是年十一月，而太平軍常熟守將，及太倉守將又相繼降清。至同治二年（一八六三）三月，李鴻章與洋將戈登等，聯合猛攻太倉、崑山。是役太平軍傷亡及被俘者竟至數萬之衆。於是鴻章乘勝，乃分兵六路進攻蘇、常。至十月末，蘇州終于陷落。至明年四月，常州亦陷，於是李鴻章與曾國荃對天京形成合圍之勢矣。

浙江方面，清廷於杭州陷落之後，卽擢拔左宗棠爲浙江巡撫，使之圖謀恢復。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正月，左宗棠自曾國藩祁門大營，經婺源進援浙江。時湖州（江蘇吳興）、衢州、常山、江山等地，尙爲清軍守土之將所把守。太平軍李世賢則正自金華大擧圍攻衢州。宗棠乃先破開化、遂安二縣而進援之，而與世賢軍轉戰於常山、江山及衢州外圍間。同時清之閩軍亦連攻處州、台州皆下之；寧波亦爲道台張景渠與英法聯軍所光復。五月，宗棠破世賢軍于衢州，衢城圍解。是時世賢又以天京被攻急，北上赴救。於是至同治二年正月，金華又爲宗棠所攻取，附近各縣亦相繼失守；紹興亦破。宗棠遂乘勝下桐廬、富陽而迫杭州。太平軍守杭州之將爲汪洋海，在被攻之時，屢出城反攻，繼之以頑抗；然終于孤城難以獨支，力戰至同治三年二月而告陷落。

㈢**天京之淪陷**：曾國藩自攻取安慶後（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八月），卽依其原定計劃，遣其弟國荃順流而下，以進攻天京。又先後請清廷以左宗棠爲浙江巡撫，李鴻章爲江蘇巡撫，分向蘇浙以謀恢復，遂于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四月，遣其弟國荃，及彭玉麒等水陸師進取蕪湖，卽于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四月破之。國荃遂揮軍直指

天京雨花台而攻之。江北方面亦光復廬州。六月，鮑超又復寧國、廣德。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六月初，李秀成自蘇州率十萬大軍還救天京，經高淳縣之東壩鎮進攻錢鐵橋，以截國荃圍京軍之糧道（國荃駐雨花台），鏖戰之下，屢得屢失。國荃乃改從大勝關，毀湖堤以通粮路。秀成圍國荃軍數重，湘軍堅壁拒戰。

七月中旬，李秀成在蘇州再召開援京會議，遂于閏八月率十三王之兵，號稱六十萬（實只十餘萬），自溧水（陳坤書駐軍于此）、秣陵關（楊輔清駐軍于此），列營于方山（天印山）杭橋間，與天京城內守軍夾攻雨花台國荃大營。而國荃則憑營壘壕塹死守。雙方攻防激戰四十餘日，死傷慘重，秀成終不能勝，乃于十月上旬解圍入京。天王以秀成無功，而革其爵。至此，秀成乃用世賢之計，欲乘江北清軍之虛，渡江攻襲揚州及安慶，求補粮餉于敵，又藉以分敵軍圍困天京之勢。

十二月，秀成遣將率兵五萬自九洑洲（此洲爲天京北渡之咽喉，太平軍築城于上，列巨砲以守之。僅有之水師船艦亦集於此）渡江，攻和州、含山、巢縣皆下之。明年（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春，秀成率大軍繼之，進佔江北岸之江浦。但續攻廬江不能下，乃連絡在皖北之捻軍，使攻上游之清軍。行抵六安，始知捻首張洛行兵敗已死。不得已轉兵東旋，欲自六合、揚州進襲通泰，以與蘇、杭互應，圖謀克復鎮江。然後從此通粮道於燕子磯，則天京之困可解。

李秀成已渡江北，曾國藩亦自安慶沿江視師，歷池州（貴池）、蕪湖、東西梁山、金柱關，至大勝關，而入雨花台國荃營中，蓋此時國藩在安慶，以國荃久攻天京不下，議者多以爲孤軍蹈危地非計，故國藩乃親自視師也。但

視師後，知湘軍已有必勝之勢，乃益增國荃之兵，以困天京，因盡破天京西南外圍之太平軍諸營壘，於是太平軍所守之陣地，僅有中和橋、雙橋門、七甕橋、方山、大方橋、高橋門等地。旋國荃且攻破下關、草鞋峽之太平軍諸營壘及燕子磯；水師又攻佔浦口，以斷李秀成南歸之途。

時李秀成方駐師于天長、六安、來安之間，聞天京危急，乃卽于五月上旬南渡。此時湘軍彭玉麟等又率其水師進攻九洑洲。李秀成後隊萬餘方自江浦渡至，遂與洲上原守軍奮力抗禦。湘軍水師利用夜暗，以火箭射燒太平軍僅餘之水師艦船，風烈火熾，一時燒盡，火勢延及洲上柵棚，湘軍乘勢登陸，全洲乃陷。江北岸尚有太平軍萬餘亦降。從此天京江北之糧援，遂完全告絕。

李秀成還至天京，竭力守禦。至是年秋，曾國荃正連營迫七甕橋，秀成以天京危困，勸天王洪秀全親征鄂、贛，握上游以號令天下，襟帶蘇、浙以利餉源(同治二年九月李鴻章始破蘇州。明年二月左宗棠破杭州，四月鴻章破常州)。秀全不聽。此時蘇、浙之太平軍亦告急請援。秀成赴救蘇州時，而蘇州已失，杭州亦危，秀成乃再向天王建議，請奉太子福瑱監軍，萬一天京有失，奉幼王以圖恢復。秀全亦不用。（下引見清史記事本末，卷五十一，頁八）

明年（同治三年，一八六四）正月曾國荃又攻佔鐘山之天保城。此城為太平軍所築之石壘大要砦，又曾在山脊入城壁之處（名龍膊子）設第二大砦，名曰地保城，以保衞天京者。國荃經惡戰苦鬥之餘，始攻佔前者。

四月，天京城內絕粮，軍民食草根樹皮猶奮勇死守。忠王李秀成謂飢民曰：「曾國荃設局城外，招撫難民，爾曹何不往就食？」皆曰：「王捐軀以衞國，吾輩從王死耳。」日自殺者恆數百人。秀成傷之，仍縱其願出者。至此，天王洪秀全知事已不可為，憂憤疾篤，遺命秀成輔國，于月之二十七日仰藥死，時年六十有五。秀成扶立其長子

福瑱卽位，年僅十六。秀成日綜政務，夜則巡軍，憔悴骨立，而知人善任，恩威並行，人心服之若子之於父。

五月初，曾國荃力攻地保城，至月末始破之。於是湘軍乃得俯瞰天京城中，而連運巨砲於山上，不分晝夜猛烈轟擊之。從此湘軍五萬合圍，太平軍此時唯於太平門尚可出入。國荃至此乃復用攻安慶之手段，穿隧道燃火藥以轟城牆，由朝陽至鍾阜門，約穿三十三個地道。持篝火入地之工兵，因窟崖崩裂而壓斃者有之。城內守軍亦穿隧道，薰以毒煙，灌以沸湯，攻者因而斃命者有之。旋秀全重臣沈桂及松王陳得風、尚書朱兆英，陰通國荃，國荃因知城中火藥已盡，乃於太平門外，積蒿草以塡壕，遂直達城下掘地道。秀成夜出死士三千，分自太平、朝陽兩門缺口突出，衝國荃營。時湘軍亦以積勞疲憊，戰力殆盡，忽然遇敵，幾致潰散。幸有新軍馳至，僅免于敗。

六月，曾國荃見天京城堞皆已破壞，太平軍不能立于城墻之上。乃下令，使兵士各持柴草一束，擲於城壁之下，積與城齊，一若將由此攀登者然以騙敵。城兵果卽集中注意力於此。實則國荃于此時已再掘開龍膊子山下之舊隧道，通至太平門之城根下，裝置三萬斤火藥待發矣。故俄頃之間，霹靂一聲，二十餘丈城墻，隨煙直冲而倒，湘軍由此衝入，城遂陷，時爲月之十六日也。

城破之日，太平天國妃嬪投御河者，以百十計，將弁三千餘皆戰死。軍民十餘萬，爭蹈河死，屍塡塞如橋。城郭宮室，連燒三日不絕。天后賴氏攜幼主付秀成，返身入河死。秀成挾幼主衝大北門缺口出。途遇勁敵，部衆擊散。秀成乃以所愛駿馬授幼主，而使其弟李名成奉之，並其母馳去。自率九騎登方山，日暮下山，村民皆跪而護之，旋爲他村民挾送國荃營，被殺，死時僅四十歲。

太平天國自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建都天京，至此歷十五載而亡。誠中國歷史上一驚天動地之史跡也。

第四節　太平天國之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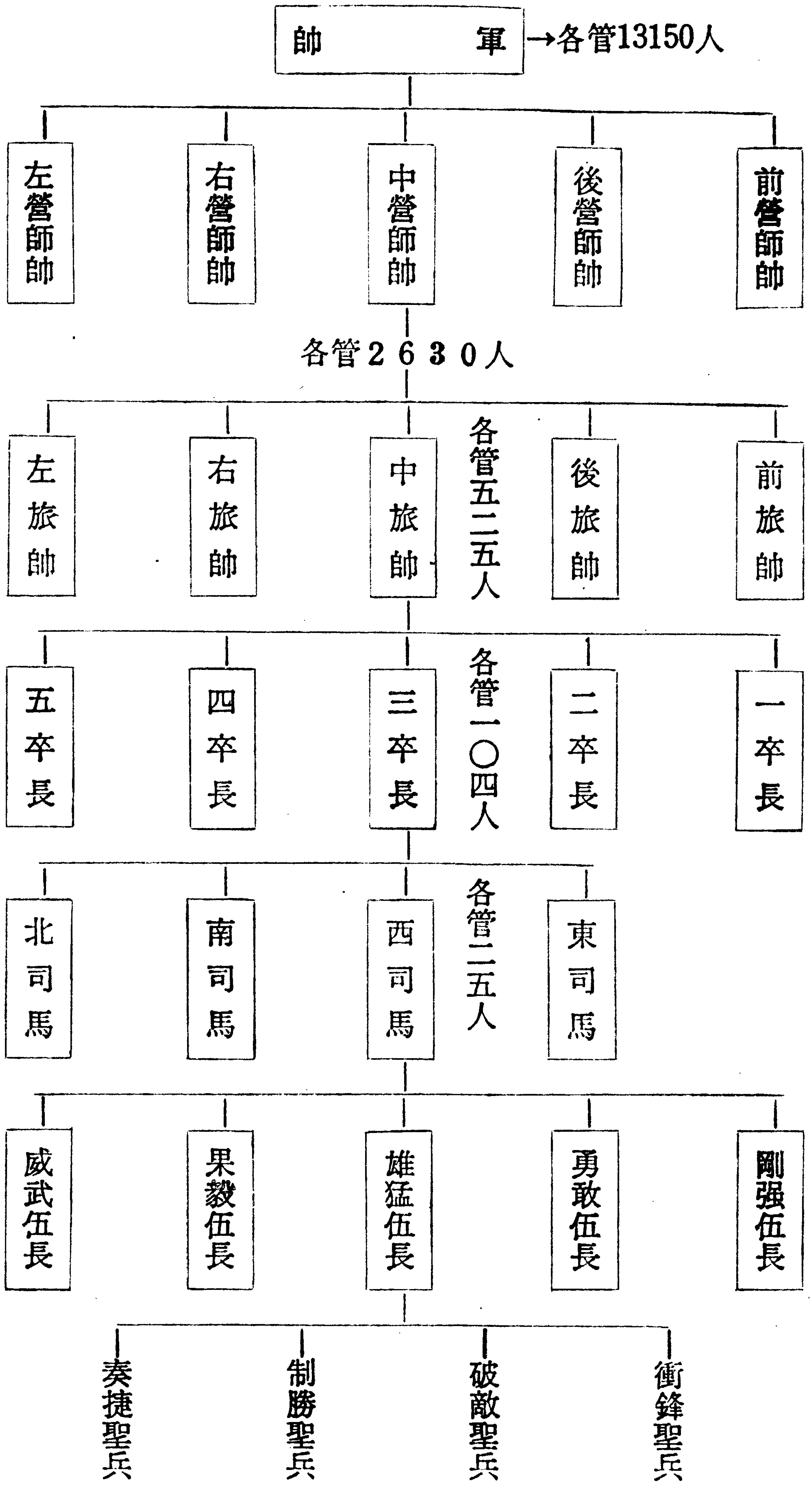
太平天國在起義準備期間，已形成相當健全之軍事體制。其編成與辦法，頗能適應當時之狀況，故能于金田誓師後，以寡擊衆，所向無敵，短短兩年，即定都天京。茲分述如下，以明瞭其梗概。

一、全家入營法

金田起義，在滿清統治之下，即爲叛亂行爲，俗稱造反。當時一人造反，清律要誅及全家，因此規定，全家不分男女老幼，均可入營，使無滅門之禍。但以全家入營，則各自照管家事，必無法作戰，乃設各種不同之營制，以分別管轄之。普通男丁年十五到五十歲，編爲正式軍隊，担任戰鬥；婦女則編爲女營，使壯年婦女，亦担任輔助作戰任務。又有木營，其卒皆木工。金匠營，其卒皆金銀匠。金鞾營，其卒皆皮革匠。繡錦營，其卒皆縫繡匠。鐫刻營，其卒皆刻字匠。另外有能人館（醫院）、老人館，以爲醫養之所。此種制度，不特使全家入營者各有所歸，各有所事，而就軍中言，亦能各儲其才，各利其器，誠爲維持士氣，運用人力之有效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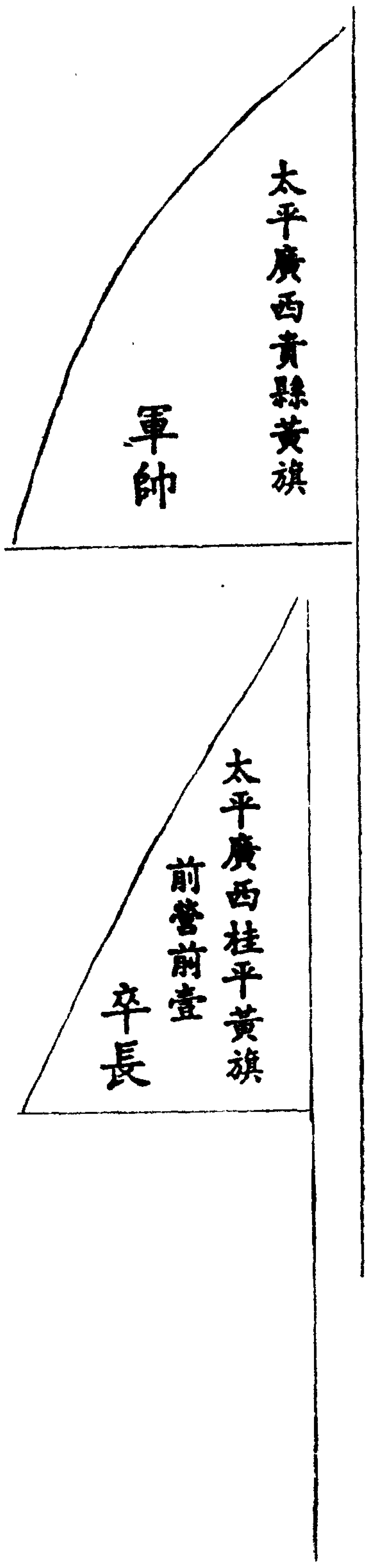
二、步營之編成（參閱蕭一山編：太平天國叢書，頁一六七—二三八）

太平軍之部隊，以步營爲主，其編組是摹仿中國古法（周禮及司馬法），以軍爲編制最大單位，其指揮官稱軍帥，其編成表列如左：（每軍共轄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人）


帥　　軍
→各管13150人
左營師帥
右營師帥
中營師帥
後營師帥
前營師帥
各管2630人
左旅帥
右旅帥
中旅帥
各管五二五人
後旅帥
前旅帥
五卒長
四卒長
三卒長
各管一〇四人
二卒長
一卒長
北司馬
南司馬
西司馬
各管二五人
東司馬
威武伍長
果毅伍長
雄猛伍長
勇敢伍長
剛强伍長
奏捷聖兵
制勝聖兵
破敵聖兵
衝鋒聖兵

其後組織擴大、軍帥愈多，則以壹、貳、叁，等之數以別之。遇作戰時，另由統帥部派出總制、監軍，指揮數個軍帥，担任方面軍之作戰。

旗分五色。兩司馬旗二尺五寸。以上每級各加五寸，至丞相爲止，均爲三角形。王以上爲方旗，王旗八尺。副軍帥八尺五，正軍帥九尺，茲舉軍帥卒長旗如左。



軍帥所屬共有軍旗六百五十六面，軍行之際，旌旗蔽日、軍威甚壯。

伍長及聖兵在上衣前後加縫補布，其樣式如左：

橫直各四寸

前營前壹南
剛強
伍長

橫直各四寸

前營前叄東果毅
破敵
聖兵

三、土　營（卽工兵）

太平軍攻城，專以挖地道爲得計，初期在道州，郴、桂等縣，得煤礦工人數千，遂創建土營，專供穴地之役，並不直接參加作戰。其組織一如步營，自指揮至軍帥迄兩司馬俱備。建都天京後，因穴地有功，封土營師帥至七百餘人。（並非每師帥，均有十足編制人數，太平軍中，呼土營爲開㙟口兄弟。）關于修補城垣，興建工程，亦均由土營任之。故泥瓦匠工人，亦編入土營。太平軍中，步營與水營及土營，鼎足而立，其重要可知。

四、水　營

太平軍初無水營之編組，後經洞庭湖得船隻數千，佔領武漢三鎮後，由船戶唐正財，搭浮橋于武昌漢陽（漢水

）間，軍行稱便，洪、楊嘉其能，始創水師，時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十二月，以唐正財爲指揮，統帥水營船務。定都天京後，得船愈多，擴編水營至九個軍，每軍以軍帥統之，其下師帥以至兩司馬，亦如步營編制。另設水營總制、將軍、監軍，而以唐正財以殿前丞相統一指揮之。

五、女　營

太平軍自金田起義，卽創立女營制度，其制是配合全家入營法，以軍事組織來管理婦女，與男營隔離屯駐，故名女營，亦稱女館。太平軍初期，對男女分別，觀念極嚴，在起義時，規定王位六家（天、東、西、南、北、翼）外，任何官兵，卽夫婦同宿，亦犯罪刑。旨在杜絕淫亂，專心作戰，更可以妻子爲質、防止官兵逃叛。但又稱打下小天堂（南京）後，方准家人團聚，共享天福，以安慰全體男女老少。

女營的編組與男營同。亦是以軍爲最大單位，上有總制、監軍之設，但無師帥、旅帥之制，每軍帥管廿五個卒長，每卒長轄四兩司馬、一兩司馬管廿五人，共計女兵二千五百人，在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共有四十個女軍。約十萬之衆。春官又丞相蒙得恩，總管全軍女營事務。又女官亦有恩賞各職，如夫爲師帥，其夫陣亡，其妻女亦封爲女師帥。

女營之任務：營中婦女，亦都各盡所能，尤其起義之初，在桂、湘境內進軍時，亦爲太平軍之戰鬥員。如張炳垣上向榮書曾謂：「破城後，廣西婦女，宜盡誅戮，斷不可姑息赦之。以其人皆勇悍。曾充牌刀手出城拒戰。」卽其證明。（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頁三四七）

六、童子兵

金田起義，男女老幼，全家入營。太平軍規定，十歲以下幼稚孩童，可隨母姐居女營，男童稍長者均隨父入男營。又行軍規式第一條有：「各內外將兵，凡自十五歲以外，各要佩帶軍裝糧食及碗鍋油鹽，不得有槍無桿。」故所謂童子兵、一般指十五歲左右男童而言。在太平軍兵籍簿中，童子兵及年五十以上老者，均稱「牌尾」，壯男則稱「牌面」張德堅所作之「賊情彙纂」一書，述之甚詳，茲摘錄如下：記錄出自敵方，足證其眞實不虛也。「凡臨陣攻城，亦慣用童子爲倡，以童子不畏死，無不以號叫跳躍爲樂者。且手足輕便，往往登高涉險，如履平地。更有捷如猿猱之童子倏忽至前，爲人所不及防，轉瞬而去，爲人所不及追。賊每用以爲導者。使在後之賊，自計童子尙威猛如此，我輩退縮，竟童子不若矣。…………入家搜刮金銀，官中文書，服飾，雖藏之至密，童子攀高入暗，如猫捕鼠。意在必得，其焚燒廟宇，毀壞神像，童子最爲樂爲。…………至可詫者，有薦紳二子，爲賊擄去，數月後，賊復挾之過其村打館，有鄰居稔熟者，告童子曰：『爾父母自爾之去，肝腸寸裂矣，今近爾居，曷不一歸省視？』童子瞪目曰：『爾少說妖話，我父打罵我，敎我讀書，回家何爲！此中甚樂，我父是檢點，比學院大多矣。』此童子固屬鴟梟，然賊之轉移人心，果操何術以轉移至此也…………僞王之童子，謂之僕射，侯以下則謂之伺，皆有司職，是賊不獨有童子兵，並有童子官矣。…………今日之童子，皆他日劇賊，年少喜動，膂力方剛，久經戰鬥，數見不驚，尤神安而氣定，無一切繫念，受賊恩育，一心事賊，雖死不悔。臨陣勇往直前，似無不以一當十，劇賊而外，惟此童子，亦心腹之大患，可不深計熟慮之乎！」（參閱蕭一山編：太平天國叢書，頁二四九）

七、軍律（參閱，蕭一山編：太平天國叢書，太平條規，頁二四五）

太平軍中最早之軍律，有「定營與行營規式」兩種，即到南京後，頒布「行軍總要」之前身，茲摘錄如左：

1. 定營規式十條：

(1)要恪遵天令。

(2)要熟識天條讚美，朝晚禮拜，感謝規矩，及所頒行詔諭。

(3)要練好心腸，不得吹烟飲酒，公正和諧，毋得包弊徇情，順下逆上。

(4)要同心合力，各遵有司約束，不得隱藏兵數，及匿金銀器飾。

(5)要別男營女營，不得授受相親。

(6)要諳熟日夜點名、鳴鑼、吹角、擂鼓號令。

(7)要無幹不得過營越軍，荒誤公事。

(8)要學習爲官稱呼，問答禮制。

(9)要各整軍裝鎗砲，以備急用。

(10)要不許謊言國法王章，訛傳軍機將令。

2. 行營規式十條：

(1)令，各內外將兵，凡十五以外，各要佩帶軍裝糧食，及碗鍋油鹽，不得有槍無桿。

(2)令，內外强健將兵，不得僭分干名，坐轎騎馬，及亂拿外小。

(3)令，內外官兵，各迴避道傍，呼萬歲萬福千歲，不得雜入御輿官妃馬轎中間。

(4)令，號角喧傳，急趕前禁地，聽令殺妖，不得躲避偷安。

(5)令，軍兵男婦，不得入鄉造飯取食，毀壞民房，擄掠財物，及搜抄藥材舖戶，並府州縣衙門。

(6)令，不許亂捉賣茶水賣粥飯外小爲挑夫，及瞞昧吞騙軍中兄弟行李。

(7)令，不許在途中舖戶堆燒睏睡，耽阻行程，務宜前後連絡，不得脫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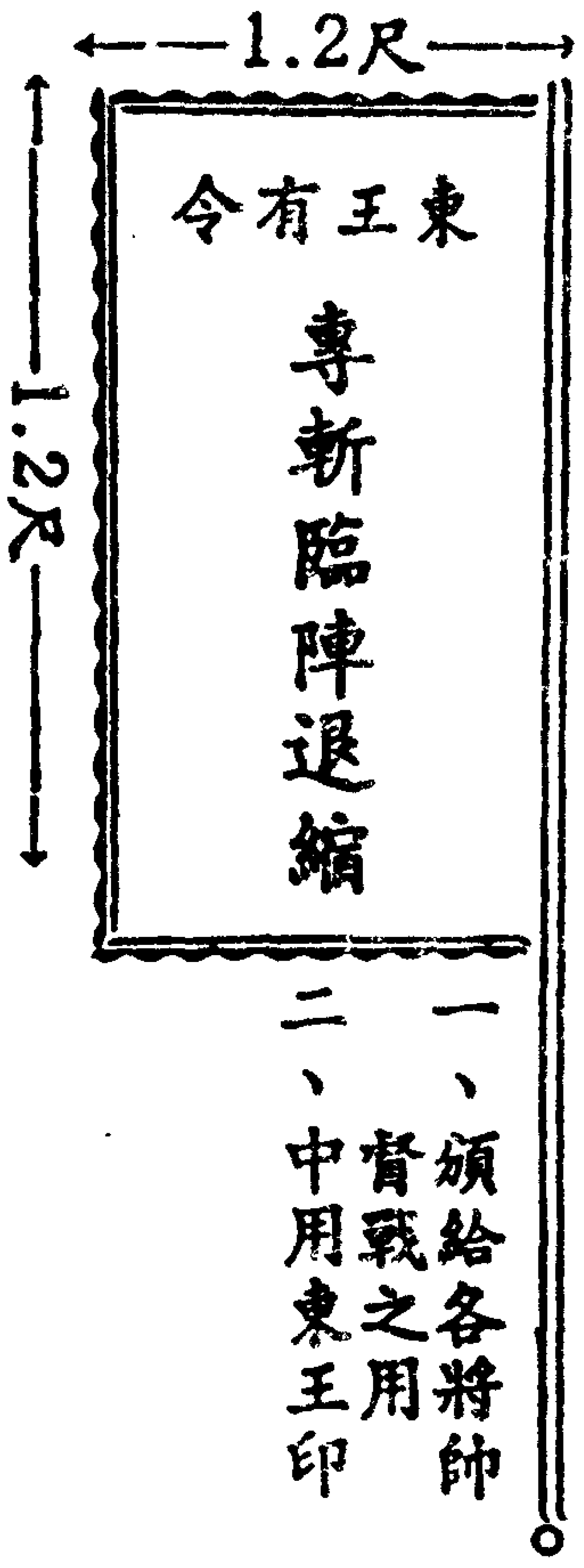
(8)令，不得焚燬民房，及「出恭」在路、井、房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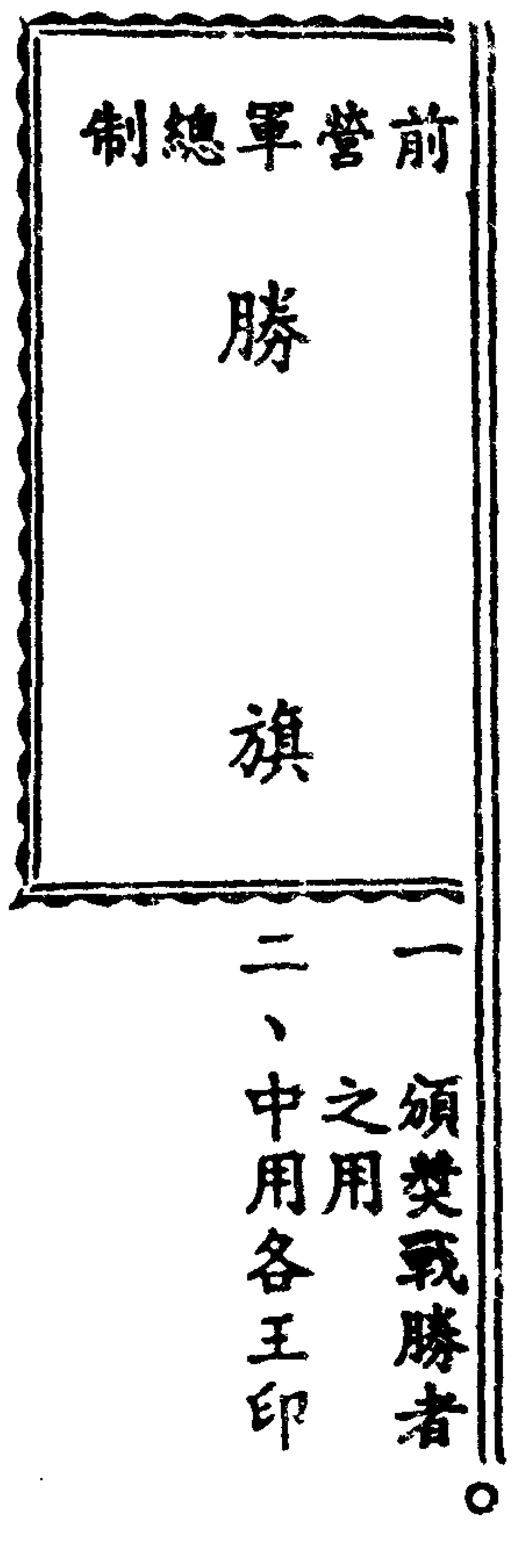
(9)令，不得枉殺老弱無力挑夫。

(10)令，各遵主將有司號令分撥，毋得任性自使，推前越後。

3.另外尚有一甚佳之軍中規定，即帶飯包辦法，以後且編入天情道理書中『每日行營，五更造飯，天明起程，每人賫一飯包、備帶身中，以爲午飯，令每日途中，不准入鄉民房屋賫食，又不准半途睏睡，縱遇天寒，不准沿途「炙燒」（掺火）每日酉駐紮，方准賫食。』（蕭一山：太平天國叢書，頁六二六一七）

4.作戰時爲執法督戰，另製專斬臨陣退縮旗，黃綢心、綠綢火燄邊，長闊一尺二寸，上寫東王有令，下寫專斬臨陣退縮六字，蓋用東王印，此旗皆由楊秀清頒給各將帥，臨陣親執督戰之用。又製有勝旗，由各軍總制自製，請各王蓋印，用以獎頒戰勝者。





八、軍費與軍械

軍費之籌措：俱由敎徒富有資產者捐輸而來，如韋昌輝、石達開、胡以晄等，均係傾家赴義者。又定嚴格之軍律，人人不得私有財產，均須將所有私財繳交「聖庫」，犯者殺無赦，行之多年，收效至宏。因此軍費充裕，又可免人人貪財忘公之弊，此制可稱爲軍事共產制度。另外一種規定，就是凡拜上帝會敎徒入營之先，如不將房地產出賣，卽在行營之時，放火燒之。（見忠王供辭）此種破釜沉舟之作風，既可籌集軍費，增加聖庫收入，更是堅定信徒革命起義之決心。

軍械之籌備：初起時大部均爲韋昌輝一家所造，韋家在新圩開設鐵器店爲掩護，更在金田家中，暗設工廠，日夜打造刀槍矛劍等軍器。爲掩護計，家中養鵝數百，任其嘈叫，造成後私運至村外之犀牛潭而沉之水底，起義時始撈出分發各軍，而詭稱天父所特賜者云。

第五節　太平天國之官爵制度與曆法

一、中央官制：太平軍初起，僅洪秀全一人稱王（卽天王），占領廣西永安州（蒙山）之後，始有東西南北翼五王之封。本來太平天國立國之先，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六人，結爲異姓兄弟，推稱耶穌爲天兄，共戴上帝爲天父，立誓有福同享，有責同擔。故雖封王位，而與其他朝代之王位不同。事先似有協定，將來所創之新國，爲兄弟六人所共治共享之國家，不過爵位職權，稍有差別耳。例如各王均以兄弟相稱呼，六人家族統稱國宗，各王府均自設立六部尚書，等于小朝廷，六王名氏，均須避諱，（如昌改瑲，清改菁等。）各府

王均可自行開科取士，如天試及東試等。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天曆甲寅四年），秦日綱、胡以晄晉封燕王、豫王，彼時西、南兩王已死，合計仍爲五王，但燕、豫兩王與東、西、南、北、翼王權位不同，而稍遜一等矣。楊、韋事變，天京內訌，洪秀全猜忌外姓，專信洪氏，先封洪家仁發、仁達、仁玕爲安、福、干三王。後見舊日功臣，心中怨忿，迫于情勢，懼其有變，遂于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年、天曆己未九年）封陳玉成爲英王，李秀成爲忠王。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天曆壬戌十二年）以後，王爵濫施，凡擁兵十萬衆者，即可要求封王。昭王黃文英供詞中曾謂：「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後來，就亂了，由廣西跟出來的都封王，本家親戚都封王，捐錢糧的亦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據史家可考者，有二百五十七王位。

侯爵起初，地位頗高，僅次于王，如秦日綱、胡以晄、林鳳祥、李開芳，均封頂天侯、護天侯、靖胡侯、定胡侯等。天京內訌後，三年之內，除洪姓外無封王者，因于侯爵之上，又設「義」「安」「福」「燕」「豫」五等之封爵。如李秀成先封合天義，再封忠王，即其一例。洪仁玕于「英傑歸眞」中有謂：「今之義安福燕豫侯六爵，勝過古之公侯伯子男爵多倍矣。」今列太平天國官佐等差總表如左：（蕭一山：太平天國叢書頁十三）

一等	東王 西王 南王 北王 翼王	十一等	檢點	職同檢點
二等	燕王 預王 英王 忠王 國宗	十二等	指揮	職同指揮
三等	侍王 輔王 贊王 其他 列王等	十三等	將軍	職同將軍
四等	天義	十四等	總制	職同總制
五等	天安	十五等	監軍	職同監軍
六等	天福	十六等	軍帥	職同軍帥
七等	天燕	十七等	師帥	職同師帥
八等	天豫	十八等	旅帥	職同旅帥
九等	侯	十九等	卒長	職同卒長
十等	丞相 恩賞 丞相	二十等	兩司馬	職同兩司馬

二、地方官制（守土鄉官制）：太平軍自金田起義，經過桂、湘、鄂、皖而到金陵，並未設官據守，只是進軍經過而已。自建都天京後，始在佔地區，設置守土鄉官。但佔領地，多是點線，從未有一個完整省份。故只可稱爲戰地行政，尙談不到地方行政。其守土鄉官組織名稱，全與軍事同。在清朝各省之府治，設總制一人，下轄監軍與軍帥等級，凡人民錢糧訟獄，由軍帥及監軍處理之，而最後取決于總制。州或大縣設監軍下設軍帥，其小縣只設軍帥，有時直屬于總制。

每軍設軍帥一人，共轄一萬二千五百家，所屬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一如軍中之制。亦分前後左右中一二三等軍。處理一切民事刑政貢稅事宜，其權甚大，得發民爲兵，所轄伍卒，亦有衝鋒、勇敢等之名，家備戎裝，人執軍械，動員令下，即刻成軍，寓兵于農，故各級官吏，實兼文武之任也。自軍帥至兩司馬，稱爲鄉官。鄉官者，以本鄉人爲之，由人民選舉之。先令佔領區之州縣造戶册，清人口，再于鄉里辦理選舉。最後將議定書及戶籍，轉呈天京，是爲受降。自軍帥至兩司馬，悉設公堂刑具，亦如軍中設立三角令旗。軍帥得備彩輿，即兩司馬，亦有隨從人員，權威鄉里，炫耀宗族，並許以子孫承襲，故人民均樂從之。

並規定廿五家，設國庫一，禮拜堂一，兩司馬居之。童子每日到禮拜堂，由兩司馬教讀聖書。遇星期日，由伍卒帶男女至禮拜堂，分別男行女行，講聽道理，頌讚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所謂兵民政教合一者是也。

三、曆法：太平軍以反清爲職志，故一切制度，均標奇立異，以示革新。如軍事政治，多取法周官，宗教社會，則効法西洋。其曆法，乃陽曆之變相，另參以陰曆之節氣耳。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無閏年，一切宜忌吉凶等事，全部刪除。單月卅一日，雙月卅日。曆書中干支，改丑爲好，改卯爲榮，改亥爲開，改鬼宿爲魁宿等。後又訂

四十年一斡旋，斡年每月廿八日。因天曆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每年實較地球公轉一週多出一日之四分三，是四十年相差卅日，斡年爲三百三十六日，適減少卅日，與西曆四年一閏之意義正相同也。不過天曆只行十三年，其一切錯誤，皆隨天朝之命運消滅，在革命戰史上留一段陳跡耳。

金田起義，只改正朔爲太平天國元年，仍是沿用陰曆，如是年秋天王詔書，仍用陰曆，可爲明證。至是年冬始印行壬子二年新曆書，當時清軍統帥賽尚阿曾奏俘得曆書。己未九年（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再將國定節慶日，一併印入曆書，其規定如左。

正月十三日　太兄升天節
二月初二日　報爺節
二月廿一日　天王登極節
三月初三日　爺降節
七月廿七日　東王升天節
九月初九日　哥降節

茲爲研究戰史對照方便，將天曆十四年代與陰陽對照簡列如左表。

天曆	陽曆	清用陽曆	天曆	陽曆	清用陰曆
辛開元年	一八五一	咸豐元年辛亥	戊午八年	一八五八	咸豐八年戊午

壬子二年	一八五二	咸豐二年壬子	己未九年	一八五九	咸豐九年己未
癸好三年	一八五三	咸豐三年癸丑	庚申十年	一八六〇	咸豐十年庚申
甲寅四年	一八五四	咸豐四年甲寅	辛酉十一年	一八六一	咸豐十一年辛酉
乙榮五年	一八五五	咸豐五年乙卯	壬戌十二年	一八六二	同治元年壬戌
丙辰六年	一八五六	咸豐六年丙辰	癸開十三年	一八六三	同治二年癸亥
丁巳七年	一八五七	咸豐七年丁巳	甲子十四年	一八六四	同治三年甲子

第六節　太平天國政治經濟軍事合一制度

太平天國之土地政策：是以天朝田畝制度爲依歸，此制度之內容，不只是謀解決二千餘年來之土地問題，實亦仿效周代井田制度之兵農合一政策。該制度首先述及守土鄉官制度及編組系統概要，次規定每家設一人爲伍卒，有事則保衛地方或編軍出征，無事則在家耕田，故此制可謂兵民（農）合一之制度。

其次將田分九等，並定照人口分田法，以達到「有田同耕，有飯同吃」之目的。並進行「聖庫典官制度」於民間，以廢除財產私有制。又規定廿五家設國庫一，禮拜堂一，以兩司馬居之。可謂爲政治、宗教、教育、司法合一之地方基層組織。（蕭一山：太平天國叢書，頁五三七）

軍帥以下至兩司馬等地方守土鄉官，雖爲當地人民自己選舉，但爲選賢任能，亦有陞貶之規定。人口增加則軍、師、旅等之編制，重新調整之，並規定軍帥、師帥等至各兩司馬禮拜堂巡視之法。凡鰥寡孤獨廢疾可免兵役並由國庫收養之。頗有大同政治之理想。

但太平天國雖在天京定都十餘年，由于戰爭未有一日停息，故在若干地方，雖建立守土鄉官制度，却並未完全徹底實行「天朝田畝制度」之內容。張德堅「賊情彙纂」中卷七，保存有一封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上奏洪秀全請在安徽、江西，照舊徵收糧稅奏章，可爲證明。其原文如左：

「小弟楊秀清立在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陛下，奏爲徵辦米糧以裕國課事，緣蒙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差我主二兄建都天京，兵士日衆，宜廣積米糧，以充軍儲而裕國課。弟等細思安徽、江西米糧廣有，宜令鎮守佐將，在彼曉諭良民，照舊交糧納稅。如蒙恩准，弟等卽頒行誥諭，令該等遵辦，解回天京聖倉堆積。如此緣由，理合肅具本章，啓奏我主萬歲萬萬歲御照施行。」

在奏章後，洪秀全批道：「御照胞等所議是也。卽遣佐將施行，欽此。」

一、太平天國田畝與軍民組織合一制度

茲將太平天國「天朝田畝制度」原文抄錄如左。並爲存眞起見，仍保留太平軍原有公文格式。如上帝天父四抬

格，天兄三抬，天王二抬，東王一抬，其餘平抬。又「上」字均作「尙」字，以避「上帝」上字之諱，蓋太平軍中諱字甚多也。（下引見蕭一山：太平天國叢書，頁五三一～五四九，天朝田畝制度）

天朝田畝制度癸好三年刻

凡一軍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錢穀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師帥、旅帥兼攝，當其任者掌其事，不當其事者亦贊其事。凡一軍一切生死黜陟等事，軍帥詳監軍，監軍詳欽命總制，欽命總制次詳將軍侍衞指揮檢點丞相，丞相禀軍師，軍師奏

天王，天王降旨，軍師遵行。功勳等臣，世食天祿；其後來歸從者，每軍每家，設一人爲伍卒，有警，則首領統之爲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統之爲農，耕田奉尙。

凡田分九等，其田一畝，早晚兩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爲尙尙田；可出一千一百斤者，爲尙中田；可出一千斤者，爲尙下田；可出九百斤者，爲中尙田；可出八百斤者，爲中中田；可出七百斤者，爲中下田；可出六百斤者，爲下尙田；可出五百斤者，爲下中田；可出四百斤者，爲下下田。尙尙田一畝，當尙中田一畝一分，當尙下田一畝二分，當中尙田一畝三分五釐，當中中田一畝五分，當中下田一畝七分五釐，當下尙田二畝，當下中田二畝四分，當下下田三畝。凡分田，照人口不分男婦，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醜田，好醜各一半。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

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凡男婦，每一人
自十六歲以尙受田，多踰十五歲以下一半。如十六歲以尙，分尙尙一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其半，分尙尙田五分
；又如十六歲以尙，分下下田三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其半，分下下田一畝五分。凡天下，樹墻下以桑，凡婦蠶
績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
，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荳苧麻布帛雞狗各物及銀錢亦然。蓋天下皆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
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勻，人人飽煖矣，此乃
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
眞主救世旨意也。但兩司馬其存錢穀數於簿，上其數於典錢穀，及典出入。凡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
堂一，兩司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錢，如一家有婚
娶彌月事，給錢一千，穀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總要用之有節，以備兵荒。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凡二
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長及伍卒爲之，農隙治事。凡兩司馬，辨其二十五家婚娶吉喜等事，總
是祭告
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舊時歪例盡除，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禮拜堂，兩司馬教讀舊遺詔
聖書、新遺詔
聖書及眞命詔

旨書焉。凡禮拜日，伍長各率男婦，至禮拜堂，分別男行女行，講聽道理，頌讚祭奠

天父上主皇上帝焉。凡二十五家中，力農者有賞，惰農者有罰，或各家有爭訟者，兩造赴兩司馬，兩司馬聽其曲直；不息，則兩司馬挈兩造赴卒長，聽其曲直；不息，則卒長尙其事於旅帥、師帥典執法及軍帥，軍帥會同典執法判斷之。既成獄辭，軍帥又必尙其事於監軍，監軍次詳總制、將軍、侍衞、指揮、檢點及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奏

天王，天王降旨，命軍師、丞相、檢點及典執法等，詳核其事，無出入，然後軍師，丞相，檢點及典執法等，直啓

天王主斷。

天王乃降旨主斷，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軍師遵旨處決。凡天下官民，總遵守十欵天條及遵命令，盡忠報國者，則爲忠，由卑陞至高，世其官；官或違犯十條天條及逆命令，受賄弄弊者，則爲奸，由高貶至卑，黜爲農。民能遵條命，及力農者，則爲賢爲良，或舉或賞；民或違條命，及惰農者，則爲惡爲頑，或誅或罰。凡天下每歲一舉，以補諸官之缺，舉得其人，保舉者受賞；舉非其人，保舉者受罰。其伍卒民，有能遵守條命及力農者，兩司馬則列其行績，註其姓名，並自己保舉姓名於卒長；卒長細核其人於本百家中，果實，則詳其人，並保舉姓名於旅帥；旅帥細核其人於本五百家中，果實，則尙其人，並保舉姓名於師帥；師帥核實其人於本二千五百家中，果實則尙其人，並保舉姓名於軍帥；軍帥總核其人於本軍中，果實則尙其人，並保舉姓名於監軍；監軍詳總制，總制次詳將軍、侍衞、指揮、檢點、丞相，丞相稟

軍師，軍師啓

天王。天王降旨，調選天下各軍，所舉爲某旗，或師帥、或旅帥、或卒長、兩司馬、伍長。凡濫保舉人者，及濫奏貶人者，黜爲農。當陞貶年，各首領各保陞奏貶其統屬。卒長細核其所統兩司馬及伍長，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於旅帥；至若其人無可保陞，並無可奏貶者，則姑置其人，不保不奏也。旅帥細核其所統屬卒長及各兩司馬伍長，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於師帥。師帥細核其所統屬旅帥以下官，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於軍帥。軍帥將師帥以下官，所保陞奏貶姓名，並自己保陞奏貶某官姓名，詳於監軍。監軍並細核其所統軍帥，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其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詳欽命總制。欽命總制並細核其所統監軍，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一同達於將帥主將。將帥主將達六部掌及

軍師，軍師

直啓

天王主斷。

天王乃降旨主斷，超陞各欽命總制所保陞各監軍，其或陞爲欽總制，或陞爲侍衞；譴謫各欽命總制所奏貶各監軍，或貶爲軍帥，成貶爲師帥。超陞各監軍所保陞各軍帥，成陞爲監軍，成陞爲侍衞；譴謫名監軍所奏貶

各軍帥，或貶爲師帥，或貶爲旅帥、卒長。超陞各軍帥所保陞各官，或陞一等，或陞尚二等，或陞軍帥；
譴謫各軍帥所奏貶各官，或貶下一等，或貶下二等，或貶爲農。

天王降旨

軍師宣列王，列王宣掌率以下官一體遵行。監軍以下官，俱是在尚保陞，奏貶在下。惟欽命總制一官，
天王准其統各監軍，保陞奏貶欽命總制。天朝內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衞諸官。
天王亦准其尚下互相保陞奏貶，以剔尚下相蒙之弊。至內外諸官，若有大功大勳，及大奸不法等事，
天王准其尚下隨時保陞奏貶，不必拘陞貶之年。但凡在尚保陞奏貶在下，誣則黜爲農，至凡在下保陞奏貶在尚，誣則加罪。凡保陞奏貶所列賢蹟惡蹟，總要有憑據，方爲實也。凡設軍，每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設一軍帥；次設軍帥所統五師帥；次設師帥所統五旅帥；次設二十五旅帥，各所統五卒長，共一百二十五卒長；次設一百二十五卒長，各所統四兩司馬，共五百兩司馬，次設五百兩司馬，各所統五伍長，共二千五百伍長；次設二千五百伍長，各所統四伍卒，共一萬伍卒。統一軍人數，共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凡設軍以後，人家添多，添多五家，另設一伍長；添多二十五家，另設一兩司馬；添多一百零五家，另設一卒長；添多五百二十六家，另設一旅帥；添多二千六百三十一家，另設一師帥；共添多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另設一軍帥。未設軍帥前，其師帥以下官，仍歸舊軍帥統屬，既設軍帥，則割歸本軍帥統屬。凡內面諸官及民，每禮拜日聽講聖書，虔誠祭奠，禮拜頌讚
天王上主皇上帝焉。每七七四十九禮拜日，師帥、旅帥、卒長，更番至其所統屬兩司馬禮拜堂，講

聖書教化民，兼察其遵條命，與違條命及勤惰。如第一七七四十九禮拜日，師帥至某兩司馬禮拜堂‧，第二七七四十九禮拜日，師帥又至某兩司馬禮拜堂，以次第輪，週而復始，旅帥、卒長亦然。

凡天下每一夫有妻子女，約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則出一人爲兵，其餘鰥寡孤獨、廢疾免役，皆頒國庫以養。

凡天下諸官每禮拜日依職份虔誠設牲饌，奠祭禮拜，頌讚

天父上主皇上帝，講

聖書，有敢怠慢者，黜爲農。欽此。

二、聖庫典官制度（蕭一山編：太平天國叢書，頁五三九，天朝田畝制度）

聖庫制度，即是配給制度，在太平軍起義以後，實施得非常有效。在「天朝田畝制度」中，雖亦有國庫制度之說。但在民間並未推行。天京內設有總聖庫，計正副，又正副共四首長，另有協理二人，專管天朝（即中央政府）內之庫藏。軍中則設有典聖庫正副二人，專管一軍之庫藏，此制在金田起義之時，即已創立。當佔領永安州時，洪秀全曾下令云：「天王詔令各軍各營衆兵將，各宜爲公莫爲私，總要一條心對緊天父天兄及朕也。從自今，其令衆兵將，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布、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欽此。」進軍到長沙，更規定私藏金銀斬首示衆之命。同時規定自天王以至聖兵，都無俸給。所以朝內與軍中，人無私財。一切均歸天朝聖庫公有，然後統籌支酌，供應大衆。衣食器用，包括醫藥養老，全由公家供給。此制度之思想，發于古代之井田制度，其理論則基于拜上帝教之說法：「天下皆天父上主皇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

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煖矣。」張德堅「賊情彙纂」中有一段序述太平軍典官制度甚詳，玆錄如左：

「賊所入者，其道四、五，迹其出祇口糧一事，此賊之所以不虞匱乏也。僞官雖貴爲王侯，並無常俸，惟食肉有制，僞天王日給十斤，以次遞減，至總制半斤，以下無與焉。其僞朝內一切衣食，皆向各典官衙取給，軍中亦然。擄刦充足，恣取浪擲，來源不繼，亦甘淡泊，然諸劇賊，莫不私藏祕積，足以自奉，若卑下僞官，日厭粗糲，有以鹽水爲肴者。每逢禮拜日，僞官必開單赴各典官衙領取敬天父之物，典官亦視其官之當事與否，或盈匡以獻，或戔戔塞責，惟禮拜錢及糧米油鹽，一律皆有定制。僞官每人每七日給錢百文，散卒半之；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給米兩百斤，油七斤，鹽七斤而已。雖擄刦極多，亦毫無增加，若貲乏糧之時，或減半發給，或全不發給。如江寧縣城中一概吃粥，揚州城中，煑皮箱充飢，此時無禮拜錢米及油鹽可知矣。其另有所謂買菜錢，則係賊中私情，如總制、監軍擄獲金銀有揮霍者，多隨時散給各館爲買菜用。難民曾述有卒長管百人，係某功勳統下，親見其卒長每月向僞功勳領取買菜錢，多至金一二兩，銀首飾數十兩，其卒長悉數易錢買猪雞以供衆啖。又見僞稟奏中有僞旅帥具稟本管僞總制求取買菜錢，批發銀五兩者。蓋所發禮拜錢，每人每日止錢七文，卽蔬食亦復不敷，故不得不向賊目乞取也。」（張德堅：賊情彙纂，卷十）

由上所述，可見太平軍在此種制度下，是過的共有共享之生活。至于典官之制，名目至繁，大別可分三種。第一是專指出納職守者，如典聖庫、典聖糧、典油鹽等屬之。第二是專供給天王與諸王者，如天朝各典官，東西南北翼各殿各典官等屬之。第三是管生產製造與補給者。計有典金官，主管印鑄金銀爲器飾；典玉局，主雕琢玉器；典繡錦，主督男繡工刺繡織錦；典靴鞋，主製冠帽靴鞋；典紅粉，主製火藥；典鐵銅匠，主製兵器鐵銅器；以及典工、

典竹、典石等等。此一典官制度與諸匠營微有不同。諸匠營專管製造，不兼管收發。典官則兼管收發補給之責。諸匠營一律爲軍制編組，典官處則百人設一卒長，分轄四個兩司馬。無軍師旅之制，其組織不盡依軍制也。

此種共有共享之聖庫與典官制度，在咸豐六年以前（一八五六年、天曆丙辰六年），確曾雷厲風行一時，但到同年（咸豐六年）秋楊、韋內訌之後，由于內政已壞，似已不能實行矣。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天曆辛酉十一年）被俘服務于太平軍甚久之顧深者，著「虎口餘生記」中，曾謂太平軍陳玉書在攻城掠地所得物資，除米糧與牛羊猪等歸公外，其餘銀錢衣物，則各自收藏。又忠王供辭中，有被洪秀全脅迫捐資助餉一事，以素稱忠君愛國之李秀成，一次卽捐十萬兩。可見昔年之聖庫典官制度，早已破壞，不復存矣。

18—6332

第二章　金田起義至奠都金陵諸戰役

（附圖十八——七六三、七六四、七六五、七六六、七六七、七六八、七六九、七七〇、七七一）

起義諸役：道光三十年六月，太平軍開始在金田起義，展開花洲、江口、武宣、平南等作戰，然後太平軍轉入絕對之機動戰。

桂北進軍諸役：同年八月，太平軍自金田突圍向桂北進軍，遂連接發生永安州及桂林、全州之戰。

湘鄂諸役：咸豐二年四月，太平軍自全州分水陸兩路北進。因在簑衣渡遭伏擊，而轉向道州。六月自道州經郴州、永興、攸縣、茶陵、醴陵，直逼長沙。久攻長沙不下，十月渡湘江陷寧鄉、益陽、岳州。復水陸並進攻武漢，至十二月陷之。

攻取金陵之戰：咸豐三年一月，太平軍分水陸路沿江順流東下，連陷九江、安慶、太平，同月之末開始進攻金陵，猛攻十餘日陷之。遂奠都焉。

第一章　太平軍金田起義前之概況

一、洪秀全之出身

洪秀全于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十二月初十日，生于廣東省花縣福源水，後遷居官祿㘵村，其先世原居潮州，後遷梅縣，復遷花縣，爲客家人。父名鏡揚，生三子二女，長子仁發，次子仁達，又次爲女辛英，秀全行四，乳名

火秀，及長命名仁坤，後自稱秀全，最幼者爲女宣嬌。五人均元配王氏所生，繼室李氏無所出，累代業農，家境頗苦。秀全七歲入村塾讀書，自幼抱大志，十六歲，初應童子試，輒列前茅。道光十七年廿五歲，再赴廣州府應試，落第。在廣州街上，偶遇基督教牧師梁發，得「勸世良言」小册而歸，但並未予以注意。道光二十三年，四次赴省垣應試，仍落第。因失望過甚，精神沮喪，到家即臥病不起，經四十餘日，始告痊癒，在患病期間，種種如夢非夢之心靈異象，據其自言，曾昇天見上帝，此即洪氏革命運動中，創立王國，號召人心之神話根據。病中閱讀梁發之「勸世良言」小册子，發現新之宗教覺悟。從此對上帝發生堅定不移之信仰，遇人即宣傳其新得之宗教道理，親族首先皈依而受其洗禮者，爲其族弟洪仁玕及馮雲山。雲山多才好學，亦考場落第者，首先與秀全同謀革命而爲開國第一功臣。仁玕後亦封干王，在太平天國晚年，輔佐朝政，頗有功勳。秀全個性，剛烈易怒，于傳教時亦然，繼而四出毀壞神像，不拜祖先，惹起一般人心之不安。尤有甚者，伊身爲老師，竟將供奉之孔子牌位毀去，致令學生驚懼，一哄而散，秀全亦因此失業，幾至不能容于鄉里。彼等在勸世良言中，發現新約聖經有一句話：「先知未有得見重于故鄉者。」乃互相嘆息，益信天命使然，至此遠行他方之志，更決矣。（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頁一六六二）

二、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會

秀全既不能立足于本鄉，又以圖謀大事，不宜于故鄉進行，以免牽累親族。惟彼一貧如洗，旅費無着，乃沿途藉賣筆硯文具以行，時爲道光廿四年（一八四四）二月中旬。同行者爲馮雲山、馮瑞嵩、馮瑞珍等四人。（仁玕擬同行，以年幼被家長所阻）歷遊廣州、順德、南海、增城、從化、英德、陽山、連山等地。洪、馮二人以本省各邑，環境不宜，機會絕少，遂決定由連山西入廣西，以遂其經營革命根據地之企圖。瑞嵩、瑞珍不欲遠行，乃作別回鄉。

秀全、雲山遂相偕西進，經廿餘日之跋涉，于同年（道光廿四年）四月五日到達廣西省貴縣賜谷村王家（王家爲秀全生母表兄王盛均兄弟之家）。居留至同年七月，秀全見此地，雖有宣教之機會，但不能作起義根據地，頗爲失望。且王家並非富有，長期作客，亦屬不宜。馮雲山乃先動身回粤，途中巧遇工人傳永秀等數名，旅途談道，衆咸悅服，遂同赴桂平縣，一月後，赴新壚（金田附近）一遊，蓋雲山仍念念不忘以廣西爲革命根據地之初念，此道光廿四年九、十月間事。後以生活所迫，身操種種苦工，如割禾、檢糞、挑担等，同時亦向同行傳道，得十餘人，以一介書生，爲革命竟如此犧牲捨己，苦心孤詣，眞洪氏第一功臣也。時有古林社殷戶曾槐英者，聞雲山係讀書積學之士，乃介紹至其族家曾玉英（曾之母舅爲楊秀清）作專館席。此後雲山卽以紫荆山區爲革命根據地，積極發展教務，正式成立「拜上帝會」，定立章程，嚴施規則，復分工合作，由個人活動，進而爲團體活動。兩年後（道光廿六年）敎徒已增至三千人之衆。于是此新運動，遂成燎原之勢，太平軍之基本力量，亦已在此形成矣。

道光廿四年十月，秀全亦擬自賜谷村王家回粤，比聞馮雲山仍留桂平縣內，經前往詢找，方知他去，秀全以爲彼必已回廣東，乃亦悵然東下返鄉。到家後，方知雲山並未回家，自是秀全蟄伏鄉間，壯志難伸，爲生活計復操舊業。但敎書之餘，仍熱心傳道，精研敎理，如是者兩年，曾編成詩歌論文多篇，如「原道救世歌」、「百正歌」、「原道醒世訓」，均爲此時完成者，文章典雅、深入淺出，切中時病，俱見洪氏潛心研究及鄉居兩年之成就。

道光廿七年（一八四七），秀全曾赴廣州學道于美國傳敎士羅孝全（Robert），至是始與正式基督敎會發生關係。然並未得正式接受洗禮。同年六月十日，決心二次赴桂，承敎友朱某贈銅錢百文，因川資有限，只得步行，途中又遇匪刼，有時日食一餐，備歷艱危，始到貴縣賜谷村表兄王家，方悉雲山在桂平縣紫荆山工作及創立「拜上

帝會」之一切實情。翌月（七月）十五日，赴紫荊山大沖，會晤闊別三年之契友，相見之後，秀全喜出望外，見會內已成有系統之組織，傳敎工作，蓬勃發展，一看名册，已有三千人之衆。（楊秀淸、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胡以晃等，均在內）創立大業，有此基本力量，展望前途，光明無限。此間工作，雖由馮雲山一人獨自創始，但始終遙奉洪氏爲敎主。此種爲朋友爲事業之偉大人格，眞可謂近代史上之英雄杰士，豈只爲太平天國之第一人而已哉。然拜上帝敎之宗敎生活，因洪、馮之基督敎知識，並不充分，故其所創之新敎，亦惟盡其所知，再依中國宗敎儀式行之而已，當時敎場情形如下：㈠敎徒多爲客家人，組織完密，紀律嚴明。㈡宗敎與道德之嚴格訓練，親愛精誠之精神，充溢于會衆之中。如姦淫、殺害、盜竊、賭博、吸煙、飲酒等均在禁止之列。㈢拆廟宇、毀神像，干涉他人宗敎信仰，有土豪惡霸之氣，非基督敎本色。

道光廿七年（一八四七）冬，馮雲山被縣府拿捕入獄，翌年春，驅逐出境，派差二人，押解赴粵。在被解途中，馮運用其辯才，諄諄傳道，兩人受其感化而私釋之。雲山復歸紫荊山區，敎友殺雞宰牛，迎其主持敎務，並謝上帝，從此敎友，益加團結，對政府官吏，亦仇恨愈深。

先是馮雲山被捕後，其同時被捕敎友盧六，不久病死獄中，秀全極爲焦急，爲圖營救雲山，忽憶兩廣總督耆英，前有自由信敎之許可，乃商得會衆同意，親自回粵設法，至廣州後，方知耆英他調，秀全于極端失望中，即日回桂（第三次入桂），來去匆匆，亦未回家一行，可見救馮心切，公而忘私矣。方秀全仍在途中，雲山已被釋出，馮知秀全爲營救自已回粵，遂亦自行東下，以圖晤面。待秀全返桂，方知雲山出獄東返之事，俟至同年（道光廿八年）十月，仍未見雲山歸來，乃再行回粵會之，兩人跋涉千里，此來彼去，終于是年（道光廿八年）冬，二人始于花

縣本鄉聚首。翌年（道光廿九年）五月初，洪、馮相偕回桂。（第四次入桂，最後一次，時年卅七歲。）既回紫荊山區，兩人重整教務。此時其宗教思想，精神訓練，已浸透全體教徒數千人，大有萬衆一心，衆志成城之概。洪、馮、楊、蕭、韋、石六人，更結爲異姓兄弟，奉上帝爲父，耶穌爲兄，秀全爲次兄，雲山行三，秀清行四，朝貴行五，昌輝行六，達開行七，各以齒序，以兄弟相稱，親如同胞，情逾骨肉，立誓有福同享，有責同担。

正當前述洪、楊先後回粵，尙未西返之時，桂省之拜上帝會會務，只得交由當地領袖楊秀清、蕭朝貴主持之。原在桂平一帶，有鬼神下凡附人體，藉以傳言之習俗，且頗爲盛行，至今仍有此等專以作人鬼之「中間人」爲業者。當時洪已回粵，馮被押獄中，生死莫卜，拜上帝會漸有瓦解之現象，楊、蕭遂托言上帝與耶穌下凡附體傳言，以維人心。楊之上帝附身奇事，發生于道光廿八年（一八四八）三月三日，蕭之上帝附身奇事，則在同年九月九日。從此秀清遂得天父，朝貴得天兄傳言之奇能。（天曆定三月三日爲爺降節，九月九日爲哥降節，成爲國定紀念日。）楊又詐言，可以代衆人贖瘟病，可以後來又稱贖病主。由是楊蕭二人之聲望與權威日大。待洪、馮由粵回桂，因事實如此，爲團結教務，亦只有默認之。簡又文先生評此事曰：「利用宗教以爲政治工具，初由洪、馮開其端，然究是爲革命建國之大原因，猶可說也。乃此風一開，効尤者輩出，竟有狡奸雄鷙之徒，利用宗教以作個人爭權攘位之私圖者，洪氏卒食其作俑之惡果，而且終身受其挾制，且召亡國之大禍焉！此爲太平天國興亡之大關鍵。」（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上冊，頁一七二）

第二節　戰地概況

太平軍金田起義至奠都南京諸戰役，其主要作戰地點爲永安州、桂林、全州蓑衣渡、長沙、武漢、南京等地，

茲分別分析其戰地形勢如左：

永安：在清代爲州治，民國後改爲蒙山縣，州城甚小，作長方形，南北長，東西狹，人口不多，地方亦不繁榮，蓋山城也。其地東北西三面，皆爲崇山峻嶺，但往北穿山有大路，直通桂林，其他通往隣縣者，皆崎嶇山路。南面則稍平坦，亦有大路。卽太平軍步營大隊由藤縣北上之路線。城牆矮窄，以磚建造。城在兩河夾流之間。西爲湄江，卽在城旁，再往西爲大山；東爲其支流通文河，南流入湄江。湄江發源于東北西三面山系，往南奔流，過藤縣而與潯江會合，其會合處有濛江墟，故亦稱濛江。由濛江墟可駕舟逆流北上，過藤縣太平墟而入永安境，再北上百里到水秀（俗稱水竇或水斗）。再北十里卽爲州城，此條水面雖寬而淺，不能航舟。是卽太平軍水路由平南至永安之路線也。

桂林：爲廣西省會，居桂江上游，溯源與湘水相通，密邇湖南，扼越城、九嶷、蒼梧等山脈，形勢雄偉。首起衡嶽，腹盤八桂，而尾達蒼梧，湘離二水，分流其下，具高屋建瓴之勢。蓋桄嶺（萌諸）（越城）之材，浮湘水而下，席捲衡永，風趨長沙，傾湖南，搖湖北，可直搗中原，故昔人有用粵東，不如用粵西，以湖湘之險與我共同也。

全州蓑衣渡：全州今名全縣，人口數萬，位于桂林東北兩百五十四里，與湖南邊境之道州零陵縣毗連，東有湘江，順流而下，趨東北而到衡陽，直達長沙，爲湘桂兩省交通之孔道。蓑衣渡，在州城之北，陸路十里，水路十二里，仍屬全州治。由此水陸通行，直至五十里黃沙河，卽入湖南境。湘江東岸，丘陵起伏，間有禾田、渡口有叢林，大樹參天。再東去數里卽爲湖南道州邊界。其間重巒疊嶂，連亘南北，僅有山坳可通。至渡コ西岸一帶，則有沙

灘突出河面，故渡口河床特窄，東西相距約一百公尺耳。過此則河身略向東轉，再北流至黃沙河而入湘。江水不深而湍急異常，灘頭甚多，行船亟須謹愼者也。

長沙：爲湖南省會所在，位于洞庭湖之南，湘江下游之處，地勢平坦廣闊。北帶長江，南依九嶷山脈與粵、桂相接，東依幕府、九嶺、萬洋諸山與江西分界，西屏雪峯山脈與鄂川爲隣。濱湖平原、土壤肥沃、氣候溫和，人口稠密，物產富饒，水陸交通，四通八達，自古爲華南重鎭，兵家所必爭之地。洪、楊起兵粤西，北上與淸廷決雌雄，實乃必經之要地也。

武漢：居江漢平原之中，處長江、漢水之交，當今又爲平漢、粤漢兩路之銜接點。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接嶺表，北帶中原。自秦漢以來，卽爲東南形勢之地。漢口爲水路交通要衝，商業繁盛，漢陽有礦鐵工廠，武昌爲政治中心，綰轂南北，歷代政治變革，莫不以此爲政略戰略所必爭之地。蓋武漢地理之重要與形勢之險扼，足以控制南北，震撼全國也。本戰役中，雙方爭奪三、四次，最後湘軍據之爲基地，南通三湘，東下安慶，遂克南京，而定大局。武漢周圍，湖沼密佈，港汊縱橫，南控洞庭，東扼鄱陽，南倚五嶺山脈，東以幕阜及大別山脈，蜿蜒環抱而交于長江，形成向東之門戶。北倚大洪、桐柏等山，西以雪峯、大婁、大巴等山與四川爲隣。羣山環抱，形成一沼澤平原。物產豐富，人口衆多。春夏多雨，秋冬多晴，惟夏秋苦熱，日間不便軍行耳。

南京：昔稱金陵；建業、建康、集慶、應天、石頭、白下、白門，均其別名。龍蟠虎踞，城郭巍然。有高山、平原、深水，形成天造地設之佳境，昔爲八代之都，非偶然也。南京城面積爲四六六方公里，爲我國第二大都城，城跨舊江寧、上元兩縣址，乃歷朝擴建而成。城東有天保城，今已圮。四地之外，北有獅子山，東有鐘山，南有雨

18—6340

花台，西繞長江，衞爲屏障，易守難攻。歷代戰爭，北有富貴山，爲必爭之地，南有雨花台，亦爲必爭之地。富貴山，卽古龍尾坡，明初築太平門其上，卽今自由門。六朝末隋軍平陳，本戰役曾國荃攻入天京，均在于此。民國以後，公路四通，鐵道互貫，戰略形勢，隨之而變。相傳秦導淮河，使其所歸，故名秦淮河。河道至通濟門外，分流爲二，一爲內秦淮，橫貫城內南部；一爲外秦淮，環繞城垣東西南三部。內秦淮本甚寬廣，自東水關至西水關，長約百里，與其支流連續，青溪諸水相合，四面縈洄，形如玉帶。周圍數十里，商賈雲集。外秦淮又名護城河，至水西門外，二流復合。在城西南角處，又有支流過賽公橋至江東門外入長江，其下游入長江處，又稱惠民河，惠民河亦有支流歸三汊河。外秦淮較內秦淮爲寬闊，貨物之運輸，多在城外，可通民船。今內秦淮漸次淤塞，已失運輸價值。

第三節　太平軍金田起義及雙方戰略指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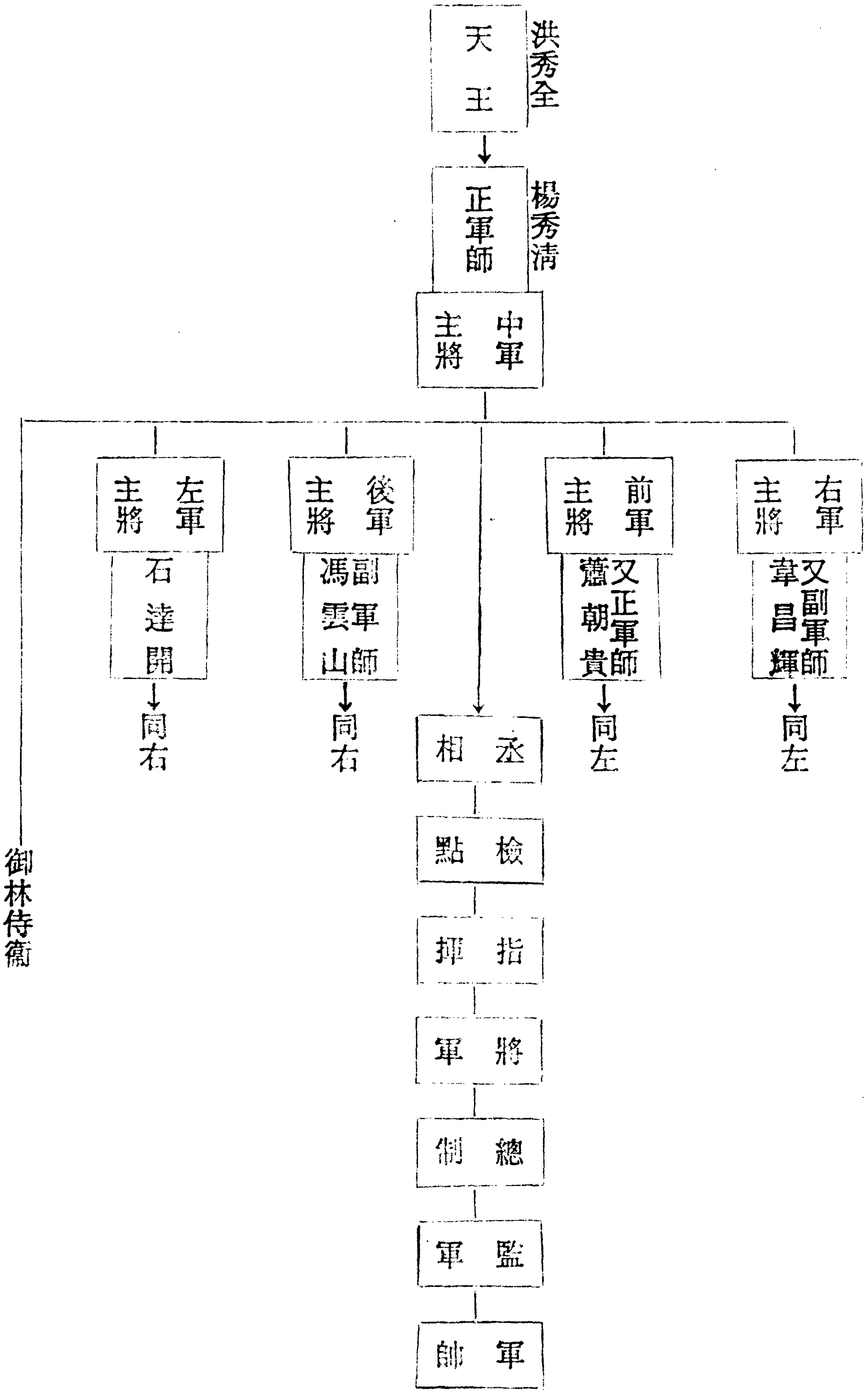
一、太平軍之動員與編組

道光卅年（一八五〇年）十月，下令各地敎徒向金田團營，卽集中編訓，分男女營，準備起義。洪秀全于同年（道光卅年）五月派人回粵，將全家接來，（馮雲山家只有二子同來）。預定同年（道光卅年）十二月初十日，天王卅八歲誕辰，祝壽並正式起義。最高統帥部編成時，尚有一番周折，卽正軍師（事實上卽最高統帥）由何人充當，前洪、馮、楊、蕭、韋、石六人結爲異姓兄弟時，已依年歲排定次序，同時馮雲山道德學問，理當由伊担任正軍師無疑。但楊秀清乃本地土著領袖，號召力强，且夙具野心，又得天父下凡托身傳言之奇能，更與蕭朝貴結爲私黨，自然不甘居人下，其所以擁戴洪氏，實非得已，早蓄意自居第二位，掌握實權。道光卅年（一八五〇）秋曾患政

治病，深居不出，洪、馮以起義在卽，非得其合作，不能成功。乃提出調解方案，洪氏仍居元首，領導羣倫，而由馮氏讓步，但爲預防楊秀淸之野心專擅，盡量培養其私黨蕭朝貴，並提高其職位爲又正軍師（卽第二正軍師），更以洪妹宣嬌妻之，封爲帝婿，以制秀淸。

教徒集中期間，金田已成爲公開之革命大本營，聲勢日大，風雲日緊，爲策萬全計，秀全將一切事務，交由楊秀淸、韋昌輝、石達開諸領袖掌理，而自攜馮雲山、蕭朝貴等數人，潛居平南縣花洲山人一教徒首要胡以晃家中，靜待十二月初十日之到來，祝壽並起義。

太平軍最高統帥部編成系統如左表


天王
洪秀全
正軍師
楊秀清
中軍主將
左軍主將
石達開
同右
後軍主將
副軍師
馮雲山
同右
前軍主將
又正軍師
蕭朝貴
同左
右軍主將
又副軍師
韋昌輝
同左
丞相
檢點
指揮
將軍
總制
監軍
軍帥
御林侍衛

太平軍軍制，詳見本卷第一章。

二、太平軍之隱語

太平軍起自祕密會社，沿用會黨隱語甚多，爾後軍中爲保密起見，仍沿用之。又因天父天兄及六個王位（天東西南北翼）姓名，均避諱改用他字，故讀閱太平天國文獻。常發生誤解，特列舉其重要者于後：

㈠隱語部份

「敵人」（即清軍）改稱「妖」或「瘋子」。「敵人多」稱「風大」。「退却」改稱「拆蓬」。「大砲」改稱「洋裝」。「抬砲」改稱「長龍」。「鳥槍」改稱「營槍」或「小砲」。「子彈」改稱「鉛碼」。「火藥」改稱「紅粉」。「刀」稱「雲中雪」。「短刀」改稱「順子」。「茅杆」改稱「挑子」。「號衣」改稱「抬衣」。所有「兵」「鼓」「號角」「旗」「帽」「糧」「庫」均加「聖」字，如「聖兵」，「聖庫」等。「出」改稱「山山」。「人心」改稱「燈草」。「天父」改稱「高老」。「天兄」改稱「高兄」。「眞心」改稱「眞草」。「變心」改稱「改草」。「投降」改稱「變妖」。「逃走」改稱「三更」。「死」改「昇天」。

㈡避諱部份

「爺」改「牙」。「火」改「炎」。「秀」改「繡」。「全」改「泉」。「華」改「花」。「清」改「菁」。「朝」改「潮」。「貴」改「桂」。「雲」改「芸」。「山」改「珊」。「正」改「政」。「昌」改「瑲」。「輝」改「暉」。「達」改「闥」。「開」改「楷」。「德」改「得」。「榮」改「容」。「祐」改「宥」。「曾」改「永」。「皇」改「黃」。「上」改「尙」。「天」改「添」。「王」改「汪」或「黃」。「聖」改「勝」。「神

18—6344

」改「辰」。「老」改「考」。「辛亥」改「辛開」。「癸丑」改「癸好」。「乙卯」改「乙榮」。又洪、楊認爲唯有「天父上帝」可稱「帝」或「祖」或「宗」，故太平文書中，將漢高祖改爲漢高侯，明太祖改爲明太侯，唐玄宗改爲唐玄侯等。

三、戰略指導

(一)太平軍方面

太平軍之革命理想，是宗教、民族、政治三者合一。要人民皈依其自創之新教（拜上帝會），脫離世俗傳統之舊宗教與固有傳統（包括孔孟思想）；同時號召漢人，打倒少數滿洲人統治之清政府，而建立新理想之政治（神權並有社會主義思想）。其戰略指導，爲首先取得南京（彼稱小天堂）作爲國都，再逐步統一全國。其最高軍事統帥東王楊秀清曾謂：「今日上策，莫如舍粵不顧，直前衝擊，循江而略城堡，舍要害，專意金陵，而據爲根本，分擾南北，即不成事，黃河以南，我可有已。」金田起義時，其總兵力不過萬餘人（戰鬥員半數），爾後隨軍發展，逐漸擴編，建都天京後，號稱百萬以上大軍。（張德堅：賊情彙纂，卷十一）

金田起義後，由桂入湘時，發佈「奉天討胡檄文」，到南京後十年，仍沿用之，惟詞句稍加改良。另有兩篇，一爲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二爲救一切天生天養諭，內容均爲傳教與勸降之號召，同爲開國重要文獻。茲摘錄「奉天討胡檄文」如左：（下引見羅邕：太平天國文鈔）

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

眞天命太平天國左輔正軍師東王楊、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爲

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若曰：嗟爾有衆，明聽余言。予惟天下者，中國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國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子女人民者，中國之子女人民，非胡虜之子女人民也。慨自有明失政，滿洲乘釁，混亂中國。盜中國之天下，奪中國之衣食，淫虐中國之子女人民。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洲之衆，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爲怪，中國尚得爲有人乎？自滿洲流毒中國，虐焰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氣滲於五湖。而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爲臣僕，甚矣哉，中國之無人也！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洲也，胡虜妖人也。名中國爲神洲者何？天父皇上帝眞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從前以神洲名中國也。目胡虜爲妖人者何？蛇魔閻羅妖邪鬼也，韃靼妖胡惟此敬拜，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洲，驅我中國悉變妖魔。罄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淫汚；決東海之波濤，洗不淨瀰天罪孽。予謹按其彰著人間者，約略言之：夫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令削髮，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國之人變爲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僞妖康熙，暗使韃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欲中國之人盡爲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皆爲羯狗所汚，百萬紅顏，竟與騷胡同寢，言之痛心，談之汚舌，是盡中國之子女而玷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爲妖魔條律，使我中國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制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語言，今滿洲造爲京腔，更中國音，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凡有水旱，略不憐恤

坐視餓莩流離，暴骨如莽，是欲我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汚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於道路，是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而當權，豪傑絕望，是使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起義復興中國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謀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巧矣哉！昔姚弋仲，胡種也，猶戒其子襄使歸義中國。苻融，亦胡種也，每勸其兄堅使不攻中國。今滿洲乃忘其根源之醜賤，乘吳三桂之招引，霸佔中國，極惡窮凶。于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逐產妖人種類，匀滋自相配合，並無人倫風化。乘中國之無人盜據華夏。御座之設，野妖升據，朝堂之上，沐猴而冠，我中國不能犂其窟而鋤其穴，反中其詭謀，受其淩辱，聽其號令，甚至文武官員，貪圖利祿，拜跪於狐羣狗黨之中。今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艴然怒。今胡虜猶犬豕也，公等讀書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公等之所熟聞也。總料滿洲之衆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之衆受制於十萬，亦孔之醜矣。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而九五之眞人已出。胡罪貫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肅將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廓清華夏，恭行天罰。言乎遠，言乎邇，孰無左祖之心。或爲官，或爲民，當急揚徽之志。甲冑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夫婦男女，攄公憤以前驅。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詔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執守緒於蔡洲，擒安懽於應昌，興復久淪之境土，頂起上帝之綱常。其有擒狗韃子咸豐來獻者，或能斬其首級來投者，又有能擒斬一切滿洲胡人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我中國之天下，今旣蒙皇上帝開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豈胡虜所得而久亂哉？公等世居中國，誰

非上帝子女？尚能奏天誅妖，执蝥弧以先登，戒防風之後至，在世英雄無比，在天榮耀無疆。如或執迷不悟，保偽拒眞，生爲胡人，死爲胡鬼。順逆有大體，華夷有定名。各宜順天脫鬼成人。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而猶不變計，同心戮力，掃蕩胡塵，其何以對上帝於高天乎？予興義兵，上爲上帝報瞞天之讎。下爲中國解下民之苦。務肅清胡氣，同享太平之樂。順天有厚賞，逆天有大戮。布告天下，咸使知聞。

(二)滿清方面

太平軍金田起義後，清廷方面，始終認爲是地方會匪，在咸豐二年（一八五二）洪、楊由永安突圍攻桂林時，仍不詳太平軍首領爲何人？（據審問洪大全情形可知）故其初期戰略指導，只是圍剿政策。當時清軍兵力，經常大于太平軍數倍。茲摘錄美國傳教士米勒氏評論當時作戰情形如左：頗足代表當時作戰之實錄。

「太平軍與清軍最初之接觸情形，即可代表以後全部戰爭之狀況及戰略。起首太平軍攻入一地，堅築防禦工事，清軍迫至，愈聚愈多，交戰不利，困之以衆，斷其糧道。及太平軍糧盡，則全軍冒死衝出重圍，殺死官兵甚多，即又走據一地，清軍復緊躡于後。迨迫近敵軍，一遭反擊，則輒敗，死亡枕籍，乃屠殺無辜人民，焚其舖宅，刼其財物。太平軍愈逃愈遠，而愈近南京，卒抵南京——鎮江等處。」（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十七篇，軍紀考（下））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曾國藩奉命在湖南編練湘軍，預作三年後東征，大舉平敵。後以戰況吃緊，提前于咸豐四年（一八五四）正月廿八日發自衡州，水陸並進，會師于湘潭。此後清軍，才作有計劃之作戰指導，茲錄曾國藩之討伐太平軍檄文如左：（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頁一三二）

爲傳檄事：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過之境

18—6348

，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濬濠。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陣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脚者，即立斬其足以示衆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屍以示衆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以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敎，敦敍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敎，自其僞君僞相下建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主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敎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設則爲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登文昌。粵匪焚郴洲之學宮，燬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籍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燬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汚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欲人雪此憾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凶逆，救我被擄之船隻，拔出被脅之民人，不

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爲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爲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傳檄遠近，咸使聞知。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爲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衞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之賓師。倘有仗義仁人，損銀助餉者，千金以內，給與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專摺奏請優敍。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脅經年，髮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在昔漢、唐、元、明之末，羣盜如毛，皆由主昏致亂，莫能削平。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列聖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無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被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爲分別也。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爲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咸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

第四節　太平軍起義前後諸戰鬥

（參看附圖十八—七六三）

一，滿清當時政治軍事（下見清代通史卷下頁四二一、四三，引粵氛紀事，羊城日報）

滿清自嘉、道以後，官僚日愈放肆，政治漸趨腐敗，各地叛亂頻仍。清朝之國運，已由盛而衰。歐西帝國主義又闖進中國。當時受外力壓迫，首當其衝者，爲兩廣人民。百粵同胞，秉性倔强，冒險進取，鴉片戰爭時，組織平英團。英法聯軍時，又組成佛山民團，先後協助政府抗戰，爲外人所畏忌。故當時有「百姓怕官，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之諺語。人民看透那一羣「喧呶紛擾，掠取財物，望見夷船，捲包而逃」之清兵，對滿清朝廷統治力，早懷

輕視之觀念。他們感於一方面要抵抗外洋，一方面要改建政府，此種革命心理之造成，使兩廣一帶遂變成爲革命策源地。當時容閎認爲「當時卽無洪秀全，中國亦未必能免于革命。」其言蓋有所據也。(上見容閎，西學東漸記)。

滿清入關之初，恃八旗兵統一中國。初立黃白紅藍四旗，後增四鑲，所謂兩翼八旗是也。後又立蒙古八旗。總兵數爲廿五萬人。八抽初制，藉滿、蒙之民，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十八至五十，悉隸八旗，父死子代，兵皆世襲。編組以三百人設佐領，合五佐領設一參領，五參領設一都統，共七千五百人，又置左右副都統以輔之。八旗兵養尊處優，早不能用。清代國防軍已由綠營起而代之。考綠營創立于順治四年（一六四七）以軍旗呈綠色故名，爲明降將及各省改編之部隊。駐京師者分左右翼，各置總兵，另有城防營，設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等官，轄于九門提督。駐外省者，總督巡撫爲節制，下設提督（從一品）、總兵（正二品））、副將（從二品）、參將（正三品）、游擊（從三品）、都司（正四品）、守備（正五品）、千總（正六品）、把總（正七品）、外委（正九品）等官，隸于兵部。編制以營爲單位，營設管帶，下分五哨，各置哨官，每哨百人，哨分十棚，每棚十人。康熙以後平準部，定回疆，收金川等役，曾建不少功績。綠營爲「世兵」制，當時民籍兵籍分開，兵士子弟稱「餘丁」，將來補其父缺，代代爲兵。清初待遇，爲馬兵二兩，戰兵一兩五，守兵一兩，米則一律月支三斗。（作戰有加給）士兵領餉而不屯田，國家財力，盡以養兵（八旗廿五萬，綠營六十四萬），但養兵非建軍，論者常謂十八世紀，爲世界變動最大之時，清代亦當康、雍、乾盛世，惜昧于世界大勢，坐失革新之機，影響三百年之國運。道光末年，距清初定制，已兩百年：積習相因，從未革新，當時綠營流弊較大者，計有數端：

㈠餉薄：上述餉章，到綠營時已兩百年未調整（米價漲了七倍半）士兵生活堪虞，多兼營小販，名充行伍，實

乃市傭。

㈡差役多：昇平日久，沿海沿江及大道傍，接段零星分駐，其業務爲護餉、押犯、緝盜、查禁娼賭等，等于今日之警察業務。

㈢調遣編成法不妥：綠營于戰時臨時編成，並非全營整個出發，此營抽一百，彼營抽五十，調兵一千，往往抽撥十數營，雜湊成軍，兵將不相習。以至軍紀散漫，戰鬥力不强。

清代政治，在鴉片戰爭以前，早已腐敗，廣西當時之政治，是沿用放任主義。開其端者，爲道光晚年巡撫廣西之梁章鉅，結果竟至全省文武官史，貪劣怯弱，掀罔因循，一是皆以姑息少理事爲風氣。至洪、馮等在桂創拜上帝會。密圖起事，反滿建國，到處滋事之際，鄭祖琛方任廣西巡撫，時則放任之風氣已成，積重難返。尤以鄭氏老朽昏庸，畏事苟安，復好佞佛，夙有「佛子」之稱，其爲政也，惟尙姑息，檄所屬不得擅殺，乃諱言盜匪，粉飾太平，用符朝廷宰輔之意。

拜上帝會，爲洪秀全馮雲山等根據基督教義所新創設之教會，首先在桂平縣紫荆山區佈道。本來清朝制度，禁止人民私自集會結社，如各省府縣學明倫堂之臥碑，皆刻有三條命令：㈠生員不得言事。㈡不得立盟結社。㈢不得刋刻文字。但當時清廷，迫于外力之壓迫，已准許天主與耶穌教，在國內佈道。所以洪、馮能有接受西方耶教文化之機會，又得以傳教實行革命密謀之藉口。

道光卅年正月，清帝旻寧（道光）逝世，其子奕詝嗣位，翌年改元咸豐（一八五一）。當時拜上帝會教徒在紫荆山、金田一帶聚衆滋事，愈鬧愈兇，其他股匪亦到處竄擾。巡撫鄭祖琛得悉後，初仍本一貫姑息政策，力事隱瞭

，不予上報，殆修仁、荔浦陷匪，亂事嚴重，乃于同年夏季（道光卅年）與兩廣總督徐廣縉會銜奏報，今祇是泛言會匪在桂滋事，猶未專指拜上帝會洪、楊謀叛之事。適時有人參劾鄭祖琛，並有廣西紳民遠道赴北京請報情事，清廷始悉洪、楊之黨蔓延全省，舉朝震驚，然猶未知洪秀全之蓄志革命反清也。當時清廷處置如左：

㈠道光卅年（一八五〇）七月，駐柳州之廣西提督閔正鳳革職，以湖南提督向榮繼任，並帶兵入桂。㈡九月廣西巡撫鄭祖琛亦革職，派林則徐爲欽差大臣兼廣西巡撫，入桂督師。㈢並加派前雲南提督張必祿帶黔、皖綠營兩起二千二百人由黔入桂。林則徐，福建侯官人，進士出身，以禁煙惹起中英鴉片戰爭，爲人忠誠剛果，爲有清一代不可多得之賢臣。向榮，四川人，出身行伍，有驍將稱，以軍功累升提督。

十月，林則徐途次廣東潮州病歿，張必祿師次潯州，亦以病歿聞，三帥先亡其二，清廷作戰指揮頗受打擊。林歿後，清廷另派前兩江總督李星沅繼任欽差大臣，星沅湖南湘鄉人，翰林院編修，累官兩江總督，于同年十二月中旬始到桂林。又加派前漕運總督周天爵署理廣西巡撫，會同剿辦。天爵山東東阿人，出身縣令，夙以剛勇負責聞于時，翌年（一八五一、咸豐元年）仲春，始到桂。此二人。即清廷最初所倚爲剿平桂亂之正副統帥也。

二，花洲序戰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十月以後，上帝會教徒來金田集中者日衆，由是教徒與當地官紳、團練、軍官間，屢次發生衝突，並曾夜襲新墟官軍獲勝。翌（十一）月下旬，「花洲扶主」之事件發生，清軍提督張必祿領黔兵進剿，師次潯洲（今桂平）張病故，部隊由其部屬周鳳歧率領，周偵知太平軍首領（並不知爲誰，更不知洪秀全在胡以晄家中也）在花洲（屬平南縣）聚合。花洲地勢險阻，僅一條山道可通，清軍因知教徒作戰之英勇，不敢貿然進攻

，乃在山之隘口防守，斷絕交通，圖以困之，迫其粮絕投降也。洪、胡等密派人由山僻間道赴金田告急，楊、韋、石等在總部聞訊，知其領袖在花洲蒙難，乃由楊秀清作天父下凡語，號召已到金田集中之教徒，派平南人蒙得恩前往接應，同（十一）月二十二日攻思旺，直趨花洲山區，一戰全勝，斃清軍無算，即迎洪、馮、蕭、胡等經思旺而回金田。（詳幼贊王家書及桂平縣志等）周鳳歧花洲兵敗之後，知大亂已發，不容坐視，乃飭令大舉過江，進攻金田。太平軍立即派隊迎擊，同月（十一）廿八日，兩軍戰鬥之際，貴縣桂平等地前來集中教徒數千人適時到達，遂於翌（廿九）日內外夾擊，清軍復大敗，伏屍遍野，副將伊克布坦千總田繼壽等均陣亡。周部自此隔江紮營，不敢再圖進攻。

三，金田起義

同年（道光卅年）十二月初十日，爲洪秀全三十八歲誕辰，全體教徒在楊、蕭、馮、韋、石等領導下，舉行熱烈之祝壽典禮，同時共慶「花洲扶主」之凱旋，各耀戰果，上下歡騰，高樹革命大旗于金田村之韋家祠堂，舉行禮拜上帝最敬儀式，宣誓合力扶眞主去「打江山」，創立天朝，推倒虜廷，恢復漢家天下，遂正式起義。教主洪秀全正位「天王」定國號曰「太平天國」，以明年（一八五一）爲太平天國元年，稱軍曰「太平軍」，朝曰「天朝」，封長子天貴爲「幼王」，楊秀清爲左輔正軍師中軍主將，蕭朝貴爲右弼又正軍師前軍主將，馮雲山爲前導副軍師後軍主將，韋昌輝爲後衞又副軍師右軍主將，石達開爲左軍主將。又封秦日綱、胡以晃、林鳳祥、李開芳等文官大員爲丞相、侍衞、總制、軍帥等職。

四，江口戰鬥

太平軍狀況：各地教徒來金田集中者日衆。皆駐屯於金田、新墟十里左右村落爲時已久，糧食不繼，皆暫食粥，以維持之。同年十二月十二日（起義後兩天）全軍出動東行，毫無抵抗而佔領江口鎭及其東北一帶險要，洪、楊等住於該鎭西北三里之陳公館（祠堂式大建築）作爲全軍發號施令之大本營。統計此時太平軍全部男女員兵人數計如下：

金田附近一帶入伍者千餘人。

紫荆山區內山民三百家，共二千多人。

桂平石達開帶來四千人。

貴縣、平南、武宣、象州等處來者二三千人。

陸川一支數千人。博白一支二千餘人。

貴縣秦日綱一支礦工一千餘人。桂平饑民一千二百人。

貴縣難民一支三千餘人。

合計已有兩萬以上。到江口後，又有人民自動入伍者，其中蘇三娘一部二千人。（一直到南京爲太平軍第一女將，忠勇兼全），羅大綱一部數千人，均相繼加入。綜上合計，則太平軍此時全數已有三萬餘人。但太平軍起義時，多全家老幼參加，故雖有三萬之衆，而眞正戰鬥兵只五千餘人耳。

清軍狀況：當時桂省清軍最高指揮官爲欽差大臣李星沅，其次爲廣西巡撫周天爵（尚未到任），再次爲提督向榮，糾合桂、黔、滇、湘、粵、閩等六省兵勇，並本地鄉壯兵力共約萬餘人，在李星沅統帥之下，而由向榮在潯州

（桂平）前線指揮之。時咸豐元年正月中旬（一八五一、卽太平天國辛開元年）。（粵音亥同害，忌諱，改爲開。）

戰鬥概況：咸豐元年正月十八日，清軍分東西兩路向江口進攻，東路由下游平南縣渡江，指向江口之東北方，太平軍則在江口東方設伏，佯敗誘敵深入，號砲一響，伏兵四起，大軍乘勢殺出，東路清軍大敗。西路清軍，亦被太平軍用同一戰法大敗之于上游，遺屍塡塞河床，水流盡赤。

此役戰果：綜合江口之役，向榮軍陣亡者約千人，太平軍僅損失二三百人，清軍銳氣大挫，一連十餘日，匿不敢戰，惟堅守東路壁壘。

太平軍乘勝出擊：太平軍自金田起義以來，屢戰屢勝，知清軍不堪一擊，乃於同年二月初三日楊秀清等指揮所部，謀一舉衝破向榮軍堡壘，東出平南縣，但以清軍壘堅壕深砲多，不克，乃退師。此時太平東出受阻，以江口附近糧缺，不宜久守，乃決心西行，預計由武宣一路衝出，經象州，而直撲桂林。乃於初六日夜，一方面于江口江邊空房中鳴鼓不絕，故作疑陣，以惑清軍，另方面則大軍同時拔營西行。翌晨（初七日）清軍始知太平軍西退，遂復進佔江口等地，並派兵追擊，但復爲太平軍之殿軍反擊所敗。太平軍急行西進，不稍停留，初八日由新墟到金田，翌（初九日）入紫荆山區，十一日卽進入武宣縣境。此時向榮既偵知太平軍西向，遂不再從後進擊，而由別路直趨武宣企圖圍堵之。同時李星沅與向榮會銜上奏，盛誇戰績，攻克江口等地。旋得清廷嘉奬，而向榮且得巴圖魯勇號之賜。

五、武宣突圍

咸豐元年二月十三日，太平軍前鋒到達武宣外圍之三里，其大本營設于東鄉附近。其時象州一帶，無清軍防守，桂林亦甚空虛。新任廣西巡撫周天爵適于二月初一日到桂林，知江口戰事失利，即帶百餘兵弁南下，沿途又招募百多名趕赴前方督戰，十二日到達武宣，人民逃亡一空，只留縣令坐守空衙，時向榮率大軍趕到。十七日太平軍首先發動攻擊。向榮率副將和春等接戰於武宣近郊，大敗，向榮被圍；周天爵帶張敬修部赴援，冒死猛攻　向榮始得突圍而出。此後雙方停戰約一週，至三月初二日，清軍開始進攻太平軍，以六千之衆分四路進攻，嚴申號令，置殺手隊于各路之後實行督戰，凡臨陣退縮者斬。太平軍方面，亦連夜調集東鄉大營之衆，以倍于清軍之兵力，仍用設伏戰法迎擊四路之敵，結果四路清軍皆中伏被圍，加以洪、楊等親自督戰，太平軍勇猛莫敵。兩軍交綏，自午至中，戰況異常激烈，尤以黔軍死傷最多，全軍潰散，清軍復大敗而退。自此以後，雙方對陣，形成約兩個月之休戰狀態。

在此休戰期中，太平軍於紫荆山西南至東鄉、莫村、三里一帶，周圍約六七十里地區，整頓補充，洪秀全則駐於東鄉，並頒佈天父天兄諭旨各一道，以勵軍心，同（三）月十四日，楊秀清傳天父言，「…爾等要眞心扶主，否則個個難逃命。」十八日，蕭朝貴傳天兄言，「要守天條，同心同力同打江山，…目下苦些，後來自有高壽也。」以固戰志。（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頁六六六）

清軍經多次失敗，至此乃放棄攻勢作戰，而轉用「坐戰之法」以待援，其法以守爲攻，立一拒敵大營，四面厚墻深壕，設置砲眼，死則同死，生則同生。清廷亦深許此法，曾降諭云，「此時兵力不足，宜專理坐戰之法，力有餘則連營進逼…」云云。李星沅、周天爵、向榮等一面奏請調廣州左副都統烏蘭泰西上增援。烏爲滿州正黃旗人，曾從征回部建功，忠貞過人，勇敢善戰，惟短于謀略，況身爲滿州大將，不無驕横之氣。其於四月初到武宣。此時李星

沅以將帥不和，不能指揮，乃奏請清廷派重臣總理軍政，以期卸責。清廷亦已洞悉前方師老無功，將帥不和，乃派大學士賽尚阿，接李星沅欽差大臣之職，而令李星沅回湘。又爲加强進勦力量計，復從各省調兵增援，並撥內庫二百萬兩，江南鹽庫六十萬兩，粤海關百萬兩以充軍用。四月初九日，賽陛辭出京，清帝特贈遏必隆刀，儀式隆重，威權甚盛，足見清廷期許之殷。十二日李星沅以憂憤卒于武宣軍次，欽差大臣關防暫交周天爵監護。賽尚阿於六月初五日始到達桂林。（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頁二七六）

於是太平軍乘清軍主帥李星沅身亡，軍心動搖之際，乃於十四日夜突圍，直趨象州，清軍「坐戰之法」遂告失敗。向榮、烏蘭泰各軍，尾隨太平軍而行追擊。

時清廷得悉「坐戰之法」失敗，大爲震怒，諭云：「此次賊匪竄逸，咎在主將不和，以至將弁觀望」，遂予各高級官員以嚴重之處分，削周天爵總督銜，令其回廣西省垣仍署巡撫，向榮拔去花翎，並交部議處，李星沅身死，烏蘭泰則初到免究。（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上册、頁二九一）

五月間雙方均曾發動攻擊，太平軍勝多敗少，頗佔優勢。

六、回師紫荊山

太平軍與清軍對峙多時，北上之路有重兵攔截，又聞賽尚阿率雄兵行將抵桂，當時軍實亦感缺乏（鉛彈稀少，至有用銅錢者）。于是改變戰略，決由山間小路，回師紫荊山南麓一帶，徐圖別策，遂於六月初四日，全軍移師南下。清將向榮奮勇追擊，策馬當先，被太平軍後衞圍攻，中砲，傷其坐馬，向榮幸以身免。太平軍全部，安全退回紫荊、金田、新圩、江口等地。又在武宣、象州招收新入伍之拜上帝會教徒不少，實力愈充。

六月初五日賽尙阿率清軍數千人抵桂（鄒鳴鶴已接巡撫，周天爵調回北京）。駐節桂林，並即調度佈置。其時烏蘭泰、向榮大軍已復與太平軍對峙于紫荆山區，賽又派滿將達洪阿、巴清德、阿隆阿等率生力軍赴援，計是時清軍總兵力，連正兵（綠營爲主）、鄉勇（團練）已有五萬之衆。同月（六月）十一日，韋昌輝由新圩渡河南襲清軍于武靖江之岸，大勝，清將武舉韋有聲，有「鐵牛」之稱，是役中伏陣亡。當時清軍策定圍攻新圩、金田之殲敵作戰計劃，大致爲烏蘭泰在南路桂平一帶。向榮在紫荆山北部。八月初向榮軍猛攻，佔領古林社，太平軍守將韋志先中砲陣亡，清軍遂偪近金田。此時烏蘭泰軍，如能北上夾攻新圩，則太平軍腹部受敵。幸清軍積僘未除，不知團結，烏軍不事力戰，向軍在古林社孤軍深入，受太平軍猛烈反攻，不支而退。

太平軍此時雖已擊退向軍，但自起義以來，作戰將近十閱月，被困數次，軍中傷亡者亦不少，且艱苦饑疲，生活艱難，而仍被陷重圍，戰局不利；兄弟們處此窮境，故難免有驚懼、畏却、失望，甚或潛蓄叛離之志者，此誠太平軍之最大危險也。於是洪、楊、蕭等又廣事運用宗敎力量，屢次托言天父天兄下凡傳諭，中令勸告，盡忠爲主，毋違命令，勿喪胆志等誡，七月廿六日曾傳天父命殺臨陣退縮之黃以鎭于莫村前線，以肅軍心。

七、北出平南

太平軍月餘以來，被困金田，鹽粮硝等均甚缺乏，東出江口，南渡武靖江，西北赴武宣，諸水陸大道，均爲清軍扼守。僅有東北平南縣之思旺山小路，尙未堵塞。乃于八月十六日夜，趁中秋月色，實行突圍。事先爲欺騙清軍，祕密企圖計；乃拆取民房竹木，紮造簰筏，佯爲欲搶渡武靖江窺桂平之行動，並另派隊往刼北路向榮軍營一次，勝之。當時突圍部署如下：以蕭朝貴、石達開帶四個軍帥及其所部爲前鋒；楊秀清自率所部及兩個軍帥爲中軍；馮

雲山、韋昌輝統率四個軍帥及其所部爲後衞。並申令：「行軍宿營，各軍各營，宜間勻連絡，首尾相應，努力維持老幼男女病傷，總要個個保齊，…一個不保齊，辱及天父天兄也。」云云。由上述部署，可見此時太平軍已有十個軍帥之編制，但人數常不過半數（五萬）耳。此卽忠王供辭所謂「偸由小路而出隘關到思旺」是也。是夜太平軍突圍卒告成功，而疾趨鵬化山區內七十餘村而佔據之。最後在紫荆後路之千餘勇士，亦于同月（八月）安全歸隊。當烏蘭泰知敵軍他移時，曾予率軍尾追，但爲太平軍後衞沿途掘斷山口小路，或以泥土樹木堵塞，予烏軍以前進路上甚大之困難。向榮亦經江口渡河赴平南（八月廿日）揮軍北進，欲行超越追擊以攔截太平軍北進，但當此軍行至思旺東南地區時，突中馮雲山、蕭朝貴之伏兵；向軍又因中途遇雨，火藥盡濕，槍砲皆不能用，致全軍大敗，幾不成軍（見忠王李秀成供詞）。向榮經此打擊，收拾殘軍，退據平南，稱病請假，消極沮喪。（太平天國史科卷上）

八、戰後之政局與申論

㈠太平軍方面：太平軍自金田起義，東出江口受阻，改道武宣，企圖西取柳州攻桂林，復頓挫于象州，仍回師紫荆山麓（金田、古林），最後乃東行突圍到平南、藤縣，進軍永安州（今蒙山縣），雖處處與優勢清軍作戰，但始終立於主動地位，故能運用自如，擊破清軍之圍剿，使敵軍新戰法「坐戰」亦失效，更在危險困難之時，賴宗教力量，加強必勝之信念。且於緒戰之初，屢戰屢捷，士氣賴以大振，彼等以新集烏合之衆，所以能戰。

㈡清軍方面：清軍最初採取攻勢圍剿，屢經失敗，乃採取「坐戰」之術，但乃爲失敗。蓋致勝之要訣，無論攻勢與防禦，必須有攻擊精神，立于主動地位，並能協同一致，方能奏克敵之功。清軍最初雖名爲攻勢，事實上皆追隨太平軍行動，陷於被動，採取「坐戰」後，更趨消極。李星沅身爲統帥，才具庸碌，根本對作戰無信心。而周天

爵向榮、烏蘭泰諸人又不能協同合作，意見紛歧；加以滿清政府腐敗，人心思亂之際，是以此屢戰屢敗也。

第五節　太平軍桂北進軍諸戰鬥

一、永安州作戰（參看附圖十八——七六四）

太平軍到達思旺一帶後，並未停息，經大王圩，大黎里等地水陸並進，轉行北上：洪秀全由水道行，楊秀清、馮雲山兩主將統率水陸軍，溯西江支流北上，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三主將及秦日昌分統陸師夾江北行，而以軍帥羅大綱所部爲先鋒軍。過藤縣境內時，尙有拜上帝會敎徒未入伍者，亦加入大軍行列，如李秀成（原名以文，後封忠王賜名秀成）卽于此時奉母攜弟（明成、世賢）加入者（見忠王供辭）。秀成爲太平天國後期（楊、韋事變後）之軍中統帥，亦軍事奇才也。自是水陸進軍，直僕永安州（蒙山縣）如入無人之境。先鋒羅大綱率部于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八月底過水秀，營于城郊，翌日（閏八月初一日）大軍續到，遂開始攻城，城內有少數清軍會同知州吳江閉門固守，城外則由增生蘇保得等所率之團練與太平軍作戰，蘇陣亡于南門，團勇死者千餘人，是夜羅大綱以奇計破城。其計如下：先在各店搜集鞭砲，以鞭砲夾入火藥包內，在西南城角，燃燒擲入，一時城上城內，烟焰迷塞，響聲震天，攻城軍乘勢登城。此登城法，先架長梯于垣外，以長竹桿高舉棺木掩護先鋒上城，諸勇士乃沿梯爬城。潛伏城內之太平軍，在紛亂中，又起爲內應，遂克永安城。清知州吳江於城破時，家人勸其出走，吳但令兩子攜印墜城赴桂林，而自同副將阿爾精阿整衣冠至關帝廟拜神端坐。太平軍至揮刀，神色不變，其妻及幕友皆被難。

永安在清代爲州治，今蒙山縣，山城也，東北西三面，皆大山，南方平坦，水陸南下經太平圩至濛江圩、藤縣，北有大道，穿山而去，直通桂林。

是時清軍大半屯平南，獨烏蘭泰率軍追至永安境。於是賽尚阿卽令向榮率部到永安城東，以與南路烏蘭泰軍取夾攻之勢。

然自閏八月迄九月兩個月以來，雙方僅有小接觸，在此休戰期間，太平軍從事補充整頓，佈置城防，並派間諜四出，刺探軍情，準備進軍。同時頒行新曆書，規定予太平天國壬子二年實行天曆，復制定冠服等級及禮制，略具開國規模。十月二十五日，天王下詔分封五王位（天王稱萬歲）：

左輔正軍師中軍主將楊秀清爲東王，九千歲，管理東方各國。右弼又正軍師前軍主將蕭朝貴爲西王，八千歲，管理西方各國。前導副軍師後軍主將馮雲山爲南王，七千歲，管理南方各國。後護又副軍師右軍主將韋昌輝爲北王，六千歲，管理北方各國。左軍主將石達開爲翼王，五千歲，羽翼天朝。

以上所封各王，均受東王節制，又封秦日綱、胡以晃爲丞相；羅大綱爲總制；其餘有功將士八百餘人，並追贈陣亡將士，功臣爲「職同總制」、「職同侍衞」等世襲官制。

當時太平軍領袖，爲整飭軍紀，團結軍心，楊秀清、蕭朝貴均曾託天父天兄下凡指示一切，其最重要一次爲咸豐元年十月廿九日（一八五一、天歷辛開元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蒙得天等，正在東王（楊秀清）殿前會議，言不數語，忽然天父下凡（楊秀清託）謂「軍帥周錫能反骨偏心，串同妖人（清軍）回朝，內應謀反……」咐畢，天父回天。隨卽下令捉拿周錫能等押候在監。當晚韋昌輝吊詢周錫能，無供，天父復下凡（楊秀清託），先

令國宗楊潤清、楊輔清到各王府傳知各千歲上朝，奏接天王，同到天父面前，天王率衆臣跪伏（此似係洪秀全跪楊秀清之始）卽將周錫能帶到，由天父審訊，結果周自認串通清軍………天父又吩附天王寬心，卽回天。隨卽將周錫能夫婦及其子與朱八、陳五，奉天父命處死。錫能起解時，大聲呼喊：「衆兄弟，今日眞是天作事，各要盡忠報國，不好學我周錫能，反骨逆天。」此事對太平軍團結，頗有作用，唯從此楊秀清有凌駕洪秀全之勢，遂種下後來之分裂與滅亡。（太平天國資料，天父下凡詔書，頁一九）

自太平軍佔領永安州之後，除烏蘭泰軍在南路水秀與向榮軍在古蘇冲曾有兩次與太平軍戰鬥外，他無接觸，賽尚阿以戰鬥無進展，乃移駐陽朔督師，並策定進攻計劃，分全軍爲南北兩路，以圖大舉進攻，其當時部署如左。

㈠南路軍：以烏蘭泰爲主將，除本部兵馬外，以新到之江忠源（江忠源湖南新寧人，貢生出身，早在湖南辦團練，爲全省辦團練之嚆矢，重義氣，有智謀，忠勇兼備之清軍名將，後爲太平軍之死敵），及秦定三、全玉貴、田學韜等部屬之，兵力約六千人，在水秀一帶。

㈡北路軍：以向榮稱病赴桂林，暫以巴清德爲主將，新來之天津總兵長瑞、馮長清、奚應龍等部屬之，共約萬人。（後向榮經賽尚阿勸勉，予十一月仍回任北路軍統帥之職）。

清軍當時，除有祿營兵制各種缺點外，尚有兩種不同之戰術思想。北路軍向榮主張三面圍攻，網開一面，縱之出圍，以追爲剿；南路軍烏蘭泰、江忠源主張合圍而殲之。江忠源爲此曾親赴向榮軍中連絡亦未得要領（江隨卽稱疾回湖南）。

清軍又有後續部隊河北總兵董光甲，湖北總兵邵鶴岑等到達，連同南北路軍總數已達三萬之衆。

當時兩軍陣容，據姚瑩（廣西省臬司）之分析比較頗爲中肯，其言曰：「竊謂人心齊，地利熟，胆氣壯，乃賊之所長，我之所短也。火器精，粮餉足，兵勇衆，是我之所長，而賊之所短也。」（簡又文：天平天國全史上册，，頁三二三，載「中復堂遺稿」）

時清廷盼捷至急，諭令賽尙阿嚴賞罰，抗命不勇進者。即准以所賜之遏必隆刀「立正典刑」。賽遂于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十二月下旬，由陽朔親赴前線離州城三里之地督師，雖經下令，猛攻不下，僅奪回永安外圍砲台數座。相持至次年（咸豐三年天曆壬子二年）二月，太平軍在永安州佈防已半年有餘，其初數月，祕密接濟之路尙多，後來清軍愈圍愈緊，愈戰愈衆，「大軍圍困，內外不通」（忠王供辭）粮、鹽、硝、硫、鉛，均甚缺乏，太平軍在此種情形之下，勢難久守永安。適予是時太平軍已探知東路清軍兵力較弱，遂予二月十四日下令準備進軍，至十六日三更大雨之後，全軍分隊出城，仍以羅大綱爲先鋒，東趨古蘇冲，古蘇冲爲永安東方無數小溪之一，冲頭至州城東關約廿里，地形平坦，向北十五里爲山區，龍寮嶺在焉。守古蘇冲之清軍，爲羅大綱先鋒軍一舉擊破之，在龍寮嶺太平軍獲火藥十餘担（千餘斤，以後大軍在桂林、全州作戰，多賴此項戰利品之補充）。清軍南路烏蘭泰軍，一聞敵軍逃逸，即率軍猛追，十八日太平軍後路在古蘇冲被其追及，死傷男女及士兵千人以上，此爲太平軍起義以來，受創最重者，并擒獲洪大全一名，當時賽以所擒者爲太平軍首領或謀主，乃張大其辭，獻俘北京，後大全在北京凌遲處死。據蕭一山清代通史載，洪大全爲天地會首領，先於洪秀全在廣東起義，失敗後逃匿廣西，後乃附於秀全，起義金田，謂其人文事武略，皆甚卓越，（詳該書卷下第一篇第一章第一節）。

古蘇冲清軍獲勝之後，烏蘭泰非常興奮，決心繼續窮追，次日遂率長壽、長瑞、董光甲、邵鶴岑等四總兵揮軍北追，途遇向榮，向謂前方山路崎嶇，不宜輕進，烏反疑向有妒功之心，仍向前急追，向亦率兵隨之。原太平軍鑒

予古蘇冲之敗，防清軍再追，乃於龍寮口之大洞山埋伏重兵，其地崖高路窄，險峻異常，適雨霧交作，山路濕滑，清軍追至，伏兵四起，揮刀亂斬，砲彈如雨，崖石滾下，清軍因此大亂，被殺或墜崖者無數，四總兵均陣亡，烏蘭泰、向榮、全玉貴等僅以身免。烏、全兩人且受傷焉。太平軍盡獲清軍旗幟、軍服、械彈、文書等物，軍實得以補充，遂向桂林疾進。

清軍遭此慘敗之後，清廷下令賽尙阿降四級處分。烏、向則予以革職留任處分。

二、桂林攻守戰（參看附圖十八——七六五）

太平軍自經大洞山大勝之後，清軍不敢再追，從此安然北上，將入荔浦，知該城有清軍駐守，乃越而過之，二月廿五日（咸豐二年）經陽朔之高田街，廿七日即到六塘圩逼近桂林城下。

桂林乃廣西省垣，由桂撫鄒鳴鶴獨自坐鎮，雖有團練駐守之名，事實上非常空虛，因此，桂林驚險萬狀。至廿八日晨，向榮忽輕騎入城，緣向榮自退守荔蒲後，料太平軍必直撲省垣，乃急遣劉長淸與和春諸軍向桂林急進，向到達桂林後，即刻佈置城防，同日（廿八）夜間，太平軍先鋒即到，僅差半日耳。

二月廿八日，太平軍先鋒抵桂林，夜派數百人，使用前在大洞山所獲之清軍號掛軍裝、旗幟，冒充向榮之兵來援，幸向先半天已到，未受欺騙，拒之。太平軍主力於陸續到達後，遂在文昌與西門外之高地宿營，居高臨上，皆能俯瞰城內。此時太平軍又增加沿途入伍者不少，已有七、八萬之衆矣。

烏蘭泰于大洞山挫敗後，以敵軍從容逸去，省會危急，乃決心帶傷兼程窮追，臨行並自割臂血入酒中，與部下共飲，痛哭誓師，其所部因皆感泣，願從者七百人。三月一日烏率三百人首先馳至桂林南門外將軍橋，烏奮不顧身

引數十騎向太平軍攻擊，策馬衝至橋頭，太平軍據橋爲守。開砲轟擊，烏因受重創，退六塘療養，隨赴陽朔，至二月廿日，醫治無效，卒于軍中。部隊由秦定三統之，淸廷聞耗，恢復其原官，並賜謚「壯武」。

賽尙阿則于太平軍退出永安後，于三月九日移營陽朔，時淸軍除向榮、劉長淸、和榮率所部湘、桂、川兵六千人已入省垣外，其餘秦定三及余萬淸、張敬修等部約七八千人亦相繼趕至桂林，駐營于北門、東門一帶，江忠源則自同湘後，聞永安敗訊，乃在籍募湘勇千人趕來桂林增援，頗爲得力。於是淸軍在桂林城內外者，又已達二萬餘人。惟皆殘兵敗將，紀律敗壞。城內大砲缺乏。則掘明代所埋鐵砲二十餘尊使用之，足見兩百年來，火器並無多大進步。

太軍平三月初一日起，猛力攻擊西、南、文昌三門，幷在象鼻山架砲轟擊，以雲梯攀登城墻。淸軍以滾油澆下拒止之。十八日太平軍又特製新式攻城戰具，名曰呂公車，車以大竹製成，寬長丈餘，下用四輪，高與城齊，中置火器，外施板障，上排雲梯，數十人踞其上，可成平面攻擊城上守兵，又特造兩丈長噴筒，均爲攻城利器。淸軍則以長竿縛火種燒車，並禦以槍砲，太平軍因此受阻。乃又掘地道期以火藥轟毀城垣，亦不成功。蓋桂林東南西三面均有河池，北面多山，穴地不易，由是一攻一守等，兩軍相持約一月不能下。

太平軍以圍攻桂林逾月不克，同時城內外淸軍兵力日增，形勢漸形不利，遂決心棄桂林北進入湘，乃于先期擄得沿江舟船多艘，一切準備旣妥，突于四月初一日夜間，全部分水陸兩路潛行北去。計桂林之攻守戰，自二月十九日開始，至四月初二日止，共歷卅三天之久。

太平軍北進多時，桂林內外淸軍始知之，遂相與慶祝，同時官紳爭功，請托保舉，竟無一議及追擊者，賽尙阿于四月八日始抵桂林，幷卽部署派兵追擊，鄒鳴鶴則嗾使紳民挽留保境，向榮亦稱病不行。最後始由劉長淸、和春

、秦定三、江忠源、張國樑分路北追，兼事防堵湘桂交界等地。未幾賽尙阿、鄒鳴鶴等，卽被清延革職拿問矣。

三、全州城及簑衣渡戰鬥（參看附圖十八——七六六）

太平軍分兩路，一路經靈田圩渡海陽江北上，一路經靈川縣北上，會師興安縣，于四月初五日暮克之（一八五二年）太平軍撲入空城，縱火焚衙署，留宿一夜，卽進軍北趨全州，全州與湖南之道州及零陵毗連，東有湘江，順流而下，直達衡陽、長沙，爲湘桂交通之孔道。知州曹燮培决與城共存亡，但城內兵不滿千，乃急徵民團，不分男女，協力守城。

太平軍旣抵全州，因急于向長沙、衡陽進軍，本無意攻城，故大軍兼程北行，越全州城西北部柳山之麓而過，大路上數萬人，摩肩接踵，男女老幼，前後貫連，蜂擁而進，沿途買賣公平，紀律嚴明。前隊通過時，城上淸軍，嚴陣以待，執戈傍觀而已，并不敢對太平軍予以射擊也。但當太平軍後隊過山麓時，城上守軍一砲手，見黃轎一乘，簇擁而去，知必爲太平軍首要，乃爲圖建一時之功，故不待令，擅予瞄準放射，砲丸竟命中黃轎，乘轎者乃太平天國前導副軍師後軍主將開國第一功臣南王馮雲山也。雲山被擊中要害，遂負重傷。由是太平軍上下大譁，回師攻城，以雪恥仇憤。

當太平軍攻城時，淸軍追兵劉長淸、余萬淸等部，已抵距州城三四十里地帶，但觀望不前，雖經曹知州血書求救，亦不敢應。同（四）月十六日城破，太平軍屠城以雪憤，大殺三天，老幼男女一概不留，并縱火焚燒，將全城化爲灰燼，淸知州以下殉難者，在萬人以上。

太平軍之仇憤已雪，軍實又得補充，乃于四月十九日自全州出發，水陸兩路，順流而下，期一舉而下衡陽、長

沙。此時身受重傷之馮雲山，則在船上，沿途醫治，全部輜重，亦由水道運輸。不料抵達蓑衣渡時，突遭江忠源所率湘勇之伏擊，太平軍水路軍大敗。原江忠源自桂林解圍後，卽奉命率部追擊，至全州，以兵少不敢赴援。彼乃湖南人，洞悉湘桂邊境地理，又料太平軍必沿江而下，進攻衡州、長沙，乃設伏于此，圖以阻敵，並約劉長淸、和春等在東岸截擊。

蓑衣渡在全州城之北，陸路距城十里，水路十二里，屬全州治，由水路北行五十里到黃沙河，卽入湖南境，湘江東岸，丘陵起伏，間有禾田，渡口有叢林，大樹參天，西岸則沙灘突出河面，故渡口河床特窄，東西只有百米耳。江水不深而湍急異常，灘頭尤多，行船至此，非特加謹愼不可。江忠源扼守此要地，在西岸設伏以待，並伐木堵塞渡口，太平軍全州大勝屠城之後，不疑進軍卽行遇敵，因此遭江忠源伏擊，在倉促應敵之下，兼且船至渡口，前已阻于木堰，後又流急難退，致水路各船沉沒者有之，被焚者有之。兵官溺死燒傷中砲者尤多，餘衆急敺舟靠東岸，盡棄輜重，狼狽登岸，在危急中，馮雲山（南王）被抬上東岸，因傷重遂死焉。一代開國偉人，溘然長逝，是太平天國莫大之損失也。兩軍在蓑衣渡鏖戰兩晝夜，幸淸軍和春、劉長淸並未派兵渡東岸截擊，否則太平軍在淸軍兩岸夾擊之下，將受更嚴重之打擊。是役因江忠源兵力單薄，未敢追擊，太平軍亦以受此創傷，不得不放棄沿江而下永（零陵）、衡（衡陽），直搗長沙之計劃。乃繞道西行，進攻道州，迂途北下。

四、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㈠太平軍對永安城之攻佔，事先既佈置內應。臨時又燃鞭炮虛張聲勢，復以竹桿架棺木作活動掩體，可謂達成出奇制勝之目的。

(二)永安知州吳江、全州知州曹燮培協助清軍守城，盡軍民合作之能事，惟其愛民如子，有成仁之決心，故能精誠感召，衆願效死。吳江于城破後，在聖廟戰鬥至最後，從容就義，尤爲動人，可謂作到「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而爲其此一思想而盡忠。

(三)楊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在永安州審問周錫能時，天王率羣臣跪伏之事，爲洪秀全向楊秀清下跪之始。此種君臣不分，神權與君權混亂，太阿倒置之舉，實爲古今中外之奇聞。內訌自殘與失敗亡國之根源，既伏于此。

(四)清軍將領向榮與烏蘭泰，自始卽不能合作，此次作戰，戰術思想又告紛歧。大帥賽尙阿明知太平軍北竄桂林之公算最大，反將企圖積極之烏蘭泰在南路佈防，向榮反在北部，此殆爲永安州作戰，清軍失敗之重要因素。夏燮論永安戰局，語至允洽。茲錄之于左：「蓋大帥之意，欲以持久圍困之，使其糧盡援絕，束手就擒，此亦亞夫以梁委吳之計，而詎知困獸之鬥，欲求其生，不得不致之于死地，況一時之將，其能持不共戴天之仇，誓滅此而朝食者，不過烏都統一人。向提督之才，足以辦賊，而自謂統帥不能盡其力，其請病也有怨望焉，君子是以知賊之終不能滅也。」（粵氛記事，卷一）

(五)古蘇冲之役，賴烏蘭泰之企圖心旺盛，行動積極，因以獲勝。但烏軍由勝而驕，復因烏蘭泰與向榮互相猜嫉，終遭大洞山之慘敗，幾致全軍覆沒，兵語所謂「師克在和不在衆」，此之謂也。

(六)烏蘭泰受傷不退，並割體與部下共飲血酒，痛哭誓師追敵，忠勇感人。但到桂林南門後，不察敵情，卽策馬直衝，可謂暴虎馮河之勇。爲將者豈宜如此輕生，是所謂有勇無謀者是也。

(七)全州之役，太平軍因南王馮雲山受傷，憤而屠城，老幼男女，一概不留。致全城化爲灰燼，未免慘無人道，號稱

18—6369

革命之師，不宜如此。又戰勝之後，切忌驕矜，永安州之役，清軍先有古蘇冲之勝，隨卽招致大洞山之慘敗。此次太平軍從全州勝利進軍，造成蓑衣渡之大敗，亦勝驕輕所致。江忠源首先率「楚勇」來桂作戰，創湘人出境殺敵之始，永安州作戰，屬烏蘭泰軍，時烏、向不合，忠源調解未果，知事不可爲，乃告病回籍。此次聞太平軍圍桂林，出廣西，乃自動募湘勇兼程赴援，在蓑衣渡設伏，造成空前之大勝利。江忠源此種忠君愛國見義勇爲之精神，實足爲軍人之模範，設其不在廬江（合肥）早年殉國，其事功勳業，可能在胡林翼與左宗棠之上。至于此役影響之大，如太平軍照原定計劃順流而下永（零陵）、衡（衡陽），則長沙垂手可得，馮雲山可能傷愈不死，西王蕭朝貴當不會在半年後攻長沙陣亡，是太平天國戰史將重寫，而全局興亡之數，固猶未定焉。

第六節　太平軍湘鄂進軍諸戰鬥

一、東出道州（參看附圖十八—七六七）

太平軍經蓑衣渡戰鬥，損失慘重，乃放棄北上永州（零陵），直下衡州（衡陽），攻打長沙之原定計劃。于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天曆壬子二年）四月廿三日向湖南道州（今道縣）進軍，同月廿五日佔領道州，當地會黨起而響應，清軍提督余萬清、知州王揆棄城逃衡州。

五月六日清總兵和春、常祿、守備張國樑、知府江忠源，會攻道州，清廷並命四川、江西兩省各調兵二千赴湖南增援。十九日太平軍出道州反攻和春、江忠源等營。六月八日太平軍得當地會黨引導自道州分兵進佔江華，同月十三日進佔永明，總兵劉長清逃富川，殺知縣劉興桓，焚廟宇。

18—6370

太平軍在道州駐軍兩月，整編各軍師，補充伍卒，修補戰具，爲北進之計，并大封有功，從者愈衆，總計在道州、江華、永明，又增收約兩萬之衆。另立道州大旗（卽新成立兩個軍帥）、軍勢益張。當時軍中桂籍官兵，有懷土重遷之思想，欲折回廣西者，楊秀清力持不可。蓋太平軍已定革命建國之大業，且已由廣西打出湖南，而在此一年多之時間中，，又正是滋生成長，銳氣甚盛，士氣如虹之際，正當乘銳整軍北進，進取中原之時也。故卽發佈三道文告，傳檄天下，第一篇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載本章第一節），第二篇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第三篇與一切天生天養諭（太平天國全史），上册，頁三九八—四〇二）

太平軍在道州發佈三道文告，揭櫫太平天國革命之目的，指示於天下，隨卽東出郴州（今郴縣），取道湘東而趨長沙

二、進軍長沙（參看附圖十八——七六七、七六八）

太平軍于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天曆壬子二年）六月廿五日，棄道州東進，急趨郴州，清總兵和春、常祿等尾追之，太平軍經寧遠以兩日之行軍卽佔嘉禾，廿九日佔領桂陽州（今縣）。清軍江忠源部于翌（七）月二日反攻桂陽州，但太平軍棄之不顧，于翌（三）日其大軍卽進佔郴州矣，當地會黨且響應之，沿途焚廟宇學宮祠堂，毀孔子神主，主力在郴州休整月餘。又招收農民及採煤工人共二萬餘人，另立郴州軍帥。當太平軍進佔郴州後，清軍和春、秦定三、江忠源于是（七）月廿六日反攻郴州無功。

太平軍于克郴州後之十日內，卽先遣蕭朝貴率李開芳（後改名來芳，避石達開諱）、林鳳祥等約三四千人于是（七）月十二日自郴州向長沙挺進，（洪、楊則于翌（八）月十二日始由郴州北上。）并得當地會黨爲嚮導，卽佔領

永興，殺知縣溫德宣。同月（七）十七日佔領安仁，十九日佔攸縣，廿日佔領茶陵州（今縣），廿四日佔醴陵。沿途勢如破竹，又得衆千餘。至廿八日蕭朝貴率李開芳、林鳳祥等五千餘人已到長沙外圍之石馬舖，與清軍展開血戰矣。清軍總兵福成、副將伊培立、參將薩保等竟皆戰死。太平軍乃直偪長沙南門及小西門，佔據妙高峯，攻城甚急，太平軍之此一行動，正所謂「其疾如風」也。清巡撫駱秉章、張亮基等急率隊據城死守，（時左宗棠已入幕）提督鮑起豹且將城隍神像抱至南城上，相與對坐，以堅信心，同時在城上密排砲位，並運大砲于南城魁昌樓上，戰況進行慘烈，雙方傷亡均重，太平軍西王蕭朝貴于是役中砲彈重傷（七尸廿九日），至八月初不幸死之。太軍中則傳言謂天父惜其勞，接上高天享福等語，以勵士氣。李開芳、林鳳祥當卽遣使回郴州，向洪、楊報告。洪、楊乃卽率主力棄郴州向長沙急馳。經安仁、醴陵于九月初一日到長沙附近，增援李開芳、林鳳祥加緊攻城。

時向榮以保桂林有功，推諉不前，本旣革職發往新疆，後經保准効力贖罪，遂于八月初赴衡州增援長沙（八月十九日到長沙）。至賽尙阿於桂林之役雖曾派軍尾追敵軍，期待罪圖功，但嗣以長沙被圍，故於翌（九）月二日卽被革職問罪。清廷另派徐廣縉爲欽差大臣，並署理湖廣總督，所有軍營及地方文武統歸節制，以圖挽救湘省頹勢。

太平軍自進攻長沙兩旬以來，曾掘坑道攻城，四次轟崩長沙城牆，但均被清軍堵塞堅守，終未能克，清軍並於瀏陽門外漁網州等地反擊太平軍，戰況均異常激烈。江忠源于八月廿二日受傷。參將任大貴、張協中、遊擊曾正川、千總趙繼宗等均在長沙陣亡。此亦可見長沙戰役之激烈矣。

是年（咸豐二年）十月中旬洪秀全在長沙城外造成太平天國天王玉璽，稱爲天授，羣呼萬歲。

清欽差大臣徐廣縉于同（十）月初，由廣西到衡州，旋至湘潭，以防敵回竄爲名，竟逗留不敢進。

時太平軍以久攻長沙不下，滿清援軍四集，已逾十萬，太平軍反有被圍之可能，同時軍中缺乏油鹽，遂于十月十九日，乘雨夜撤圍，西渡湘江，而趨寧鄉、益陽，同時以一小部南走湘潭以欺騙清軍。

三、進軍武漢（參看附圖十八——七六九）

咸豐二年五月，武昌城內外早已發現洪、楊揭帖頗多。太平軍自長沙撤圍西行，同年（咸豐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佔領益陽，獲民船千餘艘，稱為天父所賜，遂順流東下，二十八日自湘陰縣屬之臨資口東入洞庭湖。駐岳州之清軍提督博勒恭武聞風而逃。太平軍遂于十一月三日進入岳州，在岳州獲得舊存吳三桂軍械大砲甚多，另船五千艘。於是軍威益壯。七日陸路之太平軍約三四千人攜帶馬匹甚多，到達蒲圻，知縣周和祥死之。水路方面由李開芳、林鳳祥、羅大綱等率領之太平軍于十三日佔領漢陽。清副將朱輪、參將長慶、知府董振鐸等皆戰死。

當長沙解圍後，清軍均不敢追擊，又以不知太平軍主力動向；及至岳州吃緊時，向榮軍方馳赴湘陰，徐廣縉則于十一月初一日自湘潭到長沙。同（十一）月十七日，清廷以岳州失守，太平軍進攻武漢，甚為恐慌，下令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徐廣縉革職留任，湖南巡撫張亮基、提督鮑起豹各降四級留任。同時命河南巡撫琦善迅赴豫、鄂邊境嚴防。並令直隸提督陳金綬率精兵三千馳赴河南增援；又令江西巡撫張芾赴九江部署軍事，另調山東、浙江兵各二千赴安徽防剿；又撥餉銀兩百萬兩。可見當時太平軍進展之速迅，已使滿清政府大為震動矣。

十一月十九日太平軍進佔漢口，翌（十二）月三日向榮、張國樑等在武昌南郊大戰太平軍，雙方損失均重，次日（十二月四日）楊秀清督率石達開、黃玉崑、李開芳、林鳳祥、羅大綱等，以地道炸塌武昌文昌門城牆廿餘丈，遂佔領武昌城。清軍殉難者有湖北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總兵常祿、王錦繡、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等文武官員

百餘人及兵勇數千之多。夏燮譽爲「氣節之盛」。楊秀清傳令止殺，並清掃武昌戰場，死屍多投江中，以震下游之清軍也。「永闕齋弟子記」謂紳民婦女懸樑投水者數十萬，死傷之慘爲兩百年所未有云。初九日洪秀全入武昌，駐巡撫衙門，楊秀清駐布政使署，韋昌輝駐按察使者，石達開駐學政署，總督署則爲西王府（西王蕭朝貴在長沙陣亡）。

太平軍旣佔武漢，形勢大張，乃設聖庫於武昌街，納存珍貴寶物，使民間進貢金錢財物（米茶鷄鴨）給予收據，人民爭趨納之。又設男館女館。疾病者送入能人館（病人館）醫治。人民投效者甚衆。凡新兵入營者，概短裝掛號布（長衣皆截半）。於是擴充軍隊，將全軍分爲前一、前二、後一、後二、左一、左二、右一、右二、中一、中二，共十軍。並架武昌至漢陽浮橋。同（十二）月廿五日，爲天曆壬子二年除夕，太平軍大慶新年，爆竹如雷，各官進貢天王，婦營進選王妃，得妙齡殊色女子六十人。同時楊秀清下令運武昌存穀上船（共八大船），及藩署道署存銀百萬餘兩登舟，並令各軍帥屯一月糧，更儲備鋤鍬，作挖洞攻城之用，蓋計劃東下進取金陵。楊秀清又爲整飭軍紀及宣傳教理，弔民伐罪，曾殺滋事女館之太平軍多名，並將反抗上帝教之漢陽生員馬某，受五馬分屍之刑。

時滿清爲防堵太平軍，又命兩江總督陸廷瀛爲欽差大臣進防江皖，扼守長江之險，命徐廣縉馳赴武漢，不得停留湘陰，恢復向榮提督原職，幷嚴令其率所部向太平軍進攻。並爲洩憤計，又令兩廣總督葉名琛、廣西巡撫勞崇光訪掘洪秀全、楊秀清祖墳。同時命在湖南湘鄉丁憂之禮部侍郎曾國藩幫辦本省團練，國藩遂于同年（咸豐二年）十二月廿五日至長沙，與巡撫張亮基籌議防剿事宜。

有謂太平軍東下取金陵，係用錢江所上策略，實則當洪、楊未出廣西，已決定攻取江南，似非于下武漢後臨時所策定。亦或謂洪、楊取江南，雖非受錢江之影響，但此事史家多疑之云。

四、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㈠武漢失守，清廷大震，立卽革湖廣總督程矞采職，並降遣戍之諭，而以湘撫張亮基升任總督。欽差大臣賽尙阿、徐廣縉二人，先則受革職拿問之處分，未幾，經刑部大臣等會訊定罪，皆判斬監候之罪。同時清廷恐太平軍北上，令欽差大臣琦善，前直隸提督陳金綬及內閣學士勝保等，急行防守河南，又令欽差大臣兩江總督陸建瀛嚴防江皖。

㈡西王蕭朝貴在長沙陣亡，爲太平軍繼南王馮雲山殉國後之又一大損失。按朝貴與楊秀清交誼最厚，有天兄耶穌下凡傳言之權。洪、馮爲拉攏朝貴，挾制秀清，特以秀全之妹宣嬌妻之，稱爲帝婿。朝貴作戰英勇，每戰必身先士卒，忠王李秀成供詞有謂「勇敢剛强，衝鋒第一。」可見一斑。故西王之死，不僅在軍事方面有影響，卽政治方面，如楊、韋事變，若朝貴在世，或不至發生。又太平軍稱陣亡爲升天，朝貴死後，曾傳令軍中，謂天父惜其勞，接上高天享清福等語，此種說法，對有宗敎信仰之羣衆，亦爲一種安慰。

㈢長沙之得以保全，主要爲城防平時有準備。因太平軍簑衣渡之戰慘敗後，東出道州，延誤時日故也。其次爲人才集中，如新任巡撫張亮基與幕客左宗棠、藩司潘鐸能合作無間，更有名將江忠源、卸任巡撫駱秉章等之共同協力。簡又文謂：「有些賢明之長官，能使軍民合作，萬衆一心，各出死力，守城力量，自然倍堅倍厚矣，此則衆志成城一語之絕好例證也。」（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上册，頁四二八）

(四)太平軍陷武漢後，大肆屠殺，致軍民死難者數十萬之多，號稱革命起義之師，如此殘暴，所以終于失敗。

(五)太平軍以創業之局，未行廣爲收攬人才，爲其失敗原因之一，如錢江及後來之王畹，論者均謂乃當代奇杰之士，洪、楊不能用。又相傳洪秀全在長沙時，左宗棠曾往謁之，勸其反滿清則可，不可禁讀孔、孟之書，未被採納。此說雖未見正史，總之洪、楊有建國之機會，而乏建國之人才，至其後疆土日廣，無政治能力以統治之，卒底覆亡，乃是事實。

第七節　太平軍進攻金陵之戰

一、進軍金陵（參看附圖十八——七七〇、七七一）

太平軍在武漢一面過年，一面準備進軍東下，故重要物資早已裝船，咸豐三年正月初一日（西元一八五三年、天曆癸好三年）武昌女館婦女首先登舟。是日清軍向榮、和春、張國樑等曾向武昌東郊進攻。次是太平天國各王及重要官吏卽晉謁天王洪秀全辭行，再到楊秀清東王府會齊，遂焚浮樑放棄武漢東下，洪秀全先行登舟，楊秀清、韋昌輝繼之。石達開率秦日綱、胡以晃、李開芳、林鳳祥、羅大綱、賴漢英、唐正才、吉文元等爲先鋒。胡、李、林、吉等率陸軍，分兩路夾江而進：秦、羅、賴、唐等則率水軍，船數千艘，帆檣如雲，蔽江而下，號稱五十萬大軍，沿途佈告安民，散發奉天誅妖檄、奉天討胡檄等文告，並令富民助餉，聲勢極盛。

時滿清以武漢失守，下令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徐廣縉革職問罪，改委向榮爲欽差大臣，張亮基署湖廣總督。向榮

軍于同（正）月初三入武昌，留副將瞿騰龍守城，自率總兵和春、秦定三等二千四百人兼程東進，欲抄出九江，截斷太平軍東下之路。初八日太平軍陸師先鋒胡以晃佔湖北蘄水（今浠水縣），水師先鋒秦日綱、羅大綱等敗清軍于廣濟老鼠峽、下巢湖，清將總兵恩長陣亡，所部數千人潰散。參將過壽亦戰死于黃石港。石達開之水師先鋒于十一日進佔九江。欽差大臣陸廷瀛，巡撫張芾先期逃走，各軍潰散。局勢發展至此，清帝乃下令罪己，並令各地堅壁清野，團練自衞。同時令湖廣總督羅堯典移駐襄陽，漕運總督楊殿邦駐瓜江口，以防太平軍自長江北進。同（正）月十三日石達開放棄九江，以破竹之勢，進入湖口，次日（十四）先鋒軍過小孤山入安徽境，十六日佔領江西省彭澤，十七日先鋒軍攻佔安慶（今懷寧），擄獲銀三十萬兩，砲百餘尊，清巡撫蔣文慶死之，總兵王鵬飛、布政使李本仁則先期逃亡，守軍完全潰敗。太平軍入城燒燬官署廟宇。時太平軍胡以晃部尙佔領湖北蘄州。次日（十八日）石達開復放棄安慶，繼續東進，十九日佔領池州（今貴池縣）。時清欽差大臣琦善與提督陳金綬，自信陽取道湖北，趕赴安徽，圖阻太平軍；向榮率所部亦到九江，並派隊追踪石達開軍，但清軍此種行動，皆已失却時機。不能阻止太平軍之東進。至二十一日，石達開佔領銅陵後，大江南北，已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江蘇巡撫楊文定先期自金陵逃往鎭江；清廷又急調廣東水師赴金陵增援，並命工部侍郎呂賢基及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赴安徽會辦軍務；又命前革職問罪之賽尙阿定斬監候，以鎭壓聞風崩潰之清軍。二十五日，石達開先鋒黃生才部佔領蕪湖，此時沿江天地會黨亦蜂起響應，次日（二十六日），石達開水師大敗清軍于東梁山，清福山鎭總兵陳勝元陣亡。于是金陵大起恐慌，守軍將十三個城門皆用土袋閉塞之。清廷又下令拿問欽差大臣兩江總督陸廷瀛，交刑部問罪，而另以江寧將軍祥厚爲欽差大臣并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楊文定革職留任，以觀後効。廿八日太平軍水路先鋒克安徽太平府（今

當塗縣）及和州（今縣），當晚陸路先鋒黃生才卽進抵江寧鎭板橋，逼近金陵城。次日（廿九日）太平軍先鋒李開芳、林鳳祥、吉文元等部，進抵金陵城西南之善橋一帶，築壘駐營廿四座。時金陵城內清軍約五千，旗兵居半，因此，清廷深感金陵防務空虛，乃急調欽差大臣琦善及內閣學士許乃釗速赴江南增援防堵，並以周天爵署安徽巡撫。翌（卅）日太平軍進據金陵城南門外雨花台報恩寺，向城內發砲攻擊，水師則自大勝關進至草鞋峽。此時清江寧布政使祁宿藻見軍心動搖，城無守兵，竟于二月初一日憂憤嘔血而死。初三日太平軍大隊水師經新洲大勝關，到下關、七里洲等地，並于下關靜海寺掘地道攻城幷合圍南京，另一部則擊潰清軍遊擊馮景尼，佔領浦口。初四日，達開開始督率太平軍環攻金陵聚寶、水西、漢西、儀鳳等城門。清將祥厚守儀鳳門，陸廷瀛守聚寶門。太平軍事先派便衣隊滲入金陵城內，佈置內應工作。初十日黎明，太平軍以抗道轟塌儀鳳門城牆約二丈餘，兵數百立卽衝入北城，城內便衣隊領導居民內應，配合太平軍，分爲兩路。一路衝向鼓樓，一路循金川門至神策門，經成賢街衝向小營，殺欽差大臣兩江總督陸廷瀛于黃家塘。旋大隊滿洲旗兵反攻，太平軍力戰不勝，乃由儀鳳門塌城處退出。未幾第二個坑道又爆發，城牆再塌，此時聚寶門、清涼門清軍，聞北城已破，總督戰死，紛紛逃遁，水西、漢西兩門守軍亦相繼潰散。於是林鳳祥、賴漢英、吉文元等遂乘勢率太平軍衝入。清軍江寧將軍祥厚、副都統霍隆武等率旗兵退入金陵內城防守；次日內城亦陷，太平軍遂完全佔領金陵。總計原駐防金陵及陸續增來旗兵祥厚、霍隆武以下約二萬人，全部被殲，前廣西巡撫鄒鳴鶴、江南提督福珠洪阿、代理布政使涂文鈞、督糧道陳克讓、總兵程三光、副將佛爾國春、沈獮等均死之，全城殉難官吏之多，不亞於武昌，誠空前之大殲滅戰也。張汝南記稱「其他士民自盡者或全家或數口，不下十萬人，悉能義不苟屈云。」

十三日（二月）楊秀清卽以「眞天命太平天國禾乃師贖病王左輔正軍師東王楊」佈告金陵人民，略謂天王稱天父天兄之命，乃理世民，人人要認識天父，歸順天王，同打江山，共享天福等語。（同上書頁五一〇）

二月廿三日（咸豐三年）洪秀全在其進軍金陵征途龍舟中曾向全軍頒詔書，封鎖天王后宮消息。有謂「當別男女，男理外事，內非所聞，女理內事，外非所聞。朕故特詔，自今，外言永不准入，內言永不准出。今凡后宮，臣下宜謹愼，總稱娘娘，后宮姓名位次，永不准臣稱及談及。臣下有稱及談及后宮姓名、位次者，斬不赦也。……」。

二、定都天京

天王洪秀全等于咸豐三年二月廿日（西元一八五三年三月廿九日，天曆癸好三年二月廿四日）由水西門進入金陵城內，將原兩江總督衙門改爲天王府，金陵改爲天京，于是太平天國遂正式定都焉。忠王李秀成追述此事決策之經過有云：「此時天王與東王尚是計及分軍鎭守江南，欲往河南，取河南爲業」後有一老年湖南水手，親稟東王：『河南河水小而無糧，敵困不能救解，金陵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餘，尚不立都，往河南何也？』故而未往。回憶太平軍金田起義時僅數千人，不到三年，竟攻克金陵，人數已發展到五十萬之衆。且以屢戰屢捷之威，殲清廷文武官兵無數，誠空前壯舉也。

三、輕取鎭江揚州

同（二）月十二日指揮羅大綱、吳如孝等率軍沿江東進，卽佔領鎭江，擊敗清軍總兵葉常春水師，江蘇巡撫楊文定走江陰，副都統文藝退守丹陽。太平軍在鎭江上陸時，亦未遇抵抗，二十三日復遣地官丞相李開芳，天官副丞

相林鳳祥、指揮曾立昌等進佔揚州。清軍副將朱占鰲死之，漕運總督楊毅邦，鹽運使劉良駒等先期走高郵得免。並派軍進佔儀徵，春官副丞相吉文元，則率部自天京渡江進佔六合。

清廷于金陵失守後，嚴令欽差大臣向榮率軍到金陵近郊，駐營于城東二十里之沙子崗，旋移營孝陵衞，稱爲江南大營，約有兵萬餘人。同年（咸豐三年）二月下旬，向榮軍向鍾山太平軍營壘進攻，互有傷亡。三月七日，向榮又率總兵和春、秦定三等進攻鍾山及中和橋並襲擊金陵迎濟門，前後夾擊，破太平軍營壘三座及獲槍砲軍械不少，於是江南大營士氣稍振。初九日欽差大臣琦善，提督陳金綬，內閣學士勝保等，又率清軍一萬八千人，於揚州城外雷塘集、帽兒墩等地駐營，稱江北大營，以夾攻天京。

第八節　戰後之政局

一、佔領下之金陵

太平軍于攻破外城之日，大軍入城後，即以東王楊秀清名義，頒布安民佈告。並傳令人民須于門前貼「順」字，廳上設几，置茶三盞，爲敬天父之用。太平軍各府館門首寫有「人人拜上帝，個個上天堂，快來快來拜上帝」之語。可見其宗教意識之濃厚。內城破後，太平軍復分隊肅清清軍殘餘，開獄釋囚，入庫取款，燒毀案卷，禁止人民出門，挨戶「搜妖」。不屑軍士，有藉端擾民者，予人民以惡劣印象。戰死軍人屍滿街巷。人民多自殺或投水，甚至有全家自盡者，或言死者數十萬，當是誇張之辭。

太平軍攻克金陵，實際上將全城男女老幼，盡作俘虜，一一編入營伍，男入男館，女入女館，小童則徵作廝役

隨從或另編童子兵隊。一時夫妻、父女、母子，均有離別之苦，入館之後，男女之禁極嚴，不得相見。前往武昌所設之老人館、能人館，仍如制設立。凡入館者，男女各執一役，米糧則由公家配給，一切財務均不得私有。至宗教信仰與儀式，則強迫全體信從，幾與軍律同等之嚴厲。因此自殺者不可勝數，實爲太平天國內政上最大之暴政。咸豐五年正月始解散女館，准夫婦完聚。其經過如左：

「咸豐五年正月，賊中逼配之令下，竟一賊而亂數女。先是僞天官丞相曾水源削僞職，其弟怨悔逸出。東王怒，疑水源使其弟通官軍，而于中爲主謀，以五馬分其尸。因謂賊衆曰：『新附者屢叛果無足怪，何與我同起粤西者亦復潛逃，豈我待水源恩不厚歟？』衆曰：『昔在金田永安時，天父曾許至金陵小天堂男女團聚，乃至已三年，衆仍無家，咸謂天父誑人，故皆思去，恐將來益不可遏耳』。東賊曰：『汝輩眞不測天父之高深矣，日愈久則配愈多，今汝輩欲速，職之尊者一人僅得十數人，下則以次遞減，得毋又嫌不足乎？』俄而東賊佯作天父下凡狀，謂蒙天父恩許男女得配偶，設媒官，………………」。

二、商務政務（下引見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上册，頁五三六—五三七）

全體人民既被强徵入伍，任何財物又不准私有，「一切公有」之政策，推行至爲積極，故金陵城內根本無商業行爲。但在雨花台與各城門外營盤附近特設買賣街，城內司事者每日來此向百姓購買所需物品，于是藉此逃逸者亦多。法國神父克賴夫林與法公使蒲步隆于咸豐三年冬乘軍艦赴天京視察。有如下之記載：「天主教徒，皆得安全，從無被迫遇害事。進城後，沿途視察，不見有乞丐，亦無商店，婦女濃裝艷服，皆天足，街上有許多在軍中服役的童子。」「對于他們的共同生活及聖庫之設立—配給全體衣服故無須商——印象甚佳。」（金陵兵事彙略、典制通考——粤匪記略）

三、文化與宗教

太平軍之革命運動，不只是民族與政治而已，且有經濟與社會革命之意義。而尤其重要者則爲文化與宗敎之革命。其理論與實施，已概述于本卷第一章，茲僅紀其毀滅儒家與佛道等敎之史蹟，以明其信仰宗敎之篤。彼拜上帝會敎徒自始至終一貫之打破偶像主義之政策，卽其文化與宗敎之革命手段，亦爲其最大之目的也。

太平軍每克一城，除衙署外，凡學宮孔廟亦必被焚毀，孔子牌位則毀去之。郴州孔廟之厄，迨貽曾文正出師檄文中，爲文化而戰之大題目。其入金陵後，孔廟亦被毀。何紹基「金陵新述」有詩紀其事：「夫子宮牆無處攀，秦淮仍作泮池環，何年禮殿重修復，兩廡頹垣夕照殷。」至于佛寺道廟則幾無留存者矣。「盾鼻隨聞錄」言：「太平軍最恨僧道，見者必殺戮無遺，寺觀廟宇一見卽毀，磚石木料，搬運上城。」儒、釋、道三家思想，數千來深入中國人心，洪、楊此種作風，其不遭反對者幾希。

四、外交關係（盾鼻隨聞錄，卷三；太平天國全史上册，頁五三一——五三二）

咸豐三年（一八五三），金陵易手後，同年三月英國駐華公使，曾派祕書來陀乘軍艦郝母輪號。十二月，法國駐華公使蒲步隆乘軍艦賈西義號先後來天京視察。翌年五月，美國駐華公使麥蓮偕隨員等乘軍艦色奎哈那號，由滬亦到天京訪問。彼等均事先奉政府密令，如察知太平軍人物，確能組成一個眞正之政府，卽將予以承認。但因洪、楊答覆外國之公文，夜郎自大，鄙視外人，尤其有年年朝貢等語，大爲不懌；又以太平軍人物，多來自西南山區，不開明，無知識，且迷信宗敎過甚，並不認識眞正基督敎議，故均主張不能與其平等建立邦交。于是承認太平天國之觀念，完全打銷，此卽初期外交關係之一般情形也。

五、小刀會起事上海

咸豐三年八月初五日，天地會支黨小刀會劉麗川等佔領上海縣城，殺知縣袁祖直起事，因蘇松太道吳健彰，及租界宣佈中立。劉麗川等乃借上海英領事以通好太平軍，具摺稱臣，太平天國派人到上海調查，以麗川未毀神偶，吸食鴉片，且政治主張不合，未予認可。因此天地會苦守年餘，至咸豐五年正月初一日，清江蘇巡撫吉爾杭阿、總兵虎松林、參將富安等聯合法軍攻克上海，天地會首要劉麗川、李仙雲、謝安邦、陳美、朱日峯等均死之。太平軍不納此小刀會，實失策也。

六、吳偉堂內應工作之始末

吳偉堂，原名復誠，向營綢緞業于漢口，城破時在金陵，與粵人葉秦權同謀，向丞相鍾芳禮獻策，開設織匠營，以供太平朝之供應，東王楊秀清可之，卽任吳葉二人主其事，受軍職，分設五軍，官長均以本地人充之。由是富人士紳，多隱于此。一時伏處機匠營者，約兩萬衆。吳氏見計行有效，上下稱便，後又添設染房，謂之雜行，並領得出入城門特別憑照，由是祕密送人出城逃亡，稱爲當時「人民救星」。事稍定，各處門路、人事、環境熟習，卽在城內祕密進行內應奪城之大工作。嘗挑撥東王府親兵與湘籍水兵私鬥，後結黨多至五千人，已佔太平軍守城兵之半數。咸豐四年春，與江南大營清軍共謀起事，因連絡誤期而失敗，吳偉堂賴其機智而得脫逃。否則洪、楊君臣一網打盡，太平天國，早已滅亡于此時矣。

七、天父怒責天王（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頁一八七八）

咸豐三年十一月廿四日，天父下凡（東王楊秀清託），天父怒責天王，天王跪下，天父命卽杖四十。北王等哭

求開恩赦宥，願代天王受杖，天父不准。天王遵旨，俯伏受杖。天父詔曰，「汝已遵旨，我便不杖汝。但有石汀蘭、楊長妹，當使其各至王府與國家一體安享天福，無用協助天事，朱九妹兩大小前亦有功，亦准居王府安享天福，餘皆既爾清胞（東王）奉爾也。」言畢，天父歸天。兩天後（二十六日）東王楊秀清到天王府，請天王御安，說明前天天父下凡開恩，敎導二兄，發令杖責，此更見天父是眞神，二兄是眞主………上下一心，斟酌盡善，斷無後悔。天王對東王所奏，極爲欣慰，遂降詔旨，命設御宴于金龍殿，（天曆爲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九節　中　論

一、**初期之太平軍**：金田起義至桂北進軍，爲太平軍興起初期。湘鄂進軍以至定都金陵，可稱爲鼎盛時期。蓋自湖南道州出發到金陵入城，尙不到半年耳。足見新興革命力量銳氣之盛與民族精神號召之偉大。

二、**迷信宗教與反抗傳統文化之錯誤**：民族與文化爲一體之兩面。洪、楊以興漢反滿之民族革命相號召，而反對孔孟，打倒佛老；迷信所謂「拜上帝敎」，等于自己否定自己。其所以不爲人民擁戴，卽此之故。天父下凡（楊秀清託）爲女宮人事，怒責天王洪秀全，並命杖四十大板，尤爲宗敎迷亂政治之荒唐醜劇。蓋已往天父下凡傳言，都是爲國家大事或振奮士氣，今則以宮內小事，杖責一國之君，楊秀清招殺身之禍，當應負亂政亡國之責。

三、**強分男女營制之失策**：金田起義之初，創制男女分營，拆散家庭，乃一時權宜之計。定都天京後，竟對全軍食言，不令官兵家人團聚如故。且進一步，將金陵全體人民，强制實行男女營，違反人性，莫此爲甚。

18—6383

18--6384

四、洪楊未能善用各種革命形勢：小刀會劉麗川起事滬濱，佔領上海縣城。影響太平軍，洪、楊竟因其未毀廟宇，不拜上帝，而不予承認與支援，聽此反清勢力，孤立無援，自行消滅，殊爲可惜。爾後捻衆起于中原，回亂倡于西北雲南，英法聯軍侵入廣州北京，均未能善爲運用之，實皆爲失策。

第三章　太平軍北伐與西征諸戰役

（附圖十八——七七二、七七三、七七四、七七五、七七六、七七七、七七八）

太平軍北伐：咸豐三年四月初。太平軍自浦口北伐，擊破清軍之抗拒。經滁州、鳳陽、亳州、歸德，越開封、中牟、鞏縣，攻懷慶，轉趨濟源，垣曲、絳縣，于八月陷平陽，轉兵東向屯留、潞城、武安，北進趙、晉、深等州，九月自滄州趨天津，轉戰三月，挫於靜海。次年正月，自靜海南旋。又至次年春夏間終被殲於阜城縣西連鎮與茌平縣馮官屯。作戰二年之久。

太平軍西征：邀豐三年四月中旬，太平軍溯江西征，即克太平府，五月初克安慶。五月中旬圍南昌，攻三月不能下。八月下旬克九江。九月中旬克漢口、漢陽（至十月放棄）。十二月中旬克廬州。翌年一月，復佔漢口、漢陽，遂攻武昌。並分兵進據宜昌、常德等地。二月初佔岳州，曾國藩湘軍反攻，旋敗。三月初旬復克岳州，乘勝南下寧鄉、湘潭，包圍長沙。四月國藩水師反攻靖港，大敗，憤而投水自殺，獲救，退還長沙。及湘潭湘軍戰勝，長沙復安。六月，湘軍反攻，岳州激戰。戰至明年七月初，太平軍退回武昌。湘軍反攻武漢，八月下旬復武漢。十一月湘軍反攻九江，十二月湘軍水師大敗，國藩憤極，欲赴敵求死，被勸阻。又明年（咸豐五年）二月，太平軍復取武漢。於是國藩自守南昌，西援武漢，艱苦撐持。七月，胡林翼率湘軍反攻武漢失敗。十月，林翼再率湘軍反攻，經五月之激戰而卒無功。至咸豐六年十二月，太平軍因楊秀清之亂，遂棄武漢。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洪、楊定都天京（金陵）後，一方面從事開國之建設工作，同時積極圖謀軍事之發展。當年太平軍之全軍實力，雖無法作精確之統計，總數當在五十萬以上。其由廣西金田起義之老弟兄，至是最多不過萬人，且均已陞任各級軍官或執行各種政務工作。按其當年作戰任務，可區分其軍爲三大兵團如左：

中央軍：由北王韋昌輝指揮之，衞戍京都，對清軍江南大營向榮部作戰，並另以羅大綱、吳如孝等分統一軍駐守鎭江城及長江下游。又以曾立昌分統一軍駐守揚州以對抗清軍江北大營琦善及陳金綬部。此外瓜州、浦口、運河口等據點，亦派兵遣將駐守。以上各要地，互爲掎角，聯成爲中央防衞地區。

北伐軍：由李開芳、林鳳祥統領之，北伐中原，直搗北京、經皖、豫、晉、冀各省，一度到達天津市郊。

西征軍：先後由翼王石達開、胡以晄、秦日綱等統領，溯江而上，攻佔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要地，爾後卽與曾國藩之湘軍開始爭戰，此方面形成雙方之主力作戰。

太平軍最高統帥爲東王楊秀清，駐天京城內，總管全軍調度指揮事宜。

清廷一方面徵調各省綠營旗兵，在金陵、揚州外圍建立江南江北兩大營，圍攻洪、楊天京外；同時復獎勵各地興辦團練，衞護地方之諭命。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春，曾先後任命各省團練大臣四十三人之多。國藩亦是其中之一，國藩到長沙後，詳察軍政輿情，大膽提出改絃更張，另建新軍之議論及編練新軍之計劃，此卽湘軍創立之序幕。後來不但消滅太平天國，且決定清末五十多年之中國軍隊制度，殊爲當時洪、楊與清廷意料所不及。

第二節　戰地概況與戰略指導

北京爲滿清國都所在，華北各省，乃其心腹要地。當年南北交通，以運河爲主要運輸線，陸路雖因地勢平坦開闊，隨處均可通行，但一般均沿今日之平漢、津浦兩路線地區行之。太平軍北上之路線，自以經蘇北入山東，而直搗京津爲其捷徑。武漢形勢之重要，已詳述于前章。太平軍于咸豐二年冬，佔領武漢後，不久全軍東下，而自動放棄之，至是定都天京（金陵），除北上直搗清廷外，當然不能讓滿清長久盤據此華中重鎮。遂自金陵溯江西上，第一大城即爲安慶，其次爲九江，此兩地均曾于進軍天京時，一度佔領之。合肥爲皖北名城，南昌爲江西省會，故于西征軍作戰中，皆發生激烈之爭奪戰。

太平軍戰略指導，原定爲北伐軍攻佔北京後，即移師西向，平定山西、陝西、甘肅而入四川。西征軍預定經安徽、江西、兩湖、沿江入蜀、期與北伐軍會師于此。迨華北、華中、四川各省相繼克復，則東南浙閩兩廣以及雲貴諸省，自可傳檄而定也。

第三節　太平軍北伐作戰（參看附圖十八——七七一。七七二、七七三、七七四）

一、太平軍兵力編組與將領

北伐軍最高統帥爲定胡侯地官正丞相李開芳，及靖胡侯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全軍兵力約數萬。（成云兩萬，又云十萬）分由江北揚州及天京抽調編組而成，全軍先行集結于天京對岸浦口，計分三路北上，留指揮曾立昌鎭守揚州，陳仕保副之。第一路軍由正副統帥李開芳、林鳳祥自將之。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四月一日自揚州編組完畢。翌日（二）乘船千餘艘經六合、儀徵至浦口集中。第二路軍係自天京編成者，由平胡侯春官正丞相吉文元任統帥。

第三路軍亦自天京編成者，由剿胡侯秋官正丞相朱錫錕及滅胡侯秋官副丞相黃益雲任統帥。

李開芳于咸豐元年八月金田起義後，據大宣英村時，封戊一監軍。翌年七月在湖南郴州，陞金一總制，率右一軍攻克桂陽、嘉禾、攸縣等處。九月在長沙升金官正將軍，仍率右一軍。十一月在岳州，升殿右二指揮，率大軍攻克漢陽，旋升殿右二檢點。十二月克武昌後，升地官正丞相。咸豐三年正月率軍東下，首至江寧，攻聚寶門。定都天京後，于二月下旬與林鳳祥攻克揚州。至是奉東王軍令，統軍北伐，封定胡侯。

林鳳祥于咸豐二年在永安州時，封御林侍衛。在長沙升土官正將軍，在岳州升殿左一指揮，率軍首克武昌，升天官副丞相，攻金陵時，先發儀鳳門而進。旋與李開芳攻克揚州，至是奉命北伐，封靖胡侯。

吉文元于咸豐元年五月太平軍據象州、新寨時，封御林侍衛。翌年克武昌後升土官副將軍，攻金陵，升殿右指揮，率衆先登，又升春官副丞相。至是自將一軍參加北伐，升春官正丞相，封平胡侯。

朱錫錕予金田起義時，封右軍帥，旋升戊一監軍，統中一軍與清軍死戰有功。在永安時，因其叔有通敵之嫌，受處分，旋復職。在長沙升土一總制。克漢陽後升土官副將軍，仍領中一軍。克武昌，又升殿左三指揮。江寧之役，親攻大東門，入城後升殿左三檢點、守大東門。至是奉命與黃益雲率一軍北伐，升秋官正丞相，加封剿胡侯。黃益雲爲秋官副丞相，加封滅胡侯。

二、皖豫進軍（參看附圖十八——七七二）

北伐軍原定北上之路線，爲由揚州北上，至徐州豐工渡黃河。（是時，黃河由南道經徐州入海。）如此計得行，則由山東直入直隸而破京師。因江蘇按察使查文經揚州報警，乃揚言北京有大軍數十萬南下，分飭各縣備糧。李

開芳、林鳳祥信以爲眞，竟迂迴入豫，致誤機宜。

北伐軍編組既畢，在浦口集中，先後出發北上。其時琦善預派察哈爾都統西凌阿與副都統明慶、烏凌額諸滿州將領，率黑龍江馬隊二千人于浦口附近之高岸上，另有山東兵八百駐浦口。咸豐三年四月初六日，第一路軍李、林率兵分路進攻，清山東兵先潰，北奔滁州(今滁縣)，黑龍江兵亦棄營而走。初九日北伐軍攻滁州城，從南門入，知州潘忠駿死之。太平軍在城中搜索軍實既畢，即出西門北上。蓋北伐軍之行動，係遵奉洪、楊詔示：「師行間道，疾趨燕都，勿貪攻城，靡時日。」故每克城鎭，即棄而不守，以免分散兵力也。(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頁九六)

第三路軍，在朱錫錕、黃益雲統率下，途經六合，被六合縣知縣溫紹原督率民團迎戰于龍池，並配合吉林馬隊四千人一同進攻，太平軍大敗，損失極重，朱、黃率殘部續進，再經李、林自鳳陽分軍回滁接應其北上，始得聯合共同北進。第二路軍由吉文元統率自浦口北上入皖北，沿途絕少抵抗，于同年（咸豐三年）五月初在亳州（今縣）與李、林第一路軍會合，此後北伐軍即大舉長驅進入河南。

同年（咸豐三年）四月十一日，由滁州北上之北伐軍進克臨淮關，廿一日佔領鳳陽府。廿六日攻下懷遠縣，卅日攻下蒙城。翌（五）月一日自蒙城西洋集北進。此時太平軍西征軍胡以晃等，已佔領安徽池州，向安慶進攻中。清廷派察哈爾都統西凌阿，自六合到達安遠，尾追李開芳、林鳳祥、吉文元等之北伐軍。同（五）月初四日太平軍攻克亳州，初六日，李開芳、林鳳祥、吉文元等部，擊破清軍河南巡撫陸應穀部于亳州北面宋集附近。清軍向陳州（淮陽）潰退。初七日太平軍佔領歸德府（今商邱），清軍參將范正倫、知縣錢文偉死之。本擬由劉家口渡河入魯直上逕撲北京者，因不得船隻，大軍無法飛渡，乃經寧陵—睢州—杞縣—陳留，于同（五）月十二日，進逼開封省

城，因遇大雨未立即攻城。至此清廷益爲恐懼，一面嚴令河南布政使沈兆澐，及按察使林揚祖等死守開封；一面令內閣大學士勝保等，率兵兩千，從揚州北援河南；並調江寧將軍及貴州提督善祿等，率兵開往歸德增援；更令直隸總督納爾經額增兵大名、長垣一帶，以阻太平軍北渡。

同(五)月十六日，太平軍自動撤去開封之圍，將軍隊進駐中牟、朱仙鎭一帶，此時李開芳、林鳳祥等曾寫報告兩封，派卒長朱增發送往天京，請求補給，並報告軍情，不幸朱增發等在途中被俘。是月廿一日，太平軍到達汜水準備在鞏縣一帶渡過黃河。北伐軍當時曾有萬一渡河不成，即南下兩湖，會合西征軍之計劃。但至廿九日，李開芳、林鳳祥、吉文元、朱錫錕等，大部軍力均已渡河。至六月初二日，李開芳等，圍攻黃河北岸懷慶府(沁陽)，以待後續部隊之到達。清知府徐炳熹力守拒之。當時有吉文元之一部，約四千人未能渡過黃河，後經新鄭、長葛、遂平南下，加入西征軍胡以晃部隊。六月廿一日，太平軍擊破大名鎭總兵董占元于懷慶府近郊。清內閣學士勝保率追到懷慶府，聯合提督善祿、都統西陵阿、副都統雙成等，分別紮營于清化鎭(博愛)、懷慶一帶，與太平軍兵對峙。

三、晉冀進軍（參看附圖十八—七七三）

咸豐三年（天曆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七月廿八日，李開芳、林鳳祥、吉文元、朱錫錕等部，以久攻懷慶府不下，反被清軍清欽大臣納爾經額、托明阿、恩華、勝保等五路逼攻。當時太平軍以東有滿清重兵扼守，黃河與太行山又交阻于前後，處境甚危，乃不得不撤圍自太行山間小道向西進軍，經河南濟源攻山西省垣曲縣，焚廟宇，盡殲清守軍，爾後經過絳縣、曲沃，于八月初十日，佔領平陽府（臨汾），知府何經墀等死之。李開芳並分兵一部進佔洪洞、趙城、霍州等地，趙城、霍州民衆開城儲糧以迎，清軍勝保率軍趕到洪洞，力阻太平軍北上。同月十七日

，李開芳等東走屯留，江寧將軍托明阿追軍在該縣豐義鎭中伏受傷。自太平軍入山西後，勝保追敵有功，八月廿一日，清廷以勝保代納爾經額爲欽差大臣，仍命恩華與托明阿兩人幫辦軍務，並賜勝保神雀刀，副將以下，如不遵調遣，卽行正法。太平軍經山西潞城——黎城，河南涉縣——武安，于同月廿七日，進入直隸省，攻下臨洺關。擊敗直隸總督納爾經額及總兵經文岱。清軍敗走廣平府，關防軍資盡失。太平軍卽乘勝攻佔沙河，順德府以清軍防務堅固未克。旋經任縣—隆平—柏鄉—趙州—欒城—藁城—晉州，以破竹之勢於同年（咸豐三年）九月八日攻佔深州，李開芳並派一部前進到距離保定府六十里之張登地方。

清廷以太平軍聲勢浩大，連佔京畿南部要地，非常恐慌。乃于同（九）月九日，派惠親王綿愉，爲征討大將軍，僧格林沁爲參贊大臣，統帥四將軍，會同欽差大臣勝保，加强進剿，並命僧格林沁，卽日帶兵赴保定府，以保衞京畿。並在北京設巡防所，宣佈戒嚴，添派恭親王奕訢辦理巡防事宜。並下令拿問前欽差大臣兼直隸總督納爾經額及幫辦軍務之尙書恩華等。

同（九）月十四日，欽差大臣勝保，率清軍到達深州附近，至十七日，太平軍分三路猛攻勝保大營。廿日，太平軍棄深州，經獻縣、交河、滄州直逼天津。予廿九日佔領靜海、獨流、楊柳青，從西南兩面包圍天津。定胡侯李開芳、靖胡侯林鳳祥、平胡侯吉文元、剿胡侯朱錫錕均與焉。次日分路直撲天津，距城十里爲水所阻，天津總兵特克愼知府錢炘和等極力抵抗，勝保大兵進攻靜海，擾太平軍後路。爲防太平軍北犯京師，僧格林沁率大軍，扼守天津西北之楊村鎭。

滄州知州沈如潮及守尉德成督練漢回民團三千人奮勇守城，殺死太平軍甚衆，北伐軍破城後，遂下令屠城以泄

憤，同時放火，漢回男女老幼，慘死于刀下或自盡者數萬人，是爲太平軍北伐戰役中，北方最大最慘之災刧。

四、北伐軍之退却與覆亡（參看附圖十八——七七四）

太平軍在靜海—獨流—楊柳青一帶，與清軍連戰三個月，互有勝負。李開芳、林鳳祥等，從天津北伐，到天津近郊，孤軍深入，損失多而補充少，清軍則以全力防衞京畿，繼續增援，衆寡懸殊，同時正値隆冬，南兵不習寒，耳鼻凍裂而潰爛者十之六七，軍隊常常停止，燃火取暖，糧食亦感不足，華北人民，久在滿清政府直轄高壓之下，又不敢與其合作。北伐軍至此，既到嚴重關頭，苦撐支持至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天曆癸好三年）十二月除夕（卅）日乃不得不自靜海分路突圍，西走大城。次年（咸豐四年）正月初八日，北伐軍全線自楊柳青—獨流—靜海一帶，開始向南退却，經河間府東城鎮—獻縣于同年二月十一日到達阜城一帶，佔據附近各村莊，旋卽被清軍僧格林沁與勝保大軍圍攻。平胡侯吉文元陣亡于阜城，天京聞悉，東王楊秀清派夏官丞相黃生才、副丞相陳世保、冬官副丞相許宗揚、秋官副丞相黃益雲、夏官又丞相曾立昌等，各率衆萬餘人，取道皖北，增援北伐軍，于同年（咸豐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攻佔山東鉅野，經鄆城、陽穀、莘縣、堂邑，至三月五日，圍攻臨清州，臨清州城爲漕運咽喉，貨物薈聚，商廟壯麗，城垣堅固。援軍諸帥以千里轉戰，亟需休息，又以大敵當前攔阻去路，乃急于攻下此城以資踞守，不料守城軍民將糧米積于火藥局前，及城破，卽縱火焚之，援軍僅得空城，大失所望。北上太平軍佔領臨清後，清軍以僧格林沁專攻阜城李開芳、林鳳祥等部，另派將軍善祿，會同勝保等，進攻臨清州之黃生才等北上援軍。同（三）月廿六日，黃生才、曾立昌、黃益雲、許宗揚、陳世保等被迫放棄臨清，向南方撤退，沿途被民團襲擊。黃生才死予江蘇豐縣，黃益雲死于山東嘉祥，陳世保死于金鄉，餘軍悉沒。許宗揚逃回天京，被押入東牢，北援計劃失敗。直

隸阜城附近北伐軍困守月餘，至四月九日突圍南走東西連鎭，跨運河爲浮橋，當時尙不知北上援軍臨清之失敗，爲呼應北上援軍，李開芳乃于五月初二日，率衆二千餘，自東連鎭突圍南下，經寧津、吳橋、德州直趨高唐、茌平一帶，後被清軍勝保圍困于馮官屯，至是北伐軍大挫，在直隸僅有西連鎭，林鳳祥守之，被困于僧格林沁。在山東則僅有馮官屯，李開芳守之，各佔一隅，自顧不暇、無能爲力矣。

天京方面，聞黃生才、曾立昌等在臨清州受挫，又派燕王秦日綱率兵北上救援，但至安徽舒城楊家店卽遭擊敗而回。林鳳祥所部以寡敵衆，堅苦支持半年以上，最後于咸豐五年（一八五五）正月十九日，因勢孤粮盡，士兵疲餓不能舉戈矛。僧格林沁率侍郎瑞麟、將軍瑞昌、總兵慶祺、經文岱等陷連鎭，林鳳祥被擒，解北京遇害，清廷嘉僧格林沁功，晉封博多勤噶台親王，卽令移得勝之師，赴高唐馮官屯，是時李開芳部粮食充足，兵衆多百戰精銳，僧格林沁與勝保兩軍圍攻，亦不能勝，乃決運河水以淹之。至四月十六日馮官屯陷，李開芳（北伐軍主將）亦被擒，解北京遭害，全軍遂沒。李開芳、林鳳祥等作戰之艱苦與壯烈，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北伐軍轉戰北方數省，牽制與消耗滿清十萬以上主力軍，使太平天國得以在天京從容建國與進軍西征，及至彼等在北方孤軍苦戰失敗，淸廷後顧無慮，乃得傾全力于東南，使太平軍由主動而轉爲被動，此正是太平天國勝敗關鍵中之一重要因素也。

第四節　太平軍西征作戰（參看附圖十八——七七五、七七六、七七七、七七八）

一、兵力編組

太平軍北伐部隊出發後，不及旬日，西征大軍又在天京編成出發，經略皖贛，進軍長江上游各省。西征軍共分三路，最初統帥爲護天侯春官正丞相胡以晄。第一路軍征皖北，由胡自任主帥，其部屬有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秋官又副丞相陳宗勝、檢點曾錦謙等。第二路軍征江西，以夏官副丞相賴漢英爲主帥，其部屬有殿左一檢點曾天養、殿右八指揮林啓榮、十二指揮白暉懷等。第三路軍爲預備軍，以國宗石貞祥（翼王從兄）、韋俊（北王胞弟）、石鳳魁、石鎭崙（均翼王從兄）統帶之。西征全軍總數大約爲五萬以上。西征軍于咸豐三年五月四日佔領安慶後，該地遂成爲西征軍之基地，全軍統帥石達開，立大營于安慶，發號施令，調度一切，兼理大江南北兩岸軍民政事。統計以後三年間，易帥數次，表列于左：

㈠護天侯胡以晃（三年四月至八月）
㈡翼王石達開（三年八月至四年三月）
㈢燕王秦日綱（四年三月至四月）
㈣翼王石達開（四年四月至五年八日援鄂）
㈤由部將留守大營（五年八月以後）

二、南昌爭奪戰（參看附圖十八——七七五）

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四月十二日，胡以晃率領西征軍第一路大軍，分乘船艦千餘艘溯江西上，當天佔領安徽和州，在太平府（今當塗）擊敗清軍向繼雄都，經西梁山池州（今貴池）于五月初三日，圍攻安慶（懷寧），清守軍無力抵抗，次日遂克之。此時太平軍偵知長江上游清軍空虛，除留胡以晃部經略皖省外，賴漢英立卽率軍西進，

江西天地會劉道義等，起義響應。賴漢英、曾天養等部，乘船經彭澤、湖口、南康府（今星子縣）、吳城鎮，于五月十八日，圍攻南昌。清軍江西巡撫張芾、與湖北臬司江忠源等守城，同月廿日，江忠源會合知府耆齡等，分三路衝出南昌城，直撲太平軍，往復衝殺四次，互有傷亡。次日江忠源帶湘勇再戰太平軍于南昌城外，小勝。至廿七日，忠源再率部出擊，復小捷。

清廷得悉太平軍西征，頗爲焦急，除江忠源已先由九江趕赴南昌佈置防務外，又令刑部右侍郎雷以諴，繼勝保辦理揚州軍務，（時勝保已尾追太平軍之北伐軍）以固江北，同時又調雲貴兵各二千名，星夜開赴湖南，備援江西。

同月廿七日，天京方面續派國宗石貞祥、韋俊、石鎭崙、石鳳魁等率軍乘舟西進，經當塗、蕪湖增援西征軍。至六月初四日，賴漢英等部，用坑道地雷轟塌南昌得勝門城牆六丈餘，太平軍蜂勇而上，江忠源、江忠濟率部死力防堵，城得未陷，初七日向榮自江南大營，派總兵音德布西來增援南昌，當時湖南會黨李明先佔領桂東，湘粵贛邊境亦有會黨起事，響應太平軍。同月二十三日，賴漢英等太平軍二次炸塌南昌城垣廿餘丈，復爲江忠源及總兵馬濟英擊退。同月卅日，賴漢英等三次猛攻南昌，仍未能下。

曾國藩等自同年春，開始在長沙、衡陽編練湘軍，桂東會黨即爲湘軍所撲滅，江忠源曾師事國藩，至是南昌危急，乃乞援湘軍，國藩從其請，同年六月中旬，命羅澤南、郭嵩燾率湘軍一千五百人、江忠淑（忠源弟）率新寧兵勇千人、候補道夏廷越率綠營六百人，東出瀏陽、醴陵、進援南昌，此爲湘軍成立後第一次出省遠征。

同年七月中旬，太平天國國宗石貞祥、韋俊等西上援軍到達南昌附近，曾天養部佔領瑞州、豐城、饒州、樂平一帶外圍據點。曾國藩由湖南派來援軍，亦進入南昌城內。雙方皆增加新銳部隊。太平軍遂于同（七）月廿四日，

18—6396

由賴漢英、石貞祥、韋俊等率領，四次猛攻南昌城，在城郊擊敗湘軍羅澤南、郭嵩燾及夏廷越、音德布等部隊，但南昌城爲江忠源堅守，迄未攻下。至八月廿二日，夏官副丞相賴漢英國宗石貞祥、韋俊、石鳳魁，指揮林啓容等，以南昌久攻不下，乃撤南昌圍北去。南昌攻守戰，自五月十八日圍攻以來，至八月二十二日撤圍，共計九十四天。此爲太平軍西征，首一大戰也。

江忠源、郭松燾鑒于太平軍水營行動便利，上書清廷及曾國藩，力主添置水師，同年八月中旬，國藩由長沙赴衡州，遂開始訓練水師，是爲湘軍水師之創始。

三、安徽之經略（參看附圖十八——七七六）

㈠皖北方面戰鬥

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八月廿三日，翼王石達開到安慶省城，並直轄五六千人，統一指揮太平軍西征戰事。其時由南昌外圍撤退北上之賴漢英、石貞祥、韋俊等軍，于八月廿七日佔領九江。賴漢英奉東王楊秀清命召返天京。原西征軍自安徽向江西進軍時，春官丞相胡以晃留安慶省城，經略皖南事宜。自黃河南岸折回之北伐軍吉文元之一部，亦于（咸豐三年）六月廿七日，聯合捻軍佔領湖北黃安，後經羅田入皖，攻下英山與太湖向東發展，最後與胡以晃會師。同年（咸豐三年）九月初三日，太平軍水師佔領和州，敗清軍總兵玉山等。同（九）月十四日，翼王石達開自省城派軍攻佔集賢關，殺清軍遊擊伍登庸、賡音泰等，安徽按察使張熙宇及總兵和興等部潰散。同年（咸豐三年）十月十四日，胡以晃部攻佔桐城縣，以邑人抵抗，太平軍大肆屠殺，城中多全家遭難或自盡者。次日攻佔舒城，殺督辦安徽團練工部侍郎呂賢基等，總兵恆興潰敗于廬州（合肥），當時廬州爲安徽省之臨時省治，胡以晃

遂乘勝進逼廬州。

同年十一月初五日，清廷命陝甘總督舒興阿經河南往援安徽，並委江忠源爲安徽巡撫，同時將失守桐城之總兵恆興與按察使張熙宇正法處死。忠源率三千人于十一月十日到廬州，並分兵一部守六安，十八日，胡以晃擊敗赴廬州增援之壽春鎮總兵玉山部。玉山亦陣亡。次日清軍江南提督和春、總督舒興阿、總兵音德布等到達廬州應援，亦爲太平軍所敗。十二月十一日，太平軍遂以坑道地雷炸塌廬州水西門城牆八尺，江忠源率部拒退之，同月十六日，胡以晃曾天養等再炸塌廬州城牆，城內清軍，以衆寡不敵，城遂陷。知府胡元煒降，巡撫江忠源、布政使劉裕珍、副將松安戴文蘭等均死之。太平軍以城民助清作戰，大肆報復，軍民殉難者十數萬衆。忠源時年四十二歲。

按忠源自南昌解圍後，即赴武漢佈防。清廷以功詔授安徽巡撫，且諭以「楚皖一體，可審緩急爲去留。」忠源以廬州危急，上疏請行，遂率三千人冒雨東進，至六安，將士多病，忠源亦疲勞異常，六安吏民均留之，忠源不可，惟留兵一半，交總兵音德布守之，自率餘衆，力疾赴廬州。城破後，忠源揮兵巷戰，至天明始止，知不可爲，手劍自刎，未即死，一卒負之走，忠源嚙其項，脫衣投水死。清廷追贈忠源總督，謚「忠烈」。

太平軍曾天養有飛將軍之稱，蓋其動作迅速，行蹤飄忽，前在南昌外圍，繼北來皖中參戰，廬州佔領後，即奉派赴湖北黃州，準備進軍武漢。（上引見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頁九八一）

江忠源已死，滿清政府另委福濟爲安徽巡撫，命江南提督和春統帶城外各路兵勇，以圖規復，並派曾國藩迅速督帶湘軍與砲船，沿江東下，會同和春、福濟等部夾攻皖境太平軍。

太平軍佔領廬州後，翼王石達開又派石達英、汪得勝自安慶渡江經東流、至德佔領祁門，至此全部皖南盡入太

18—6398

平軍之手，而西征戰事之重心，遂由安徽移到湖北，咸豐四年（一八五四）三月初，東王楊秀清召翼王石達開回天京，以頂天侯秦日綱主持安徽軍民各政，檢點梁立泰、指揮張朝爵副之。

(二)皖南方面戰鬥（參看附圖十八——七七六）

太平軍西征軍事展開之後，湖北、江西與皖北相繼成爲主要戰場，同時皖南各地亦陸續有戰事發生，惟此並非主要戰場，其目的亦非爭奪或佔領重要城市，大都爲：(一)到處徵求糧食、物資、軍需、兵員。(二)援軍來往假道通行，(三)維持幾段交通線，佔領若干要點或基地。清軍此地區之統帥，仍是江南大營之欽差大臣向榮，太平軍方面則爲安慶之最高統帥。

蕪湖爲皖南之要地，咸豐三年四月杪太平軍佔領之，並派重兵駐守，其重要性不亞于江西之九江，實爲水陸交通之樞紐與補給軍需主要站所。咸豐四年春西征軍既佔漢陽，分軍攻湘。主帥翼王石達開乘時遣軍到皖南各邑大事活動，經東流、建德（至德）進占黟縣、祈門，並進軍東北方，進據太平府（今當塗），俘學政前兵部侍郎孫恩銘，解天京處死，其地下通天京，上通蕪湖，且東控鎮常，南蔽甯國，實爲交通要站，太平軍即移城于城東北之金柱關，築壘卅餘座，直達江干，以保上下游之交通線。同年（咸豐四年）八月清軍一度收復蕪湖，未幾，又爲皖北太平軍所攻克，更于寶塔灣築鷄窩營與金柱關連成陣線，防務鞏固，故上下游聲勢聯絡如故。（夏燮：中西紀事，卷九）

西南諸邑，建德、青陽、石棣一帶各縣土匪，皆受太平軍師旅帥職，設供應局于城中，人民亦蓄髮歸順，「資糧扉屨，居然東道主也。」咸豐五年正月太平軍三十六檢點范汝杰聯合土匪攻陷徽州、歙縣，本擬由績溪北趨宣城，後偵知江南大營有援兵自北而來，遂棄徽州走婺源，再入江西。同年夏蕪湖戰爭又起，太平軍開國元勳秋官正丞

相羅大綱于增援蕪湖作戰中受砲傷，舁回天京，不治而死。

是時，清廷對于皖南之軍政，亦有新處置：以甯池太廣道，管徽州、甯國、池州、太平、廣德等地一帶軍政事。道員派石景芬充任，加臬司銜，以補救遠隔江北之安徽巡撫鞭長莫及治理不便之困難。軍事方面。另派置皖南鎮，暫照台灣鎮道例，准會銜專摺奏事，以利戎機。卽以浙江副將豫祺升任總兵。張芾仍經辦防剿事，而浙江巡撫則仍督辦協防籌餉事宜。

四、初遇湘軍之戰鬥（參看附圖十八——七七七、七七八）

太平軍圍攻南昌，三月不下，深恐反被清軍包圍，爲爭取主動，自動撤圍，佔領九江後，留林啓榮駐守，卽繼續西進，于咸豐三年八月廿九日，佔領湖北武穴，同時石貞祥分兵乘船數百，從富池口到達興國州（陽新），是時賴漢英奉東王命調回天京。翌月十三日，石貞祥、韋俊擊敗江忠源與唐樹義于田家鎮半壁山，清軍大部傷亡潰散，忠源力戰率數千人突圍，太平軍乘勝追至蘄州(蘄春)，遂于同(九)月十八日，經黃州（黃岡）佔領漢口與漢陽（此第二次佔領）。總督吳文鎔、巡撫崇綸退守武昌。太平軍隨卽又派兵協同會黨佔領孝感。至十月六日，石貞祥以孤軍深入，復自動退出漢口與漢陽，還屯黃州、蘄州，以待援兵。咸豐四年正月十五日，石貞祥部得援軍秋官丞相曾天養、地官副丞相黃再興、又春官副丞相林紹璋等之協助，合兵四萬餘從黃州繞道包圍堵城之清軍大營，出其不意縱火焚燒，清軍大潰，湖廣總督吳文鎔自殺，副將德亮等戰死，殘兵敗將潰退金口與黃陂。至月之十九日，西征大軍石貞祥、韋俊、石鳳魁、曾天養等部，乃第三次佔領漢口與漢陽並進而圍攻武昌。時爲清湖北巡撫青麐守武昌。

在此期間，曾國藩在湖南編練湘軍。水師陸營均漸具規模。清廷以皖鄂同時告急。名將江忠源又戰死於廬州，

乃嚴命國藩卽刻東下迎擊太平軍。咸豐四年正月廿八日，曾國藩率湘軍水師陸營從湖南衡州起程，會師于湘潭，計陸師五千人，以塔齊布為先鋒，水師五千人以褚汝航為各營統帶，設粮台于水次，共分文案、內外銀錢、軍械、火器、偵探、發審、採編八所。合計員兵弁夫共計一萬七千人。留羅澤南、李續賓兩營駐衡州，以固湘軍基地。並發佈出師檄文（原文見第二章），從此太平軍乃遇到眞正勁敵，此誠太平國戰爭中勝負之一大關鍵。

咸豐四年二月初一日，石貞祥、林紹璋等太平軍佔領湖南岳州府，石貞祥部乘勝佔領靖港、寧鄉，湖南大震。此時湘軍方到長沙，曾國藩乃遣軍分道迎擊，以儲玫躬營，先往援寧鄉，玫躬以一營（五百人）戰太平軍數千人，玫躬身先士卒，不幸陣亡。太平軍不知湘軍營官已死，走相告稱，來者（指湘軍）以數百人敗我數千人，當止營待援軍，不可當，卽夜退軍。湖南遂解嚴，國藩揮軍北進，于二月廿五日克復岳州。石貞祥部太平軍向蒲圻方面退却。旋春官副丞相林紹璋率部三萬人到武昌南之金口上陸，赴咸寧、蒲圻增援石貞祥部，遂于同年三月初七日，開始反攻，先擊敗湘軍王鑫部于羊樓司，初十日復佔岳州（岳陽），遂乘勝南下，以攻長沙。曾國藩以砲船掩護城內守軍王鑫、朱孫詒、曾國葆、鄒壽璋、楊名標等營南撤。而水師遇颶風，損失戰船數十艘。國藩以岳州失敗，曾自請處分。石貞祥、林紹璋等與湘軍水師戰于靖港，知長沙防務鞏固，遂由陸路繞道趨寧鄉，敗湘軍伍宏鑑魏崇德等營，然後間道直趨湘潭，進佔株口、綠口，至是長沙南北，皆有太平軍，形勢危殆。至三月末，國藩在長沙召開會議，共商作戰大計，咸以入城坐困不可。或議先奪靖港，但萬一失敗，退長沙城下，便自陷死地。最後決定全軍攻湘潭，卽不利，退保衡州，卽長沙陷敵，仍可謀再振也。時塔齊布率陸營正作戰于湘潭，決定彭玉麟卽率水師五營先援湘潭，約次日國藩率五營繼至。某夜半，當地鄉團來請兵云：「靖港敵只數百人，可驅而走也，已作浮橋濟師，機不

可失。」湘軍官兵聞者皆踴躍，國藩亦擬牽制湘潭之敵，乃決意改攻靖港。四月初二日，湘軍水師至靖港，戰船直逼敵營，水急風大，石貞祥部太平軍發砲轟擊，船退不得上，令兵勇纜而行，太平軍出小隊衝殺牽攬兵，國藩水師大亂，陸營聯合團練進攻，復爲太平軍反擊而潰散，湘軍爭浮橋退兵時，橋斷，溺死者又百餘人，遂大敗。國藩憤而投水自殺，爲左右救起退歸長沙。當日（初二）湘潭大捷報至，先塔齊布陸營已在湘潭三戰三勝，又得水師彭玉麟、楊載福等援兵至，鳴角發砲直上，盡燒太平軍船隻，俘春官副侍衞汪秉義等多名，太平軍傷亡極大，林紹璋率殘部，北退靖港。湘軍遂于四月初五日克湘潭。所謂湘軍第一奇捷也。從此太平軍卽未敢再南下進犯湖南，春官副丞相林紹璋被東王革職，忠王李秀成供詞謂天朝十誤第四條「不應發林紹璋去湘潭，此時林紹璋全軍敗盡。」可見此役關係之重大。（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頁一〇九八）

湘潭既復，國藩留長沙，重整水陸兩軍，增編陸營，添造戰船，時太平軍已重佔武昌（第二次），並分兵進據華容、常德府、當陽、宜昌等地，向西發展。同年（咸豐四年）六月中旬，國藩以長、衡爲基地，分三路北征：以知府褚汝航帶彭玉麟、楊載福等水師四營，由長沙進泊鹿角，用阻岳州太平軍南進之路；陸師提督塔齊布率羅澤南等，出新牆爲中路；道員胡林翼爲西路，直趨常德；同知林源恩率江忠淑等爲東路出平江，掩護右翼之安全。當時湘軍總兵力爲兩萬人，同（六）月下旬，秋官丞相曾天養部，先敗于新墻，湘軍水師又擊敗太平軍水師于洞庭湖君山雷公湖，焚毀軍船百餘隻，至七月初一日，太平軍退出岳州，據守城陵磯，湘軍克復岳州城。同月十六日韋俊、曾天養，反攻岳州，湘軍損失甚重，水師總統褚汝航、同知夏鑾千總何若禮等陣亡，彭玉麟亦受傷。後二日（十八）曾天養想乘勝消滅湘軍，在在城陵磯與塔齊布所部展開血戰，曾天養親自刺傷塔齊布之坐馬，正在危急之時，塔齊

布之親兵黃明魁，突然把曾天養刺翻落馬，被衆兵砍死。曾天養廣東惠州人，馳驅大江南北，有飛將軍之稱，為太平天國勇將之一，死時已近六十歲，兩湖太平軍為曾天養殉國，茹齋一週，以示哀悼。同月廿五日，國宗石鎮崙為給曾天養復仇，自武漢率萬餘人，南下助攻岳州，先後在岳州城郊，大戰多次，雙方均有傷亡。閏七月初二日，塔齊布、羅澤南、周鳳山三路攻入城陵磯太平軍陣地。次日（初三）韋俊和石鎮崙等部從湖南退回武昌，從事整頓。湘軍揮軍北進，曾國藩遂于八月十一日。到湖北金口，會商進攻武漢，作戰計畫如下：

1. 先以水師肅清江面，隔絕武昌與漢陽之連絡。
2. 塔齊布由紙坊進攻洪山。
3. 羅澤南部由金口進攻花園。
4. 荆山（江陵）軍魁五、楊昌泗沿漢江進攻漢陽。

四路並進，焚太平軍船隻四百餘條，復縱火燒其營壘，太平軍首尾不能相顧，乃于同月廿三日，自武昌、漢陽東退。湘軍水陸各師于當日（廿三）午後克復武昌，生擒將軍陳昌貴、總制丁履之等多名，先後焚燒太平軍漢水、長江兵船兩千餘艘，西征軍水師，幾遭殲滅。於是東王楊秀清急命秦日綱在田家鎮築營，並造起木牌水城，在江心挽泊防守。並召回國宗石鳳魁、副承相黃再興到天京，以失武漢罪誅之。

同年（咸豐四年），九月初，國藩決心先肅清鄂東九江，再攻安慶，分三路進兵下游：

1. 南路塔齊布部進攻大冶、興國（陽新）。
2. 北路提督桂明部進攻蘄州、廣濟。

3.水師由揚載福、彭玉麟率領沿江東下。

湘軍順流東下時，先後在蘄州（蘄春）附近大江南北，互有傷亡。十月十三日。湘軍水師哨官孫昌國等先以洪爐大斧切斷壁山攔江鐵鎖，太平軍水城船隻紛流東下，楊載福率兵追至武穴，陸師羅澤南等在南岸助攻，追至富池口，共燒太平軍船隻又四千餘艘之多。百里內外，火光燭天。次日（十四日）燕王秦日綱、國宗韋俊等，自焚田家鎮營盤東退黃梅，蘄州太平軍同時向廣濟退却，至此湘軍軍威大振，陸軍名將有塔齊布、羅澤南；水師名將有楊載福、彭玉麟，軍中士卒皆以塔、羅、楊、彭爲法，沿江市鎮，亦皆知有塔、羅、楊、彭之稱，故能旌旗生色，軍威空前。十一月湘軍水陸兩軍遂圍九江。

清帝得閱收復武漢之捷報，大悅，此乃軍興以來最大之勝利。立賞曾國藩二品頂戴，署理湖北巡撫，塔齊布賞穿黃馬褂及騎都尉世職，並即褒賞其他官兵有差。此時國藩適以母喪未除服，不敢就職，力辭，清廷念其行將督師東下，署撫空有其名，遂改賞兵部侍郎銜，辦理軍務，另簡陶恩培爲鄂撫。又據逸史載稱「湘軍收復武漢，實爲軍興四年來清軍最大之勝利，及捷報到京，清帝（咸豐）喜形于色，謂軍機大臣曰：『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方擬加以不次之擢陞，使獨當一面，祁雋藻對曰：『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清帝爲之默然變色者久之。」（太平天國全史，頁一〇八〇）可見其防範漢人之嚴也。

五、太平軍第三次攻佔武昌（參看此圖一八——七七八）

九江守將是太平軍名將林啓榮。湘軍在外圍屢有激戰，互有勝負，始終未能攻下九江城。而翼王石達開，從天京指揮大軍來援，湘軍即在此遇大敵。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天曆甲寅四年），十二月初，湘軍越九江攻擊湖口，

水師乘勝率龍舢板輕便戰船衝入鄱陽湖，追至姑塘以上，太平軍就在湖口設卡築營壘，以斷其後，內湖水師遂不得出，湘軍內湖、外江水師之分始于此。外江水師皆是快蟹等大船，運轉不靈。至同月廿五日，石達開率林啓榮自九江，羅大綱自小池口，兩路以輕舟入江，乘月夜迷漫，襲擊湘軍外江水師，焚其戰船數十艘，獲曾國藩坐船（卽旗艦），殺管駕官把總劉盛槐、李子成、監印官典史藩兆奎等多名。各戰船紛紛退駛武穴以上，國藩乘小舟走羅澤南營，僅以身免，憤極，欲赴敵求死，澤南及劉蓉等力勸始止。太平軍乘勝夾江西進，北路秦日綱，南路韋俊，如入無人之境。翌年（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年、天曆乙榮五年）正月初七日，太平軍秦日綱、韋俊等，第四次佔領漢陽，二月十七日，第三次佔領武昌（太平軍于咸豐三年九月十八日二次佔領漢口、漢陽，未佔武昌，不日自動放棄，東退黃州待援已見上述）。巡撫陶恩培、臬司多山等均死之，布政使胡林翼、按察使李孟羣以將兵在外得免，清軍遂退金口築營。

國藩在外江大敗後，正月十六日，由九江退駐南昌，重新佈署，分全軍爲四：

1. 胡林翼領兵六千援武昌。
2. 彭玉麟領水師一百卅艘戰船溯江而上，西援武漢。
3. 留塔齊布率五千人圍九江，以牽制敵人。
4. 遣羅澤南以陸軍三千人分攻廣信（上饒、）饒州（鄱陽）。
5. 自駐南昌整頓內湖水師，並設局廠，添造砲船。（下引見清代通史卷下頁一四六、七五七）。

二月武昌陷，胡林翼馳援不及。七月，塔齊布病死九江軍次，（塔齊布爲滿州鑲黃旗，乃湘軍中唯一之綠營舊將，智勇兼備，建功不少，時已官至湖南提督。）國藩以周鳳山代統其軍。十一月太平軍，自湖北崇陽、通城連陷

江西義寧（修水）、上高、新喻、萬載、臨江（淸江）等地，江西腹地從此告急。同月（十一）十五日，國藩乃解九江圍，加强南昌防務。是時江西形勢，上下皆是太平軍勢力，湘軍孤懸其間，如在甕中，僅有廣信、饒州一路可通文報，贛南尙保有贛州、南安兩府城，形勢甚爲不利。時羅澤南方奔命于湘鄂贛邊區，進援義寧（修水），曾上書國藩，論東南大局：武漢爲樞紐，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漢而下，欲解武昌之圍，必由崇、通而入，請自率所部，逕出崇通道，據上游以圖武昌，武昌旣復，取建瓴之勢，而後內湖水師，與外江聲息可通，大軍全駐九江，東南大局，乃有轉機，此時在江西與敵搏戰，無益大局云云。國藩服其議，澤南因自義寧（修水）往南康（星子）謁國藩面陳機宜。適幕客（高級參謀）劉蓉在座，對國藩說：「公所賴以轉戰者，塔、羅兩公，今塔公亡，諸將可恃者獨羅公，又資之遠行，設有急難，孰堪使者？」國藩謂：「吾固知，此軍去，勢益孤，然規武昌以維東南大局，宜如此，豈能爲吾一身計！」劉蓉聞言大感，亦奮然曰：「如此吾亦從赴鄂，冀稍自效。」國藩乃增兵澤南軍爲五千人，卽日檄令西行。時郭嵩燾亦在國藩幕中，送澤南至柴桑村，臨別對澤南說：「江西三面臨賊，此軍去，必不能支，計將安出？」澤南說：「曾公所治水師，幸能自立，但留曾公一人在，均無足計。」嵩燾說：「曾公意求有益于天下大局。其視己身如鴻毛，不自今日始也。」澤南又說：「天若不亡本朝，此老必不死。」(見湘軍志)嘆息而別。

是時曾國藩被困江西，不通湘鄂消息者，已十閱月矣。除飽受官紳之揶揄訕笑，省吏之牽制作梗外，又慘遇水陸師兩統將之身亡，乃不得不調僅存可靠之部隊（羅澤南軍）援鄂，而在强敵包圍，勝利無大希望，大局前途不堪設想下，生活之艱難危險，精神之孤苦沮喪，莫此爲甚。故彼嘗于奏語中，表露驚惶失措，慘痛淒涼之情境云「道途夢梗，呼救無從。中宵念此，魂夢屬驚。」王闓運撰「湘軍志」至此，亦大爲感動，而記之曰：「夜覽滌公奏，

其在江西時，實悲苦令人泣下……世有精誠，定無間于幽明，感愴久之。『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彷徨。』出師表無此沉痛。」（見太平天國全史，中册、頁一一五一，）湘綺樓日記光緒四年二月廿七日）

六、武漢爭奪戰（參看附圖十八——七七八）

㈠鄂南方面戰鬥

胡林翼、李孟羣等自九江回師武昌之日，漢陽已被太平軍攻陷。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七日武昌亦告失守。林翼在湏口（漢陽西北九十里）收集敗軍，李孟羣，彭玉麟等在金口（武昌縣南六十里）修整戰船，正準備反攻之際，清廷即簡命胡林翼署湖北巡撫（三月三日上諭）。林翼既有專責，對進攻準備愈爲努力。同年五月秦日綱自武昌遣軍繞道西上襲金口，抄胡軍後路，林翼設伏敗之，胡軍遂攻佔紙坊，進迫武昌。至七月胡、彭水陸師分攻漢陽、漢口，破宗關、慈渡庵，攻毀五顯廟，斬斷襄河浮橋鐵鎖，獲船數十艘，焚糧船兩百餘，燒砲藥廠局十餘所，獲砲三百尊，擒國宗蕭朝富、軍師吳會元等，一度收復漢口，此爲數月來清軍之重要勝利。同年九月，雙方均有援軍到達，大戰遂告開始。

太平軍方面，秦日綱雖已調返天京，翼王石達開于九月初，正自安慶親率胡以晃、黃玉崑、張遂謀、賴裕新等大軍兩萬人西上援鄂，張子朋亦率水師溯江而上。湘軍方面，則曾國藩所遣羅澤南援鄂軍已在途中，羅部諸將中有李續賓兄弟二人、彭三元、劉蓉、唐訓方、蔣益澧等，共五千人，湘軍之精銳也。

九月一日羅澤南抵鄂南通城南樓嶺，太平軍既偵知敵援軍將到，即派兵前來通城防禦。初六日羅軍分路攻城，克復之，揮軍北進。十四日又復崇陽，斬獲千人，指揮楊逢春、雷春萬均戰死，澤南軍由是直趨武昌城。時蒲圻羊

樓峒爲太平軍佔領，湘軍岳州江忠濟部出擊，圖與澤南會合未果。鄂撫胡林翼于九月十九日派陸師三千砲船十餘艘自金口上駛六溪口入蒲圻，擬約會羅軍夾擊太平軍。韋俊之太平軍自武昌紙坊來擊胡軍于蒲圻之茅山、車埠一帶，胡軍傷亡兩百餘，未能與羅軍會師。

時翼王石達開援鄂大軍兩萬餘人已于同月（九月）廿二日由武昌縣（鄂城）之樊口登岸，經牛金鎮抵咸寧，阻止羅軍北上武昌之路。廿四日翼王親率全軍自咸寧攻崇陽，漢陽太平軍曾錦謙亦來參戰。湘軍羅澤南部彭三元、李杏春、蔣益澧、李續宜等亦前來迎敵，大敗，彭三元、李杏春均戰死，全軍幾覆。澤南遭此重大損失，即率部退守崇陽城內，翌（廿六）日再退羊樓峒，並與開到蒲圻之胡林翼援軍取得連絡。翼王軍遂即進佔崇陽縣城。

方翼王大軍進攻崇陽之日，西路韋俊率萬餘人由紙坊開到蒲圻、羊樓峒一帶，澤南軍遂復陷于東西夾攻之形勢中。澤南乃督李續賓、劉蓉、唐訓方等分路迎敵，韋俊敗退，死亡千餘人。十月初三日，韋部再攻羊樓峒，翼王並撥數千人，馳來助戰。羅澤南以生死關頭，拚命力戰，卒敗太平軍，斬獲兩千餘衆。初五日翼王軍進佔通城縣，斬知縣李源潞。

是時翼王得知廣東三合會軍葛耀明、陳壽、周培春等數萬衆正向分宜、袁州（江西宜春）北進中之報告，乃決定前往收編之以厚實力，而留韋俊一軍于鄂南。自此翼王大軍遂由通城西進，轉入江西矣。

十月十三日胡林翼取道嘉魚，親到羊樓峒與羅澤南會商爾後作戰方略，決定除以一部確保岳州外，倂力直下蒲圻，進圖武昌。由是韋俊以衆寡不敵，大敗，遂留國宗洪仁政守咸寧，自率敗軍退回武昌。湘軍乘勝進攻，于十一月十一日收復咸寧，從此武昌南路大門洞開，太平軍陷于長期被圍，卒至失守。

18—6408

(一)鄂北方面作戰

咸豐五年二月太平軍三陷武昌後，留曾錦謙守漢陽，韋俊守武昌省城。分遣一軍西進，攻仙桃、天門及上游一帶，以牽制荊州將軍官文之師。又遣陳玉成自將一軍北上，以牽制湖廣總督楊霈及楊昌泗、魁玉等軍。三月十四日玉成進占漢川，並乘勝克應城、德安府、雲夢等地。楊霈自德安府再退隨州，太平軍隨即設監軍鄉官等，由是鄂北大定。四月陳玉成再進攻隨州，楊霈再敗走棗陽。清廷以楊霈屢戰失利，革職，以荊州將軍官文繼任湖廣總督。

同年九月下旬太平軍大部南下集中武漢，德安府太平軍留守總制陸長年監軍馬紹羣投降清軍。官文亦督率鄂軍乘勢南下與胡林翼會師武昌城外。時爲十一月下旬也。

(二)清軍圍攻武昌會戰

咸豐五年十一月廿六日，胡林翼、羅澤南軍開始圍攻武昌城，分兵三路。互爲掎角之勢：(一)胡軍攻城南之李家橋板橋。(二)羅軍趨城東之洪山，另一支駐金口。廿八日胡、羅迫近省城，太平軍迎戰于十字街。湘軍力戰，敗之，破其四壘，進迫保安門外五里墩。同時官文鄂軍與李孟羣水師亦進圍漢陽，並收復金口，燬太平軍船數十艘。

武漢爭奪戰爲太平天國戰史中最重要之一役，雙方盡力爭奪，各不惜全力以赴。太平軍自四年八月武漢退師，東王執行軍律，將各將處死之後，全軍震悚，故守將莫不決心作殊死戰。數月來戰況異常激烈，雙方死傷慘重。

咸豐六年二月翼王入贛後，樟樹鎭失守，南昌危急，曾國藩亟欲調羅澤南一軍回援，適胡林翼羅澤南于圍攻武昌城中，亦頗得手，不欲中途變計，盡棄前功。故澤南于二月廿三日致國藩書，謂武漢天下樞紐，不可據縱。三月

一日胡林翼又覆奏清廷，請留羅軍旬日，期克武昌。于是湘軍加緊猛攻省城，澤南尤急于成功，冀得早日回南昌救援曾公之急難也。三月初二日韋俊、洪仁政得援兵分軍大舉出攻。以一部出望江門攻擊胡林翼軍，大部由武勝門、忠孝門、賓陽門分襲羅澤南軍。各路戰況，均甚激烈。羅本人布陣洪山，以應賓陽門敵軍主力，三退三進，最後追敵到城根。澤南心急銳進，欲斬關直入，期一舉攻破武昌城，以遂其赴贛之初衷，不料左額中鎗彈，全軍敗退，至初八日，以重傷卒于洪山軍中，年五十歲。李續賓接統其軍，所部僅存千餘人耳。清廷聞訊，悼甚，追贈總督，謚忠節。

湘軍自經此役大敗之後，胡林翼、李續賓等已知武漢之爭奪不能急切圖功，而南昌之危急，非從速救援不可，因決心分兵四千入贛（由曾國華率劉騰鴻、劉連捷、吳坤修、普承堯等往）。對于圍攻武昌，亦不再仰攻堅城，而分兵轉攻他邑，圖先削其枝葉以孤其勢。同時雙方筋疲力倦，戰事漸趨沉寂。是時湘軍水師，又新自廣東運到洋砲二百門，戰鬥力益强，四月楊載福水師遂分兩路下駛，擊沉黃州太平軍船百餘艘，五月復乘勝下駛，搜索敵船，復毀九江一帶太平軍舟師五十餘艘。江上太平軍水師遂紛紛東退，自是長江上游，自武漢以至九江之水面，全爲湘軍所控制，而武漢方面太平軍之接濟運輸亦愈感困難，遂漸成被困之孤軍矣。

七、翼王進軍江西之作戰（參看附圖十八——七七五）

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十月十五日，翼王親率大軍自鄂南通城進入江西，隨征將士有胡以晃、黃玉崑、張遂謀、曾錦謙、賴裕新等約三萬人，清贛南鎮總兵劉開泰在義甯州，首當其衝，一戰即敗，開泰死之。十一月初翼王遂進克新昌，在此與自廣東北上之三合會衆葛耀明、陳壽、盧偉、鄧象、周春、王崇開、關志江、陳植槐等軍全部數

18—6409

萬人會師，翼王收編此部，全軍力量增加數倍，隨卽分軍進佔上高，初十日攻克瑞州府及新喻，翌日進佔臨江府，並分進據樟樹鎭、泰和等地。

時曾國藩困守南昌，急調九江圍師周鳳山全部回救，以固城防，另以水師爲贛江之防。

十二月太平軍張遂謀、曾錦謙部佔領吉水，進圍吉安府。翌年（咸豐六年）正月下旬翼王親來督戰，遂克之。清臬司周玉衡、知府陳宗元等均死之。

時駱秉章以曾國藩孤軍被困于南昌，危急至甚，乃選知府劉長佑、同知蕭啓江定兩路援贛計劃。于二月上旬分別由瀏陽、醴陵出發。

二月初十日，翼王率大軍自吉安回到臨江，開始圍攻樟樹鎭。樟樹者，北上南昌之要道，所謂「兩岸之關鍵，省城之咽喉」是也。湘軍周鳳山、水師彭玉麟在此固守。十八日翼王親自督師，分四路攻樟樹，大敗湘軍，斬獲千餘，惟勇將畢金科護主將周鳳山率殘隊退回南昌，於是江西省城秩序大亂，官民震懼，紛紛奪門逃走。國藩于二十一日急自南康（今星子）馳還，收集周鳳山之敗勇，積極籌備城防，人心賴以稍安。並奏請調羅澤南一軍由鄂回贛，以增加守軍力量，其奏有云：「與其頓兵堅城，攻遙遙無期之湖北，不如移師腹地，救岌岌可危之江西。」可見贛局斯時危殆之急。（上引見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頁一一六一——三）

翼王于樟樹鎭大捷後，忽奉東王之命回師天京，乃留殿左五十五檢點程瀛守臨江府，親率大軍經皖南而趨天京，蓋應召會攻江南大營清軍也。江西全省軍政，則由衞天侯黃玉崑主持之，其時江西府城八，縣城五十餘，均爲太平軍所有。各郡守將如下：(1)九江郡林啓榮(2)臨江郡黃玉崑(3)袁州郡李能通(4)吉安郡傅忠信(5)撫州郡余子安(6)建昌

郡張三合(7)瑞州郡賴裕新。至于清方，除南昌外僅有廣信、饒州一路可通文報，尚有贛州、南安兩府遠在贛南，仍未易轍耳。

翼王大軍東行後，曾國藩遂收拾殘部，等待援軍，不久湘軍聲勢重振，遂進而恢復江西全省。咸豐六年六月北王韋昌輝奉東王命來江西主持軍政，黃玉崑乃親率大軍東西馳援，任攻擊清軍之任務。七月初在撫州遇駱秉章派來援贛之劉長佑、蕭啓江等生力軍，太平軍大敗，玉崑棄其綠呢大轎落荒而逃。同是胡林翼派來之援贛軍曾國華四千人在瑞州與北王發生遭遇戰，太平軍被湘軍前後夾擊又大敗，斬獲五百人，奪其黃旗繡傘，昌輝走匿鄉間，連夜入瑞州城，率賴裕新力禦之。七月中旬，雙方正在瑞州爭持中，北王忽接天王密詔，因東王圖篡弒，令其即行回京救駕，立刻起程，此後贛省軍政仍由黃玉崑主持之。

八月中旬太平軍與「邊錢會」匪衆聯合進圍廣信府，知府沈葆楨竭力籌餉募兵以資守禦，顧以兵力薄弱難支，其妻林氏（林則徐女），力助帷幄，刺指寫血書乞援于駐防浙贛邊境玉山之安義鎮總兵饒廷選，饒率部兩千前來入城助守。

八、太平軍西征中止與武漢棄守

翼王石達開自五年秋離鄂南入贛，收編由粵北來歸之三合會軍數萬人，聲勢浩大。翌年（咸豐六年）二月中旬樟樹鎮大破湘軍之後，應召東援，參加合攻江南大營之役。五月向榮敗亡，張國樑退走丹陽，天京解圍。六月初，以武漢被圍攻甚急，翼王又率大軍上駛赴援，十三日抵湖口，飛檄臨江黃玉崑遣軍先行由義寧入鄂。七月初，翼王大軍自興國直指武昌，廿八日，分路進逼之，同時韋俊、洪仁政亦率大隊出城，水陸師共約七、八路夾擊清軍。李

續賓督軍先擊敗韋軍，斬獲千餘衆，楊載福水師配合湘軍亦分別擊敗翼王軍于魯家港角青山。

經此役後，戰事暫停，翼王屯軍魯家港。同年八月初，翼王忽奉天王緊急詔書，以東王楊秀清有篡位弒君之逆謀，令其飛速回京救駕。翼王不得不捨棄援鄂計劃，即于八月初七日自魯家港退師，趕速回京。韋俊等守武漢兩城多月，漸呈不支，援軍既來又去，益爲失望。十月底，太平軍之殘餘水師船隻，盡爲楊載福所焚燬，而守軍力愈孤，勢愈危。十一月下旬，清軍水陸師攻城益力。時太平軍彈盡糧絕，已無抵抗之力，韋俊又以胞兄昌輝及族人戚親被殲于天京，益爲氣喪神沮，無心死守，遂于十二月廿二日放棄武昌，率殘部東走，胡、李湘軍乃收復武昌。同時漢陽太平守軍亦撤退，官文李孟羣入城收復之。太平天國西征戰役，至是遂告終止。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及中論

一、太平軍北伐作戰

(一)北伐軍之兵力問題

太平軍北伐軍在南京出發時爲兩萬衆，亦有十萬之說。論者多謂「兵力單薄，孤軍深入，犯險無後援。」爲其失敗之原因。殊不知太平軍之行動，乃採一種機動作戰戰術以進攻者，是孤軍深入，犯險而不依後援者。如太平軍金田起義，眞正戰鬥部隊，尚不及萬人，一路攻城破敵，何計後援，到建都南京，已號稱數十萬之衆。故其北伐軍之不成功，並不在其出發時之兵力多少，而在其于進軍過程中，未能善爲運用政治號召，擴建軍力，壯大自己。殆到天津外圍，就攻勢作戰言，早已超過其頂點（即極限），凡此種種，皆是違反革命戰爭之原則，故一經頓挫，即

行退敗，最後終于走入覆亡之命運。（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頁五六〇）

(二)戰略上之錯誤

北伐軍戰略上之錯誤，其關係最大者有五點：第一、誤信江蘇按察使查文經之宣傳，起兵之初，未由揚州直接向北進兵，至徐州豐工渡黃河，經山東而迫京師。第二、佔領歸德後，劉家口渡黃河未成，繞道豫北—山西，過度迂迴，遺誤時機。第三、圍攻懷慶府，躭擱兩月，使清軍大集，阻止北上之路，不得不西上入山西，殊爲失策。第四、爲屠滄州城，增加華北民衆，對洪、楊之仇恨，號稱革命義師，不宜如此。第五、北伐援軍在山東，不當攻臨清州，作休息之計，應排除萬難，揮軍北上，以會合北伐軍，所謂「救人如救火」者是也。終于由防守轉爲南撤，慘遭全軍被殲滅之悲運。

(三)政略上之錯誤

北伐軍北上之同時，正是捻軍作亂中原（皖北、魯南、冀南、河南各地）之際。同爲反對滿清之軍事力量，北伐軍將領，並未能與捻軍取得合作，殊爲失策。查捻軍全是北方民衆之結合，當時如能聯合作戰，不但增加軍事實力，且可彌補南兵不慣北寒作戰之一切缺點。

北伐軍在進軍過程中，未能達成擴建革命力量，壯大自己之原因甚多，其重要者如下：1.北方在滿清政府直接控制鎮壓之下，反清復明之祕密會社較少。2.華北爲孔、孟、關、岳故鄉，太平軍反抗中國傳統文化習慣，排斥孔、孟，焚毀文武聖廟，打倒佛老，禁拜祖宗，難洽輿情，故羣起而反抗之。3.生活習慣言語，南北各異，影響作戰。到達天津外圍後，適值隆冬，南兵不習寒，增加困難尤多。

李開芳部及北伐援軍黃生才等，最後在山東省高唐、臨清，被清軍圍攻，殘衆南逃，阻于民團，無一生還。孔孟故鄉，發揚衞道精神，乃洪、楊反對傳統文化之失敗先聲。

(四)戰後之軍政局勢

太平軍金田起義，定都南京，全國騷然，京師震動。自北伐軍失敗後，滿清華北局面，遂稱穩定。太平軍雖爭戰于長江流域多年，迄未再有北伐之行動。後英法聯軍陷北京，咸豐逃走熱河，洪、楊亦未能配合出兵北進。故北伐軍戰役，實乃太平軍攻勢作戰之頂點，而爲戰爭全局失敗之開始。

二、太平軍西征軍作戰與清軍之反擊

(一)南昌之戰

太平軍以破竹之勢，溯江而上，南昌之戰，乃眞正遭遇强敵，此敵即在全州簑衣渡大敗洪、楊之江忠源。太平軍自咸豐三年（一八五三）五月十八日，圍攻南昌城以來，先後用土營數度穴地轟塌城牆，猛攻多次，均被江忠源率部拚命防守擊退之，直到九十四天，乃放棄攻城解圍北撤而去。按當時清軍，旗兵綠營，全部腐敗，不堪一擊。獨江忠源一支楚勇（即湘軍之前身）能戰能守，此皆江忠源爲人俠義，平時能與士卒共甘苦，作戰則身先士卒所致，所謂「兵隨將轉」「强將之下無弱兵」者是也。

(二)湘軍水師之始

南昌之戰，江忠源與郭嵩燾，鑒于太平軍水營船行之捷利，遂上書清廷及曾國藩，主張增添水師，是爲湘軍創立水師之議始。論者每謂湘軍平亂，中興清室，水師居首功，洪、楊獨不知水師之重要等語。殊不知首創水營者爲

太平軍，湘軍之練水師，乃係根據南昌作戰之經驗，學自太平軍者。

(三)江忠源之忠烈

江忠源力疾赴援廬州（合肥），純係以戰爭全局爲重，城破，自刎殉職，未即死，獨恐被俘，脫衣投水死。此種不成功，便成仁之精神，眞乃軍人之模範。

(四)長沙與南昌兩城之堅守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八月，太平軍湘鄂進軍時，攻長沙城不下，西王蕭朝貴陣亡。此次南昌之戰，太平軍圍攻三百餘日未克，此後太平軍雖在湘贛作戰多年，皆不敢再犯此兩名城，足見失敗心理影響作戰意旨信念之大。

(五)曾國藩之大勇（下引見，清代通史，卷下，頁七五七）

曾國藩于靖港及九江失利後，兩次求死，忿不欲生。此皆其「置生死於度外」與「負責任，知廉恥。」之表現。誠如郭崧燾與羅澤南所言：「曾公求有益于天下，其視此身如鴻毛，不自今日始也。」「天若不亡本朝，此老必不死。」

(六)羅澤南之死

「堅城下求功急」，爲兵家之大忌。咸豐六年二月十八日，湘軍于樟樹鎭大敗後，南昌城危如累卵，以曾國藩之學養鎭靜，尚急于上奏，請調羅澤南軍回援，其戰況之緊急可知。胡林翼奉詔後，覆奏清廷，請留澤南軍旬餘，期克武昌，此一決定，實爲羅澤南之催命符。曾、胡、羅均爲「中興」之名將，品學事功，世有定論。羅澤南之早期殉國，在湘軍平亂大業上，實乃重大之損失。

(七)羅澤南之賢

羅澤南論東南大局，在南康（今星子）面謁曾國藩，策定湘軍作戰計劃，並親任先鋒，反攻武昌，雖不幸早期殉國，未見其成，但見其才識品德之高，篤實力行之誠。論者有謂江忠源、羅澤南不死，其事功地位，必在胡林翼、左宗棠之上，殊有至理。湘軍初期大將，羅（澤南）、塔（齊布）齊名，塔齊布出身綠營，其部將多營弁；澤南所部，則用其弟子爲將佐。曾國藩論其軍曰：「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鏖兵，暮歸講道。」其後塔齊布死守九江軍中，部下無一繼起人物，其營遂散。澤南死後，弟子繼起接統其軍，卒平大敵，其弟子有王鑫、李續賓、李續宜、蔣益禮、楊昌濬等，皆是湘軍之名將。（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頁一五〇）

(八)石達開戰略指導上之錯誤

翼王石達開身爲西征軍統帥，在武漢爭奪戰中，戰略上，犯兩次嚴重錯誤。1.五年十月上旬鄂南會戰生死決鬥中，爲收容會黨，突由通城東進，轉入江西，自此與韋俊所部分離，不能會師，使胡林翼羅澤南部湘軍得恢復之機會，轉敗爲勝。2.六年二月中旬，樟樹鎭大捷之後，未能直搗南昌城，將江西湘軍大本營摧毀，竟率大軍東援天京，此固係奉東王楊秀清之命，非能自主，但兵法有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事實上，攻下南昌城，于曾國藩以致命打擊後，再赴援天京，時間亦不致有誤也。

(九)太平軍鄉治制度之推行

太平軍在皖省南北佔領地區最廣，時間亦最久，曾經推行鄉治制度。關于貴池佔領後，「亂後記」中有左列之記載：「軍、師、旅帥，計將公正生監充當，庶免爲地方害」「及到竹塘時，亦議以生監充當旅帥，互相推諉，乃

拈鬮，鬮爲仿坡所得，歸而謀諸我。我曰：『君以生監世家，充當僞職，其負國恩不淺矣。賊卽成事，且愧于心，況賊必不成事乎？不充而賊卽不滅，禍不專在君家也。充後而賊終滅，禍則專在君家矣。』仿坡聞而涕泣，顧貼充者卅金，始有人充之。」簡又文稱：「由此可見天朝鄉治制度，原定以一邑之公正紳耆充當。不過有功名者每失去民族精神，或懼後患，不肯担任，故轉爲無賴姦人竊據地位，魚肉人民耳。」（見太平天國全史中册，頁一〇一四——一五）由此可證明太平軍治鄉官制度之推行，並未達到理想之成功。

太平軍西征停止之時，已在楊、韋事變大內訌之後，此時太平天國宗敎上種種迷信欺枉之言行，均被揭穿，政局全部逆轉，軍事上亦僅有防守之能力。幸有陳玉成、李秀成兩名將繼起，尙勉能支撑殘局苟延數年耳。

18—6418

第四章　楊韋事變前後天京解圍諸戰役（附圖十八——七七九、七八〇、七八一、七八二、七八三）

天京首次解圍戰：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春，清建南北兩大營於江南北，以圍困天京。咸豐六年春，陳玉成、李秀成等大破清江北大營，佔領揚州。太平軍乘勝回師攻清江南大營（本部駐孝陵衞），同年夏與石達開協同攻破之。清江南大營統帥向榮憂憤而死。是爲天京第一次解圍。

天京二次解圍戰：天京首次解圍後，清朝震動，太平軍形勢大張。楊秀清卽乘此時，欲篡奪天王之位，遂起楊、韋事變，天朝中自相殘殺，石達開遠走，天朝形勢頓形衰亂。清廷乃復建南北大營，以困天京。至咸豐八年夏秋間，李秀成等再破清江北大營。是爲天京第二次解圍。

三河鎭之戰：當太平軍再攻清江北大營之時，武漢方面湘軍陸師乘勝自江北東下，以策應清江北大營之作戰。故李秀成等於擊破江北大營後，卽放棄揚州，集中力量以戰上游之湘軍，遂展開三河鎭之戰。咸豐八年九月，湘軍大將李續賓率十營之衆攻三河鎭。陳玉成等迎擊，大破之。李續賓戰死，湘軍盡殲。太平軍江北戰勢，乃告復定。

天京三次解圍戰：楊、韋事變後，太平軍雖仍有上二役之勝，但由於大勢已去，清軍在江南北及湘軍在武漢上游，皆乘勢進逼天京。天京遂陷於重困之境。咸豐十年春初，李秀成從天京出赴蕪湖，率軍奇襲清江南大營糧餉所出之杭州，乘虛破之。清軍南北大軍圍困天京凡十餘萬，每月糧餉百餘萬兩皆賴杭州，杭州一旦淪陷，軍心因而大爲動搖。

同年三月中旬，李秀成又忽自杭州北向，以攻清江南北大營，大破之。清軍統帥和春、副統帥張國樑皆死，是爲天京第三次解圍戰。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江北大營：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十一月太平軍陷湖南岳州，清廷震動，特派河南巡撫琦善（正黃旗）、直隸提督陳金綬，統兵一萬三千人，另飭戶部撥餉銀二百萬兩，進防豫南信陽、新野一帶，又派勝保領吉林、黑龍江馬隊四千歸琦善委用。翌年（咸豐三年）洪、楊自武漢悉師東下，琦善等自信陽經鄂北赴安徽，再由皖北進兵江南。二月初十日太平軍攻克金陵。同時向榮、琦善、陳金綬等均抵安慶，共商江北、江南合圍金陵之計劃，隨即由大江南北分途東進，同月(二)廿一日陳金綬、勝保領兵四千先抵江浦，敗太平軍吉文元部，奪回金陵對岸之浦口。翌月(三月)初，琦善到江北，陳金綬、勝保等進駐揚州城外之帽兒墩、雷塘集等地，於是「江北大營」正式成立。欽差大臣琦善節制調遣各路官兵，爲全軍統帥，陳金綬、勝保爲幫辦。其相繼到揚州者，尙有漕運總督福濟、查文經、四川總督慧成、刑部侍郎雷以誠、察哈爾都統西凌阿、副都統託明阿、德興阿等。計馬步兵一萬八千人（太平軍先於二月廿三日，佔領揚州城。）所可注意者，江北大營之將領士兵，大多數爲滿州人，其後續到者，尙有蒙古兵。

江南大營：咸豐二年（一八五二）武漢失守後，十二月廿六日清廷派向榮、徐廣縉爲欽差大臣，令其專辦軍務。翌年正月初二日夜太平軍退出武昌，沿江東進。向榮一方面照會陸建瀛與琦善，期堵截敵軍於前頭，同時親率大軍，分由水陸兩路隨後東下尾追，以副將瞿騰龍留守武昌城。所部全軍總兵力爲一萬三千人，計爲總兵鄧紹良、和春、馬龍、都司張國樑等。同月（正月）初十在安慶會晤琦善、陳金綬等，共商會攻太平軍大計。月底大軍到達句容之淳化鎭一帶，時金陵失守已十八天矣。自是營於朝陽門外之孝陵衞，與太平軍爭戰於城外及其附近地區者數年

。洪、楊受其圍攻，大受牽制，遂使清軍得於南北調兵遣將，待湘軍新興勢力崛起，卒覆太平天國，論者多以此爲向榮之功。當時琦善之軍稱江北大營，而向榮之軍則稱江南大營。

太平軍天京內外情勢，見前章所述。咸豐三年三月，雷以誠以太常寺少卿奉派到黃河巡查以防太平軍北上，遂於事畢奏請殺敵，清廷允其就近南下到江北大營協助防務，並陞授左副都御史。翌月（四）下旬，抵揚州後，以誠廣延豪俊，措貲募勇，自成一軍，與各營相犄角。勝保移軍北指後（見前章），又奉旨升刑部左侍郎，繼勝保幫辦軍務。其幕中有一浙江才子錢江者，陳抽厘金以充軍餉之策，實施後，收入大增，軍實以充。隨之各省紛紛仿行有效，大江南北，清軍與洪楊苦戰十年，軍費無缺，多有賴於此新稅法，且於事後繼續施行數十年，成爲清廷財政上之新制度。

第二節　戰地概況及戰略指導

清廷以江南大營，圍困金陵，相機進剿。江北大營則分兵布防淮揚，期前扼江北，爲南岸聲援，後據黃河，爲北路屏障。此種戰略，在軍事上雖未能迅奏膚功，而牽制太平軍只在長江流域游弋，斷其北伐之接濟，使江北不致糜爛，曾、胡湘軍在湖南漸漸長成，徐收戡定之功，其作用亦甚大。

太平天國定都金陵後，派軍北伐與西征，在華北與華中，進行大規模之機動戰，已詳前章。天京外圍之清軍，南北兩大營，雖有收復金陵之使命，事實上，自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春起，三年以來，雙方均在對峙中，只有小規模之接觸，待至咸豐五年（一八五五）春四月，洪、楊北伐軍全部被殲，西征軍又與崛起之湘軍相持於贛鄂大江

南北，天京外圍清軍實力大增，太平軍爲掃除天京之威脅，乃發動攻勢作戰，史稱天京解圍之戰。

三河鎭之戰爲本章重要作戰，湘軍損失甚重，曾國藩致唐靜海書有云：「敝邑（指湘鄉）弁勇，自三河敗後，元氣大傷，雖多方撫慰，而較之昔日之鋒銳，究爲減色，」可見一斑。玆將三河戰地概況簡介如下：安徽之戰略要地爲安慶、廬州（合肥）、東西梁山、寧國（宣城）等地。但當年太平軍尚有三個小地方，亦成爲軍事要地，卽三河鎭、樅陽鎭、和州。三河鎭是北通廬州，南通安慶省城，東達天京（金陵）之補給中樞基地。和州則爲安徽經長江通天京之轉運基地。樅陽鎭乃安慶之咽喉，忠王、英王等數度召集軍事會議於此地。（簡又文，全史，頁一六四二）

楊、韋事變後，翼王石達開率大軍遠行，雖在其他方面牽制清軍兵力，但與天京爲主之太平軍作戰，已無直接關係。當時太平軍之主力，成爲兩大集團，一爲英王陳玉成，以安慶爲基地。二爲忠王李秀成，以蘇州爲基地。在長江上下游，有如天京之左右手。固已非當年北伐西征之雄圖可比，而以攻爲守，互爲犄角，一度敗湘軍于三河鎭，繼則破杭州，攻上海，東南大震。及安慶陷落，英王北走，李秀成孤掌難鳴，太平天國之國勢遂急轉直下，而步入滅亡之命運矣。

第三節　天京首次解圍戰（參看附圖十八——七七九）

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冬，北伐軍已全部被殲滅于黃河以北，西征軍又遇强敵于湘鄂（曾國藩之湘軍）。當時清軍江南大營向榮與張國樑之部隊，已增至兩三萬衆，江蘇巡撫吉爾杭阿率隊圍攻鎭江甚急，太平軍守將吳如孝告急于天京。同年十二月十九日，東王楊秀清將安徽東西梁山、金柱關、廬州（合肥）、三合鎭之太平軍，召回天京

。決定對清軍江南江北兩大營，予以殲滅性之打擊，而解除其圍困之威脅。

一、鎮江與揚州附近之作戰

咸豐五年十二月廿五日，東王命冬官丞相陳玉成、春官丞相涂鎮興、地官副丞相李秀成、夏官又丞相周勝坤等率兵救援鎮江，遂與清軍張國樑部在湯頭（今南京市東北郊龍潭鎮一帶）一帶發生激烈戰鬥，相持旬餘之久。圍攻鎮江之吉爾杭阿部衆，亦從九華山西援張國樑部，雙方對峙，陷於苦戰，勝負難分。陳玉成李秀成乃共議作戰計劃如下：陳玉成親乘小船，偷渡清軍陣線，捨死直冲入鎮江城內，指揮吳如孝部；李秀成指揮城外太平軍，裏應外合，夾擊清軍。

咸豐六年二月廿六日，太平軍如計行事，清軍大敗，失去營壘十六座，太平軍進駐鎮江外圍金山——金雞嶺——九華山麓，與清軍巡撫吉爾杭阿大營對峙。吉營嚴密防守，不敢出戰。至廿九日夜，陳玉成李秀成等率部由金山連夜渡江到瓜州，次日（三月一日）卽向清軍江北大營猛攻，連破營塞一百廿餘座，當卽乘勝佔領揚州，生擒知府世焜，殺同知朱守讓，欽差大臣託明阿退守蔣王廟一帶。太平軍將揚州粮秣軍實運回鎮江府。原擬由江北經儀徵、六合、浦口回師天京，因江南大營派張國樑在六合防守，不得已，仍由金山渡江南歸，過江後卽向高資清軍進攻，吉爾杭阿率兵由九華山來援，大敗，吉巡撫乘暗夜逃走，後被太平軍圍于高資山中，自殺殉職。清軍見主帥死亡，軍心散亂，鎮江外圍之清軍營壘七、八十座，遂全部被太平軍所攻佔，及江南大營派張國樑領兵來援，而爲時已晚，遂屯兵丹徒鎮。李秀成等乘勝向丹徒進攻，鎮江守將吳如孝亦率兵千餘前來助戰，清軍馬營先潰，國樑軍遂大敗，仍退守大營。

13—6423

二、江南大營之擊破

清江北大營已破，東王楊秀清即下令，向孝陵衞清軍向榮江南大營進攻，並限令非將其擊破不准入天京，以示決心。同年（咸豐六年一八五六）五月十八日，陳玉成、李秀成等協同友軍李昭壽由燕子磯向堯化門進攻，次日（十九）清總兵張國樑由孝陵衞大營前來增援堯化門，當被太平軍擊敗，堯化門清軍遂陷重圍。是時翼王石達開自江西皖南率領曾錦謙、張瑞謀等來援天京之大軍亦到，東西夾攻，清軍旗營馬兵先潰，繼而堯化門及孝陵衞江南大營之營寨數十個均被攻破，清將陳明志、扎拉芬、李發榮、凌保等陣亡，兵勇死傷尤衆，向榮與張國樑乘夜逃至淳化鎭，隨又退往丹陽。同（五）月廿五日，陳玉成、李秀成等太平軍佔領句容，隨即經白兔鎭向丹陽追擊前進。

六月十三日，太平軍以清軍江南大營已覆滅，而長江上游湘軍反攻日急，乃命石達開即回師江西湖口，上援武漢。（武漢戰況，詳前章西征戰役章。）七月初九日，清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湖北提督向榮憂憤卒于江蘇丹陽（一說係自縊死）。向榮，字欣然，四川大寧人（巫溪），出身行伍，有驍勇之稱，累官至提督與欽差大臣，爲太平天國之死敵。自金田起義，即開始對太平軍作戰，自桂、湘沿途尾追至南京，在城外孝陵衞一帶建立江南大營，聯合揚州之江北大營，企圖圍困天京。向死後，清廷以怡良暫署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後又命和春辦理江南軍務。清帝咸豐曾于下諭中說：「逆匪披猖，一聞向榮病故，必將併力攻撲丹陽大營，設有疏虞，大局何堪設想。」可見此次戰役關係之重大。但正當太平天國革命形勢好轉之時，天京却發生使親者痛而仇者快之楊、韋內訌之變。（太平天國資料，頁六七三，向榮奏稿）

第四節　楊、韋內訌事變

一、事變之導因（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頁一八七八）

道光廿八年（一八四八）在廣西桂平紫荆山圖謀革命時，楊秀清僞稱上帝天父降託己身，取得宗教上超越一切之地位，以挾制洪秀全，每當天父下凡，楊秀清附體傳言之時，秀全亦須跪地聽其命令，甚至受其鞭責，被斥之後，仍須詔羣臣說：「爾爲官者，須知東王所言，卽是天父所言也，爾等皆當欣遵。」太阿倒持，一至如此，內訌之禍，實首先種根在此宗敎之上。到永安州（蒙山）建國，封王位時，規定所封各王，均歸東王楊秀清節制（因當時起義力量之形成，皆由秀清家鄉之人組成之）。至此秀清又從天王手中取得統帥權。於是更多種下一條內訌根苗。忠王李秀成供詞中稱：「東王自己威風張揚，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韋昌輝與石達開、秦日昌是大齊一心在家計議起首共事之人，後東王威逼太過，此三人積怨于心，口順而心怒。」而北王韋昌輝對秀清積怨尤深。北殿承宣張子明激變水營于南京下關，東王曾杖責昌輝數百，至不能興，平常又詐稱天父附體，時挫折之。自滿清江南與江北大營擊破後，欽差大臣向榮、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先後死，東王楊秀清以無外憂，遂有謀篡之意。

二、事變之經過（上引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頁一五九）

北伐軍之覆滅，雖減削楊秀清系勢力不小，而其死黨爪牙仍滿布太平朝野內外。只其留天京者，親信衞士帶甲官兵，足有兩萬衆，因此自可支配全朝，爲所欲爲。其實施攫奪大位之步驟，先用「調虎離山」計，盡令異己諸王出京，如令北王韋昌輝到江西主持贛省軍政，令燕王秦日綱赴丹陽金壇掃蕩張國樑殘部，令翼王回鄂上援武漢。繼乃假傳天父神旨，命天王親到其王府，逼其加封己爲「萬歲」尊號，時爲天曆丙辰六年七月廿七日、咸豐六年八月初四日、一八五六年九月二日。洪秀全乃佯允其所請，俟下月慶祝其壽辰時，正式頒予封典（楊式生日爲天曆八月

十七日、陰曆八月廿五日、陽曆九月廿三日）。考太平朝禮制，惟天王至尊稱「萬歲」，其下東西南北翼五王稱號，以次遞減一千歲，故東王向稱「九千歲」，今竟逼封「萬歲」，并肩稱尊，將置天王于何地？其叛逆不道，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大概決定于八月中生辰稱萬歲並兼登大寶，蓋金田起義時，天王亦于壽辰登極也。不料一向引爲心腹同謀之豫王胡以晃，忽向秀全告密，將東王謀篡計劃，全盤托出，並自願誅奸衞王。天王驚悟。其時，忠于天王之留京者，力量不足以與楊氏對抗，幸距楊氏生日尚有多時，乃急召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等回師勤王。秦軍距天京最近，率先奉召回京，但力量有限，未敢發動，卒至陰曆八月初三日（天曆七月廿六日、陽曆九月一日）北王韋昌輝由江西趕回，不數小時而內訌大禍爆發矣。（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頁一三五六）

北王之回京也，係由水路沿江東下，以船兩百餘艘運精兵數千人以歸，上岸時已深夜，逕軍入城。先與秦日綱、胡以晃、賴漢英等急商進行，決即夜舉事，並得天王許可。先派兵扼守全城要害，並佔據通達東王府之街道，隨即密圍全府。北王、燕王等躬率死士，逕闖入府中，由燕王秦日綱下手將楊秀清當場刺死。府外圍軍及其他伏兵，一聞府內信號，知刺楊得手，同時發動，亂殺東王黨羽及部兵。東王府附近原駐衞兵，執戈抵禦，迅被撲滅，全城遂陷入混亂、鬥殺之巷戰狀態中。東王餘黨之幸得漏網者，自不甘束手待斃，即團結自衞，拚命抵抗。互相仇殺，屍骸積山，秩序混亂無已，東王府全部被毀，獨有東王幼子（第五子）漏網得存，後襲封東王爵。忠王李秀成供詞有稱：「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東，後被北王將東王殺害，原是北王與翼王二人密議，獨殺東王一人，因東王，天王實信，權太重，要逼天王封其萬歲，北、翼兩王不服，君臣不別，東欲專尊，後與翼計殺東王，翼與北王密議殺東一人，殺其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多殺。」

咸豐六年九月，翼王石達開偕曾錫謙與張瑞謀自武漢前線趕回天京，責昌輝殺人過多。昌輝大怒，欲幷殺達開，達開連夜縋城而逃，昌輝遂殺達開留京全家大小。忠王李秀成供詞記其事云：「北王殺東王之後，盡將東王統下親戚屬員文武大小男婦盡行殺淨，是以翼王怒之，翼王在湖北洪山營中，同曾錫謙張瑞謀趕回京都，計及免殺之事，不意北王頓起殺心，又要將翼王殺害。後翼王得悉此事，弔城由小南門而出，走上安省，計議報仇。此時北王將翼王全家殺了，後移洪山之軍救寧國。北王在朝，不分淸白，亂殺文武大小男女，勢逼太重，各衆內外，並合朝同心，將北王殺之，人心乃定。後將北王首級解至寧國，翼王親看果是不差，後翼王回京。」先是翼王擬回京以肅君側，卽要求殺北王。北王聞之爲自保計，指揮死士布置抵抗，天王因北王殺戮太多，早已不滿，當探知天王有左袒翼王後，乃舉兵圍攻王宮。秀全乃下令殺之。誅韋之後，所殺不過兩百人，且交戰僅兩日耳。秦日綱、胡以晃，均死于此役。（昌輝被誅時間，爲咸豐六年十月中旬）（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頁一三九三）

達開旣回天京，洪秀全對之甚猜忌，陰命胞兄仁發、仁達掣其肘，達開遂被迫出走。忠王李秀成供詞有謂：「後翼王回京，合朝同舉翼王提理政務，衆人歡悅，主有不樂之心，專用安、福兩王，安王卽王長兄洪仁發，福王卽王次兄洪仁達。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歡悅，此人又無才情，又無計算，一味古執，認實天情，與我天王一般之意見不差，壓制翼王，是以翼王與安、福王三人結怨，被忌壓制出京，今而遠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達開自天京出走，是在太平天國丁巳七年四月末（一八五七年咸豐七年），至此內訌大變，始告結束。計自楊秀淸陰謀篡位起，至翼王被迫遠征止，前後爲時共一年之久。（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頁一三九六）

三、太平軍自鄂贛撤退

楊、韋事變後，軍事最高統帥東王楊秀清慘死，石達開又帶走太平軍精兵戰將數十萬，革命元氣，受到極大創傷，從此指揮欠統一，兵力又分散，遂漸入滅亡之厄運，故天京不久又陷入重圍。爾後戰爭主動，亦漸漸轉入清軍（湘軍）手中。國藩聞天京內訌，曾作書招降石達開，當被達開拒絕。此後雙方作戰指導要點：

滿清方面：上游以曾國藩率湘軍先攻取武漢、九江，再圖安徽省。在下游以和春、張國樑重整江南大營，圍困天京。

太平軍方面：在下游以李秀成爲主將，保衛天京。在上游以陳玉成爲主將保衛安慶。

太平軍武昌守將韋俊，因胞兄北王韋昌輝被殺，無心作戰，首先棄守，傷亡萬衆，武漢三鎮，旋卽全失。清廷以胡林翼實授湖北巡撫，林翼遂在武漢建基地以爲湘軍後方之根本。時爲咸豐六年底（一八五六）。湘軍水陸大軍乘勝東下，遂圍九江。太平軍守將林啓榮，堅守奮戰，水陸環攻六晝夜未下。太平軍陳玉成爲策應上游作戰，沿江西上，于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四月下旬在湖北廣濟受挫，喪失營壘廿餘座。九月湘軍攻陷湖口。被困于鄱陽湖三年之湘軍內湖水師，至是始得與外江水師復合，將士歡聲動天地，于是奮勇追燒敵船，從此太平軍無水師，長江千里，遂爲湘軍所獨佔。咸豐八年四月八日湘軍李續賓率部攻克九江，貞天侯林啓榮以下萬餘人均戰死（林啓榮守九江已四年餘）。九月曾國荃、劉騰鶴、普承堯等攻佔江西吉安府，從此太平軍在贛鄂兩省之勢漸衰。

第五節　天京第二次解圍戰（參看附圖十八——七八〇）

長江上游撤守之同時，豫天侯陳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率軍與清軍提督秦定三部爭戰於廬州（合肥）安慶（

懷寧）之間地區，太平軍乘勝進出于壽州、霍邱一帶。當時皖北正鬧災荒，飢民紛紛投入太平軍，得補充兵員數萬人。

咸豐七年（一八五七）閏五月下旬，清軍提督張國樑、總兵傅振邦部，乘天京空虛，侵入句容，擊敗太平軍守將周勝富部。原來業被擊潰之清軍江南大營，經整頓補充後，已重整軍威，從淳化鎭，向天京進逼，再作圍困之計。同時並猛攻鎭江府太平軍守軍，李秀成由皖省東來率部救出守將吳如孝，走回天京，鎭江遂于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被清軍佔領。李秀成入京後，主持朝政，重整綱紀，頗有起色。天京外圍，雖有清軍和春、張國樑等大軍圍困，但京城防務，甚爲堅固。咸豐八年二月中旬，經過廿餘日戰鬥，城南秣陵關，被清軍佔領，天京頓感威脅。李秀成遂冒險衝出天京，調度援軍，以求解圍。天朝政務交由蒙得恩、李春發、林紹璋等負責。秀成由天京南門，一日夜趕到蕪湖，與李世賢（秀成之弟）協議，二人在南岸，一人在北岸。時陳玉成方自羅田——麻城作戰不利，退回潛山、太湖一帶集結。同（二）月末，李秀成親帶精兵五千，在北岸含山集結，先擊破和州清軍營壘廿餘座。隨卽揮軍北進，佔領全椒、滁州、來安，以分浦口、江浦清軍之兵力。留捻軍李昭壽防守滁州。秀成仍率兵回全椒，在大劉村安營紮寨，擬掃清兩浦（卽浦口與江浦），隔江通信，以安天京人心。四月下旬，江北大營滿清欽差大臣德興阿率勝保、鞠殿華等步馬萬餘衆，摧毀大劉村太平軍營盤十餘座，秀成率殘部退守全椒縣城。忠王供詞敍述此事有謂：「那時眞苦之不盡，流涕不盡了，仍在全椒，實無良策。」可見當時情況之悲慘。六月下旬，李秀成在樅陽鎭（安慶東北卅里）召開軍事會議，陳玉成、李世賢、黃文金等均到會，商定作戰計劃，由北岸謀解天京之圍。決定分兩路進軍，㈠爲陳玉成率部經潛山、廬州（合肥）、梁園鎭指向滁州，另一部攻定遠。㈡爲李秀成由樅陽回全椒整

隊，向烏衣鎭進軍。清將德興阿率部由兩浦北上，勝保馬隊由水口南下。兩軍大戰于烏衣，清軍受陳、李兩軍夾擊，步馬各營均敗陣。太平軍乘勝追擊，清軍損失三、四千之衆。張國樑由江南大營來援，在小店亦潰敗。陳玉成、李秀成兩軍乘勢追下浦口，德興阿部大亂，死于浦口者萬衆以上。天京之圍，遂由北岸浦口打通，時爲咸豐八年八月下旬。太平軍復分兩路東進（李秀成經天長，陳玉成經六合。）揚州清軍不戰而逃，揚州知府被俘不降，李秀成發給川資三百五十兩，送至仙女廟而去，至是清軍江北大營全潰。

滿清政府，以江北大營潰敗，將欽差大臣辦理江北軍務之蒙古都統德興阿革職，此後江北軍務由江南大營欽差大臣和春統一節制之。

第六節　三河鎭殲滅戰（參看附圖十八——七八一）

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天曆戊午八年）九月初七日，湘軍大將李續賓、李續宜、趙克彰、周寬世等進佔桐城，安徽告急。於是陳玉成、李秀成等自動放棄揚州，留黃門安守六合，大軍急行入皖。九月廿八日湘軍李續賓率兵五千進攻三河鎭。三河鎭爲太平軍屯集粮米軍火之補給基地，北通廬州，東達天京，憑河設險，築城一座，由吳定規守之。雙方都十分重視此地。陳玉成（當時爲前軍主將）由江蘇六合、江浦，經安徽巢縣、廬江，晝夜兼程進援三河鎭，直趨白石山與金牛鎭，抄李續賓後路。並命吳如孝聯合捻軍，從廬州隔斷清軍舒城援兵。陳玉成部先在金牛鎭紮營。十月初十日，李續賓率大軍乘太平軍立足未定，利用拂曉，進攻金牛鎭，突破太平軍樊家渡、王家祠堂營壘，衝過金牛鎭。是晨（初十日）大霧，敵我不分，李續賓追至陳玉成之營前。玉成卽重新整理部隊，向續賓後

路殺出，及續賓囘軍迎敵時，清軍自亂，李運洛、張嵩齡、張義吾等營相繼敗亂，兵勇死傷大半；續賓遂卽急調彭祥瑞、周寬世、李存漢、黃勝日等營接應，反復衝殺。此時李秀成聞知金牛鎮砲聲不絕，知是激戰，卽自白石山引兵向三河鎮前進助戰（金牛鎮去白石山廿五里）守軍吳定規亦自三河城內衝出。陳玉成見援兵已到，士氣更壯。湘軍腹背受敵，營官鄒玉堂、杜廷光、趙國幹等先後陣亡，被太平軍攻破營壘七座。陳玉成進據清軍營壘，遂挖斷河堤，以斷李續賓歸路。是夜（十月十日）三更，續賓戰死（一說自縊，死時四十一歲，官至巡撫銜，浙江布政使。同知曾國華（國藩弟）、何忠駿、何裕、董容方、知縣王揆一、參將朱恢三、周福高、縣丞李續藝等均死之。同月（十月）十三日太平軍繼續掃蕩殘餘中左營壘，殺道員孫守信、丁銳義、縣丞劉運會、守備蕭廷玉等，副將李存漢突圍走桐城。此次作戰李續賓十營湘軍，全部被殲（此役陳玉成部曾收編湘軍散兵俘虜多名，後湘兵降俘乘機殺死太平軍數十名，陳玉成遂下令殺盡湘軍降俘）。太平軍乘勝兩路向桐城進攻，清軍復于大敗之後，已無鬥志，桐城遂失守。

安慶圍城清軍都興阿指揮之多隆阿、鮑超等部，鑒于三河之敗，自動撤圍由石牌退宿松、太湖。陳玉成部跟蹤追擊，李秀成亦收復潛山、太湖兩區。同（十）月廿六日，陳玉成親自統軍由石牌前進，另遣李四福自桐城進至潛山黃泥舖，夾攻宿松。清軍都興阿馬隊先出戰，敗李四福部，再破玉城主力于王家畈。李秀成部追擊進軍亦不利，退守太湖。於是陳玉成卽囘安慶省城，李秀成亦率部往巢縣、黃山休軍過年。

時太平軍左軍主將李世賢與清軍提督鄧紹良部爭戰于皖南寧國府一帶（宣城），清軍大敗，鄧紹良陣亡。隨後世賢遂分路向天京外圍高淳、秣陵關、江寧鎮進軍。而展開天京第三次解圍之戰。

第七節　天京第三次解圍戰（參看附圖十八——七八二）

一、江北戰況

咸豐九年（一八五九）正月，太平軍江北守將李昭壽獻滁州降清。昭壽河南人，土匪出身，被清軍招撫，後叛清參加捻黨，投入太平軍後，李秀成待之甚厚，所部驍勇善戰，惟紀律欠佳，有昭壽軍與鮑超軍並稱者，蓋鮑軍亦善戰而乏紀律也。昭壽降清後，清廷先委參將，賜名世忠，鎮守江北數年，官至提督，爲太平軍之死敵。太平天國事平，解軍職，住揚州，後攜子女玉帛回籍，包庇煙賭，橫行鄉里，常年養戲班作樂，終遭殺身之禍。

同（正）月廿八日，清軍李世忠部南侵浦口，太平軍江浦守將薛之元，爲世忠所誘，亦獻城降（薛本屬捻黨，投於太平軍者。），由是江北盡失。當時太平軍後軍主將李秀成在安徽巢縣、黃山一帶。得悉江浦之變，星夜來救，但已無及。浦口僅留空城一座，秀成軍乃入駐浦口，以保持通天京之路，因其時六合、天長、和州、巢縣、無爲，尚爲太平軍所有。

二月初四日，太平軍前軍主將陳玉成再度佔領六安，進攻廬州官亭與清安徽之李孟羣大營（李爲安徽布政使）大破之，孟羣被擒。玉成勸降不屈，會約共食，孟羣遽以碗擊玉成，遂被殺年甫卅，清廷知死狀追贈巡撫。三月初三日，玉成又擊敗欽差大臣勝保部、總兵吉順等于廬州府護城鎮。旋以浦口、六合吃緊，即引軍東援李秀成部。爾後聯合李秀成在江北六合、揚州、天長、盱眙、滁州、兩浦一帶，與清軍勝保、張國樑、李世忠、馮子材等爭戰經年，太平軍勝多敗少，維持時斷時續由浦口通天京之路。

二、湘軍四路反攻

同年九月廿七日，太平軍右軍主將國宗韋俊及韋以琳在安徽池州，投降湘軍水師提督楊載福。韋俊爲北王韋昌輝之弟，以琳爲其侄，自楊、韋事變後，郎陷于悲觀，洪秀全亦疑之，近年來以國宗兼主將，屈居李秀成、陳玉成後輩之下，復與玉成不和，頗感失意，至此見太平天國困難日增，乃變節投降滿清，韋俊改名韋志俊。

至十月底，安慶又告急，陳玉成復自江北率兵西上救援，李秀成則留守浦口，以保衞天京。時湘軍實力大增，分四路反攻安徽：第一路由曾國藩親自指揮，從宿松、石牌反攻安慶。第二路由多隆阿與鮑超分任指揮，從太湖、潛山反攻桐城。第三路由胡林翼任指揮，從英山、霍山反攻舒城。第四路由李續宜任指揮，從商城、固始進攻廬州（合肥）。太平軍因長期苦戰，損失多而補充少。石達開所率精銳數十萬大軍，此時亦遠走廣西，與天京失去聯絡，遑言配合作戰。加以韋志俊、李世忠等變節降清後，予太平天國造成新的困難。此時期支持太平天國之重任者，爲陳玉成和李秀成兩人，另外尙有中軍主將楊輔清、左軍主將李世賢，及新任右軍主將劉官芳等。而李秀成處境，亦屬非常困難，在其供詞中曾說：「自攻破浦口、六和之後，楚軍（指胡林翼軍——編者）又由黃梅、宿松而來，上路又來告急，前軍主將扯兵上救，我獨不能前去，要保浦口。後破兩浦，清軍未盡，後又反生。我守浦口日久，又無軍餉支兵，外又無救。南岸和張之兵又雄，無兵與見杖，營中火藥砲子俱無，朝無佐政之將，主又不問國事，一味靠天，軍務政治不問。我在天朝，實無法處。力守浦口，後又被疑，云我有投清朝之意。天京將我母妻押當封江，不准我之人馬回京。郎時李昭壽有信往來，被天王知道，恐我有變，封我忠王，樂我之心，防我之變，我實不知內中提防我也。」

三、遠襲杭州城

天王族弟洪仁玕自廣東經江西、湖北、安徽于咸豐九年三月廿日（一八五九年、天曆乙未九年）到達天京，不久卽被封爲「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干王」。仁玕爲在廣東花縣同南王馮雲山最初皈依洪秀全宗敎而受洗者。自楊、韋事變後，天王決定不再封王，封干王後，又封陳玉成爲英王、李秀成爲忠王，是爲再度封王之始。干王洪仁玕曾發表「資政新篇」及「英傑歸眞」等小册子，經列爲太平天國官書，頗有識見。（太平天國全史，頁一六九七）

洪仁玕對軍事戰略亦有研究，當忠王李秀成囘到天京時，卽共同商討解天京之圍策略。咸謂此時天京由和春、張國樑等大兵圍困，難以力攻，必遠向湖杭虛處，力攻其背，以斷江南大營糧餉之源，清軍必遣兵救湖杭，俟其撤兵遠去，卽返旆天京，必得捷報。時爲咸豐九年十二月事也。當時太平軍楊輔清部已將安徽池州奪囘，陳玉成亦在安徽潛山打敗清軍副都統多隆阿部，形勢略有好轉。

咸豐十年正月初六日，忠王李秀成由浦口出京，將防務交與黃子隆、陳贊明接守，卽往蕪湖部署軍事。初十日，張國樑卽率隊攻破浦口太平軍沿江廿餘座營壘，而向天京南北兩岸合圍。

正月十九日忠王李秀成率陳坤書、譚紹光、陸順德等部從蕪湖到南陵。翌月初三日佔領廣德州，留陳坤書、陳炳文鎭守。秀成親率譚紹光、陸順德、吳定彩等七千衆與李世賢部入浙江。經安吉縣、長興縣、武康，擊破清軍總兵李定太、參將周天孚等，于同（二）月十九日到杭州外圍，攻擊武林、錢塘等門。廿七日，秀成親率譚紹光、吳定彩、陸順德等以一千二百五十名先鋒隊攻入杭州城。清軍守兵盡潰，巡撫羅遵殿、布政使王友瑞、鹽運使繆梓、知府馬昂霄均死難，總兵米興朝率清軍殘部向嘉興、海寧、富陽分別撤退。滿清杭州將軍瑞昌、副都統來存則退守

滿城。清廷聞杭州危急，卽令和春兼督浙江軍務。當派天京圍軍一部張玉良往援杭州。忠王李秀成以減輕天京圍困目的已達，遂放棄滿城不攻，卽製造旗幟，佈置疑兵，以壯聲勢，立刻率軍經餘杭、臨安趨孝豐，于三月十三日安返廣德州。於是，戰爭主動，遂被太平軍扭轉過來。因爲清軍圍困天京十多萬兵，每月粮餉百餘萬兩，完全依靠蘇、浙供應，杭州失陷，蘇杭一帶變爲太平軍活動範圍，江南大營粮餉斷絕，軍心開始動搖。

四、江南大營殲滅戰

同月（三）十八日，李秀成召集輔王楊輔清、侍王李世賢、右軍主將劉官芳、定南主將黃文金、平西主將吳定彩、求天義、陳坤書，營天義、李遠縱，及賴文鴻、古隆賢等在安徽建平（郎溪）開會四天，共商三解天京之圍作戰計劃。

會議完畢，各路分別進軍，楊輔清進佔高淳縣東壩，擊敗浙江提督鄭魁士，爾後向溧水、秣陵關前進。李秀成率劉官芳部進佔溧陽，擊敗清軍都司徐龍魁，爾後向淳化鎮進攻。李世賢部逼近常州，牽制東路清軍，並圍攻金壇。英王陳玉成從安徽金椒，南援天京。爾後渡過長江，由江寧鎮向善橋、雨花台進攻。閏三月初八日，忠王李秀成率李世賢、吳定彩大敗清軍江南大營主力張國樑部，攻破淳化鎮。同月十一日天京城內太平軍爲配合英王、忠王城外作戰，自上方、安德門等地分路出擊。翌日（十二）太平軍進佔紫金山、燕子磯、高橋門、雨花台、善橋、三線，清軍被太平軍內外夾擊，全軍大敗，死傷尤衆，欽差大臣和春率江南大營殘部退囘鎮江，張國樑部殿後，掩護退却。天京遂于同月廿一日解圍，干王洪仁玕、英王陳玉成、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賢、輔王楊輔清等，登朝慶賀，並商議爾後作戰方略。陳玉成主西救安慶，李世賢主南取浙閩，李秀成與洪仁玕主先取長江下游。天王採納忠王等

意見。卽由李秀成率軍東征蘇常，並派劉官芳率部折回皖南，陳玉成則渡江北攻揚州。

李秀成率李世賢、楊輔清各軍跟踪東追，同月（閏三）廿九日，猛攻丹陽城，清軍提督張國樑溺死河中，湖北提督王俊、總兵熊天喜、副將蔡其榮等均死之。清軍敗走常州，太平軍隨卽逼攻之。欽差大臣和春負傷，退無錫滸墅關，旋畏罪自殺。四月初十日李秀成部擊敗清軍提督張玉良，佔領無錫，卽進軍蘇州，居民多來迎接，同時得候補道員李文炳、候補知府何信義等爲內應，殺江蘇巡撫徐有壬等，佔領蘇州城。太平軍在此次戰役中，曾收編清降兵五、六萬人之衆。李秀成佔領蘇州之後，又分軍佔領江陰及浙江嘉興府。至是滿清江南大營全部被殲滅，主帥和春自殺，副帥張國樑陣亡，殘衆由張玉良率領，逃往杭州。（下引見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上册，頁三七五）

忠王李秀成在清掃戰場時，特差人查尋清軍提督江南大營副統帥張國樑屍首，厚葬于丹陽寶塔附近。國樑原名嘉祥，粤高要人，十五歲入桂，依其叔于貴縣，初爲店傭，後流爲盜，身長玉立，力舉千鈞，而面貌秀如好女，道光末年，自立爲盜首，擁衆萬人。民謠有：「强如狼，弱如羊，扶弱鋤强張嘉祥。」被清軍招撫，自廣西桂林之役，尾追太平軍至天京，數年來爲江南大營副統帥兼前敵總指導，乃太平軍之死敵也。又太平軍在蘇州俘文武候補官員及滿清將弁無數，均未加害，願囘家者，均發川資遣送，是爲李秀成大批放俘之始。蘇州城外各地，初不服太平軍之招撫，常于夜間搶擄到城邊，太平軍將領多主出兵討伐之，秀成不許，再出示招撫，民仍不歸，紊亂十餘天。秀成以克城不能安民，乃親率船數十艘直入民間，四鄉民衆，手執刀矛，將忠王李秀成團困，隨行文武失色。秀成說明親來撫民之意，民始順服，收其器械。遂在七天之中，盡將吳縣、長洲、安清平服。以及遠近各縣，遂皆不戰自撫。此外對於難民，亦分別發給粮餉，普施粥飯以賑濟，商民無本錢爲業者，亦計給其資，人民粮稅，就其造納

，並不苛求。故蘇州居民對李秀成之德意，均甚懷念。

第八節　忠王進軍上海　（參看附圖十八—七八三）

咸豐十年春，蘇州既定，四月下旬侍王佔吳江、平望，清軍提督江長貴受傷，潰退嘉興府。忠王再敗之，遂進薄嘉興城。知府張玉棄城逃，旋爲清廷正法。崑山、陽山、太倉，遂爲忠王部隊所佔領。五月初續佔嘉定、青浦、松江府。於是蘇南常州、蘇州、嘉興一帶，全爲太平軍所佔領，忠王遂揮軍進圖上海。

一、洋軍防守上海

上海爲江蘇瀕海之一縣，屬松江府。自道光廿二年（一八四二）中英江寧條約，以上海爲五口通商之一。翌年英人在上海創設租界地，美、法繼之，各租界自設工部局管理之，不受中國政府法律之治理。自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太平軍以破竹之勢攻克南京之後，上海華洋居民一度恐慌。繼而小刀會事起，佔領上海縣城逾年，太平軍並未支援之，清吏終藉外洋之助而收復其城。自是清吏對于洋兵協助平亂，印象甚深。咸豐十年春，清軍江南大營再潰，忠王進佔蘇州、嘉興，陳兵滬郊。四月初，奉派駐滬之江蘇藩司薛煥，遣上海道吳煦、知縣劉郁膏向英法領事請求派兵防守縣城，隨于初六日（西曆五月廿六日）共出報告，略謂上海係通商口岸，英法聯軍將共同防守，以維護商業，而阻止一切損害上海之亂事。翌日（初七）開始佈防，租界與縣城，均在外軍防守之下，而以英參將卡思尼爲聯軍司令。其時英法聯軍正有事于京、津一帶，在北方則攻清，在南方則助清，眞乃國際間之矛盾事件。蓋十九世紀之帝國主義政治，有强權，無公理，國際間之政策與行爲，乃視本國能力之所及，一切以本國利益爲前提，故

助清與攻清可以同時實行，無他，兩者均與其本國有利也。

二、華爾組織洋鎗隊助清

英法聯軍雖實行防衛上海，惟以自守爲務。清吏爲求洋人之助，遂有僱用軍事冒險家華爾組織洋槍隊參加作戰之舉。華爾（Frederick A. T. Mard）者美國康尼德克州人，生于一八三一年，早年學軍事不成，即流浪西方，曾投軍墨西哥及法國，于咸豐九年（一八五九）來上海，初任職于航行長江之商輪，其目的欲得機投効太平軍，企圖建功，以得王侯之爵。此時在滬外人厭惡太平軍，華爾因亦受其影響，乃翻然改變宗旨，計劃爲清吏自建一軍參加作戰，以攻打太平軍。咸豐十年春，得晤楊坊及吳煦，面陳其計劃，由華自任統領，招兵訓練，而由吳、楊供給餉械，言定每得一城另犒賞數萬金。同年四月十三日開始募兵，初僅得外國水手流氓共二百名，並得美籍軍人富爾思德與白齊文二人爲副統領。當時在滬之美國官員商人與敎士，均不贊成其舉動，華爾遂放棄美國公民而加入華籍焉。

至五月中旬，訓練無幾日，居然出征松江府，可謂近代軍事史之奇觀。結果大敗而歸，死傷甚衆，狼狽逃回上海。隨即全部潰散，滬濱人士，嘲笑備至。但華爾並不以此而灰心，乃復賈其餘勇，重組軍隊，得菲律賓勇士馬加者，募得流寓上海菲人兩百名，配以大量槍砲，復由清吏派參將李恆嵩七千人與其合作，復于同月（五）廿八日再攻松江府，先以密集大砲轟擊城東門，華爾馬加奮勇率炸藥隊冒死衝到城門根，城上太平軍守兵，千百人環內城而立，彈石紛紛擲下，傷亡極多。華爾忽發現城門炸開一小洞約二尺寬，僅能容一人爬入，華爾乃先進，馬、富、白三人繼之，餘軍續入，以指揮刀與手槍與太平軍格鬥兩小時，遂完全佔據東門。華爾與富爾思德均受傷，全軍死者

18—6438

六十二人，傷者一零一人，健在者只卅餘人耳。幸李恆嵩清軍繼至，太平軍見官軍大隊至，乃棄城走，是爲華爾助清平亂之第一功。此役得賞銀十三萬三千元，洋槍隊遂以松江爲其大本營焉。

三、太平軍無效之外交

咸豐十年五月初旬，忠王于連克崑山、太倉、常熟、嘉興、江陰等地之後，自蘇州致書上海英國全權公使，申明攻取松江、上海之必要，請其命駕來臨，面商一切，以敦盟好。但此公文毫無効果，徒令英、法人士，知其必來攻取上海而更加緊布防而已。英使對忠王之函久未答覆，與於忠王不再久待，于同月（五）十二日分兵兩路進攻青浦、松江以夾攻上海。

此次太平軍之進圖上海，因英法聯軍正有事于華北津、沽一帶，清軍上海防務空虛。又派員赴滬祕密運動本地會黨，屆時大舉響應。同時堅信外人善意歡迎其到滬，可與外使訂約而使太平朝成爲全國統治者。因此，認爲必可以最小代價，甚至或不需作戰，而垂手接收此名城也。但正在積極進兵期間，忽有兩批外國傳教士先後由滬到蘇州訪問忠王，由此復引起外交關係。忠王並托艾、楊兩教士再函英、美、法公使，重申前函約盟修好之意，兼爲洋兵協防助清作戰，提出抗議。不料英、法公使復均置之不理，且決定以武力保衞上海，不啻視太平軍爲敵人。蓋太平軍建都天京後，一切行爲，予外人之印象惡劣，故有此不友善之外交反應。英海軍司令何伯報告太平軍曾有下列評語：「這些亂黨，不只是叛逆清帝，而且是叛逆人與神的一切法律，故拒之于條約商港之外，似是十分合宜的。」由此可見外人痛惡太天國之一斑。（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頁一九九六）

四、太平軍中止攻滬

華爾既于松江之役立奇功，上海中外人士，交口稱頌其勇敢。華爾又急思再建殊功，卽刻招募兵員，購置槍砲，一時英軍逃兵商船水手，紛紛入伍，以軍餉甚優，又有刼掠發財之機會也。故于兩星期內，全部補充完畢（非人兩百，歐美人一百，共三百人）。並提出作戰計劃如下：一邊扼守松江爲基地，南拒杭州；再進攻青浦而佔領之，可東拒蘇州。如是則上海之安全可保。

六月十六日華爾率軍三百人進攻青浦，清軍撥砲船一隊另以李恆嵩軍萬人隨後接應。結果大敗，華爾身受五傷，李恆嵩幾成擒，富、白拚死突圍而出，死傷枕藉，狼狽逃回松江。太平軍窮追華爾敗軍至松江城下，倉促進城，留守者雖竭力抵禦，系以寡不敵衆，于同月廿六日，府城再爲太平軍佔領。華爾及富、白率殘部退歸上海。

七月初二日，忠王再致書在滬各國公使，鄭重聲明大軍到上海，保護教堂，請外人閉門不出，屋懸黃旗，自不擾害等語。同日忠王親到徐家匯，原駐該處之法兵廿五名自行撤退，忠王卽駐節其地之天主堂。是時太平軍前鋒已進至上海西南之七堡、虹橋、法華鎮及閘北一帶。該日，大風雨，蔡元隆、郜永寬兩部進至上海城外之九里橋與清軍大戰，毀其營壘。由是忠王督軍進逼縣城西南門，但不見城上懸黃旗，只有外國旗高豎城上。且忽然號令一響，英、法軍開火亂射，槍砲並發，彈如雨下。太平軍奉令，不准還槍，傷亡甚大，入夜始退却。

夜間有兵勇及會黨之先期通款者數千人，在南頭謀起事響應，聚衆焚江海關，巡撫薛煥派兵捕殺之，內應遂告失敗。七月三日太平軍再開到大南門、小南門進向上海城，但仍奉令不得開火，故復爲英軍所擊退。七月四日，太平軍繼續迫城，再出現于西門外及跑馬場附近，英軍開火如故，而停泊蘇州河之英艦亦發砲遙擊，忠王面頰亦爲彈片所傷，乃下令向徐家匯撤退。七月八日，太平軍全部退出徐家匯，取得松江、青浦，進援嘉興，遂中止進攻上海

同年秋，華爾赴法國就醫，一年後歸來，適逢忠王再作圖滬之舉，華爾亦重振師旅，參加作戰焉。

忠王供詞中述及圖滬之役，與上述記載，稍有不同，特摘錄如下，以作參考。「軍到周家會（徐家匯），隔上海十八里屯紮。離上海九里處所，紮有清軍營盤四個，那時我部蔡元隆、郜永寬提隊，是日明天光耀，天上四面無雲，出兵到九里地方與清將會戰。他見軍隊，他已別逃，棄營不守。正當用力進兵尙海（上海），內又謹備恭迎接我，忽然明天暗雨，風雷震動，大風大雨，兵馬不能企身，立脚不住，後未進兵，後洋鬼及清兵恭迎，未見我到，薛撫台（煥）是夜悉知有通情，復即加銀，和于（給予）洋鬼，請得一二千鬼子而守此城。清軍通我未成，此事未舉，這班人馬概被撫台殺之，其事不成。（我）在周家會（徐家匯）紅毛禮拜堂暫屯數日，後嘉與告急到來，不得已移軍由松江浦邑（靑浦）而回，由關王廟到嘉善平湖……。」

第九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一、戰後之政局

三解天京之圍，與忠王進軍淞滬，時爲咸豐十年春夏之交。同年七月，英、法聯軍攻佔大沽、天津，八月又攻佔北京，咸豐帝逃避熱河。九月，北京條約成立，淸廷屈於帝國主義武力之下，而訂此城下之盟，是爲不平等條約之始。

當忠王李秀成進圖淞滬時，清廷授曾國藩以兩江總督兼欽差大臣，節制四省軍務。其大營移駐於皖南祁門，正

佈署圍攻安慶之作戰中。當時太平軍以天京爲中心，安慶與蘇州有如左右手爲之輔翼。安慶爲英王陳玉成之基地，蘇州爲忠王李秀成之基地。

干王洪仁玕于咸豐九年到天京。仁玕品學兼優，頗有見地。咸豐十年八月，中國留美歸國第一名學生容閎及美教士羅孝全（道光末年，曾在廣州會晤洪秀全者）皆到天京，備受優待。但以內訌之後，大勢已去，加以秀全恍于楊、韋之亂，獨信任其洪氏兄弟仁發、仁達，遂使其天國漸趨于滅亡的命運。

翼王石達開，于咸豐十年春，率數十萬大軍經贛南入湘而還廣西，軍心渙散，其部將朱衣點、童容海、彭大順等復統所部十萬餘之衆，分化還走天京，至江西、皖南與忠王李秀成軍合流。時清廷以駱秉章爲四川總督，入川防剿石達開，負責安撫西南，事定。故未幾石達開亦敗沒于大渡河之役。

二、申　論

㈠**洪楊內訌**：太平軍建國金陵以來，清軍卽在金陵迤東孝陵衞一帶及揚州外圍，分別建立江南與江北兩大營，以作久困天京之計。故三年以來，僅有小規模之接觸，從未敢進攻天京。及太平軍初集大兵，開始反攻，而兩大營卽先後潰散，江蘇巡撫吉爾杭阿自殺，欽差大臣向榮陣亡，足見當時滿清軍隊之腐敗無能，是乃太平軍銳氣鼎盛之時。苟無曾國藩湘軍之興起，清朝勢必從此沒落，蓋野戰軍主力已被殲滅之故。洪、楊自始卽忽視湘軍之力量，基于此種錯誤判斷，認爲外無强敵，天下大定，遂開始內訌，不意事變擴大，殺楊又誅韋，石達開復遠走，遂使太平天國走向失敗之途。

㈡**鎭江之戰**：鎭江作戰，英王陳玉成（當時爲冬官丞相）隻身駕小舟，捨命直衝到城內，指揮吳如孝部，與李

秀成內外夾擊，大敗清軍，開天京首次解圍大殲滅戰之先聲。此種身先士卒，英勇奮鬥，深入虎穴之精神，堪爲軍人模範。會戰之後，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消極自守，不敢出戰。陳玉成、李秀成則連夜渡長江擊破江北大營，佔領揚州，待回師南渡，吉營遂被殲于高資山，吉爾杭阿自殺。此可見作戰貴乎主動積極，消極防守必陷于滅亡之軍事至理。

㈢**楊、韋事變爲太平天國轉勝爲敗及滅亡之關鍵**：太平軍自鄂贛撤退，完全受楊、韋事變之影響。蓋湘軍出師以來，克武漢，進兵九江，初勢雖銳，但自石達開大舉上援西征軍後，再陷武漢，進據江西腹地，湘軍水師，外江與內湖隔絕，曾國藩孤懸南康（星子），羅澤南陣亡鄂南（武昌外圍），正是一籌莫展之時。故楊、韋事變乃全部軍事作戰之轉捩點。翌年（咸豐七年）英法聯軍佔廣州。侵入平津，太平軍皆未利用機會以配合作戰。此爲太平天國運籌帷幄缺乏人才之表現。

㈣**天京第二次解圍之戰忠王之遠見措施**：天京第二次解圍，乃楊、韋事變後第一次大戰，亦是太平軍新起統帥英王陳玉成與忠王李秀成聯合擊潰江北大營之作戰。揚州知府被俘不降，李秀成發給川資三百五十兩，送至仙女廟而去，爲太平天國戰役中釋俘之先聲。蓋忠王欲以此瓦解清軍之士氣也。

㈤**三河鎮之戰**：安徽三河鎮之戰，湘軍乘英王陳玉成紮營金牛鎮未定，利用拂曉進攻，破突太平軍營壘數座，湘將李續賓衝擊超過陳玉成之前，但玉成並不慌亂，沈着應戰，重整部隊，向續賓後路再度殺出，適李秀成亦聞砲聲揮兵趕到，內外夾擊，造成湘軍十營就殲，主帥李續賓陣亡（一說自殺）之空前勝利。以今日戰術眼光看，似爲殲滅敵人于陣地內之作戰。玉成既能深入虎穴（鎮江之役），又能敵來不慌，沈着應戰，此種神勇機智，殊堪敬佩

18—6444

。此役之勝，安定皖局達兩年以上，同時又爲天京三次解圍大勝利之張本。否則安慶圍不解，陳玉成、李秀成之大軍，無法東調京、杭作戰也。曾國藩致唐靜海書中有云：「敝邑（湘鄉）弁勇，自三河敗後，元氣大傷，雖多方撫慰，而較之昔日之鋒銳，究爲減色。」由此可見三河戰後湘軍損失之慘重。（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頁一六四二。

湘軍十營就殲于三河鎮，誠爲一大失敗。但敗而不潰，收拾殘軍，在宿松一帶，將陳玉成、李秀成之進兵擊破而穩定戰局。湘軍能敗而不潰，退而不亂，亦是節制之師。又太平軍收編湘軍散勇，而散勇終予暗殺太平軍官兵逃回，俱見湘軍兵勇與綠旗營士卒絕不相同。

(六)**韋俊與李昭壽之降清**：太平軍將領韋俊與李昭壽先後降清，曾國藩均能善爲利用，李部在江北滁州一帶，韋部在皖中皖南，拚命作戰，均爲太平軍之死敵。此皆爲楊、韋事變招來之後果，蓋內部動搖，始引起將領降敵之心。

(七)**天京第三次解圍戰**：天京第三次解圍之戰，是以忠王李秀成爲主，干王洪仁玕與英王陳玉成等爲輔而完成之大殲滅戰。先攻杭州，再回師金陵，聲東擊西，無怪乎曾國藩亦稱是太平軍得意之筆也。大營主帥和春畏罪自殺，副帥張國樑陣亡，從此滿清旗兵綠營盡潰，清廷始以平亂全責交湘軍。

(八)**第三次解圍後之戰略指導**：太平軍將領入天京朝賀，商討爾後作戰計劃，洪秀全採納李秀成、洪仁玕之意見，東取蘇常，繼續追擊殘敗清軍，擴張戰果，可謂知謀能斷矣。但陳玉成主張西救安慶，亦是非常重要之謀，蓋太平天國當時之大敵，非旗、綠營，乃湘軍也。故應于東取蘇常之後，即刻回兵西上，增援安慶乃爲上策。但洪秀全

既未能如此遠見，李秀成亦安于蘇常，致演成爾後陳玉成孤軍奮鬥于安慶外圍，形成戰略上莫大錯誤。

(九)忠王進軍上海之役：太平軍若取得上海，則可自由購買軍械，置輪船，收關稅，作戰實力必爲大增，然後再回攻長江上游之湘軍，則勝算多矣。尤爲重要者，得此重要商埠，控制租界，或可與英、美、法使節訂有利和議，最低可使彼等不袒清朝而守中立。至于忠王之不事抵抗而撤退全軍之行動，用意似轉變外人對太平天國之不良印象也。但李秀成親供所述，似爲阻于天變（颱風雨），究竟眞情爲何？則因史料不足，未能定論。回憶咸豐三年小刀會起事，佔領上海經年，投効太平軍，而洪、楊竟置之不理，坐視其消滅，此乃是其當年之失策也。

18—6446

第五章　安慶爭奪戰及蘇浙諸戰役（附圖十八—七八四、七八五、七八六、七八七、七八八）

安慶爭奪戰：咸豐十年（一八六〇）春，曾國藩開始佈置圍攻安慶。九月，陳玉成、李秀成，分軍自江南北西上，欲攻武漢以解安慶之圍。至翌年二月，玉成攻至黃州時爲英參贊巴夏禮所騙而止攻武漢。三月，還救安慶無功，八月安慶遂爲清軍所破。秀成至湖北通城時，亦爲英領事所騙回師。

蘇浙諸戰役：李秀成自湖北回師蘇杭時，安慶已破，曾國藩正圖三路進攻天京。咸豐十一年十一月，秀成攻破杭州，轉兵進攻上海，爲洋槍隊所敗。翌年（一八六二）再攻，復爲清軍與英法聯軍所敗。正當秀成與清及英法聯軍纏鬥不解之時，而曾國荃圍攻天京日亟。秀成還救天京，而蘇常亦失（一八六三年十月），杭州繼之亦爲左宗棠與法軍所破（一八六四年二月）。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咸豐十年春（一八六〇）天京第三次解圍戰後，清軍江南、江北兩大營被殲滅，欽差大臣和春、提督張國樑正副主帥先後陣亡。至是滿清經制國軍綠營旗兵全部崩潰殆盡。曾國藩編練之湘軍，雖經安徽三河鎮之戰，敗失十營之衆，但經年來之整訓，實力已大爲增强。同年（咸豐十年）四月十九日清廷將兩江總督何桂清革職，改派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並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

方忠王李秀成之下蘇、常，浙江境內，紛紛告警之時，湘軍曾國荃正圍攻安慶。清廷派曾國藩署兩江總督後，嚴命取道寧國、廣德、延平，前往蘇州，以保東南（北京尚不知蘇州已失）。當時清廷責望于湘軍者甚殷，或言宜直搗金陵，或言宜進規蘇常，或言宜分援杭湖，意見紛紜，莫衷一是。國藩一無所動，並謂「只求立脚之堅定，不論逆氛之增長。」堅主不撤安慶圍師。同時上奏清廷云：「目下安慶一軍，已薄城下，爲克復金陵張本，不可遽撤，臣奉恩命權制兩江，必須帶兵過江，駐紮南岸，以固吳會之人心，而壯徽寧之聲援。臣函商官文、胡林翼酌撥萬人，先帶啓程，仍分遣員弁，回湘募勇，趕赴前營，以資分撥。至于糧糈軍械，必以江西、湖南爲根本，臣咨商兩省撫臣，竭兩省之力，辦江楚三者之防，布置漸定，然後才可以言剿。」又奏請于淮、揚、寧國、太湖，辦水師三支，以保鹽漕及外江所不及。同時奏保左宗棠以四品京堂襄辦江南軍務。起用沈葆楨辦江西廣信防務。國藩即自宿松起程渡長江赴祁門，調總兵鮑超、朱品隆、副將唐義訓等部萬人建立皖南大營。均咸豐十年夏間事也。

楊、韋事變以後，石達開更帶走精兵戰將數十萬遠行，太平軍力量，大爲削弱，天京形勢漸呈危殆。但自安徽三河鎮大敗湘軍與天京三次解圍勝利之後，忠王李秀成雄據蘇、常，英王陳玉成屯兵安慶，有如金陵之兩翼，軍威復振，天京賴無圍城之警者年餘。（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頁一九四、一九六）

江南大營既潰，太平軍威復振。秀全益信天父天兄，不治政事。洪氏奸王仁發、仁達忌秀成功高，諸事必掣其肘。秀成至天京，奏請廣購米穀，儲天倉，設官督理之，俟缺乏之時，平價出糶，如均輸故事，以爲思患預防之計。仁發輩以爲利藪，引鹽引牙帖法以牟利，人稱「洪氏帖」。由是商販裹足，米糧反絕。以後天京被湘軍圍困，糧食匱乏，皆由於此也。

第二節　戰地概況及戰略指導

安慶：為當時長江上游之戰略要地。英王陳玉成連年經營安徽大江南北，聯絡捻軍，救援天京，皆以此為根據地。太平軍守住安慶，則長江上下，交通暢通，蕪湖糧食，可以源源接濟天京。安慶如失，則長江千里之險阻，盡為清軍所有，天京失却屏障，軍輸與糧食，皆有被截斷之虞。所以湘軍圖金陵，必先取安慶，即此故也。

金柱關：屬安徽省當塗縣。有金陵鎖鑰之稱。金柱關在縣城之西，瀕長江東岸，當姑溪河之出口處，水陽江由此注入長江，有七級浮圖矗立，即古金柱塔也。東西梁山，踞江左右，如兩虎蹲伏，俗稱二虎山，合稱天門山，有一夫當關，萬夫莫當之勢，為兵家所必爭。元末，明太祖戰太平(當塗)，遂下金陵。滿清設長江水師九門提督于此。百年來江流易勢，沙洲崛起，今日之金柱關與采石磯之險要盡失，當年春秋水師大會操之壯觀，已成陳迹矣。

上海：為當時長江流域之經濟通商重鎮，位于長江下游，冲積三角洲之南，當黃浦江與蘇州河會合之處。吳淞為黃浦與吳淞江兩江匯流之口。乃長江鎖鑰，形勢重要。航海可直達南洋及歐美各國，內河巨輪，可直通漢口、宜昌各地，淺水輪可溯航重慶、宜賓。因交通發達，遂成為我國最重要之國際市場。

京滬杭一帶之地形：湖汊密佈，河川縱橫。太湖最大，經黃浦、吳淞、婁江等而注于海，並以運河貫通南北。其次為澱湖、長蕩湖、澱山湖等，湖濱多水田，為東南產米區。一般河川，除吳淞江，廣約兩百公尺外，餘多為四至五公尺，水深均在三公尺以上，不能徒涉，地勢雖稱平坦，但村落桑田，星羅棋布，展望並不良好。

山脈：為南嶺幹線系，自贛皖邊境進入皖南者，為黃山，東入浙西者為天目山，山高約為千五百公尺之譜，盤

18—6450

旋鬱結，蜿蜒于浙蘇邊界，關隘重疊，大軍作戰，頗受影響。浙東山地，標高均在五百公尺左右，叢林疏散，無礙大軍之運用。太湖之南，長興縣東方有吳山，鎮江南方有磨盤山，其餘盡屬湖沼水田農桑地區。

太平軍作戰指導：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八月中旬，嘉興解圍，忠王班師回蘇州之後，奉到天王嚴旨，令其提師上游，再行北伐中原，因其時英法聯軍在北方陷天津（七月七日）進逼北京，清帝避熱河（八月八日）局勢混亂，秀全欲乘機北伐底定中原也。時英王陳玉成由常州到蘇州，與忠王會商作戰方略，擬會師武漢，以應付湘軍之圖安慶，英王由江北西上，忠王由南岸西進。八月十八日英王先行回京，即渡江進兵。翌月（九）初，忠王將蘇南地區軍政交與陳坤書主持，乃率師回京，並面稟天王，不欲北伐，謂有江西德安縣一帶四十餘名代表到蘇呈表投軍，擬前往招集此十萬衆，再行掃北等語。天王怒責之。但忠王强執己見，亦無奈其何，遂聽之。忠王于出發之前，會集諸王大臣，囑其多買米糧有備無患，萬一湘軍來攻，必較前嚴重云。特囑告贊王蒙得恩、章王林紹章、京畿總管李春發，堅守天京東門雨花台營塞，預定此行一年後方可回來，遂于九月下旬親率大軍，自天京出發西進。忠王供詞有謂「一俟下游既得……沿長江上取，另發兵一枝，由南進江西，發兵一枝，由北進蘄黃，合取湖北。」（太平天國全史，下册，頁一八四三，忠王供詞原文）其預定進兵計劃，共分五路如下：

㈠南路：忠王率大軍經皖南西入江西、湖北攻南岸。

㈡北路：英王自皖北入鄂，西攻北岸，預定明春（咸豐十一年）會師武漢。

㈢中路：輔王楊輔青沿南岸趨贛北。

㈣侍王經徽州入贛東，接應忠王大軍。

㈤右軍主將劉官方力攻祈門大營以牽制曾國藩。

以上作戰指導構想，大致如去年（咸豐九年）之攻杭救京，卽「圍魏救趙」之計。但曾國藩胡林翼不是和春張國樑，除分令各路應戰外，圍安慶之師，堅毅不動。

第三節　安慶爭奪戰（參看附圖十八—七八四、七八五、七八六）

一、英王進軍鄂北

咸豐十年八月，英王與忠王在蘇州商定作戰計劃以後，卽回天京，旋渡江揮軍北進，九月初圍攻壽州，攻六安，清巡撫翁同書，道員李元華等拒却之，南下攻舒城，亦不下。遂聯合捻衆龔得樹等進軍桐城挂河車望鶴墩一帶，紮營四十餘座，試圖解安慶之圍。清將多隆阿李續宜及降將韋志俊等力拒却之。至十二月初皖北清軍主帥胡林翼自英山移營太湖縣，集中力量圍攻安慶，並抵禦英王之進攻。

咸豐十一年正月，英王大舉進兵鄂北，實行與忠王會師武漢之計劃，先遣捻軍進入固始汝陽等處，英王親率大軍數萬人自桐城趨霍山。二月進佔英山，克浠水及黃州府（黃岡）。適英國參贊巴夏禮（H: S Porkes）過黃州。謁見英王，曾力勸英王勿攻武漢，以免影響中英商業，並提供假情報，稱其截至目前止，九江方面，尚未聽到忠王及其他太平軍入贛消息，假如進兵漢口，勢將得不到其他太平軍之支援等語。英王答以既如此，允卽改轉方向趨西北，攻麻城、德安（安陸），而緩攻漢口，同時報告天京請示行動。

三月初，英王迄未與南路之忠王取得連絡，玉成念及老母妻兒宗族咸困安慶城內，決定留下萬衆分守德安、隨

州，而親率大軍（三萬）解救安慶。遂于三月十二日佔領廣濟、黃梅。翌（十三）日入皖北太湖，十四日進至宿松桃花舖，而與圍城之湘軍發生戰鬥。回師途中，接獲天京指示，仍照原定計劃，會師武漢而與英人交涉等語。

二、安慶之陷落（參看附圖十八—七八四）

咸豐十年四月，曾國藩令其弟國荃將萬人攻安慶，六月逼集賢關（城西北）即進屯關內，開始圍城。時城西之鹽河水涸，國荃命勇將朱洪章紮營于此，築長壕圍城，以防守軍乘虛衝出。繼又命洪章移營距菱湖（城東北）里許之五里堆，修濠圍城。三營相犄角，形勢甚固。未幾，國藩幼弟貞幹自湘統新募之恆字營來皖，圍城兵力增厚，楊載福之水師則在城南江面接應及運輸。時曾國藩已南渡至祈門主持皖南軍事。胡林翼、多隆阿、李續宜等則督師于皖北舒城、霍山，進攻桐城中。

太平軍守安慶者爲謝天福、張朝爵、受天安、葉芸來共萬餘人，數月來閉門自守，湘軍亦圍困城外，相持不下。至咸豐十一年春英王由鄂北回皖，三月十八日，大軍進集賢關逼攻圍城湘軍，反而自外包圍之，形成內外夾攻之勢。曾國荃、曾貞幹、朱洪章及楊載福水師固守陣地拒戰。英王又檄留守天長、六合之忠王部將吳定彩、黃金愛、朱興隆等西來助戰，並令吳定彩率千餘人入城協守。

三月廿二日，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紹章自天京西上，增援安慶解圍作戰。會合桐城、廬江之吳如孝部兩萬衆，從新安渡江到橫山舖與練潭一帶，謀聯合英王陳玉成部，共解安慶之圍，但被清軍多隆阿部所挫。皖南太平軍主將黃文金率衆七千由蕪湖渡江北來，參加解圍安慶之作戰。清軍方面，曾國藩亦留總兵朱品隆、提督江長貴、副將唐義訓等守住皖南大營，親率鮑超等軍增援國荃圍師。胡林翼亦派成大吉軍東來。於是雙方大軍雲集，相持不下。英

王留劉瑲琳等堅守集賢關，己則親赴桐城，會晤干王洪仁玕，共商作戰計劃。四月下旬，湘軍鮑超與成大吉部，大破集賢關太平軍，守將賈仁富以下三千陣亡，劉瑲琳等千人被俘。

至七月初二日太平軍三路反攻安慶圍城清軍：

1. 陳玉成楊輔清等由太湖縣黃泥舖東趨清河、三橋頭、高樓嶺、高河舖、馬鞍山。
2. 林紹璋吳如孝自桐城進至掛車河與蔣家山。
3. 黃文金自東路繞抵雞公廟與麻子嶺。

打破清軍副都統多隆阿之抵抗，再入集賢關。並于關口、毛嶺、十里舖築壘四十餘座固守。安慶守軍吳定彩、葉芸來、張朝爵等，亦列隊四門接應。陳玉成、楊輔清等親自督軍從集賢關分十個縱隊反攻安慶圍師後壕。曾國荃率隊死戰，雙方傷亡，均極慘重，至七月廿八日國荃終于擊敗陳玉成、楊輔清等各軍。水師副將蔡國祥截獲太平軍運濟城內米糧船隻甚多。時城內已無糧，飢軍餓極難當，輒食人肉（當時一斤八十文）慘困之情，非可言喻。八月初一日國荃再督率曾貞幹、劉連捷、蔡國祥等部猛攻安慶，並轟坍北門城垣，衝入城內，圍困兩年之安慶省城，遂告失陷。太平軍守將吳定彩、葉芸來以下兩萬餘人均死難，被俘者數千人，英王家屬全體自焚殉焉。惟檢點張朝爵獨駕小舟遁免。陳玉成部退走桐城，楊輔清部旋渡江赴皖南。初七日，曾國藩自皖南東流到安慶。

迨官文、曾國藩、胡林翼、李續宜等督撫會銜奏捷，而清帝咸豐已不及讀之，蓋已先于七月十六日崩于熱河行宮，繼位者爲其獨子載淳，內由東西兩太后垂簾聽政，外由其叔恭親王奕訢當國秉政。以安慶收復，文武大臣，俱應懋賞，曾國藩、官文均加賞太子少保銜，皖撫李續宜賞穿黃馬掛，曾國荃賞加布政使銜記名按察使亦賞穿黃馬掛

18—6454

。水師提督楊載福、副都統多隆阿均賞雲騎尉世職，降將程學啓賞游擊銜。胡林翼得知安慶收復之事，而未能身受清廷酬賞矣。蓋其久患咯血，于八月廿六日死于武昌，享年五十，清廷追贈總督，謚文忠。曾國藩聞胡之死，悲悼逾恆，謂「赤心以憂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護諸將，天下寧復有似斯人者哉。」（簡又文，全史，頁一九〇四）

三、忠王進軍贛鄂　（參看附圖十八—七八五）

忠王大軍自咸豐十年九月由天京出發，到皖南休寧、徽州一帶，翌月（十）下旬轉趨婺源進軍江西，期于明春（十一年）與英王會師武漢，十一月到德興縣。後又折回浙江常山、玉山，會合翼王舊部汪海洋部（自桂返旆到此）。翌年（十一年）正月經廣豐，圍攻廣信府（上饒）不克，二月初進攻建昌府（南城），旋解圍北攻撫州府（臨川），又南趨宜黃、崇仁、樂安、新淦，本擬由樟樹鎭渡贛江，以江水大漲，無舟可渡（此時英王于二月初八日到黃州）。三月初忠王自樟樹鎭沿贛江南行，中旬克吉安府，旋北攻臨江府（清江），擒清副將李金暘，忠王勸降不成，遂釋放之。至四月初克瑞州（高安），進佔奉新、武寧。五月大軍由義寧州分兩路入湖北，左路由苦竹、南樓佔通城，陸順德由蛇箭嶺攻通山。時興國、大冶、武昌、江夏、嘉魚、蒲圻一帶民衆來投効者約卅萬人，忠王盡納之，自是忠王大軍號稱五十萬以上，爲太平軍各王所部之冠。

是時忠王在興國州曾接到蔡元隆自武昌縣轉來賴文光（英王留守鄂北省）自黃州來稟，報告江北軍情。同時英國駐漢口領事金執爾（Gingell）來謁忠王，爲英商蠶絲一千六百綑被太平軍截留事。英領事力勸忠王勿攻武漢，如巴夏禮之勸阻英王然。忠王允加考慮，並乘其返漢口過黃州之便，託其代遞覆賴文光及致英王公文兩件。不料英領事存心袒清，留而不發，輾轉而流入英倫博物館矣。忠王又于此時，接到侍王來信，大敗于贛東北之樂平，請其還

軍，又聞英王敗于安慶北之集賢關，劉官芳敗于皖南之黟縣，倘自己孤軍深入，形勢危險，如獨立圍攻武昌城，亦無勝利把握，于是乃決定放棄攻鄂之計，毅然傳令全師東返。仍由義寧、武寧、德安府原路集中瑞州。

四、忠王回師蘇杭（參看附圖十八—七八五）

咸豐十一年六月起，忠王全軍陸續開拔，中旬進迫南昌。先是曾國藩在東流，既悉東王回師江西，即檄令駐皖西南宿松之鮑超軍回援南昌，至七月初大敗太平軍于豐城、樟樹鎮一帶，斬殺約七千人。忠王以勁敵當前，乃東走撫州。其供詞內有云：「所招新兵，俱未經戰，是以未敢與鮑軍開戰。」七月初，安慶陷落，忠王以安慶既失，救援莫及，乃轉變計劃，全力圖浙江，蓋是時李世賢已在浙境展開作戰，合力圖之，當易成功，冀補賞安慶之失焉。

咸豐十一年八月廿一日忠王軍佔領浙江常山，當卽同李世賢軍攻打金華、湯溪、建德等處，爾後分成兩路：忠王領新招將士及童容海等部攻打紹興府；侍王李世賢攻打處州（麗水）、溫州（永嘉）、台州（臨海）、寧波（鄞縣）等地。所到之處，只有浦江張玉良率隊作戰數日，其他郡縣，皆獻城而降。九月侍王卽到達寧波（未抵抗），忠王亦到達杭州外圍矣。當時太平軍分駐情形如下：嚴州（建德）、龍遊、金華、處州、溫州、台州、寧波，皆是侍王部隊。紹興、蕭山、餘杭等地，均爲忠王部隊。海寧、海鹽清軍守將張威邦獻城而降。嘉興、湖州（吳興）、武康以北地區，早已入太平軍勢力範圍。故杭州省會，僅是孤城一座。浦江敗兵由張玉良率領來援杭州。又在候潮門被擊敗。城內糧食缺乏，士氣不振，幸浙江巡撫王有齡，頗得軍民之心，尚能言守。忠王當卽射書入城勸降，並告以優待及釋放滿漢官兵等情。十一月廿八日，忠王率譚紹光、陳炳文、童容海等部，由鳳山、候潮、望江、清波四門入城，守軍盡潰，遂得杭州。巡撫王有齡、按察吏寧曾綸、學正張錫庚、提督饒廷選、總兵文瑞、副將繼興等

18—6456

均死之。入城三天，尚未攻滿城，當與滿將瑞昌和議，忠王允全部送其北歸，滿兵仍頑抗，並射殺太平軍千餘人。於是太平軍攻城，十二月一日滿城破，將軍瑞昌、副都統傑純、關福自殺，滿人縱火自焚與投水及被殺者萬餘人，太平軍亦死傷三千人。

忠王佔領杭州後，發錢米賑濟貧民，厚葬滿清自殺與陣亡官吏，並選派清兵五百護送王巡撫棺木回福建原籍。改巡撫署爲招賢館，使被俘布政使林福祥、麟趾、總兵朱舉朝、杭嘉湖道劉齊昂等居而禮遇之。忠王供詞有云「被俘滿洲兵將，當即傳令各軍……………不准殺害，私殺害者賠命。……………林、朱二人欲去，不願在營，即備舟隻各一條，由杭州到上海，各給銀三百兩，後二人不敢要，各領百兩。臨行各具一信與我辭行云，今世不能爲友補報，來世不忘。並云爾忠王本是出色，未遇明君，好惜！好惜！」

忠王安撫杭州軍民已定，留鄧光明、童海容、汪安鈞等守之，自率大軍經嘉興、松江回蘇州。時正值天曆辛酉十一年年關。（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計忠王自去年（咸豐十年）九月自蘇州動身，進軍江西，爲時已一年有餘。當時蘇州軍民情形，據忠王供詞，序述于左：

「回到蘇省，民已失散，房屋被拆，良民流淚來稟。那時陳坤書自愧對我不住。我由杭州回到嘉興，渠在蘇州帶自隊逃上常州，將常州自霸。使錢買作護王……………各舖戶不能度日者，俱給本錢，田家未耕，速令開耕。我在省時，斯民概要，仍然照舊，發米兩萬石，發錢十萬餘千，發此錢米之後，百姓安居樂業。……………又逢佞臣弄章，我見屢奏不從，亦有不悅之意。君臣各有私怒之心，越是明奏，天王越更不信，降我之職，暗中密革我權。」是可見天朝中政事日益敗壞矣。

五、英王之死（參看附圖十八—七八六）

安慶失守，英王陳玉成帶殘衆退桐城，清軍多隆阿分三路追擊，連陷桐、舒等城。楊輔清渡江赴皖南，陳得才、賴文光西行赴蘄、黃，後流竄漢中。英王勢愈孤單，原擬西行赴湖北德安（安陸）一帶招募，重整軍旅，時軍已散，不復聽命，衆不欲行，英王亦無法約束，乃以溫語撫諸軍，由六安至廬州（合肥），遂入城而居。天京方面，慮潰兵爲害，已封江阻安慶敗兵東下，又嚴責英王，革其職權。玉成處此家破軍敗，公私交困之際，心煩意亂，願死守廬州，以示愚忠。翌年（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天曆壬戌十二年）春，滿清將軍多隆阿、總兵張得勝等圍城，英王率三千人出戰，不勝，退據城北浮橋。城中部衆，方開北門，謀合擊，忽見英王退回，大驚，遽斷浮橋阻敵，乃益亂，自相蹂躪。清軍乘機以雲梯登城，廬州遂陷，時爲是年四月十五日也。

當清軍圍攻廬州時，城已糧盡啖樹皮。英王意欲至江南依忠王李秀成。時巢縣已被困，玉成知合肥不守，巢難獨存，乃致書巢縣吳如孝，令力守數日，待其南來同退。而如孝聞合肥危急，遽引兵退去。英王不得已于城陷後而北走壽州，欲依苗沛霖，意謂沛霖曾降己，保封王位，不致加害，故奔之。及至壽州，太平軍殘兵敗將兩三千，饑餓數日矣。沛霖者，安徽練總，爲人陰險，而雄智多變，依違于太平軍與滿清間，坐收漁利。時已由勝保荐舉授滿清道員職。聞英王敗來，遣黨迎謁，誘入城，縛而困之，一併將導王陳仕榮、縱王陳得隆、統天義、陳聚成等數十人，解獻潁州勝保大營。捻軍首領張洛行率衆謀于途中刼之，未果。（翌年——同治二年——苗沛霖復叛清，被僧格林沁殺于蒙城，一說爲英王舊部所殺）。

英王至潁州（阜陽），欽差大臣勝保勸之降，英王不從，乃檻送北京，未至，奉詔就途中殺之。遂于同年（同

18—6458

治元年）五月初九日在河南衞輝府之延津遇害。時年才廿六歲耳。英王眼下有雙疤，有「四眼狗」之別號，驍勇富謀略。十九歲時卽任檢點當大敵，廿四歲封王位。天京首次解圍之戰，隻身入鎭江指揮，開勝利之先聲。三河鎭之戰，殲滅湘軍十營，清軍深畏之。忠王聞其遇害，嘆曰：「吾無助矣」。（太平天國全史，頁二〇四八）

第四節　蘇浙諸戰役（參看附圖十八—七八七、七八八）

方忠王回師蘇、杭，時安慶已被曾國荃攻陷。湘軍遂定三路進兵天京之策：一以曾國荃協同水師沿江而下，直搗金陵。二由李鴻章率淮軍乘江輪赴上海，取蘇常會攻天京。三責成左宗棠收復浙江，策應天京之圍攻，而曾國藩則設大帥府于安慶統籌全局。

先是清廷命國藩統籌蘇、皖、贛三省，並制浙江全省軍務。至是國藩奏辭兼浙之命，清以左宗棠專事浙江。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一八六一年、天曆辛酉十一年）清廷詔授宗棠爲浙江巡撫，同時起用沈葆楨任江西巡撫，于是著著進迫，而太平天國之軍事益緊矣。

一、忠王進攻上海（參看附圖十八—七八七）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廿八日忠王大軍克杭州城，翌日（十二）初一日破滿洲城。初八日忠王留主將鄧光明天將童海容等駐守杭州。自率譚紹光、陳炳文、郜永寬等北趨松江府，再圖攻上海。出發前，已密令蘇南一帶太平軍相機進向淞滬，配合作戰。故于初十日逢天義劉肇均將兩千人由蘇州至嘉定並進逼寶山開抵吳淞，另一支軍則開到青浦。聞上海內亦有祕密組織，準備內應。至是上海已被四面包圍，中外人士，立卽宣佈戒嚴，準備作戰矣。

華爾先於去（十年）春，組織洋槍隊，對太平軍作戰，同年秋，赴法國養傷。今（十一年）春，傷愈回滬，重組洋槍隊，擴大編制爲一千兩百人，並有輪船一隻，仍以松江爲基地，成爲勁旅矣。十二月中太平軍進攻奉賢，華爾會合李恆嵩部敗之于松江廣福林。翌年（同治元年）正月初太平軍兩次來攻松江，均爲華、李聯軍大敗之，損失兩三千人，被俘七八百人之多。時忠王已經蘇州赴天京，攻滬軍事，交譚紹光等主持之。太平軍此後策略，似不再直接進攻商埠，以封鎖爲主，使上海成爲孤島，粮食接濟斷絕，成爲死地。

十二月（咸豐十一年）廿一日，久居天京，身居義爵，職任外交之羅孝全牧師，因與干王發生衝突，憤而離京到滬在報端發表文章，恣意毒罵太平朝中人物。致滬上歐美人士，對太平軍惡感益深。是時外軍在滬實力如下：英國海陸軍九百名，法國兵亦爲九百名。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英、法會商協防辦法六條。大致以英軍防守英、美租界，法軍防守法租界及上海城，英軍兼守北門及城牆。各租界治安由警察及義勇隊維持。上海縣以清軍維持城內治安。吳淞水陸咽喉，則由英、法軍防禦之。同日（正月十五日）英陸軍司令麥克爾（John Michel ）統率第九十九聯隊及砲兵一部，由天津開同上海（英法蘇軍攻天津之一部）。英國在滬兵力大增。翌日（十六）英海軍司令何伯、法海軍司令卜羅德、洋槍隊長華爾會商，爲免陷于大包圍中糧絕堪虞，決定以攻爲守，由何伯任總指揮統帥聯軍一千一百人（英水兵三百、法兵一六〇、洋槍隊六〇〇人）另有清軍隨行，于十八日，進攻高橋太平軍重要據點，（譚紹光、郜永寬等萬人駐此）激戰十天，至廿八日太平軍不支，戰敗而退，洋槍隊副統領白齊文曾于作戰中受傷。二月初一日聯軍再攻南橋、蕭塘太平軍，守軍六千人，陣亡千衆，被俘者三百餘，蕭塘守將李某、南橋守將王某均陣亡。以上兩役，洋槍隊作戰，異常奮勇，華爾遂蒙清廷賞參將之銜，所部此後遂有「常勝軍」之稱矣。

同年（同治元年）二月中旬，忠王親到蘇州督戰，四路圍攻上海：㈠譚紹光攻上海之東北指向吳淞；㈡李容發在南匯方面攻上海之東南；㈢李明成攻松江府；㈣陳炳文在青浦方面攻上海之西北。

聯軍之新陣容如下：總指揮英陸軍司令史提佛立將軍，英軍一四九七人，大砲九門：法海軍司令卜羅德，兵四百人，砲四門；華爾常勝軍三百人，全軍共計二一九七人。此外尚有英、法海軍協助作戰，另有清軍隨軍接應。聯軍所取作戰方針，爲不待太平軍進攻，先取攻勢。翌月（三）初大戰爆發，初五日聯軍攻擊羅家港、龍珠庵、七寶、王家沙等地劉肇鈞太平軍，戰事至爲激烈，英軍何伯司令腿部中彈受傷，太平軍陣亡三百餘人，乃向周浦撤退。泗涇、七寶之路既通，松江與上海解嚴，聯軍遂班師分囘上海及松江府，而忠王圍攻上海計劃受阻矣。

三月十九日，聯軍復攻周浦，太平軍不能當，分三路退川沙。四月初一日聯軍再攻嘉定，卅門大砲齊放，圍攻東西南三門，只餘北門備守軍退出，太平軍五六千人在城內死亡五百人，退往北門時被截殺兩千人，被俘者千餘人。聯軍留戴洛上校約英法四百人駐守嘉定，其餘開囘上海。初八日聯軍又自滬出戰，以青浦爲目標，再克之，華爾常勝軍總部旋移駐于此。同時浙江方面，英法軍艦與清軍聯合收復寧波府城。(四月十二日)（下見太平天國文書）

同年（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正月江南儒士黃畹（有謂即王韜者）上書太平軍守將劉肇鈞，請轉達忠王，獻計宜先和洋人以滅清，再坐困洋人以取上海之策，其文中有謂：「洋人特知自守，曾國藩之踞安慶，乃眞心腹大患，宜姑置夷人不問，用兵上游（其實此時爲時已晚，且此時已無水師，難以與湘軍在上游爭衡），一二年間，蕩滌腥穢，奠安區宇，則洋人必稽首稱臣。」並指出四項具體方案等情。但劉守將得書後，尚未稟及忠王，後于三月初五日聯軍攻破七寶時，被清軍副將熊兆周檢得此書云。又忠王此次席捲浙江，囘師蘇、常後，正擬進攻上海時，天京

果未及其時，味必苦，後當凛遵云。（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頁一九〇一）

千王洪仁玕曾函忠王論戰局如下：「江之北，河之南，自古稱為中州魚米之地。前數年京內所恃以無恐者，實賴有此地屏藩資益也。今棄而不顧，徒以蘇、杭繁華之地，一經挫折，必不能久遠。今殿下云，有蘇、杭可以高枕無憂，此必有假之談，諒殿下高才大志，必不出此也。」忠王覆以特識高見，讀之心驚神恐，但今敵無可敗之勢，如食

二、李鴻章率淮軍援滬（參看附圖十八—七八七）

咸豐十一年八月清軍克復安慶後，上海方受威脅之時，有蘇籍紳士湖北鹽道顧文彬丁憂從武漢乘輪東下。過安慶時，即向曾國藩籲請援滬，是為最初動議。因前任蘇州知府吳雲介紹，得晤布政使吳煦相商援滬之議，吳大喜以為上策，巡撫薛煥亦極同意，即與常熟巨紳團練大臣龐鍾璐備函派員往安慶謁見國藩，請濟師東渡。國藩以此意與幕友李鴻章相商，乃決定由鴻章回皖募淮軍，自組一軍，期以來年（同治元年）二月濟師，援滬之議遂成定局。

同治元年正月廿四日，鴻章所募淮勇開到安慶，營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糧之數，悉倣湘軍。並撥湘軍數營程學啓、郭松林、滕嗣武、楊鼎勛與新勇劉銘傳、張樹聲、周盛波、周盛傳、吳長慶、潘鼎新、劉秉璋各營比肩作戰，是為淮軍之始。全軍營務處以李鴻章任之。本擬由皖北東下，迂迴入蘇，後上海官紳籌妥運兵船隻，並由英艦護私。同年三月初一日李鴻章親帶第一批湘、淮軍兩千人（一說五千五百人）乘輪自安慶抵滬，駐大南門內，四月初四日全部到齊。清廷先于三月廿七日以李鴻章署江蘇巡撫。

四月中旬湘淮軍配合聯軍進攻奉賢，洋軍自青浦、松江、到金山衞任南路，淮軍自浦東、南匯、周浦南下任北路，雙方夾擊。太平軍雖慘敗而退，然作戰奮勇，清洋聯軍傷亡亦多，法海軍司令卜羅德即于此役陣亡。是時忠王

由天京返回蘇州，聞青浦、嘉定相繼失守，乃親統大軍，準備反攻上海，並暗施詐降之計。四月十八日分兩路進攻嘉定、青浦，太平軍以萬人進攻，詐降兩千人突起接應，裏應外合，大敗淮軍于板橋，忠王乘勝追擊，幾破吳淞。適有英國軍艦開至，開砲轟擊，太平軍方退走。旋進攻嘉定城，破之，俘英兵九人。五月初慕王譚紹光攻破湖州府，俘團練總辦趙景賢（布政使銜福建儲糧道）。景賢倔强剛愎，忠王屢勸降，終不屈而死。同月廿一日忠王率恭王、聽王、納王全軍五、六萬人，分十二路進攻上海。先包圍新橋程學啓、滕嗣武營壘，進至法華鎮、徐家匯、九里橋，直逼租界及上海縣城。翌日（廿二）李鴻章親率張樹聲、郭松林、張遇春等分三路馳援，配合程、滕等營內外夾擊，忠王敗績，被槍殺三千人。太平軍退泗涇，並放棄廣富林。松江府遂解圍。是時湘軍曾國荃圍攻天京，形勢緊急，天王洪秀全一日三詔到松江，嚴命忠王回援，廿六日忠王乃回到蘇州，與各將領會商救援天京大計。

同年六月中旬淮軍與常勝軍收復奉賢、金山衞。七月中旬收復青浦。下旬慕王與主將蔡元隆進攻北新涇，佔法華鎮、靜安寺。李鴻章督淮軍配合聯軍擊却之，慕王全軍經南翔退嘉定。自是上海平靖，不再受太平軍之威脅。閏八月英法聯軍會合白齊文之常勝軍（華爾于八月下旬在浙江慈谿受傷死，白繼之）及淮軍攻克嘉定城，太平軍守將徽天安田邦哲降。九月英法聯軍開回上海，從此不再直接參加作戰。常勝軍則與李鴻章之淮軍進攻蘇常矣。

三、蘇常之失（參看附圖十八—七八七）

忠王率軍西援天京，上海解圍，淞滬清軍，乃謀乘勝進攻。同治元年十一月常熟太平軍守將駱國忠降清，同時太倉守將錢壽仁亦以密謀內應降清事洩，棄城奔上海投李鴻章（錢降清後改名周壽昌），太平軍又來攻常熟，清軍分守嘉定、青浦，另以黃翼升統水陸三營出海繞攻太平軍側背，指向崑山、太倉，以支援常熟。時忠王方與曾國荃

相持天京外圍，聞崑、太被攻，乃命蔡元隆率兵五萬馳援。元隆詐乞降，李鴻章不疑，元隆請退兵五里，約以午後出降。及時未出，鴻章使騎促之。元隆整隊出，高舉白旗書降字前導，槍砲隱後，突衝擊清軍。鴻章軍大敗，兵多沒于水，元隆遂克太倉而駐焉。

先是清軍雨花台曾國荃被圍，國藩曾傳令鴻章命程學啓西行赴援，以淞滬戰爭急，不果。議令白齊文率常勝軍（洋槍隊）前往（此事于本年—同治元年—八月在浙江慈谿作戰，統將華爾中砲陣亡，以副領隊白齊文接領之）。及雨花台太平軍撤圍去，國藩又檄止之。而白齊文據松江城索餉，毆打糧儲楊坊，奪走銀元四萬餘，鴻章解其職而告之英軍提督，以興倫代之，未幾又易將戈登（ Gordon ）額定兵員三千人，同治二年正月鴻章令劉銘傳乘輪船運兵，戈登率洋槍隊助之，攻太倉與崑山，內外夾擊，太平軍大敗，常熟之圍乃解。

忠王圍攻曾國荃雨花台之師，久而無功，傷亡甚衆，始罷攻，因議渡江掃北，天王洪秀全許之，先欲連絡捻軍首領張洛行，曾進軍六安，至則知張洛行已落網伏誅，乃回師揚州、六合。後以曾國荃圖天京日急，奉詔還京，南渡中復爲清軍水師襲擊損失極爲慘重，時爲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天曆癸開十三年）五月上旬事也。

同治二年三月，清將程學啓與洋將戈登，聯合攻破太倉，進兵崑山，四月先奪正義鎭，以斷蘇州太平軍來援之路，遂復破崑山，太平軍傷亡被俘數萬衆。於是李鴻章策定進攻蘇、常作戰計畫要點如下

1. 程學啓軍由崑山進攻蘇州。
2. 李鴻章親率劉銘傳軍由常熟進攻無錫，並斷太平軍後援。
3. 黃翼升水師沿江相輔並進，並作運輸補給。

4.李朝斌水師向吳江、太湖進發。
5.洋將戈登率洋槍隊駐崑山爲總備隊。
6.劉秉章、潘鼎新、楊鼎勳等營，分駐淞滬外圍近地，以防杭、嘉、湖太平軍之內犯。

時忠王已自江北南渡。聞蘇州事急，乃率五王之衆到無錫，紮營數十里，聲言援江陰，攻常熟。清軍劉銘傳、郭松林等分路出擊，黃翼升水師助之，連戰皆捷，太平軍營壘盡破。同年（同治二年）六月，程學啓敗蘇州太平軍援兵，乘勝破吳江。先是清軍洋將白齊文投太平軍，率洋槍隊逃兵兩百人入蘇州，出擊學啓軍，亦潰敗。白齊文又潛赴上海，掠輪船二艘獻忠王，忠王乘之發砲突擊清軍。降將周壽昌率敢死隊焚其一舟，衆乃大亂。十月上旬，清軍奪取滸墅關，蘇州之太平軍外援漸絕。李鴻章以蘇州久攻不下，親來督師，忠王亦自間道入蘇州城，力謀堅守。清軍以炸藥轟城外石壘甚多，水師亦逼城河。太平軍守將納王郜永寬等早有降清之志，密通洋將戈登已久，忠王見事危急，乘夜離城遁走，留慕王譚紹光主守城事。十要中旬，程學啓開始分門進攻，晝夜不綴。至月末郜永寬誘慕王譚紹光至納王府開會而密謀刺殺之，並誅其黨羽千餘人，開門出降。程學啓入城撫視，太平軍降將列名者除納王郜永寬外，尚有伍貴、汪安鈞、周文嘉、范起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爲等八人，皆請學啓向鴻章要求總兵副將等官職，并將其屬衆編爲廿營，仍屯蘇州各門。學啓以納王等尚未薙髮，恐有他變，又鑑于前次蔡元隆之詐降，密向鴻章建議，請加誅戮。故于十月廿六日諸降將出城參謁，遂稱機盡殺之。清軍乃整衆入城佔領蘇州，又搜殺納王等黨羽兩千餘人。洋將戈登事先曾與納王等商洽投降條件，因憤鴻章殺俘不義，嚴加指責，幾至決裂，後由英軍提督從中調解，洋槍隊遂暫留上海，担任防守，不受淮軍調遣，清廷以鴻章破蘇州之功，賜加太子少保銜，賞穿黃馬

褂，戈登給頭功牌，銀一萬兩，程學啓各將領等均有升賞。

忠王離蘇州，駕小輪船乘霧逃走溧陽，自丹陽返天京。翌（十一）月劉銘傳等部乘勢攻破無錫，太平軍守將潮王黃子隆被俘。於是李鴻章乃奏呈爾後進一步之作戰計畫概要如左：

『臣駐蘇州，遍察敵中城守，布署極有條理，深以未得擒殺此酋（指忠王）爲憾。現在曾國藩派兵回防江西，左宗棠派兵分截皖南，但使其不再據城，剿滅較易。今擬會程學啓、李朝斌、劉秉章、潘鼎新由平湖、乍浦兜剿浙西，冀與左宗棠、蔣益禮之軍前後夾擊。李鶴章、劉銘傳進常州、宜興兜剿蘇、皖，冀與曾國荃、鮑超之師，前後夾擊。欲分各路敵勢，藉固蘇、滬藩籬。』（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頁二五四—五）

十一月中旬，程學啓等進軍平湖、乍浦、海鹽、澉浦，均陷之。劉銘傳佔領無錫後，進逼常州，太平軍奔牛鎮守將乞降，銘傳進駐奔牛，乘勢連破宜興、溧陽各城。時護王陳坤書守常州。翌年（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天曆甲子十四年）三月李鴻章督軍圍常州城，先破城外諸壘，轟塌城墻數十丈，坤書拚命阻止防守。清軍馮子材由鎮江進丹陽，鮑超由句容陷金壇，常州太平軍益孤。翌（四）月清軍再分路攻城，戈登洋槍隊重行參戰，水陸砲聲如雷，城墻復炸塌，太平軍以人塞缺口，旋死旋集。鴻章親自揮軍登城，太平軍乃潰，陳坤書被俘，常州遂破。至是蘇省各城，除天京外，悉爲清軍所破。太平軍殘部退走江西。李鴻章與曾國荃遂會攻天京。由是淮軍聲望，始爲內外所推重。旋撤消常勝軍洋槍隊三千人，洋將戈登回英國。

四、杭州之失（參看附圖十八—七八八）

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天曆辛酉十一年）十二月，清廷擢拔左宗棠爲浙江巡撫。宗棠到任之初，即疏陳整

軍之策，「浙江軍隊之壞，由歷任督撫全不知兵。始則竭本省之餉，以濟金陵、皖南。冀藉其力為藩蔽，而于練兵選將之道，漫不經心。自金陵、皖南退敗，又復廣收潰卒，糜以重餉，卒之兵增餉絀，遂渙散潰決而不可支。今臣奉命督師，非嚴汰冗兵，束以營制不可；非申明賞罰，予以實餉不可；非另行調募，預為換補不可。然餉需不繼，勢有所格，雖有能將，無餉何以馭兵；雖有謀臣，無兵何以制敵？請飭部臣，查明各省協浙之欵，開單咨臣，如藩司撥解遲延及委員逗遛，指名參奏。」清廷詔許之。先是太平軍破杭州、紹興，浙江各州縣多陷落。惟趙景賢率團練固守湖州（吳興），李定太軍守衢州，李元度軍守常川、江山，孤危待援。同治元年正月中旬，左宗棠由婺源東援浙江，先破開化縣。二月再破遂安，留王文瑞、王開來守之。時太平軍侍王李世賢方自金華大舉圍攻衢州，宗棠率隊往援，轉戰于常山、江山，衢州外圍之戰互有勝負。同時閩軍林文察破處州（麗水），浙軍會民團破台州（臨海），寧波亦為道台張景渠會英、法軍並台撫定海海盜所攻破，太平軍在浙中各縣，多為所破，惟溫州（永嘉）附近，仍為太平軍所據守。（清代通史卷下，頁二〇九—二一〇）

同治元年五月，太平軍破湖州，趙景賢被俘送往蘇州，忠王禮敬備至，景賢大罵不降。後忠王離蘇，慕王譚紹光不堪其辱罵。始殺之。乃團練中被俘不屈最壯烈者也。五月左宗棠破侍王李世賢于衢州，太平軍退回金華。湘軍又募新勇至，實力益增。六月侍王攻遂安，復為宗棠所破。時曾國荃方圍攻天京，甯國又為鮑超所破，洪秀全由是大懼，力促忠王、侍王、赴援。同治元年八月，湘軍蔣益澧到衢州，攻壽昌，破之，宗棠築長濠以困龍游，令蔣益澧攻湯溪。九月湘軍魏喻義自壽昌，近逼嚴州（建德），太平軍守將與民團相仇，喻義遂襲破其城。同治二年正月，湯溪太平軍守將彭禹蘭降清。蘭谿為湘軍劉典力攻，金華太平守將棄城走，龍游守軍亦乘夜退走諸暨。于是武義、

永康、東陽、義烏皆先後爲清軍所攻佔。湘軍攻諸暨，民團應之，太平軍守將逐獻城降，蓋是時侍王李世賢已率精銳兩萬應援天京，載王黃呈忠等實不能當此戰守之重任也。

時寧波清軍已攻破上虞、台州（臨海），至是（同治二年正月）又攻佔紹興府。湘軍魏喻義佔領嚴州後，又乘勝下桐盧攻富陽，到達杭州西郊。蔣益澧軍由臨浦、義橋、蕭山北進到達杭州南郊。兩軍對杭州已完成圍攻之勢。宗棠慮杭州太平軍或將突圍竄擾腹地爲患，乃令劉典防徽州，湖南新來湘勇留廣信（上饒），扼浙贛嚥喉。二月清水師楊政謨魏蔣之陸軍會師，太平軍出戰，互有勝負，水師燒太平軍船隻，直抵望江門，杭城震動。七月清軍又徵調法軍洋槍隊會攻，先下富陽，遂大舉攻杭城，另以一部攻餘杭縣。康王汪海洋自杭州出擊，被湘軍康國器軍擊敗，蔣益澧軍佔六和塔，據高阜瞰制杭城。九月太平軍出城猛攻六和塔高地失敗。十月嘉興守將榮王廖發受大舉援杭，又爲高連陞與法軍洋槍隊所敗。十一月淮軍遂破平湖、海鹽。左宗棠亦自嚴州移駐富陽，親到餘杭督戰。十二月高連陞等數路併攻，杭城外圍諸壘盡毀，清水師亦破濱江石壘，城內乃大困。同治三年正月，清軍遂破桐鄉，濟寧守將蔡元隆降清，杭、嘉交通遂絕。二月程學啓、劉樹元陷嘉興，榮王廖發受死之，學啓受傷，未幾亦死。法軍洋槍隊以炸砲攻杭城鳳山門，城墻塌壞三丈餘，太平軍拚死力阻，清軍不能登。二月下旬，聽王陳炳文出戰城外，激戰終日，清軍大勝，俘殺數千，聽王知不能守，夜開北門退走，杭州遂復爲清軍所得。餘杭守將康王汪海洋亦棄城北走，同聽王共據德清。左宗棠移駐省城杭州，撫民整軍，派蔣益澧追擊殘敗太平軍。聽王與康王經徽州奔江西，惟堵王黃文金、輔王楊輔清堅守湖州（吳興），直至天京陷落，始出走。

方左宗棠統大軍由西路衢州進兵收復浙江之際，清方另有三股力量，各成系統，不歸其節制者：㈠東路之南，

仙居、台州、黃岩、天台、新昌等處，由本地官紳督同民團自行作戰。㈡南路溫、處兩府，由浙閩總督慶瑞在閩直接督閩軍進攻。㈢東路之北，由前署甯紹台道張景渠主持之。寧波府之收復，卽為本路之所為，第一與二兩路關係不大，茲從略，特補述奪取甯波之經過如下：（太平天國全史下册，頁一九四三——四）

去年（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侍王部屬范汝增、黃呈忠兩主將，未傷一兵一卒，取得寧波後，與外事領事辦理交涉，保護洋人生命財產及設立安全區，尚能和平相處，但太平軍始終祇在佔領城市，施行男天舘制度，而充鄉官者多為市井無賴。商民逃亡一空，外人目的在通商，當然無商業可作。當時寧波怡和治行負責人格林（G.S.Green）曾有如下之**報告**：「依我判斷，這班叛黨搞不出任何生意來，因為這兒的人對叛黨極其害怕，他們是不會回來的。叛黨在城裏正在破壞所有的廟字，把廟字一切留下來的值錢物件搶走。………寧波一經陷落，帝國海關就關門了。………跟着一切買賣也就停頓了，現在沒有合法生意可做。」故英、法人士固視太平軍之佔甯波為眼中之刺，必欲拔之而後快。同治元年四月初，清方已革道員張景渠曾照會英領事，謂卽將進攻寧波，請英、法軍相助。計是時寧波之華洋軍兵力如下：英艦四艘，水兵三百卅人，刁樂克統之。法艦二艘，水兵七十人耿尼統之。另有英領館通事鄭阿福奉英命組織「綠頭勇」三百人。清方水師有游擊布興有及布良之廣艇八十艘，另有已革提督陳世章、副將李光等提標兵若干名。四月十二日清晨布氏水師攻城，開砲轟擊，太平軍當卽還擊。忽有兩彈誤中英艦，于是英、法軍艦以大小砲同時轟擊，並掩護英法軍及綠頭勇以雲梯登城。經過五小時戰鬥，太平軍兩王均受傷，然後撤退。張景渠陳世章與英法聯軍逐收復寧波城。同年八月中旬，太平軍自慈谿反攻寧波，李鴻章命華爾率常勝軍千人自上海到寧波，下旬美艦助常勝軍攻佔慈谿，是役華爾受重傷，以傷卒，年卅七歲。鴻章以白齊文接統其軍。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一、申論

㈠曾國藩初期之忍辱負重

曾國藩治軍八載，轉戰兩湖江皖以來，清廷始終未畀督撫重寄，故與地方大吏，有主客之勢，志不得伸。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天曆丁巳七年）六月，國藩因守制奏請開去兵部侍郎缺，曾陳歷年辦事艱難情形如下：「㈠雖兵部堂官之位，事權反不如提鎮。㈡與督撫有主客之分，難以呼應靈通。㈢州縣猜疑，所出號令，難以取信。」又咸豐四年秋（一八五四年、天曆甲寅四年）湘軍收復武漢，捷報到京，竟使咸豐大吃一驚。蓋清廷顧忌湘軍之聲威。故意令國藩以客軍効馳驅，而事牽制。及至江南江北兩大營均被殲滅，正副統帥，先後自殺陣亡，制兵綠營全潰。清廷知非專用湘軍平亂不可，乃于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年、天曆庚申十年）四月派國藩署兩江總督，並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實因時勢所迫，非得已耳。（上引太平天國史事日誌，郭廷以，頁五三八）

㈡曾國藩在安慶爭奪戰中之主動精神（下引見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頁一九六）

咸豐十年春，曾國藩受命兩江總督之時，清廷嚴令前往蘇州，各方論戰紛紛，而國藩堅主不撤安慶圍師，並謂：「只求立脚之堅定，不論逆氛之增長。」同時于淮揚、寧國、太湖與辦水師三支，以保鹽漕及外江所不及。此種立于「主動」之作戰計畫與「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從」之精神，非常有魄力，爾後戰勝太平軍，實基于此。蓋當時英

王據安慶，忠王據蘇州，有如天京之兩翼，湘軍根本在湘鄂，爲謀水陸聯合作戰，自以先攻安慶爲有利。同時並圖蘇皖，實非湘軍能力所及，若捨安慶而進兵蘇州，必重蹈天京三次解圍作戰江南大營失敗之覆轍無疑也。

(三)湘軍之穩紮穩打戰法

安慶爭奪戰，湘軍內攻堅城，外拒解圍之師，腹背受敵，終能克名城，殲滅英王陳玉成之主力，實爲湘軍穩紮穩打，以寡擊衆戰法之典型戰例。

(四)洪秀全在安慶失守後之荒謬處置

太平天國後期，英、忠兩王，乃洪秀全之左右手，天京之兩翼。英王戰敗安慶後，天京方面，非但不予支援與收容，反封江以阻之，並革玉成職權，更加速英王之崩潰，此種處置，極爲荒謬，乃自取滅亡之道。楊、韋事變中楊秀清被殺後，石達開又退走，軍事最高統帥，遂致繼起無人。

(五)安慶爭奪戰中忠王李秀成未能配合英王陳玉成之作戰

(下引太平天國文書諸王自述李秀成自述別錄，見太平天國文獻彙編二册頁八四二)

安慶作戰，太平軍失敗之主因，爲英王陳玉成與忠王李秀成未能配合作戰，致爲湘軍各個擊破。英王于廬州(合肥)城陷後，誤投團奸苗沛霖，更是自投羅網。查太平軍自天京三次解圍大戰之後，忠王李秀成雄據蘇州，銳意經略東南。正當安慶爭奪戰艱苦奮鬥之同時，忠王進軍贛鄂，徒有武漢會師之名，而招收卅萬烏合之衆。繼而回師蘇、杭，乘虛蹈隙，以佔領各城爲得意。甚至途經皖南，避開曾國藩祁門大營，亦不攻擊，殊造成全局戰略上之最大錯誤。國藩于忠王被俘後，特手書審問此事：「安慶合圍之後，陳玉成屢次求救于李秀成、李世賢，何以未來救皖，僅楊輔清一人去救？」忠王書答：「安慶合圍，陳玉成求救，無兵可撥，李秀成在湖北，不能回救，惟楊輔清

在寧國府，是以就近赴援。」國藩幕客趙烈文日記有云：「同周閬山至其處，與談良久，………又問『十年秋，爾兵至鄂省南境，更進則武昌動搖，皖圍潵矣，一聞鮑帥至，不戰而退何耶？』曰：『兵不足也。』余曰：『汝兵隨處皆是，何云不足。』又曰：『時得蘇州而無杭州，猶鳥無翼，故歸圖之。』余曰：『圖杭州何不在江西之前，而徒行數千里無功，始改計耶？且爾弟侍王在徽、取浙甚便，而煩汝耶？』曰：『余算誠不密，先欲救皖，後知皖難救，又聞鄂兵强，故退，亦天意耳。』」總而言之，在安慶爭奪中，李秀成未能配合陳玉成作戰，以致脣亡齒寒，乃是事實。所以曾國藩與趙惠甫，亦深爲詫異也。（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下册，頁一八七五，引「趙惠甫年譜）。

(六)李秀成之政治作戰

忠王破杭州後，安民招降，派人護送王巡撫靈棺回籍之舉，皆是太平軍後期政治作戰之舉。苟能于金田起義後，即能重視此種政策，其裨益太平軍建國必當更大。

(七)忠王進攻上海之錯誤（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下册，頁一九七。）

忠王進攻上海，亦爲太平軍後期戰略上之一大錯誤。誠如黃畹（王韜）與洪仁玕所云：「洋人特知自守，曾國藩之踞安慶，乃眞心腹大患，宜姑置夷人不問，用兵上游。」「徒以蘇杭繁華之地，一經挫折，必不能久遠。」此種不以敵人有生力量爲作戰目標之錯誤，實因對湘軍聲威，有所畏懼所致。秀成覆仁玕書謂「敵無可敗之勢，如食果未及其時，其味必苦。「即指安慶湘軍而言也。（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下册，頁一九〇一——一九〇二）

(八)淮軍蘇州殺降將

淮軍克復蘇州後，誘殺太平軍降將郜永寬等官兵數千人，洋將戈登憤李鴻章殺俘不義，嚴加指責，幾至決裂，

從此常勝軍退保上海，不再參加進攻作戰。雖然淮軍此舉，係鑑于上次蔡元隆之詐降受害，但如此不分清白，大舉屠殺，終屬慘無人道，且影響戰局甚大，自此以後，迄太平天國餘衆滅亡爲止，甚少降清者，卽李鴻章殺降人之結果。

(九)湖州義紳趙景賢之壯烈

浙江湖州（吳興）紳士趙景賢，率團練守城，城陷被俘不屈，大罵不降。忠王李秀成再三忍勸之，景賢終不屈，求速死。秀成見其志節之堅，有遺歸之意，後以率軍他征，慕王譚紹光不堪其辱罵，始殺之。爲團練中成仁最壯烈者。太平軍每攻一城，必先勸其開城納降，不從，則再勸其保全百姓，放棄城垣；再不從，乃督隊環攻，自謂先禮後兵，實則欲免費兵矢，垂手坐得，亦政治作戰之策略也。

(十)常勝軍（洋槍隊）之性質

英法聯軍參加上海作戰，固爲保持其國家利益與維護其商業行爲，影響雙方戰局甚大。至于洋槍隊（常勝軍）之組成，純爲少數野心家之英雄主義所驅使，彼等作戰之勇敢，殊亦令人欽佩。如華爾每戰必身先士卒，受傷七八次之多，最後終于陣亡在浙江慈谿，更于早期卽放棄美國公民，加入大清國籍，亦可謂太平天國戰役中之滿清洋忠臣，誠近代軍事史上之奇談也。

(十一)戰俘之處理

敵俘處理第一步工作，卽爲解除武裝，調至戰場後方，切忌不加考察重組，卽令參加作戰。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板橋之役，太平軍詐降兩千人，大敗淮軍。同年十一月太平軍蔡元隆詐降，又予淮軍極大損失。反之太平軍降將

葦志俊、程學啓、李世忠、錢壽仁（周壽昌）均爲清廷立下戰功不少，其勇敢奮戰，拚命殺敵，在清將中亦不多見焉。是可見對戰俘處置得當與否耳。

(十一)兵貴精不貴多

忠王赴贛鄂邊區，招收義民三十萬，當時號稱五十萬衆，爲太平軍各王兵衆之冠。但在豐城樟樹鎭被鮑超數千人所敗，忠王供詞說：「所招新兵，俱未經戰，是以未敢與鮑軍開戰。」回憶金田起義，太平軍作戰兵員，亦不過數千，而敢於經桂入湘，陷武昌，取金陵，所向皆捷。益足證明「兵貴精不貴多」，蓋太平軍末期，到處號稱多少萬，實乃烏合之衆耳。

二、戰後之政局

太平天國自楊、韋事變後，石達開又率精兵幹將數十萬，分裂遠走，革命建國大業，全部因而逆轉，戰爭已由主動攻勢變爲消極防守，而以安慶、蘇州爲上下游之兩據點。至是安慶已爲湘軍攻下，英王陳玉成殉國。蘇州又爲淮軍佔領，忠王李秀成僅以身免。天京在湘、淮軍夾攻之下，可謂屏藩盡棄，變爲孤城困守之危局矣。

方石達開竄回廣西無法立足，正遊竄于黔、湘、鄂、邊區而謀入四川之時，安慶被湘軍圍攻甚急，洪秀全以達開深得皖人心，曾派人送詔，命其還京。達開略謂：「臣本淡泊，無志功各，徒以受陛下之知，不敢不効馳驅。溯舉義旗之初，吾儕兄弟，同抱敵愾，激昂奚如？叨天之福，攻取金陵，根基粗具。……何意外患未平，蕭墻禍起，……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臣雖西奔，仍爲天朝勠力，苟得志于川、滇、黔、湘之間……則身雖萬里，心猶咫尺。……」（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頁二三五）不肯奉召。後達開部隊入川，經清軍分路阻擊，

18—6474

再經川南入黔，最後終于敗亡于大渡河邊。是故太平天國之亡，實亡於楊、韋之禍也。（清代通史，卷下頁二三四）

咸豐帝于一八六一年七月十七日病死熱河行宮，遺詔立載淳爲皇太子，並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等八大臣輔政。方英法聯軍陷北京，咸豐帝倉皇出走時，特留恭親王奕訢與英法議和，當時熱河與北京，同爲政治上之兩大中心。載淳年幼，不能親政，故帝死後之政權，逐形成兩太后、八輔政、恭親王鼎足而立之局。那拉氏爲竊取政權，乃聯合恭親王奕訢，殺載、垣、端、華、肅、順等而下垂簾聽政之命，是曰辛酉政變。從慈禧專朝政，政事日壞，滿清之命運遂式微矣。

鴉片戰爭，割地賠款，但清廷並未澈底覺悟。竟于洪、楊起義之同時，爲英人入廣州城及修約等外交事務，惹起英法聯軍佔領廣州，攻天津，陷北京，而訂城下之盟。論者言吾國受不平等條約之起源，莫不曰由于鴉片戰爭，實則南京條約可稱門戶開放之樞紐，而非不平等條約之權輿也。不平等條約皆由英法聯軍之役造成之。蓋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全爲城下之盟，任英法人予取予求，于是前次依慣例取得之權利，一切悉以明文規定，法權與稅權，顯被剝奪；內地內河，自由出入。最惠之條款，利益皆可均霑；治外之法權，逐漸推及租界，此則英、法蓄意侵略，而以我爲次殖民地矣。

第六章　太平天國覆亡諸戰役（附圖十八——七八九、七九〇、七九一）

石達開遠走：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太平天國內訌，楊、韋皆死，自相殺戮，慘絕人寰。石達開定亂後執政，又爲洪氏兄弟所忌，逐于明年出走安慶，率數十萬大軍，經歷贛、浙、閩，自閩西復入贛南轉湘南而還桂，沿途攻城不克，衆將率軍還天京者，先後不絕。至咸豐十年還至其家鄉貴縣，設翼王府于城中以居之。因而衆益叛離，日暮途窮。在鄉居兩年，餘衆僅剩萬餘，又遭清軍來討，遂幷率來附之桂南股匪，共不滿十萬，流離顚沛，自南寧北上遠竄四川（一八六一秋），至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春，自湘鄂邊境竄入川東。屢戰不利，乃南竄貴州遵義等地，從川南入川。復受挫于敍州，遂轉竄雲南境。翌年（一八六三）春末，復自昭通入川西越嶲及寧遠府，是年夏被清軍追殲于大渡河，爲四川巡撫駱秉章所殺，時達開年僅三十三。

天京陷落：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八月，曾國荃攻破安慶後，曾國藩進駐之，以爲發號施令之總部，遂卽令國荃與水師沿江而下，直搗金陵；同時命李鴻章率淮軍渡江赴上海，聯合英法軍以牽制天京；及責成左宗棠收復杭州，策應天京之圍攻。自是年十月國荃攻取雨花台，遂與江北揚州、六合清軍以困天京。翌年（一八六二）春夏間，太平軍李世賢、李秀成先後兩次自浙蘇援天京，攻國荃雨花台營，皆不能下，圍不能解。至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夏，清江北軍已進佔浦口，與長江之水師及雨花台之國荃軍合圍天京益急，是時蘇杭之太平軍已爲左宗棠、李鴻章與英法聯軍所攻，自救不暇，無力來援天京；且蘇州旋失，天京益孤。加以天京粮絕，軍士雖猶食草根樹皮以作殊死戰，但天王洪秀全以大勢已去，遂于翌年（一八六四）四月憂憤而死（年五十二）。李秀成輔其子洪福（十六歲）卽位，繼續作戰。終于至六月中旬城破，太平天國遂亡，李秀成逃至方山，亦爲所虜而死。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楊、韋內訌，自相殘殺，太平朝天京政令紀綱，紊亂如麻。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翼王石達開到京後，合朝一致推舉其主持大政。此時計開國八王，除秀全外，達開實爲僅存的碩果。天王初亦推心置腹。倚畀甚殷。不意翼王登壇未久，卽遭羣奸之排擠。秀全兩兄，仁發、仁達以無識鄉愚，驟膺顯貴（封爲安、福兩王），干預朝政，用事弄權。言于天王，謂授人以柄，恐爲楊、韋之續，終非王朝之福。秀全固昏憒顢頇。一味迷信，而非英明果斷之創業主，因此對于翼王，始而嫉忌之，斷而挾制之，寵信日減。咸豐七年（一八五七）石達開因不堪忍受天王之疑忌與洪氏親貴之挾持，乃憤而出京，從事長征，其行動之性質，飄然遠引。不是投降，更不是倒戈，但與太平天國不合作，可說是一種分化運動。但其自始至終，翊戴天王爲元首，奉行其正朔，恪守其禮制，信奉其宗教。翼王本人，仍以「太平天國聖神電通軍主將翼王」原有爵銜主特全軍。在天京方面，亦從不視爲叛逆或非法行動，甚至遙加封號，所有官書，均仍列其全銜，卽滿朝文武，亦皆以率軍遠征，敬禮如故。至其全軍內部組織，除翼殿之六部尙書、世爵、四季丞相及以下各職外，軍旅之編制，大致分爲翼殿中前後左右內外等七軍，每軍分一、二、三、……等旗，各軍職及編制營規軍律，均沿舊制無改也。

安慶陷落後，湘軍水師楊載福卽乘勝下池州，再進破銅陵。曾國荃亦督軍沿長江北岸東下，奪無爲，破運漕鎭，天京上游之屏障漸形動搖。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天曆壬戌十二年）三月，湘軍自安慶大舉東進，曾國荃連破巢縣、含山、和州至西梁山。曾偵幹下繁昌，迫南陵。鮑超破青陽、石埭、太平至涇縣。彭玉麟水師沿江而下金柱

關。至四月中旬，國荃率軍南下，水陸會師太平府（今當塗縣），乘勝破東梁山、金柱關而佔領蕪湖。然後揮師北指，五月初三日下大勝關、秣陵關，遂進據天京城南而紮營于雨花台以攻天京。時國荃只率湘軍水陸兩萬衆，曾國藩頗以孤軍深入爲慮。國荃曾函覆稱：「金陵，敵之根本，拔其本，則枝葉不拔自萎，且蘇常各聞攻急，必更來援，彼時遣別將間襲之，吾因利乘便，功在此矣。」由是湘軍圍攻天京之議乃決。（清代通史卷下頁二二二）

第二節　戰略指導與戰地概況

翼王石達開之遠征，最初目標係以四川爲基地，蓋企圖得此富庶之區爲根本，可割據稱雄，三分天下，如漢末三國之形勢，間接亦可增加太平軍之聲威。然其最初行動，並不積極，又無後援，隨處掠取軍需兵員，宛如流寇，數年以來，轉戰皖、贛、浙、閩、粵、湘、桂、鄂、黔、蜀、康，以至陝、甘等十餘省。迂迴曲折，行程數萬里，終于難逃失敗滅亡之命運。

天京保衞作戰，無論在戰略上政略上民心士氣上，太平軍已至日暮途窮之困境。曾國荃自安慶東下，李鴻章從上海、蘇州西攻，左宗棠復自浙江北上，洪秀全幾成甕中之鼈。李秀成曾向天王奏陳遷都大計，終以秀全愚昧迷信，非但不聽，且嚴責忠王畏死。李秀成擬擁幼主出京，由皖南入江西、湖北，聯合扶王陳德才等軍，而由天王留守天京待援，亦不果行。最後金陵失陷後，太平軍遂全部遭湘軍之包圍殲滅。

越嶲河道：在西康大渡河南岸，包括紫打地、新場、洗馬姑、察羅、納爾壩各地，卽翼王石達開最後失敗之戰地。大渡河自瀘定南流，于越雋、漢源界間，突折向東，破喬白馬山脈，出富林與大樹堡間，入峨邊縣境，此急折

處，稱爲河道，北岸地勢狹急，南較平敞。有二支流，一爲松林河，自九龍縣境之雪山東出，經灣壩、洪壩，至紫打地場北入河。松林土司官寨，即在北岸。又北有海爾窪、田灣兩場，皆隸越嶲。一爲察羅河，自菩薩岡經鐵宰、察羅、洗馬姑至老鴨漩入河。其下游近喬白馬山麓，有納爾壩場。洗馬姑附近，有小支流，自竹馬山流出，沿此支流踰竹馬、粱子（原註，喬白馬山脈之一山口），路經海棠，即寧越營。其東爲暖帶田、暖帶密兩土司地。紫打地、新場、察羅、洗馬姑、納爾壩與松林河北之海爾窪、田灣，皆有市集。稱爲河道七場，爲漢民住地。此外皆爲西番與裸夷村落。翼王大軍當時循察羅河而北，集結于紫打地以東五場，尚未越松林河。未料雪山融雪之際，一夜風雨，河水猛漲丈餘，遂不能渡。

天京內外地略形勢已見前述

第三節　石達開離天京遠走之作戰（參看附圖十八——七八九）

咸豐七年五月初旬，翼王石達開率精兵悍將數十萬，出天京，經無爲、安慶西行，沿途發布文告，傳諭軍民，將其含冤受屈，被迫出走情形，剴切縷述，以引起他部太平軍之同情，而隨其遠行，並以安民而告別焉。同年八月中秋入江西，抵景德鎭，會集各部，分路南進，經樂平、萬年到達撫州(臨川)，再向南進攻吉水、吉安，戰事不利，翼貴丈黃玉崑等多人陣亡，遂經峽江、新淦，仍退回撫州。此時鎭江爲清軍攻破，張國樑重整江南大營，再行圍困天京。洪秀全數次派使至撫州請援，翼王均置之不理。曾國藩命部將李元度送書勸降，亦爲達開所拒。翌年（咸豐八年）正月下旬，留軍帥余子安守撫州，自率大軍經貴谿、鷹潭，在廣信擊敗清軍守將福興、賴高翔等，再經玉

18—6479

山、江山圍攻浙江衢州，不克。轉入福州浦城、崇安、汀州（長汀）經瑞金、會昌攻佔江西南安府（大庚）。時爲同年（咸豐八年）十一月底。途中楊輔清部，忽與翼王發生磨擦，分化又起，楊部遂脫離翼軍而復還天京。達開隨卽繼續西進，佔領湖南郴州、桂陽州，另一部南下佔領廣東嘉應州(梅縣)。在桂陽州時，內部又發生分化事件，緣右四旗何名標，原爲粵贛間土匪，屬天地會，已隸翼王軍五載，因與賴裕新不睦，自率所部兩萬人，逕行西走。

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年天曆己未九年）四月末，石達開大軍圍攻寶慶府（邵陽），三月不下，損失甚衆，乃撤圍南走東安、新寧，陸續入廣西。七月下旬，國宗石振吉、石鎭常等部圍攻桂林省城，又不克。至九月中旬，部將張遂謀朱衣點等僅佔領慶遠府（宜山縣）。

咸豐十年三月中旬，圍攻廣西百色廳不下，石鎭常陣亡，折回慶遠府。四月中旬石達開率數萬衆回駐其家鄉貴縣，設翼王府于水源街。達開部屬兵衆，多在江南各省擴編，故多三江兩湖人士，此時見翼王榮歸故里。入川計劃，一籌莫展，前途渺茫，希望黯淡，于是士氣日餒，軍心漸離，自行拔隊開走者，紛紛發動，各謀自己生存，各尋自己出路。據翼王供詞云：「因夥衆三江兩湖人多，各有思歸之念，不能管束，將大隊散回。」衆叛親離，日暮途窮，誠翼王椎心泣血之最痛心事也。翼王在天京時，因與秀全親貴不合，而實行分化，今其部下亦依樣葫蘆，師其故智，不叛變亦不倒戈，而一一分化，自由行動，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因果循環，報應不爽。幸翼王宅心仁厚，不嗜殺人，且素得軍心，不然，此時不死于叛將之手者幾希矣。（簡又文全史、頁一五四六）

翼王大軍內部分化行動，早在福建已有楊輔清開例于先，繼在湘南又有何名標脫離而去。入桂後首先脫離而復歸天京者爲傅忠信、譚體元、李壽輝等廣西將領。時爲九年（一八五九）十二月，卽在翼王軍佔駐慶遠後三個月，

彼等取道湘南、江西而直回天京，同時又有「花旗」部隊卽廣東三合會諸部投歸翼王者，鄭喬、李鴻昭等亦自由行動而入粤。翌（十）年二月，後旗余忠扶部擬自由行動，余極力制止，屬下殺之，由主將余明富余誠義等率部西行入黔。最後最大之分化爲右一旗擴天燕彭大順、觀天燕童容海，孝天祿朱衣點及吉慶元、黃五馥、汪海洋等部。據吉、朱等稱：「懇求翼王到南寧、貴縣，翼王生長之處，招集多兵，返旆回京，共匡王室。而翼王一返故鄉，便有歸林之說。見此光景，勢處兩難。」（太平天國全史，頁一四九九）于是發動分化拔營自回天京之舉。童容海，安徽無爲人，本姓洪，避諱天王姓改童。朱衣點湖北人，彼等均爲翼王軍之主力部隊，先在柳州集會，東歸天京。在湘南道州與譚體元、傅忠信等會合同行，到贛東後，歸入忠王、侍王部下，吉慶元、朱衣點等六十七將領並上書天王奏報經過。（同上）

翼王蟄居桂鄉，轉瞬兩年，時部衆只剩萬餘人，猛將精兵，冰消雲散，實已陷于勢窮力蹙、衆叛親離之苦境。幸有思恩府一帶股匪，均先後率部與其合作，矢誠擁護。後聞清軍將至潯州，乃于十一年（一八六一）七月上旬率軍經由潯府塔脚回廣西平南，擬由此路北上。又被清軍蔣益澧部拒却之。翼王以前路有阻，乃折而西行，又爲團練所敗。乃回横州，由此赴南寧，是時全軍不足十萬人，顚沛流離，無路可走。翼王供詞說：「因到處懸賞嚴拿，無地藏身」逼于無奈，逐決定冒險北上，遠征四川，以烏合之衆，無訓練，無宗旨，而妄欲實現此遠大計劃，難矣。無如環境所迫，不得不挺而走險！苦哉！翼王。在南寧一帶，到處爲團練截擊，屢敗，不能支，乃急趨東北，越崑崙關，由是北上慶遠，經融縣又爲湘軍劉坤一所敗，翼王受傷墜馬，幾被擒，逐急越青林隘而入湖南，由此直上四川。

咸豐十一年春，石達開部曾廣依、張遇恩等部經南丹入貴州擊敗清軍副將楊岩保于安順。余明富、余成義等部

18—6481

佔領荔波。此兩部原爲分化自由行動者，但一到川境，打草驚蛇，反而引起清軍之準備。翌年（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正月下旬翼王大軍由湘鄂邊境進入四川，佔領石柱廳。三月進攻川東涪州（涪陵），川軍唐友耕會合湘軍劉嶽昭拒敗之。達開移師圍綦江，又不克。至此，達開慮久留則陷敵之非計，逐收拾餘衆走貴州遵義、仁懷。先是川匪藍大順、藍二順李永和稱兵倡亂四年，藍匪被迫北走竄陜，永和爲清將胡中和所擒。匪患既平，川中清軍遂得專力于翼王矣。而翼王自廣西再出，形勢已非昔比，故所過無慮百數十城，皆不能克，專以出沒邊地，避實蹈瑕爲得計。同年（同治元年）十月翼王軍進攻敍州(宜賓)各屬邑，復見挫于清軍的胡中和部，是年底達開遂率軍入雲南境。

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天曆癸開十三年）三月上旬，翼王部將賴裕新、鄭永和等部北進四川越嶲廳（今西康省），與清軍參將楊應剛、土司岑承恩作戰。賴裕新陣亡，鄭永和率部渡大渡河經滎經縣北上，進向陜南與扶王陳得才部會于漢中。同(三)月廿五日達開自雲南昭通府米糧壩搶渡金沙江入四川寧遠府（今西昌），即行北進。擬乘川軍追攝鄭永和部，不暇兼顧之時，進入四川腹地，同月底達開爲避實擊虛經冕寧小路，進軍至越嶲土司千戶王應元所轄之紫打地。其地兩山壁立，前阻大渡河，左爲松林河，右爲老雅漩河，險阻異常。翼王以事先通款贈金土司，逐長驅直入。是時大渡河北岸尙無清軍，當令部屬造船筏速渡，日暮北渡已萬餘衆，後續部隊未到，達開恐孤軍北隔，爲敵所乘，乃下令渡回南岸，以待主力，不料南渡後，連日大雨，河水暴漲。越兩日，水勢稍平，而清軍已到北岸，隔河砲擊，頗有傷亡。此時主力雖到，糧秣缺乏，翼王欲退出險阻，遣人回視隘口，則土司夷兵，已斷千年古木塞路，並有敵兵把守矣。

翼王知陷敵，欲利用兩傍小徑，但皆千丈絕壁，無可攀登，大軍遊弋大渡河至松林河南岸，晝夜伺間偸渡，均

被擊退。土司岑承恩南路阻絕糧道，夷兵三、五成羣，伏險狙擊，或自山巔隕木石，摧毀人馬。清軍亦不時南渡襲擊。翼王進退無路，矢書北岸土司王應元營，許以重金，求讓路，不應。復以利誘岑承恩，承恩亦不許。翼王詢于衆曰：「吾起兵十四年矣，跋險祐，濟江湖，如履平地，雖時遭艱困，最後終必轉敗爲功，若有天祐，今不幸爲土司所誑陷於絕境，重煩諸君血戰出險，毋徒束手受縛，爲天下笑！則諸君之賜厚矣。」因淚下，衆亦皆泣，乃剋日加造竹筏，誓于死中求生。（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頁一五四八）

同年（同治二年）四月十七日，翼王盡斬土人嚮導兩百餘人祭旗，率衆分渡大渡河，每數十人乘一筏，人以擋牌蔽身，皆披髮啣刀，挺矛植立，衆筏齊發，奔向北岸，但爲清軍槍砲轟擊，悉隨驚湍飄沒，浮屍如羣鶩遮流而下。翼王在圍中將一月，糧竭殺馬而食，桑葉草根皆盡。清軍聯合夷兵圍攻，侵入紫打地，盡毀營壘。翼王率五、六千人奔至老鴉漩，盡喪輜重，復爲夷兵所阻。翼王至此，進退無措，其妻妾五人，遂攜兩幼子自沉于河，達開遙見清軍樹「投誠免死」大旗，乃謂衆曰：「我一人自赴敵軍，爾等可免死。」乃張黃蓋，衣王服，從數人，攜長子定忠，逕赴南岸夷兵岑承恩營。翌（五）月初土司押送渡河至唐友耕營，逐解往成都。四川巡撫駱秉章殺之。時年僅三十三歲。（王成聖，石達開全集，頁一三五）

野史中，有謂達開前在江西收養一義女，常隨翼王治軍書，後嫁馬某，馬某貌似達開，在老鴉漩投清軍卽馬某，翼王遁赴峨眉剃髮爲僧以終云。民間流傳甚廣，茲特摘誌之。（詳錢書順著石達開全集，上海景鐘書店民廿五年出版）。

第四節　天京之陷落（參看附圖十八——七九〇）

天京被湘軍圍攻，洪秀全詔促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賢自蘇浙來援。時（同治元年二月）左宗棠力攻衢州外圍太平軍（卽侍王部隊），李鴻章新陷松江（卽與忠王對峙）。侍王率隊先到京郊，夜襲曾國荃營，不利，繼又圍攻之，湘軍堅營不出，世賢進城覲見天王，秀全勞之曰：『卿兄弟屢赴國難，以紓朕憂，國家安危，惟卿兄弟是賴，當速謀解天京之圍，又宜致書若兄，毋聽閒言，章奏太激，致人難堪。』蓋忠王李秀成憤天王兄仁發、仁達弄權誤害民，屢爲文參劾之也。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五月下旬，忠王李秀成在蘇州召開會議，商解天京之圍，聽王陳炳文、納王郜永寬、慕王譚紹光、孝王胡鼎文、航王唐正財、相王陳潘武及高級將領多人均參加。會後將作戰方略奏呈天王。略謂：「曾國荃兵力厚集，爲久困天京之計，我勢日蹙，利速戰，彼有長江水師之利，而我無戰艦。敵壘堅，猝不易拔，不如先圖寧國、太平（當塗），斷其後路，我軍勢既振，敵可平也。」天王以久困，恐糧不繼，仍促逕援天京。忠王不得已，乃率十萬衆赴援，由東壩進攻錢鐵橋，截國荃糧道，屢破屢失，戰況激烈。曾國荃改從大勝關切斷湖堤以通糧路，忠王圍之數重，湘軍堅壁不出。（清代通史卷下、頁二二四）

同年七月中旬，忠王李秀成召開二次蘇州會議，會議書中有云：「如欲奮一戰而勝百戰，先須聯萬心以作一心。」閏八月，李秀成遂率十三王，號稱六十萬大軍（實際十餘萬），經溧水秣陵關到天京外圍，列營于方山（天印山）板橋間。聯合城內守軍，直逼雨花台曾國荃營，太平軍以洋槍砲猛烈射擊，並潛挖地道，忠王李秀成直薄湘軍營壕外，束草塡壕，舉登欲上。曾國荃亦親自督兵抵禦，雙方激戰傷亡慘重，國荃且面部負傷（砲子飛傷頰部）。忠王繼續猛攻四十六天不下，遂撤圍他去，時爲十月上旬也。（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下册，頁二二一五）

忠王圍攻國荃，師久無功，傷亡甚重，始罷攻，入京晉謁天王，被嚴責革爵。因議反攻江北以分清軍之勢。侍王李世賢獻策曰：「江北方空虛，彼必不料我遽敢渡江，不如權捨國荃，馳攻揚州、六合，括其糧餉，屯兵兩浦，再派兵攻安慶，彼必分兵馳救，我令屯兵秣陵之輔王（楊輔清），溧水之護王（陳輔書），乘虛擊之，則必勝矣。」忠王從之。遂于是年（同治元年）十二月，命洪春元、李榮發率兵五萬渡江，擊清軍李世忠營，攻和州，含山、巢縣，皆破之。翌年（同治二年）春，忠王亦渡江，佔領江浦，清軍李世忠義子李顯爵棄城北逃。乘勝進攻廬江，但數日不下；又北上攻六安，欲與捻首張洛行合勢，使捻軍進攻上游，以分清軍之勢。迨抵六安，始聞洛行兵敗，爲奸人誘獻于清軍而死矣。乃移師東行，欲自六合、揚州，進襲通、泰，與蘇、杭互應，則京口（鎭江）清軍將不擊自退。京口既得，通糧道于燕子磯，屯大兵接高橋鳳儀，軍厚糧足，國荃將不足患矣。（清代通史卷下，頁二二六）

先是曾國藩曾以孤軍深入慮國荃之營雨花台，至此忠王率軍力爭上游，肆意江北，時議者亦多謂金陵圍師雖已卻敵，而孤軍蹈危地，實爲失策，國藩亦恐久圍金陵非計，乃決定親自視察沿江諸營壘。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天曆癸開十三年）正月，國藩自安慶出巡，歷池州、蕪湖、東西梁山，金柱關，登大勝關，入雨花台國荃營中。沿途察看軍情形勢，以爲敵有必滅之理，我有必勝之勢，遂罷退兵之議，而益增兵圍困金陵。二月下旬，國藩還安慶，具奏清廷有云：「粵匪初興，粗有條理，頗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脅之衆，聽民耕種，以安占據之縣，民縣耕穫，與賊各分其半。……今則民聞賊至，痛感椎心，男婦逃避，煙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廢業。賊行無民之境，猶魚行無水之地，賊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實處必窮之道，豈有能久之理。……昔年粵賊所至，築壘

如城，掘濠如川，堅深無匹，近亦日就草率。……賊中羣酋受封至九十餘王之多，各爭雄長，苦樂不均，敗不相救。」可見此時太平天國已瀕崩潰之境矣。（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頁二二三一）

忠王在江北，移師東行之計，被滬上李鴻章諜知之，通報曾國荃相機截擊之。國荃自忠王北渡後，進攻天京益急，一時金陵城西南太平軍諸營壘，俱爲湘軍所破。時李秀成與江北清軍，相持于天長、六合、來安之間，聞天京告急，遂卽南渡。過江時，爲湘軍水師所乘，損失甚重，時五月上旬事。蓋兩年來戰爭之主動，已爲湘軍穩紮穩打，愈久愈堅之著名戰術所掌握也。

同年五月，湘軍水師攻佔浦口，忠王李秀成部隊萬餘人由江浦退九洑洲。九洑洲者，天京北渡之咽喉也，太平軍經常以大軍守之，築城列巨砲，並以戰艦配合作戰，國荃先陷南岸下關——草鞋夾諸營壘，並攻下燕子磯。于是南攻中關，北攻九洑洲，同時並舉。中關太平軍守兵閉壘不出。九洑洲之兵，則以洋槍伺間狙擊，湘軍傷亡甚多。清軍水師利用暗夜，以火箭射燒太平軍船隻，風烈火猛，延及洲上卡棚，湘軍乘勢猛攻，九洑洲乃陷，守兵萬餘衆，悉被俘殺。至此，太平軍僅餘之水師艦船，全數覆滅，太平軍北渡之路遂絕，太平軍北岸餘衆萬餘人，不得已遂降于李昭壽（卽李世忠）。六月天王遣軍出城突擊清軍，亦敗還，國荃旣得勝，增募萬衆，銳意合圍，先致力于城東南隅，攻居上方橋。至是天京東南太平軍陣地，近者只有中和橋、雙橋門、七甕橋。稍遠者尚有大山、方山、大方橋、高橋門。再南則爲秣陵關以至博望鎭。忠王回京後，湘軍正逼攻七甕橋。當命輔王楊輔清、護王陳坤書，扼河築長牆，浚深壕以防守之，俾通蘇、常糧道。旋輔王作戰不利，陣地續失。忠王屢發命徵浙蘇太平軍來援，均以自顧不暇，不能至。秀成乃議遷都，請于天王曰：『天京危困，坐斃非策，不如親征鄂贛，握上游以號令天下，襟帶

蘇浙，以利餉源，即天京有失，猶擁兵五、六十萬，尚可並驅中原，若戀此危城，援兵不至，必亡之道也。』秀全怒責之，並云：「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眞主，何懼之有。……」秀成再三陳明，終不聽。時同治二年秋也。蘇、杭太平軍此時亦均告急，紛乞忠王赴援。秀全慮秀成去則天京難守，復不許。忠王奏曰：「臣不往，則蘇、杭不守，天京益危，臣往則將士用命，安定吳越，收諸軍以解京圍，或尚有濟。」秀全始許之。臨行忠王並竭家財十萬金，輸助天京守軍。但秀成到蘇州，而蘇州大勢已去，幾致被俘。及到丹陽與格王陳時永又議遷都事。侍王李世賢亦約忠王赴浙，期明春（同治三年）共解京圍。秀成則慮如從之，緩不濟急，不從又慮其刧持。乃告世賢等曰：『天京圍急糧盡，慮不足支殘年，惟遷都一策，中興非絕望，吾即回京，力懇天王，乘太平門尚可出入，合江浙諸路之兵，可得數十萬，事尚可爲。』乃攜格王陳時永入京，力請天王曰：「今蘇州已失，杭州危困，陳炳文、汪海洋屢戰無功，處處缺糧，京都斷難久持，臣已智窮力盡，無以爲謀，惟有力請親征，冀可挽回大局，陛下在外，猶能騰騫天際，若守危城，譬處籠中，以待食盡，萬不可也。秀全不聽。忠王又曰：「陛下若堅不行，則請幼主與二殿下監軍，臣奉幼主以隨諸軍，尚可收拾人心，以圖進取，萬一京師不幸，臣當奉幼主以圖恢復。」秀全終不省。旋燕子磯、高橋門、江東門皆失守。杭州、無錫、溫州、台州、衢州、海寧相繼動搖。侍王李世賢在溧陽寄書促忠王馳救，天王不許，合朝文武城中市民，亦日集數千人哀號于秀成家門，乞勿他行。忠王知大事已去，又父母均在城中，惟死守同盡以效愚忠。乃書覆侍王，令其就食江西，而自留京主守城事，時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天曆甲子十四年）春正月事也。（忠王李秀成供詞）（清代通史卷下頁二七二）

格王陳時永回丹陽，常州已失，守將護王殉難，格王欲退溧陽依侍王李世賢，未出城爲亂兵所殺。杭州則被左

宗棠圍攻，守將聽王陳炳文棄城逃江西。太平軍羣聚溧陽，糧食無所出，李鴻章追兵至，侍王出戰，敗歸，城上已高揭白旗降清。聽王西奔江西途中，又爲鮑超所敗，亦降。汪海洋收殘衆數萬出徽州，遇侍王遂一同由婺源趨江西。至是天京外援告絕。曾國荃更加募新軍，益增金陵圍師。同年（同治三年）正月廿一日，天保城陷。天保城者，鐘山之主壘，天京安危實繫之，從此城合圍而天京之糧道斷絕。忠王乃日放婦孺出城以節糧，並于城中種麥苗以濟飢。天京週廣百里，爲阻止湘軍隧道鑽穴，太平軍在城平築月圍以拒守。時金陵圍師，已增至五萬人，餉銀奇絀，江西全省厘金，向供金陵湘軍，至是巡撫沈葆楨乃奏請截留，專充本省餉用，戶部議准。曾國藩具文抗爭，清廷下詔和解，以分半撥金陵，另半由清廷再補五十萬兩。同年（同治三年）五月，清廷促李鴻章率淮軍會攻金陵，國荃拒之，蓋欲獨得大功，不欲他軍分之也。鴻章知其意，以盛暑不宜火器爲詞，延未西行。

曾國荃圍攻金陵甚急，城中糧絕，食草根樹皮，太平軍仍作殊死守。忠王日夜登城巡視，溫語慰軍民曰：「吾不德，致軍民于難，心何忍焉，今聞曾國荃設局城外，招撫難民，爾等盍往求生。」衆曰：「王捐軀以衞社稷，吾輩何敢逃，當從王死耳。」忠王爲之泣下。時宮中每日均發出金珠首飾犒軍，然無處可易食物。洪秀全知大勢已去，憂憤成疾，至此始悔不從遷都之言。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天曆甲子十四年）四月廿五日，天王詔令大衆安心，朕卽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領到天兵，保固京都。蓋此時秀全已自知不久人世也。同月廿七日（天曆四月十九日，西曆六月一日。）天王駕崩，時年五十二歲，計享國十年。遺命忠王爲輔國君師兼通天大主帥，輔幼主。五月三日幼主洪福卽位于天京，年只十六歲。（清史記事本末、卷五十一，頁八）

天王洪秀全歿後，幼主卽位，忠王綜理政務，巡視城防，日以繼夜，寢食並廢。曾國荃自同年（同治三年）六

月初一起，連續猛攻十五天，湘軍各營，均逼近城根，總兵陳萬勝、王紹義、郭鵬程、副將熊祖錫、參將熊祖泗、張志斌、遊擊周易才、周怡勝相繼戰死，士卒傷亡尤衆。至同（六）月十六日，國荃以地道炸塌天京太平門城墻廿餘丈，總兵何玉貴、李典臣、副將吳宗國等率隊擊退抵禦之太平軍，爭先搶入城內。提督朱南桂、副將梁美材等亦自神策門攻入，提督羅逢元、總兵趙三元等自聚寶門攻入，總兵朱文光，武交淸等自通濟門攻入。當日（十六）日沒，遂破天京，並隨即佔領天京內城，獲天王玉璽兩方，金印一方。幼主走依忠王李秀成，忠王下令將各王府同時舉火，嬪妃侍女自縊投河死者兩千餘人。太平軍被湘軍屠殺者數萬衆，或聚衆自焚，鮮有降者。城內大火，歷數晝夜未息。

曾國藩飛章報捷，淸廷詔封國藩一等侯，國荃一等伯，李鴻章一等伯，李臣典一等子，（李攻城首功，旋傷發卒，年才廿七歲）蕭孚泗一等男，其他彭玉麟楊岳斌等兩百餘人，均各有封賞。閩浙總督左宗棠，江西巡撫沈葆楨，則侯浙贛肅淸，再加恩賞。

第五節　忠王之殉國（參看附圖十八——七九一）

天京破，淸軍分道入掠，章王林紹璋投河死，顧王吳如孝自縊死，忠王李秀成帶數十騎由太平門馳入宮門，時幼主及其兩弟已到朝門，羣來問計。忠王只帶幼主先到自己家中辭別老母衆人，卽向淸涼山逃避，時文官武將尙有數人，是日（六月十六日）黃昏，擬衝出北門，未果。繼向水西門——小南門衝去，均不成功，斯時文官武將，紛亂如麻，羣相哭涕。夜三更之後，忠王帶幼主等數百人由太平門湘軍轟倒城墻缺口處拚命衝出，國荃城外各營，

處處發砲，步騎兵分頭追擊，喊聲不絕，忠王與幼主，遂在亂戰中相失。至于忠王被捕情形，據其親供如左：

「自出城與幼主分別，我馬不能行走，此騎在城交戰一日又不是戰馬，力又不足，又未得食，人馬未得飽食，走到天明，人人俱散，馬不能行，那時無法，是以逃上荒山暫避，（城東南方山，作者註。）又未得食，肚中又飢，萬不能行。我戰馬幼主騎去，現今生死未知，我若仍騎戰馬，我亦他逃矣。逃到荒山頂破廟內，荒山脚之民，悉京城失破，必有人在此山而避，貧民各欲發財，我命該絕，身上帶有寶物，用縐紗捆帶在身，不知此日如何心迷，到破廟停息，遂將珍珠寶物弔在樹下，我欲寬身乘涼，不意民家尋到，見人衆到來，我二、三人驚亂而逃，忘取拾此物，此百姓追我，問：『爾有錢，交過與我，我不要你性命。』我那時忙，逃亦不能行。百姓追近身見我，知我是忠王，各人齊跪下，俱各流涕，追我下山脚，隨步而行，仍回荒山頂上。我見百姓如此，有救我之心，自願回破廟處所，將此珍珠寶物以酬其情，不意此民追我上前而去，在後又有民衆來此廟中，將我之寶物拾去，我同此民回來，不見此物。衆百姓勸我薙髮，我心不願。渠云：『不肯薙頭，不能送爾。』百姓又是苦求，我對百姓言曰：『我爲大臣，國破主亡，若不能出，被解大清帥營，我亦不能復活，若果有命，能逃出去，亦難以對我官軍。』不肯薙也。民逼薙頭多言，後依其言，薙去些須者，因此之由也。然後那幫百姓密藏于我。那幫百姓得我寶物，民家見利而爭，帶我那幫百姓，去問那幫百姓，兩欲分用，那幫百姓云：『你問我分此物，此物天朝大頭目方有，此外別無，爾問我分此物，爾必獲此頭目。』云言該百姓帶我，心有私忌，兩家並爭，因此我藏不住，被兩個奸民查獲，解送前來。今禁囚籠，蒙九帥恩給飯食，中堂駕由皖而來，當承詢問，我心悔未及，是以將個中一切供呈。」

同（六）月十九日（天京失陷後三天）提督蕭孚泗得報忠王李秀成在方山鄉下失路，乃派兵擒獲之，送往金陵

國荃營中，是月廿五日曾國藩自安慶乘輪抵金陵。親審秀成，見忠王即長漢曰：「好漢！好漢！可惜！可惜！」（詳忠王供詞手卷跋。）常熟秉衡居士記當時國荃初會忠王情形有云：「僞忠王秀成擒獲時，曾忠襄（國荃謚）憾其四十餘日攻圍之力，短衣握錐，獨身走出，向李股上直刺。李曰：『老九！（國荃行九）何爲如此，各人做各人事，何必生氣！』趙知州惠甫等勸阻，忠襄乃入……」國藩令秀成寫供詞。忠王遂于是月廿七日起，到翌（七）月初六日止完成，全文三萬八千餘字。當天酉時忠王即被殺害，時年四十歲。考國藩日記，前後計親訊忠王兩次，第一次是六月廿五日晚，即忠王寫供前兩天，第二次是七月初五日燈後，即忠王被殺前一天。（清代通史卷下，頁二七六）

忠王供詞版本據簡又文先生考證共有十三種之多。查忠王李秀成親筆供辭之眞蹟原本，一向祕藏于湖南湘鄉曾國藩家中，由曾家攜來台灣，埋沒至今，已將百年，最近始由曾約農先生付與台灣世界書局印行面世。此曠代文獻，對于研究中國近代史，尤其是研究太平天國史者，實具有其特別價值，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論道：『李秀成被俘時之供狀，此考證洪、楊內部情形之第一等史料也。』曾國藩亦說：『李秀成之供詞，文理不甚通適，而情事眞確，謹抄送軍機處以備查考。』足見忠王供詞價值之可貴。（同上書頁二七六、二七八）

第六節　幼主被擒及太平軍餘衆之滅亡（參看附圖十八——七九一）

幼主與忠王相失後，巧遇干王洪仁玕、楊王李明成等部，輾轉至廣德。時曾國藩方據忠王供，意其已死，乃據情奏報清廷。江浙諸軍則皆以幼主已離天京出走。又中外紛傳天京宮府之富，金銀如山，人言可畏，國藩患之，乃奏陳國荃病勢日增，請開缺囘籍調理，清廷允之。並下令遣撤湘軍半數約六萬衆，飭分別囘湖南鄉里。

干王洪仁玕等攜幼主赴浙江湖州就堵王。至則爲太平軍降將蔡元隆所陷，堵王乃奉幼主走淳安，途中被清軍截擊，堵王中砲已死，軍士多降清。幼主問道走廣信（上饒），至鉛山，清將席寶田正轉戰于贛東，干王洪仁玕、昭王黃文英等經雲際關—光澤—新城（黎川）至廣昌白水嶺（唐坊）戰敗被擒，遂與幼主相失。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天曆甲子十四年）九月廿五日，席寶田部隊分在石城荒山中搜獲洪秀全子幼主洪福及忠王李秀成次子（四歲）李其祥等。十月廿日幼主在南昌凌遲處死，年十六歲，有供詞千餘字，無甚史料價值。李其祥以未成年，暫行監禁。干王洪仁玕、昭王黃文英、卹王洪正于同月廿五日，亦在南昌凌遲處死。仁玕四十三歲，文英廿六歲，仁政五十三歲。

自幼主遇難，太平軍餘衆不得志于江西，乃盡入福建，其首領爲侍王李世賢、康王汪海洋二人。太平軍襲取汀州之武平、永定等地，清將張運蘭敗死，遂下龍巖，繼又進據漳州。左宗棠聞警，分三路入閩：1.黃少春部爲中路軍，由衢州向延平前進。2.劉典部爲西路軍，自建昌向汀州前進。3.高連陞爲東路軍，自寧波泛海在福州登陸。同年十一月，福建提督林文察攻漳州，戰敗而死。宗棠以事急，乃進駐延平督師。時侍王部隊駐漳州，康王部隊駐汀州，合稱廿萬衆。至明年正月，劉典與王德榜收復汀州一帶，康王遂南下入廣東。

是時李鴻章遣郭松林帶淮軍乘輪船至閩。合圍漳州（龍溪），鮑超部將婁雲慶亦自江西至武平。東路軍高連陞遂于四月中旬會淮軍陷漳州，侍王李世賢由西門逃走。于是淮軍進攻漳浦，湘軍由南靖進向和平，遂與粵軍聯絡。並分兵永定—上杭一帶，粵軍則堅守由汀趨潮之路。旋漳浦、雲霄、詔安均克復，太平軍守兵多降清。同時五月，劉典又破侍王李世賢于永定。太平軍丁太陽乞降，餘衆盡入廣東、福建遂全入清軍之手。

康王入粵後，首破粵軍于鎭平（蕉嶺）。侍王敗于永定後，間道至鎭平，康王郊迎入城，因康王前曾殺王宗李元茂，至永安之後，康王未往應援，恐侍王罪己，頗不自安，遂乘夜刺殺侍王。時爲同年（同治四年）七月初三日也。（侍王李世賢，爲忠王李秀成之族弟，死時卅二歲）。及清軍康國器攻下鎭平（蕉嶺），康王敗走平遠，入龍南，席寶田又破之于贛南，矛傷康王背，太平軍餘衆復入粵，突破嘉應州（梅縣）。同年冬，淮軍與湘軍合圍嘉應州，康王傾城出戰，清軍失利。旋選洋槍列隊反攻，太平軍敗走，康王亦中砲亡，餘衆推偕王譚體元主守城事。未幾，清軍圍兵大集，偕王率衆出南門，走至黃沙嶂，地形險絕，爲清軍四面包圍，太平軍遂乞降，約十萬衆，體元及諸將皆被殺。至是太平軍之嫡系軍隊；乃覆亡無餘。時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十二月，距天京陷落，已一年有半矣。

第七節　中論

一、翼王負氣出京，雖未接受曾國藩之勸降，可說與天京政府，採取分裂行動。同時達開並無積極之企圖，先流竄于江西—浙江—福建—粵北。繼經湖南回廣西，最後竟設翼王府于故里貴縣水源街，誠乃最大錯誤。革命事業，必須要有崇高理想與遠大目標，不意率雄兵數十萬，爭戰多年之翼王，至是有榮歸息林之妄念，致使從征將士，無所適從，尤其部兵將多三江兩湖之人，故至是多有散意。朱衣點、童容海、汪海洋、黃添理等屬將，遂先後率隊，折回天京，蓋知翼王無遠志，欲苟安家鄉也。

從此翼王實力與士氣均大減，清軍又分路前來圍剿，不得已遂重率殘部入川。而此次進軍，又祇流竄于荒山僻

壤，清軍無備之地，迄未能攻陷一城一鎮，故最後被圍殲于川邊大渡河紫打地。假設達開自天京出走之日，逕行進軍武漢以入川，或可另創一新局面，可以稱雄一方，分散湘軍力量，而與天京成掎角之勢，東西呼應，前途猶或有可爲。忠王李秀成在太平天國晚年，內主朝政，外統兵將，雖亦受洪秀全之猜嫉與安、福兩王之挾制，而終能忍辱負重，以君國爲先，是則達開不如秀成遠矣。

二、河川作戰，應力求避免敵前渡河，最爲重要。翼王此次選定紫打地爲渡河點，並事先款通土司，故到達之日，卽渡過萬餘衆，可見渡河並無困難，不意大雨數日，河川暴漲，水落後清軍厚集。土司對太平軍與清軍本無分敵友，惟以勢力優強者爲依附。達開初到，土司並無敵意，且派嚮導相助。待太平軍陷絕境，清軍兵力羣集兩岸，遂聯合清軍，共滅達開。總之翼王此次就殲，以地形時間天候之巧合，豈其天意乎。（下引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頁二二一）

三、忠王率十三王號稱六十萬大軍，進攻曾國荃南京圍師之戰，爲太平軍最後之總反攻，國荃本人都受傷，其戰況之激烈，可見一般。而終不能解圍，足見新生力量之湘軍，與過去旗兵綠營，迥然不同，李秀成改計北上，聯絡捻軍，不意捻首張洛行已授首。英王遇害後，忠王曾嘆曰：「我無助矣」。今日秀成，乃嘗到無助之苦果。

四、立于主動地位，是戰勝之要訣。蓋追隨敵意，頭痛醫頭，脚痛醫脚，必敗無疑。安慶爭奪戰初期，清方論戰紛紜，國藩謂：「但求立脚之堅定，不論逆氛之增長。」堅主不撤安慶圍師，終殲英王主力而克名城。此次國荃圍金陵，又多謂：「雖已却敵，而孤軍蹈危地，實爲失策。」國藩于親自沿江視察後，終罷退兵之議，卒平大敵。蓋忠王自三解京圍，先攻杭垣，回師天京，大勝之後，以聲東擊西，遠程挺進，乘虛蹈隙爲得意。殊不知行之旗綠

營者，不一定適用于湘軍，尤以國藩之主動意旨爲難奪也。（上引王定安：湘軍記，卷九，頁九）

五、忠王遷都之議，在戰略與政略上，實爲必要之圖。天王不納，一方面是秀全之不智，另一方面，由于其定都天京後，十足效法封建時代君主官僚陋習，如深居宮內，屏絕男性，被嬪妃包圍，所坐轎子，由六十四人扛抬等，已失去其當初革命之質。身爲革命領袖，「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完全脫節，安得不亡。最後忠王請奉幼主出城，用備萬一，以圖再舉，秀全仍不許，蓋此時天王距死亡之期甚近，神智漸形昏憒矣。

六、曾國荃拒絕淮軍協攻金陵，此種爭功不顧全局之自私，實非大將風度所應有。安慶與金陵，俱爲國荃督師攻克，建功不小，而論湘軍名將者，皆以江（忠源）羅（澤南）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爲先，良有宜也，陽湖趙惠甫日記（能靜居日記）甲子六月下旬（同治三年）曾記載克復金陵後情形云：

「師云：『沅浦不獨用湘鄉人，且盡用門口周圍十餘里內之人，事體安得不糟，見聞安得不陋。』余曰：『沅帥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實子女玉帛，無所與也。各員弁，自置一簏，有得轍開簏藏納，客至則傾身障之，醜態可掬。』」（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頁一五三四）

趙惠甫爲國藩重要幕客，稱國藩爲師，沅浦爲國荃之別號。知弟莫如兄，曾國荃之才具，可想見矣。

七、洪秀全之出身，既非如周武王及秦始皇之爲封建諸侯，亦非如漢高祖及明太祖之爲市井平民，又非如王莽、曹操、司馬懿等之爲權貴奸雄，而僅爲半個秀才之迂腐儒生。雖能憑藉奇偉宗教力量與偉大政治號召，以團結信徒，得三、五雄才偉略或驍勇善戰之輔佐，因之破滿清治下腐敗至極之幾省政權及窳敗至深之無數清軍。但終不能敵曾胡左李以維持民族文化名教相號召之湘軍，卒至兵敗亡國，大業中落者，蓋秀全對謀國經世之才智與用人治軍

方略及政治經濟學識，既無所長；又不能如前朝創業者恢宏大度，延攬全國人才以佐大業：及至晚年，更迷信宗教，幾至昏憒。革命事業，領袖關係至巨，是洪秀全作領袖之條件，仍嫌不足耳。

八、忠王之被殺：本來清廷有令，將忠王李秀成解送北京，而國藩斷然就地殺之，然後上奏清廷云：「李秀成權術要結，頗得民心，城破後竄逸鄉間，鄉民憐而匿之，蕭孚泗生擒李逆之後，鄉民竟將其親兵王三清捉去殺而投諸水中，若代李逆報私忿者，李秀成既入困籠，次日，又擒僞松王陳德風到營，一見李逆，即長跪請安。臣聞此二端，惡其死心之未去，黨羽之尚堅，即決計就地正法。厥後鞫訊累日，觀者極衆。營中文武各員，始則紛紛請解京師，繼則因李秀成言能收降江西、湖北各股，又紛紛請貸其一死，留爲雉媒，以招餘黨。臣則力主速殺，免致疏虞，以貽後患，逐于初六日正法」蓋國藩慮生中變，李秀成死灰復燃也。（上引羅爾綱：太平天國史考證集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四册，頁一二六）

九、湘軍晚年之紀律：湘軍晚年紀律，漸形廢馳，尤以克復金陵，表現不佳，茲摘錄趙烈文日記（能靜居日記）數段如左：（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頁一五三五）

六月十六日，破江寧城………酉戌間，望城中火光燭天，聞各軍入城，貪掠奪，頗亂伍，又見中軍各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廝役皆去，擔負相屬于途。

又，蕭孚泗在僞天王府取出金銀不貲，即縱火燒屋以滅跡，僞忠王係方山民人陶大蘭縛送伊營內，伊既掠美，稟稱派隊擒獲，一文不賞，又疑忠酋有存款在其家，派隊將其家屬全數縛至營中，鄰居亦頗牽曳，逼訊存款，致合村遺民，空村竄匿，喪良昧理，一致如此。（太平天國資料，頁七四八）

18—6496

所恨中丞厚待各將，而城破之日，全軍掠奪，無一人顧全大局，使檻中之獸，大股脫逃，幸中丞托天之福，民人得忠酋而縛之，方得交卷出場，不然此局不獨無賞，其受譴責定矣。（太平天國資料，頁七五一）

舊制，勇丁須五百一營，今則三百人已滿數，故一充營官統領，無不立富。

趙爲國藩重要幕客，所記載者，當均屬實。國藩于克復金陵爲時僅十七天，即開始解散湘軍，堅稱暮氣已深，不無因也。又國藩于爾後查覆劉松山部叛于陝北，奏請清廷有下列一段：「大抵艱難百折，不辭勞瘁者，將領之壯志也，從征十載，懷歸少息者，士卒之恆情也。……………如戚繼光所謂澄定渾水，再汲新水之說，庶幾重新壁壘，克蕆全功。」

現代列強各國，多實行徵兵制，一般服役期限爲兩三年，作戰有功，且有提前歸休之規定。與所謂「澄定渾水，再汲新水。」之意義同。湘軍自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天曆壬子二年）成立，至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天曆甲子十四年）克復金陵，已十二年，從征士卒，服役平均都在五至十年之間，久隸行伍，各懷歸志，人之常情，如再强迫服役，其不師老兵疲者幾希。

中國歷代戰爭史終

中國歷代戰爭史主要參考書（資料）目錄

書　　名	撰　註　者
東亞地區人類最早標本之發現	英　魏敦瑞
沙鍋屯地層發掘報告書	瑞典　安特生
紅色土時代的周口店文化	李　濟
董作賓學術論集	董作賓
殷墟發掘對於中國古代文化之貢獻	石璋如
卜辭通纂	羅振玉等
小盂鼎	
華夏篇	劉光漢
思故國篇	劉光漢
立國篇	黃　節
種姓篇	章太炎
中國人種考	蔣觀雲

易繫辭
歸藏易啓筮篇
山海經　晉郭璞注
穆天子傳　晉郭璞注
尚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周禮（同　右）
詩經（同　右）
儀禮（同　右）
春秋（同　右）
左傳（同　右）
國語（明道本）
論語（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禮記（同　右）
管子
晏子
孫子　春秋孫武

老子	晉　王弼注
莊子	戰國　莊周
墨子	戰國　墨翟
孟子（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戰國　孟軻
荀子	戰國　荀況
韓非子	戰國　韓非
尉繚子	戰國　尉繚
商君書	
尸子	
黃石公素書	
楚辭	戰國　屈原
六韜	
逸周書集訓校釋	清　朱右曾
司馬法	
越絕書	漢　袁康
考信錄	清　崔述

吳越春秋　漢　趙曄
春秋大事表　清　顧棟高
春秋會要　清　姚彥渠輯
春秋世族輯略　清　王文源
戰國策　漢　劉向校
七國考　明　董說輯
戰國紀年　清　林春溥
戰國策釋地　清　張琦
六國論　宋　蘇洵
呂氏春秋　秦　呂不韋等
困學紀聞　宋　王應麟
秦會要　清　孫楷
歷代車戰敍略　清　張泰交
史記　漢　司馬遷
漢書　漢　班固
後漢書　南朝　范曄

三國志	晉 陳壽
三國志補注	易培基
西漢年紀	宋 王益之
三國會要	清 楊晨
世本（漢宋衷注）	清 秦嘉謨等輯
古本竹書紀年八種	王國維等
竹書紀年義證	清 雷學祺
春秋地理考實	清 江永
史記地名考	錢穆
春秋左氏傳地名圖考	程發軔
秦傳國璽	
秦始皇泰山刻石辭（周秦金石文選評註）	黃公渚
秦始皇瑯琊台刻石辭（同右）	黃公渚
秦始皇會稽刻石辭（同右）	黃公渚
秦皇長城考序	羅家倫
西漢會要	宋 徐天麟

東漢會要　宋　徐天麟
新語　漢　陸賈
過秦論　漢　賈誼
賈子新書　漢　賈誼
淮南子　漢　劉安等
禮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漢　戴聖
漢儀注　漢　衞宏
漢舊儀　漢　衞宏
漢官儀　漢　應劭
論衡　漢　王充
鹽鐵論　漢　桓寬等
白虎通義　漢　班固
風俗通義　漢　應劭
新序　漢　劉向
說苑　漢　劉向
說文解字注　淸　段玉裁

拾遺記	苻秦	王　嘉
歷代河渠考	清	萬斯同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
水經注疏要刪	清	楊守敬
西征賦	晉	潘　岳
世語	晉	郭　頒
華陽國志	晉	常　璩
藝文類聚	唐	歐陽詢等
廣韻	隋	陸法言
初學記	唐	徐　堅等
唐六典	唐	唐玄宗
昭明文選	南朝	蕭　統
洛陽伽藍記	後魏	楊衒之
洛陽記	晉	陸　機
搜神記	唐	干　寶
通典	唐	杜　佑

通志　宋　鄭樵

文獻通考　宋　馬端臨

太平御覽　宋　李昉等

册府元龜　宋　王欽若等

續漢書百官志　梁　劉昭注

方輿勝覽　宋　祝穆

太平寰宇記　宋　樂史

殷周戰史　董作賓等

中國古代社會史　李宗侗

中國民族史　羅香林

中國學術史論集　錢穆等

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　徐炳昶

國史大綱　錢穆

中國政治思想史　陶希聖

中國政治思想史　柳公權

國史研究六篇　梁啓超

觀堂集林	王國維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中央研究院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	大陸雜誌社
中國歷代疆域戰爭合圖	歐陽纓
百萬分一軍用地圖	
十萬分一軍用地圖	
中國地圖集	張其昀
古今圖書集成	清 陳夢雷
資治通鑑	宋 司馬光
中國古今地名辭典	臧勵龢
秦漢史	呂思勉
聲類	清 馬國翰
日知錄	清 顧炎武
天下郡國利病書	清 顧炎武
歷代通鑑輯覽	清 高宗敕撰
魏晉南北朝史	勞榦

十六國春秋	後魏	崔　鴻
晉記	清	郭　倫
晉書	唐	房玄齡等
魏書	北齊	魏　收
魏晉南北朝史		張儐生
宋書	梁	沈　約
南齊書	梁	蕭子顯
梁書	唐	姚思廉
陳書	唐	姚思廉
北齊書	隋	李百藥
周書	唐	令狐德棻等
隋書	唐	魏　徵等
南史	唐	李延壽
北史	唐	李延壽
舊唐書	後晉	劉　昫
新唐書	宋	歐陽修

唐會要	宋 王溥
貞觀政要	唐 吳兢
大唐創業起居注	唐 溫大雅
唐律疏義	唐 長孫無忌等
唐國史補	唐 李肇
李衞公問對	
全唐史	清 嘉慶敕撰
容齋三筆	宋 洪邁
癸巳類稿	清 俞正燮
歷代紀事年表	清 龔士炯
陔餘叢考	清 趙翼
通鑑地理今釋	清 吳熙載
二十史朔閏表	陳垣
十七史商榷	清 王鳴盛
二十二史考異	清 錢大昕
二十二史箚記	清 趙翼

唐史　章　羣
中國政治社會史　薩孟武
唐太宗渭水之恥本末考實　李樹桐
中國大事年表　陳慶麒
讀史方輿紀要　清　顧祖禹
西突厥史料　馮承鈞譯
中西交通史　張星烺
中國歷史地理　石璋如等
中國阿拉伯海上交通史　日　滕田博士
蓬萊軒地理學叢書　丁　謙
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　馮承鈞譯
舊五代史　宋　薛居正
新五代史　宋　歐陽修
宋史　元　脫脫等
遼史　元　脫脫等
金史　元　脫脫等

元史	明 宋濂
契丹國志	宋 葉隆禮
大金國志	宋 宇文懋昭
松漠紀聞	宋 洪皓
宋史紀事本末	明 陳邦瞻
金史紀事本末	清 李有棠
桯史	宋 岳珂
五代會要	宋 王溥
宋會要輯稿	清 徐松輯
續資治通鑑	清 畢沅
續資治通鑑長編	宋 李燾
三朝北盟會編	宋 徐夢莘
渤海史考	日 津田左右吉
夢溪筆談	宋 沈括
老學庵隨筆	宋 陸游
皇朝編年備要	宋 陳均
中興小紀	宋 熊克

三朝野史	元 吳萊
三朝要典	明 熹宗敕撰
江防總論	清 姜宸英
江防志	清 佚名
江防集要	清 趙寧
里道道聽錄	清 焦循
防險記	
江州郡志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宋 李心傳
建炎以來朝野雜錄	宋 李心傳
石林燕語	宋 葉夢得
春明退朝錄	宋 宋敏求
大金弔伐錄	金 佚名
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順之亂	張蔭麟
東北史論叢	姚從吾
曾胡治兵語錄	蔡鍔

中國兵制史		孫金銘
中國歷代地方行政區畫		楊予六
元朝祕史		佚名
元祕史路、元史后妃公主傳補	清	萬光泰
新元史		柯劭忞
多桑蒙古史		馮承鈞譯
元史譯文證補	清	洪鈞
譯史補		柯劭忞
蒙兀兒史記	清	屠寄
蒙古游牧記	清	張穆
蒙古源流箋證		沈曾植
黑韃事略箋證		王國維
蒙韃備錄箋證		王國維
元朝制度考	日	箭內亘
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	日	箭內亘
蒙古研究		札奇斯欽

蒙古史略　馮承鈞譯
成吉思汗傳　馮承鈞譯
元史及綱目　夏眞特譯
遼代四時捺鉢考　傅樂成
元朝祕史考證　丁　謙
成吉思汗帝國　巴克霍森
馬可波羅行記　意　馬可波羅
蒙古社會制度史　張興唐等譯
蒙古人之西征　美　蘭　姆
蒙古之今昔　札奇斯欽
聖武親征錄　元　佚　名．
續通典　清　高宗敕撰
續文獻通考　清　高宗敕撰
續通志　清　高宗敕撰
歷代戰爭方略研究　李　震
中華通史　章　嶔

中華通史	陳致平
大唐西域記	唐　僧辯機
輟耕錄	明　陶宗儀
弘簡錄	明　邵經邦
朔方備乘	清　何秋燾
元海運志	明　危　素
中國歷史地理	王　恢
申報六十周年紀念地圖	丁文江等
清通典	清　高宗敕撰
清文獻通考	清　高宗敕撰
清通志	清　高宗敕撰
續清文獻通考	清　劉錦藻
歷代馬政志	清　蔡方炳
親征朔漠方略	清　溫　達等
旗軍志	清　金德純
明史	清　張廷玉等

明紀	清	王汝南
明會典	明	李東陽等
明會要	清	龍文彬
明史紀事本末	清	谷應泰
錦衣志	明	王世貞
明一統志	明	李　賢等
馬政志	明	歸有光
倭變事略	明	朱九德
平倭通錄	明	徐學聚
備倭事略	明	歸有光
倭情錄		
明倭寇始末	清	谷應泰
紀效新書	明	戚繼光
籌海圖編	明	胡宗憲
玉堂薈記	清	楊士聰
明夷待訪錄	清	黃梨洲

明史外國傳考證	丁　謙
明史西域傳考證	丁　謙
明季遺聞	清　鄒　漪
明季流寇始末	李光濤
明漕運志	清　曹　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清　高宗敕撰
日本考	明　李言恭等
日本史	李永熾
日本書記	日　安麻呂
日本國志	清　黃遵憲
日本通史	甘友蘭
日本外史	余又蓀
日本戰史	
朝鮮志	韓　佚　名
朝鮮考	
朝鮮國紀	明　黃洪憲

朝鮮象林集	
朝鮮紀事	明　倪　謙
朝鮮李忠武公全集	
朝鮮李忠武公行述	
朝鮮通史	林泰輔
朝鮮燃藜室筆記	
東國史略	韓　佚　名
宣朝中興誌	
兩朝平壤錄	明　諸葛元聲
高麗史	韓　鄭麟趾等
甲申傳信錄	明　錢　䎘
亂中雜錄	
虎口餘生記	明　邊大綏
徐海本末	
懲毖錄	韓　柳成龍
武備志	明　茅元儀

瓊州府志	
澄海縣志	
大東輿地圖（韓京城大學編印）	
清史	張其昀等
清史講義	汪榮寶
清代通史	蕭一山
中國近代史概要	蕭一山
中國近代史大綱	蔣廷黻
中國文化史	梁啓超
中國近百年政治史	李劍農
支那近百年史	日　佐野袈裟美
清朝全史	日　稻葉君山
清史紀事本末	黃鴻壽
東北通史	金毓黻
中國近代史論叢	包遵彭
中國近代史	陳恭祿

中國外交史　傅啓學
近代外禍史　何　英
明清史料甲編
清太祖實錄
清太宗實錄
遼東實錄　王在晉
朝鮮實錄
天啓實錄
萬曆實錄
崇禎長編　楊廷樞
大清會典　清　乾隆敕撰
歷代武舉考　清　譚吉璁
嘯亭雜錄　清　王子昭槤
聖武記　清　魏　源
閩海紀要　夏　琳
籌邊碩畫

朝中聞見日記	韓	姜宏立
柳邊記略	清	楊 賓
讀史兵略及續編	清	胡林翼
寧古塔紀略	清	吳振臣
大清一統志	清	陳 德等
地志總論		白眉初
史地叢考		馮承鈞
扈從東巡日錄	清	高士奇
喇嘛敎		歐陽無畏
香妃考實證補		吳相湘
尼泊爾廓爾喀人的歷史介紹		朱嘉賓譯
百越先賢志	明	歐大任
去年在中國	英	（軍官）
中法兵事本末	清	羅惇曧
日清戰史	日	紫山川崎三郎
中日甲午戰爭	清	文廷武等

中日戰爭　王鍾麒
甲午中日海軍戰績考　張蔭麟
海軍紀實　池仲祐
李文忠公全集　清　李鴻章
拳變餘聞　清　羅惇曧
蹇蹇錄　日　陸奧宗光
海軍見聞記　英　泰萊
戊戌政變記　梁啓超
崇陵傳信錄　清　惲毓鼎
庚子國變記　清　羅惇曧
庚子使館被圍記　英　樸笛南姆威爾
論西周國防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李震
國父締造民國的艱難及我們當今應有的認識　李震
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親筆供詞手蹟
太平天國詔諭及書翰　蕭一山
太平天國全史　簡又文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	簡又文
太平天國始末記	毛應章
太平天國史綱	羅爾綱
太平天國考證集	羅爾綱
太平天國叢考	羅爾綱
太平天國史日記	郭廷以
太平天國史事論叢	謝興堯
賊情彙纂	張德堅
天情道理	
虎口餘生記	顧　深
奉天討胡檄	
太平軍全史	
石達開全集	錢書順
金陵新述	清　何紹基
盾鼻隨聞錄	
永闕齋弟子記	

清

湘軍志	王闓運
寧靜居日記	趙惠甫
台灣外記	江日昇
十一朝東華錄	王先謙
鄭成功傳	鄭亦鄒
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中國歷史研究社編撰）	
中國歷史研究	梁啓超
中國歷代遞嬗軍事史	陳瑞河
回民起義（神州國光社）	
左文襄公在西北	秦翰才
東行三錄	程演生
明清史隨筆	胥端甫
清鑑	錢基博
清史開國前記	彭國棟
清史文獻志	彭國棟
湘軍新志	羅爾綱

湘軍記　王定安
曾國藩勦匪實錄（實踐學社）　清　曾國藩
曾文正公全集　蕭一山
曾國藩傳　陳啓天
曾國藩平亂要旨　馮承鈞等譯
史地叢書（商務版）　梁啓超
論李鴻章
承德府志碑記各廟紀功碑文
冠縣志

綜計上列參考書共四百餘種，其中以二十五史與政典及各當代重要著作爲最主要而據以編史外，其餘則多爲參證補充之資料，故本史本文內多未引述或註記。

本史第一版出版時，並未列參考書目，因當初祇注意本史在「經世之學」上發揮其價值，而將純「學術性」著作的價値列爲次要。今本史再版，距初版已近二十年，故此次所列參考書目，除大部分據文中所敍及註記所載予以抄列外，其餘乃由震記憶所及曾經參考者補列之。又本史文中所敍之書，皆未列作者年代及姓名，而今列書目少數一時未能查出者，暫從缺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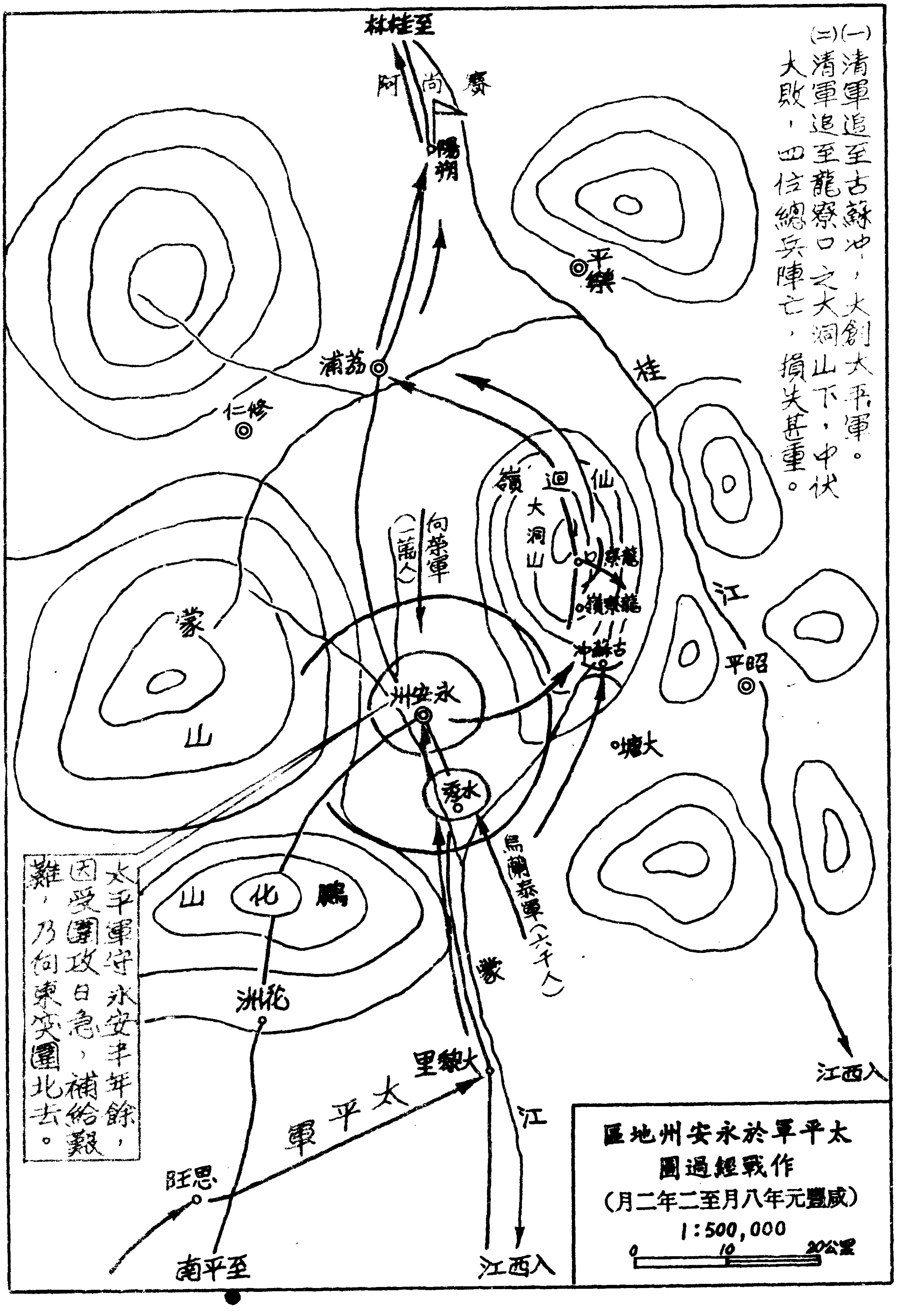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八冊　附圖

附圖十八—七六二至十八—七九一（按逆序裝訂）

附圖十八一七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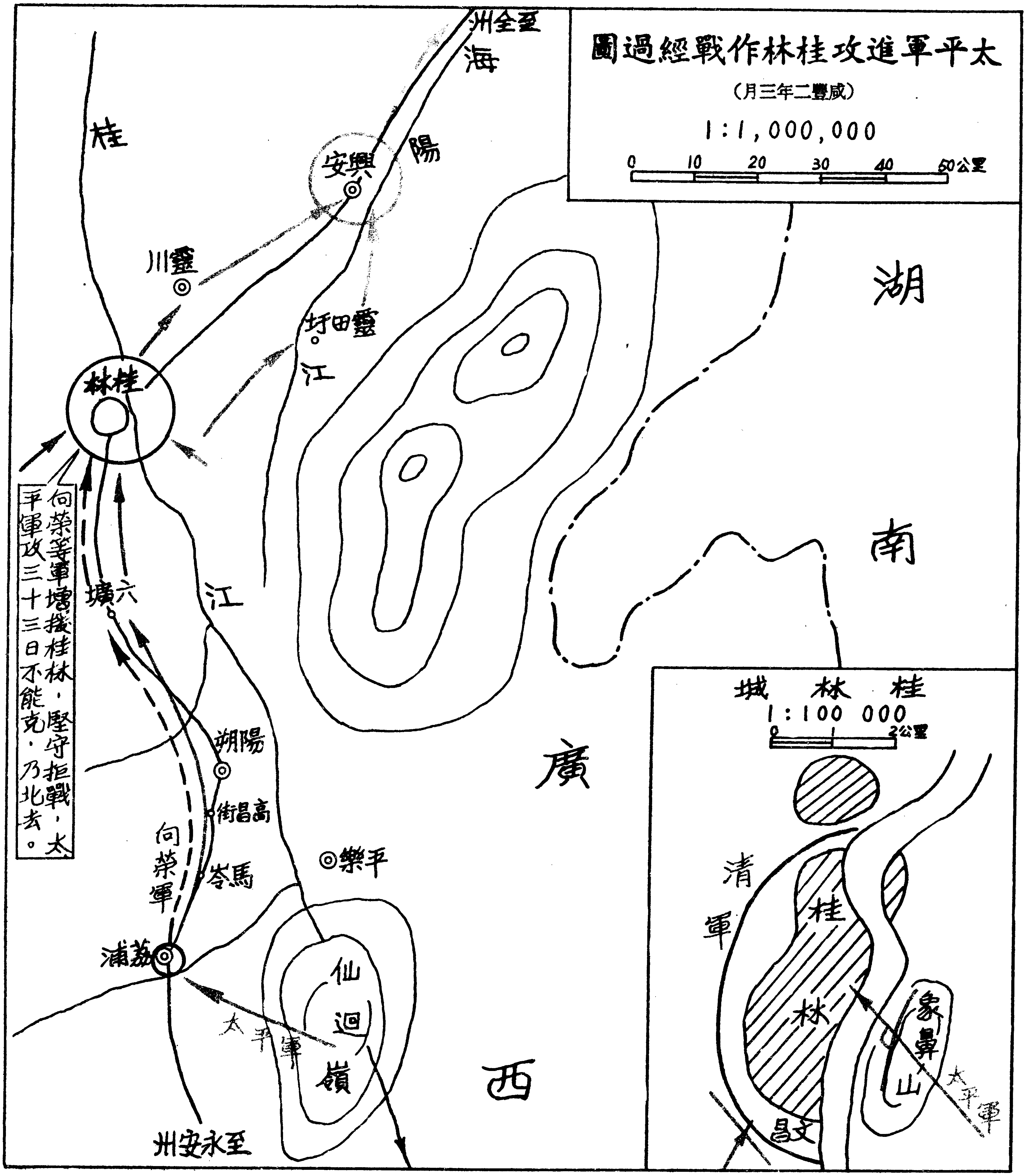
太平軍於金田起義作戰經過圖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至咸豐元年八月)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林桂至
柳
(平馬)
柳州
江
灣大
州象
龍石
武宣
賓來
州賓
至南寧
貴
紫
荊
山
鵬
化
水
蔡村江
林古
新圩
金田
東鄉
里三
武
靖
江
村莫
州潯
(平桂)
沙白
江口
烏蘭泰
平南
思旺
洲花
大王圩
向
榮
大黎里
大平圩
蒙江圩
江
西
藤縣
梧州
至廣東
州安永
平昭
蒙
山
鵬化山
太平軍突圍至象州，因清軍重兵攔截，乃回竄紫荊山區。
清周天爵、向榮軍六千分四路圍攻太平軍，結果皆中伏敗退。
向榮軍攻佔古林社，惜烏蘭泰未能北上夾擊，致不支而退。
烏蘭泰襲擊清軍於武靖江獲勝
清軍李星沅、向榮分兵二路攻江口被太平軍伏擊大敗。
清軍追擊突圍太平軍，於思旺東南中伏大敗。
太平軍偵知周圍岐團困花洲乃攻思旺並解花洲圍。
太平軍被圍日久，資源缺乏，乃從思旺小徑突圍趨鵬化山區。

附圖十八—七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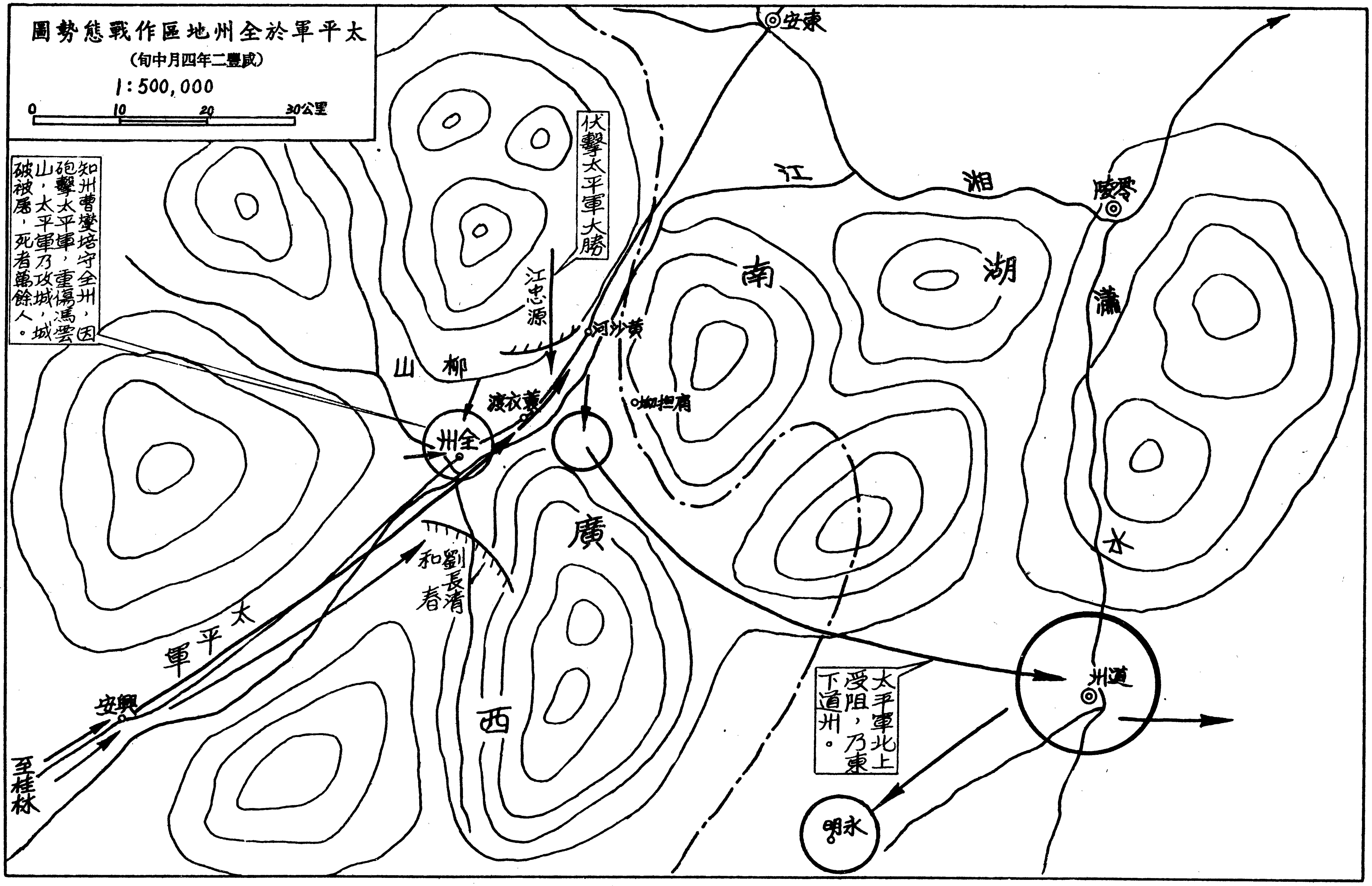
太平軍於永安州地區作戰經過圖
（咸豐元年八月至二年二月）

附圖十八—七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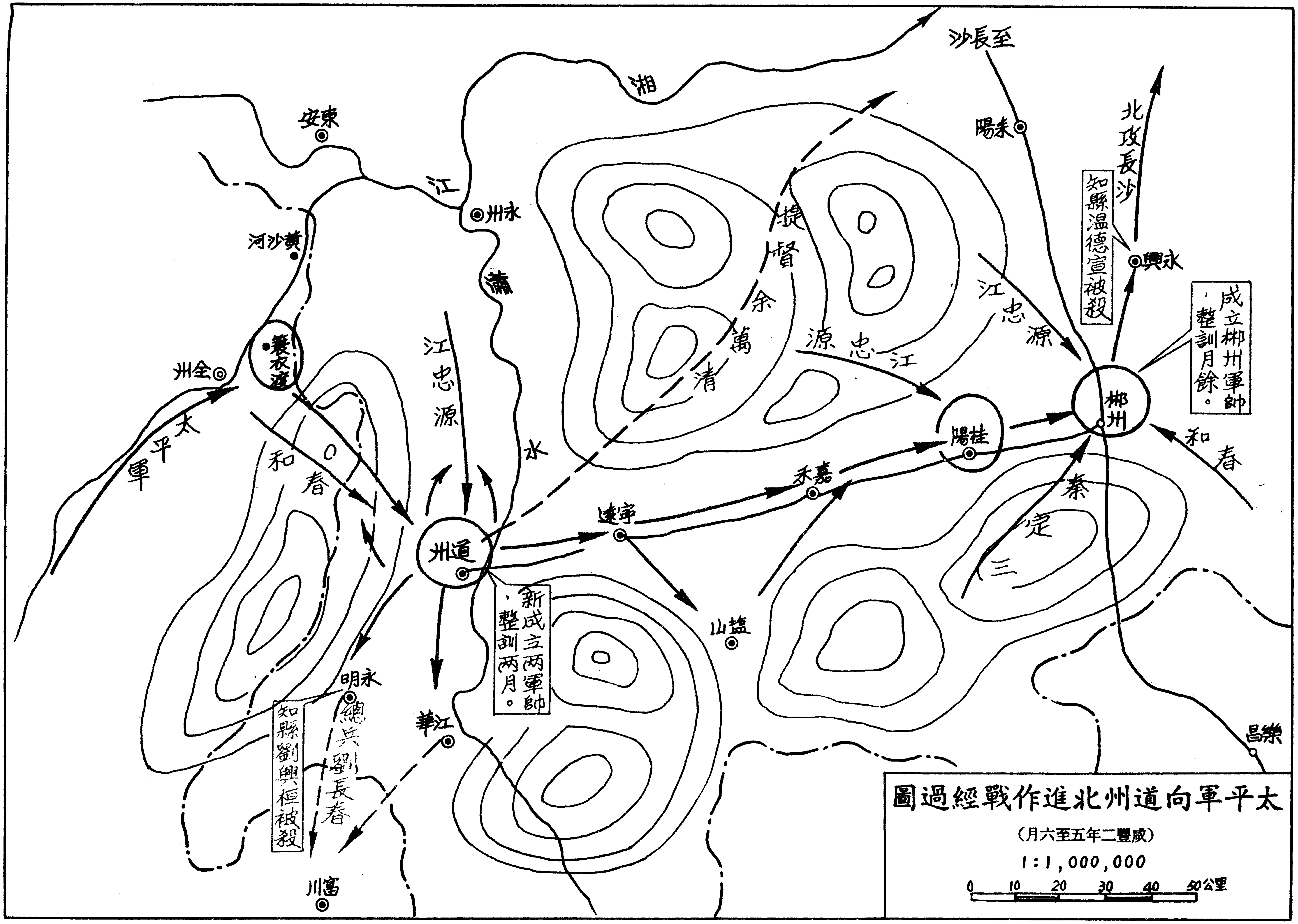
太平軍進攻桂林作戰經過圖
（咸豐二年三月）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至全州
海
陽
桂
興安
靈川
靈田圩
江
桂林
六塘
江
向榮等軍增援桂林，堅守拒戰，太平軍攻三十三日不能克，乃北去。
陽朔
高昌街
向榮軍
馬岺
荔浦
平樂
仙迴嶺
太平軍
至永安州
湖
南
廣
西
桂林城
1:100 000
0 1 2公里
清軍
桂林
文昌
象鼻山
太平軍

附圖十八—七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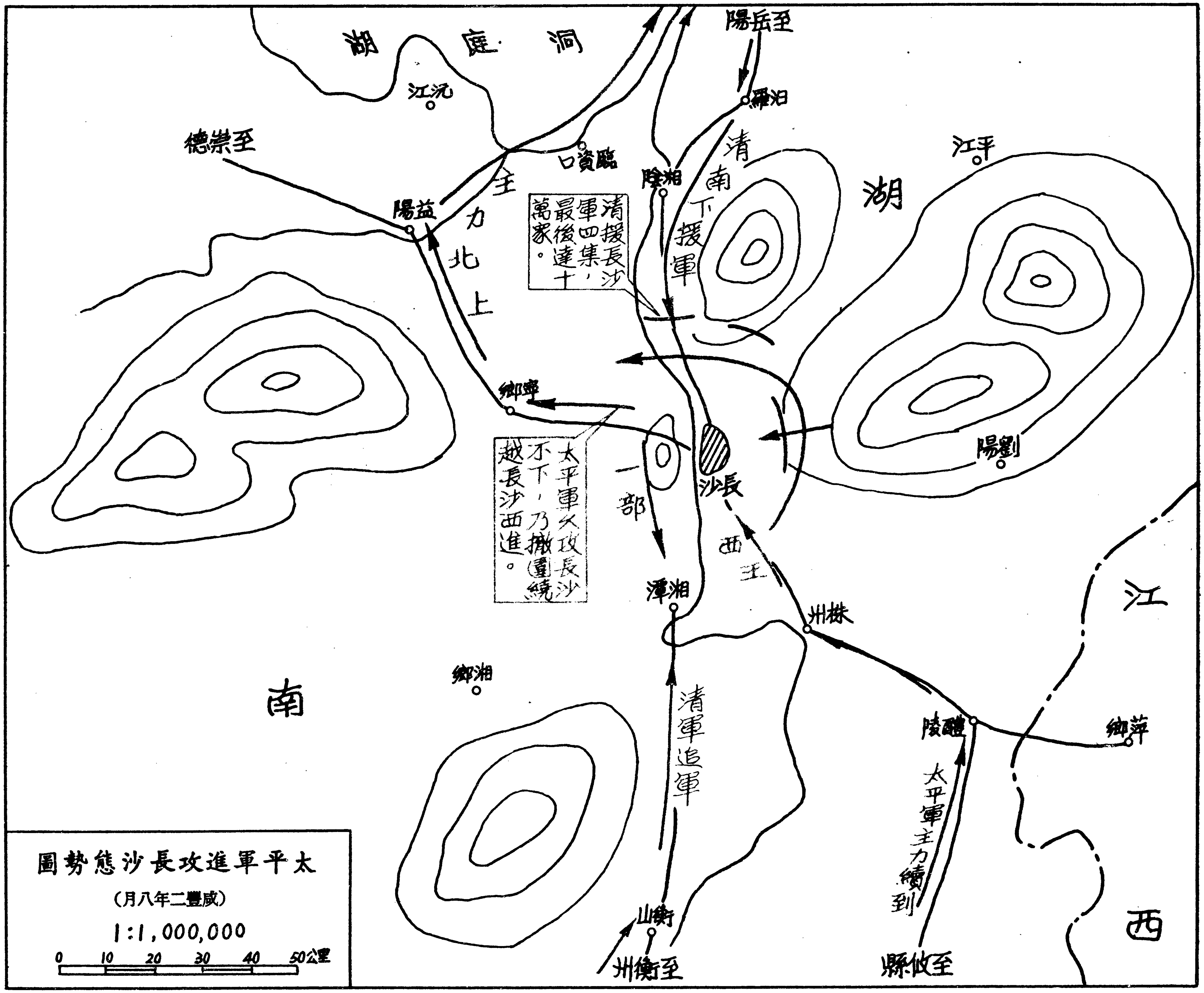
太平軍於全州地區作戰態勢圖
(咸豐二年四月中旬)
1:500,000
0 10 20 30公里
知州曹燮培守全州，因砲擊太平軍，重傷馮雲山，太平軍乃攻城，城破被屠，死者萬餘人。
伏擊太平軍大勝
江忠源
安東
湘江
零陵
湖南
瀟水
柳山
全州
蓑衣渡
黃沙河
廣西
劉長清
和春
太平軍
興安
至桂林
太平軍北上受阻，乃東下道州。
道州
永明

附圖十八—七六七



至長沙
湘
江
東安
永州
黃沙河
瀟
水
耒陽
北攻長沙
知縣溫德宣被殺
永興
成立郴州軍帥，整訓月餘。
提督余萬清
江忠源
江忠源
江忠源
郴州
桂陽
和春
和春
秦定三
蓑衣渡
全州
太平軍
道州
寧遠
嘉禾
藍山
新成立兩軍帥，整訓兩月。
永明
江華
知縣劉興桓被殺
總兵劉長春
富川
樂昌
太平軍向道州北進作戰經過圖
(咸豐二年五至六月)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附圖十八—七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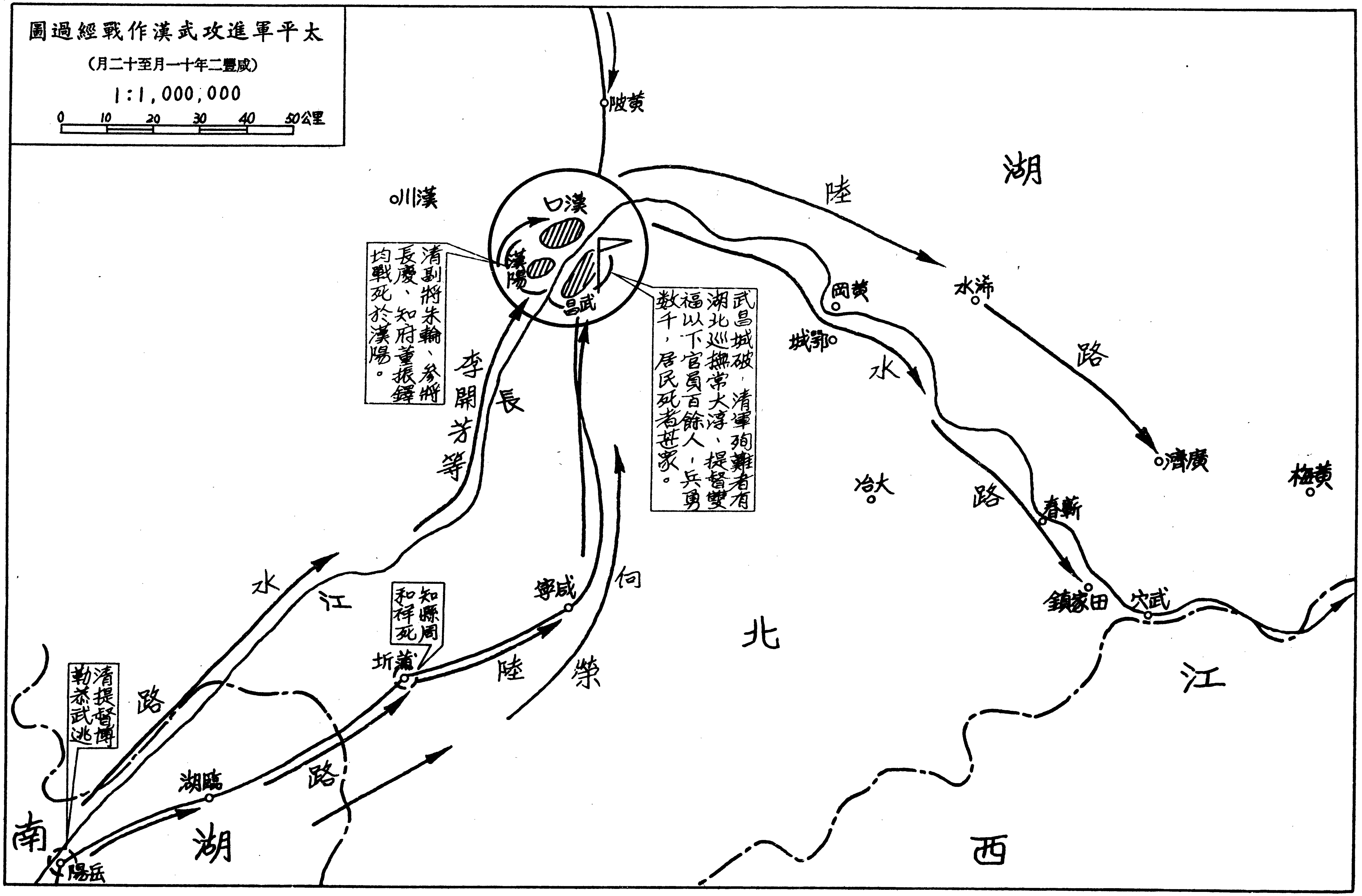
太平軍進攻長沙態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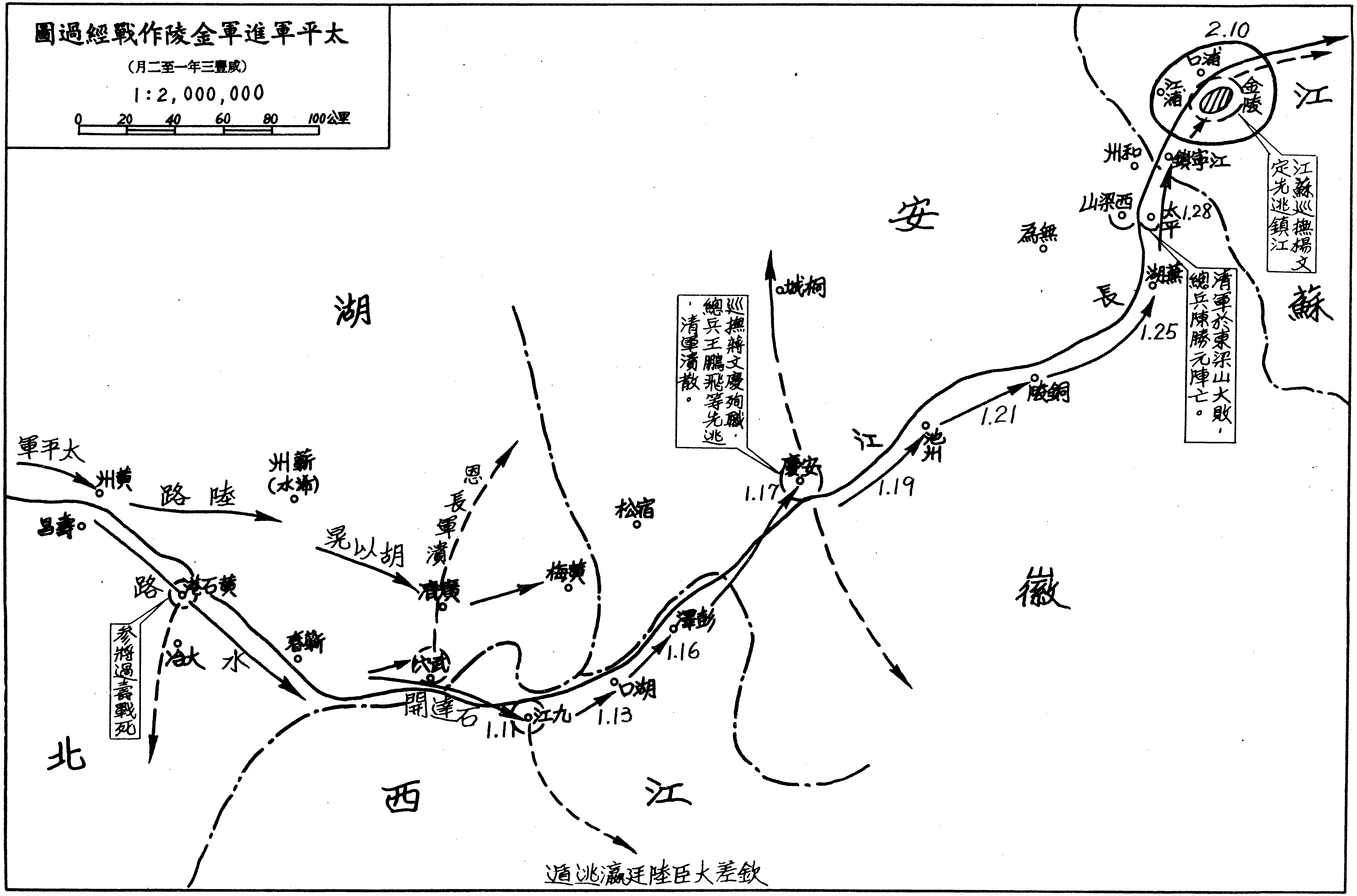
(咸豐二年八月)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附圖十八—七六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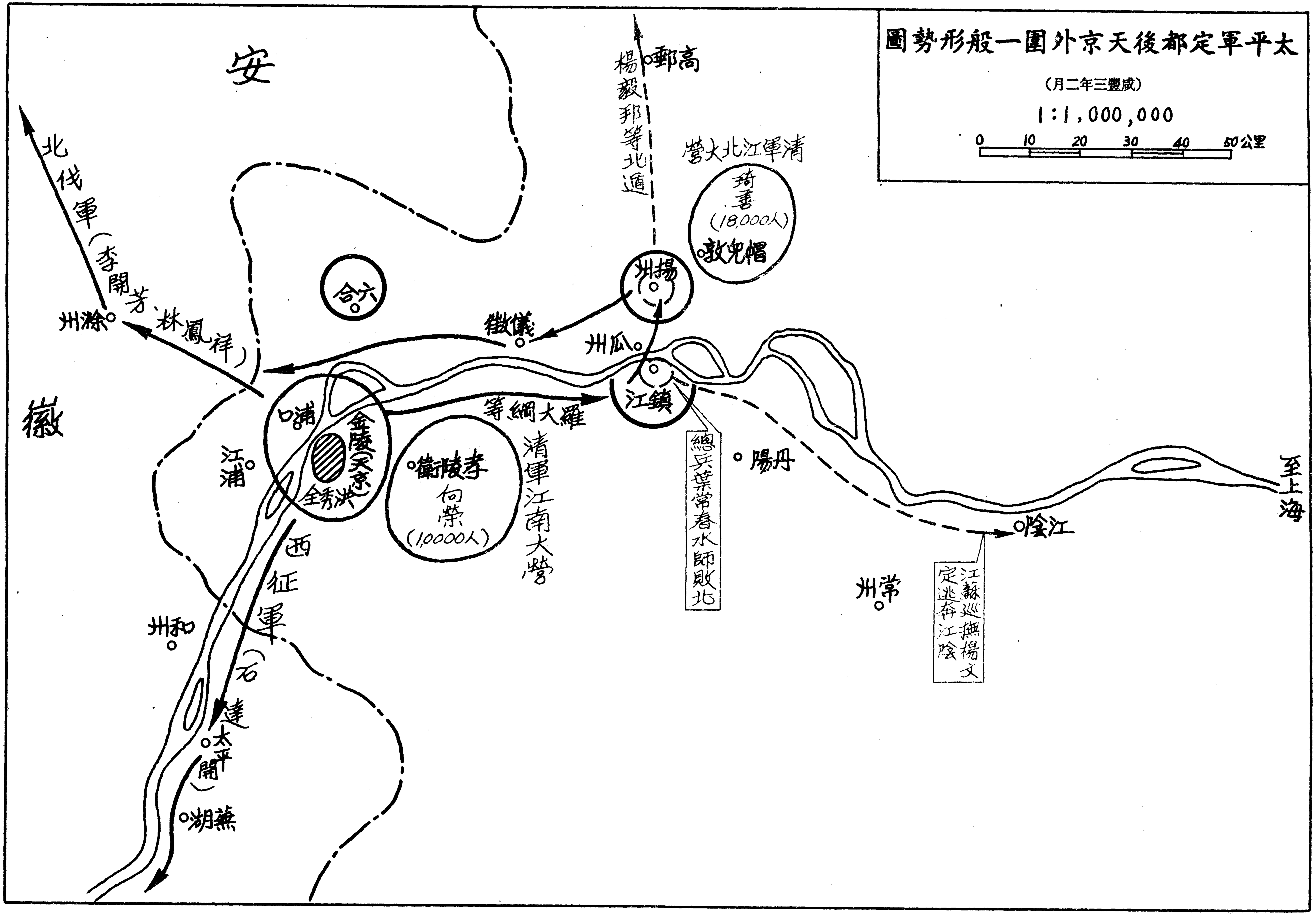

太平軍進攻武漢作戰經過圖
（咸豐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黃陂
漢口
漢陽
武昌
漢川
清副將朱翰、參將長慶、知府董振鐸均戰死於漢陽。
武昌城破，清軍殉難者有湖北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以下官員百餘人，兵勇數千，居民死者甚衆。
湖
陸
路
浠水
黃岡
鄂城
水
路
廣濟
黃梅
大冶
蘄春
田家鎮
武穴
李開芳等
長
江
水
路
向
榮
陸
路
咸寧
知縣周和祥死
蒲圻
清提督博勒恭武逃
臨湖
岳陽
南
湖
北
江
西



太平軍進軍金陵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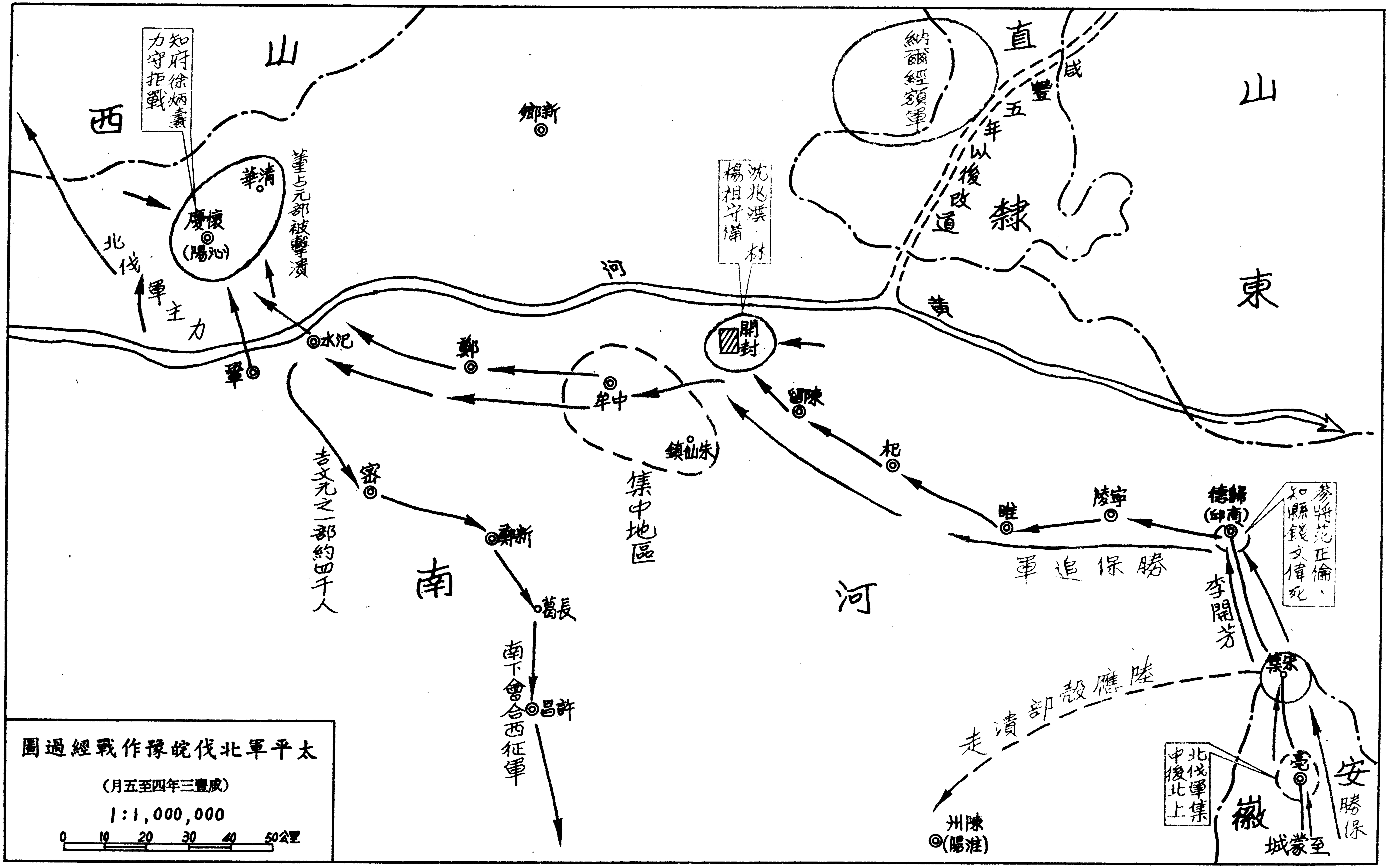
（咸豐三年一月至二月）

附圖十八—七七一



太平軍定都後天京外圍一般形勢圖
(咸豐三年二月)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安徽
北伐軍(李開芳、林鳳祥)
滁州
六合
高郵
楊殿邦等北遁
清軍江北大營
琦善
(18,000人)
帽兒墩
揚州
儀徵
瓜州
鎮江
羅大綱等
浦口
金陵(天京)
洪秀全
江浦
孝陵衛
向榮
(1,0000人)
清軍江南大營
總兵葉常春水師敗北
丹陽
常州
江陰
江蘇巡撫楊文定逃奔江陰
至上海
西征軍(石達開)
和州
太平
蕪湖

附圖十八—七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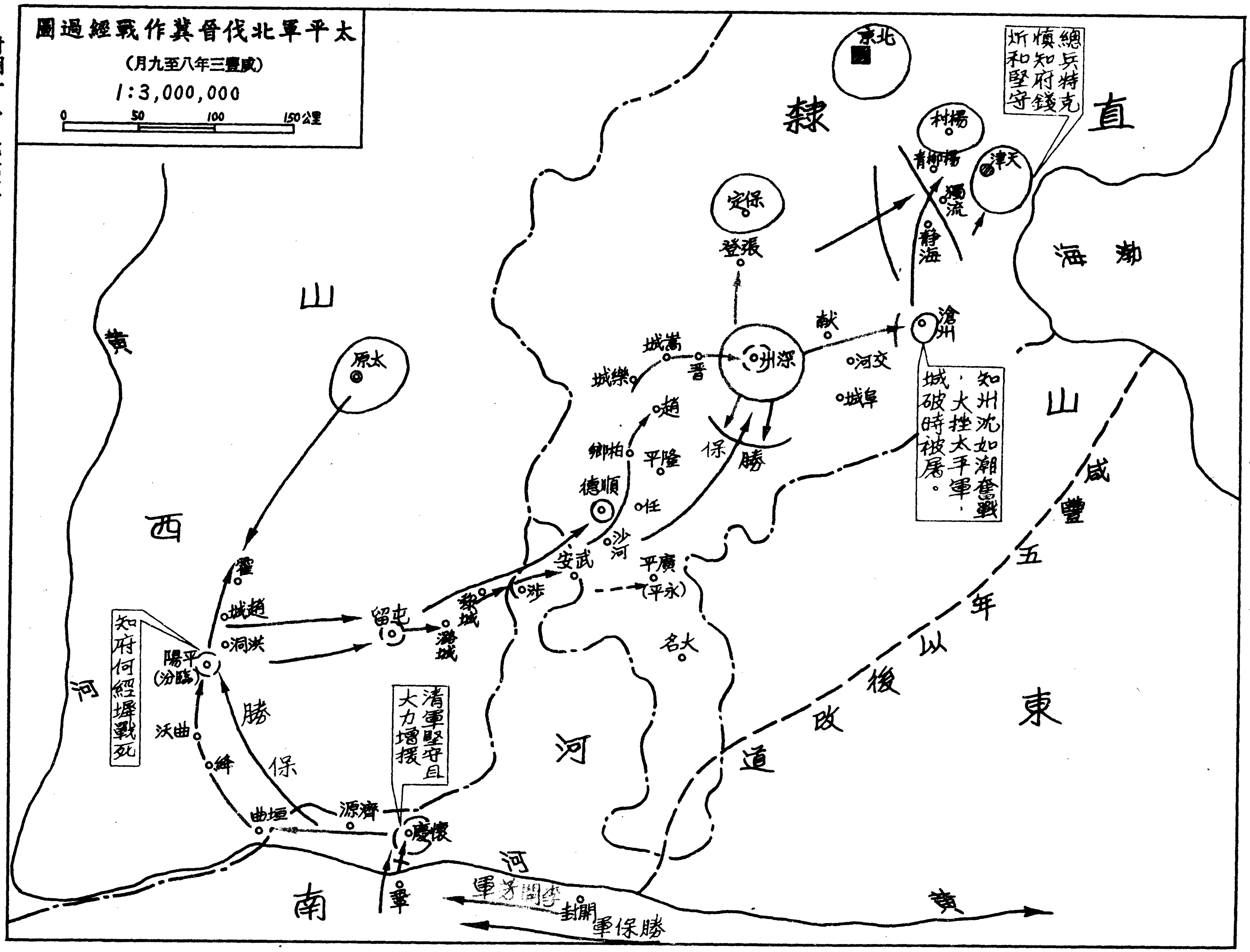
太平軍北伐皖豫作戰經過圖

(咸豐三年四至五月)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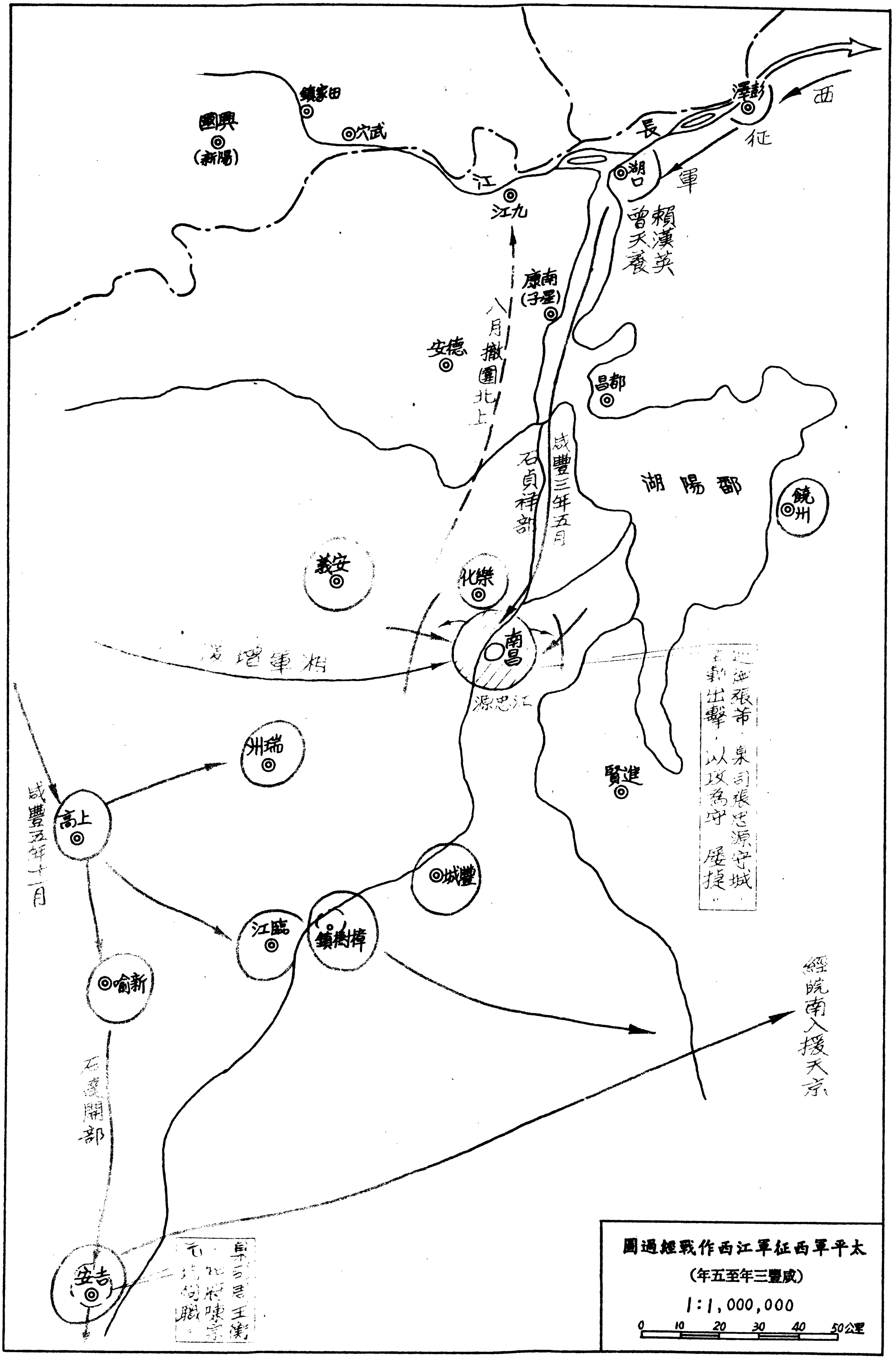
附圖十八—七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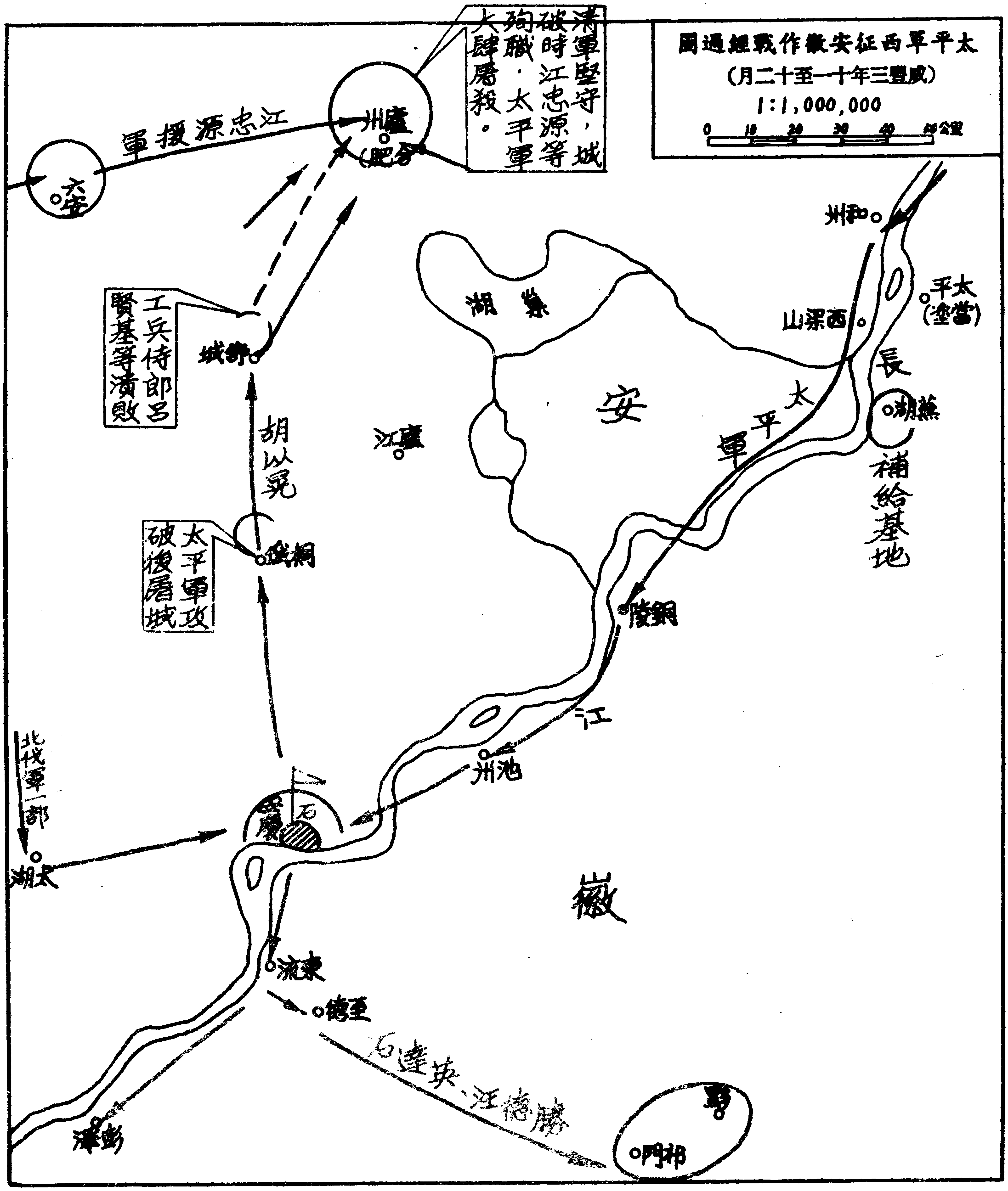
太平軍北伐晉冀作戰經過圖
(咸豐三年八至九月)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北京
保定
張登
楊村
楊柳青
獨流
靜海
天津
總兵特克慎知府錢炘和堅守
滄州
知州沈如潮奮戰，大挫太平軍，城破時被屠。
獻
交河
阜城
深州
晉
藁城
欒城
趙
柏鄉
隆平
順德
任
沙河
武安
廣平
(永平)
涉
黎城
潞城
屯留
大名
太原
霍
趙城
洪洞
平陽
(臨汾)
知府何經墀戰死
曲沃
絳
垣曲
濟源
懷慶
清軍堅守且大力增援
鞏
開封
李開芳軍
勝保軍
勝保
直隸
山西
河南
山東
渤海
黃河
咸豐五年以後改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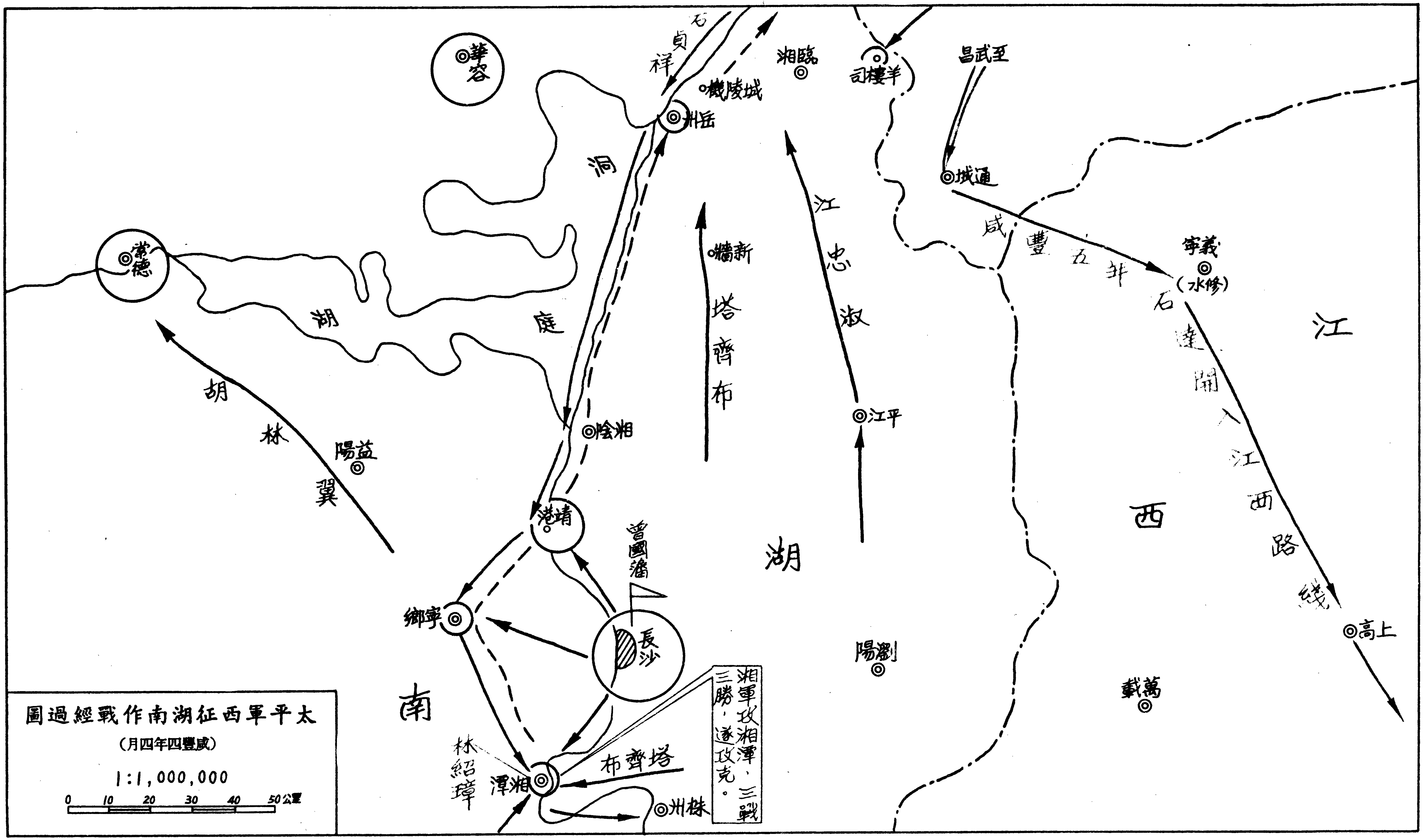
附圖十八—七七四

太平軍北伐之被殲經過圖
(咸豐四年正月至五年四月)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註記：清軍僧格林沁、勝保所註㊀、㊁、㊂，係表示兵力轉用之順序。
天津
楊柳青
獨流
靜海
僧格林沁
勝保
咸豐三年十二月卅日向南突圍
大城
任邱
東城
河間
李開芳等
深州
獻
滄州
太平軍陷城
直隸
山東省
僧格林沁㊀
交河
勝保㊀
阜城
吉文元陣亡
僧格林沁㊂
東光
林鳳祥
連鎮
苦戰半年，糧盡兵疲，被殲。
寧津
吳橋
德
李開芳部
勝保㊁
臨清
善祿
高唐
勝保㊂
馮官屯
僧格林沁㊂
茌平
苦戰堅守，後遭水淹，被殲。
冠
堂邑
咸豐四年三月廿六日南退
黃生才等北上援軍
南華
向南撤退中，黃生才、黃益雲、陳世保先後戰死。



太平軍西征軍江西作戰經過圖
（咸豐三年至五年）


太平軍西征安徽作戰經過圖
(咸豐三年十一至十二月)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清軍堅守，城破時江忠源等殉職，太平軍大肆屠殺。
廬州
(合肥)
六安
江忠源援軍
舒城
呂侍郎賢基等潰敗
胡以晃
廬江
桐城
太平軍攻破後屠城
巢湖
安
徽
和州
西梁山
太平
(當塗)
長
江
蕪湖
補給基地
太平軍
銅陵
池州
安慶
石
北伐軍一部
太湖
東流
至德
彭澤
石達英、汪德勝
祁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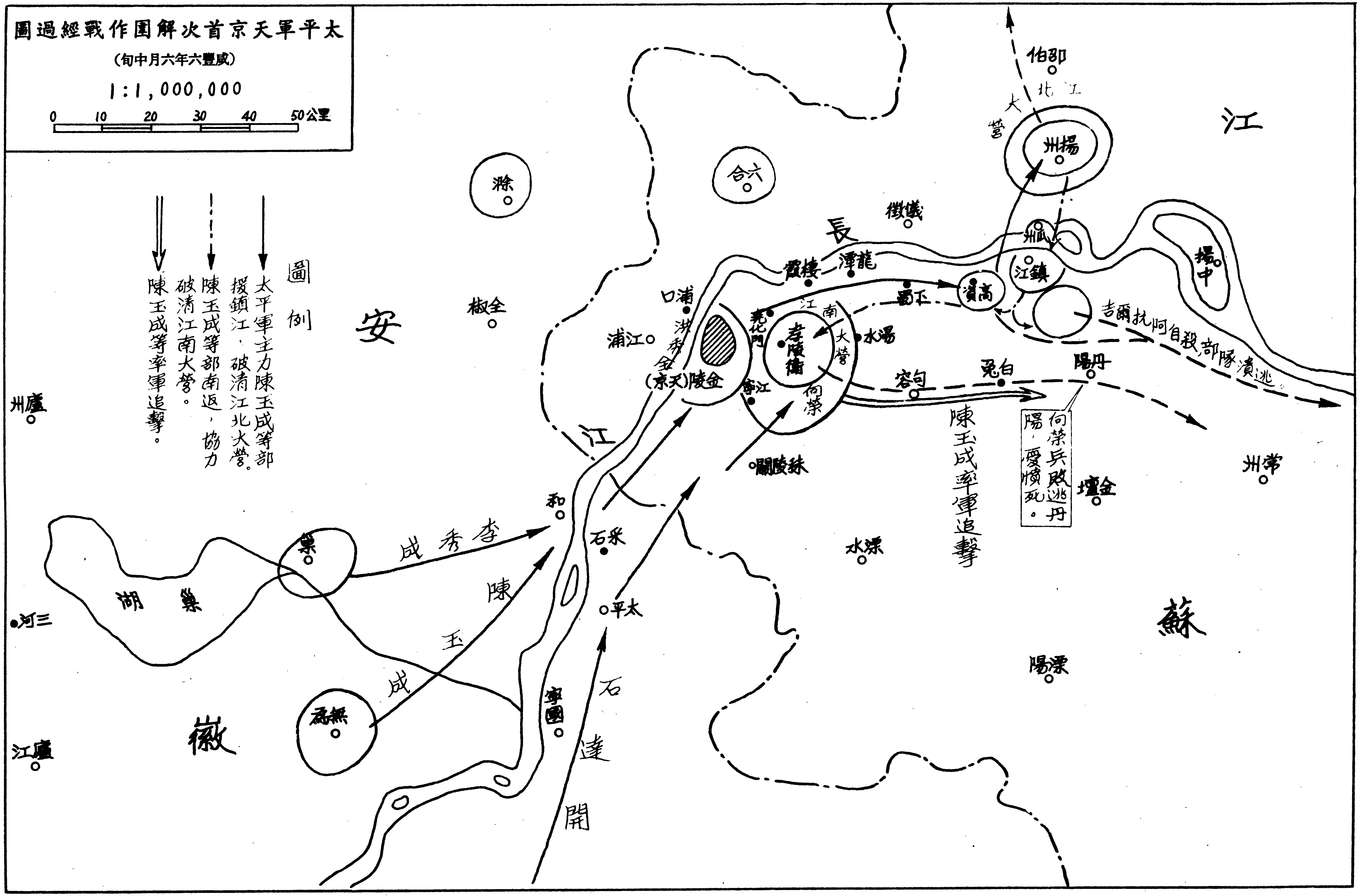
太平軍西征湖南作戰經過圖

(咸豐四年四月)

1:1,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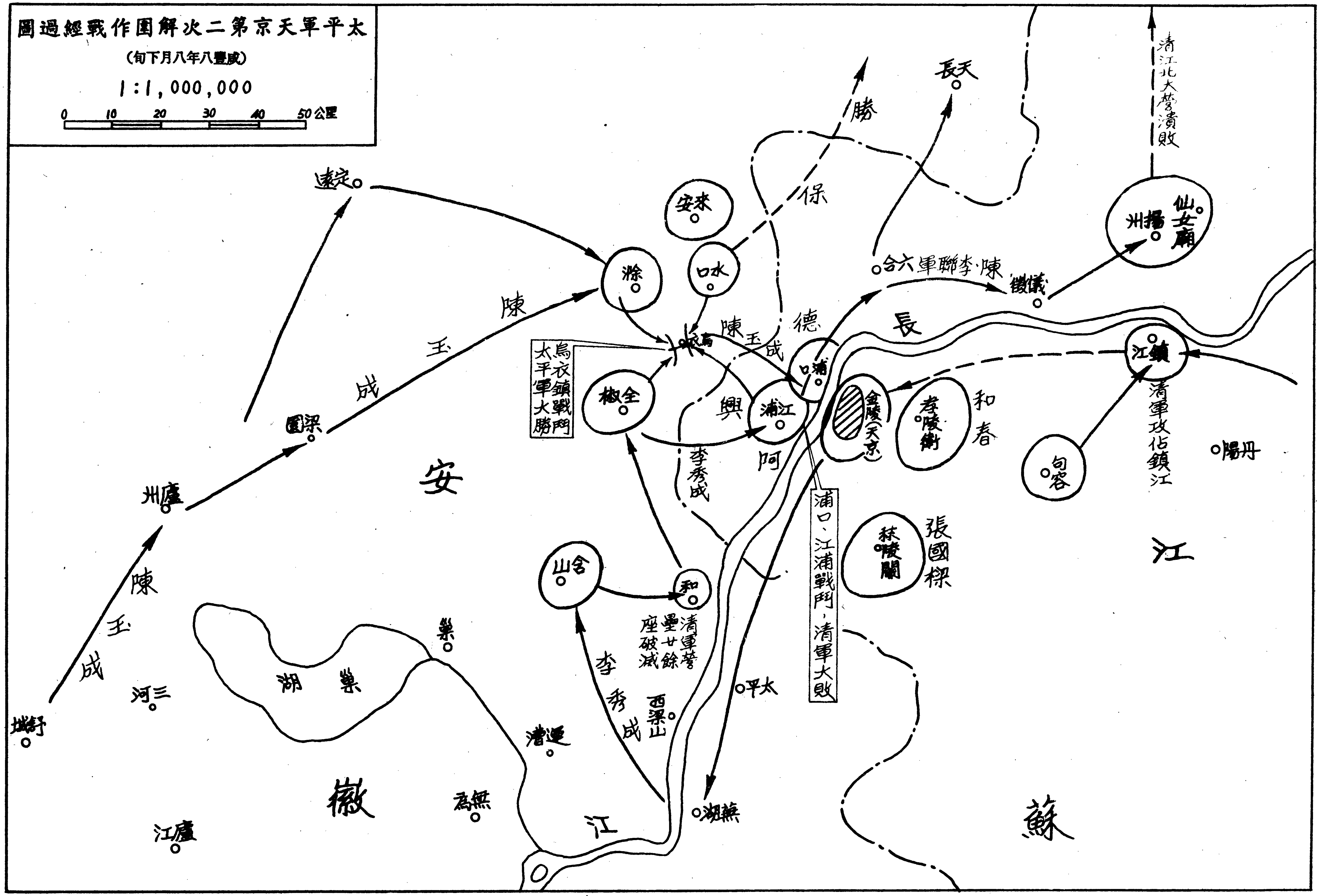
附圖十八—七七八

太平軍西征武漢作戰經過圖
(咸豐五年正月至十一月)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孝感
黃陂
漢川
石貞祥
漢口
漢陽
武昌
金口
紙坊
胡林翼
羅澤南
石達開入
十一月反攻
江西路線
咸寧
崇陽
蒲圻
嘉興
湖北
大冶
興國
堵城
黃州
壽昌
黃石港
浠水
蘄州
廣濟
黃梅
田家鎮
武穴
英山
北代軍折回之部
太湖
安徽
彭澤
湖口
九江
林啓榮
姑塘
南康
江西



太平軍天京首次解圍作戰經過圖
(咸豐六年六月中旬)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圖例
太平軍主力陳玉成等部援鎮江、破清江北大營。
陳玉成等部南返，協力破清江南大營。
陳玉成等率軍追擊。
安
徽
蘇
長
江
滁
六合
儀徵
全椒
浦口
江浦
洪秀全
金陵(天京)
堯化門
孝陵衛
棲霞
龍潭
下蜀
高資
鎮江
瓜洲
揚州
邵伯
江北大營
揚中
湯水
江南大營
向榮
江寧
句容
白兔
丹陽
吉爾杭阿自殺，部隊潰逃。
向榮兵敗逃丹陽，憂憤死。
陳玉成率軍追擊
金壇
常州
溧水
溧陽
秣陵關
采石
太平
和
寧國
李秀成
陳玉成
石達開
巢
巢湖
三河
廬州
廬江
無為

附圖十八—七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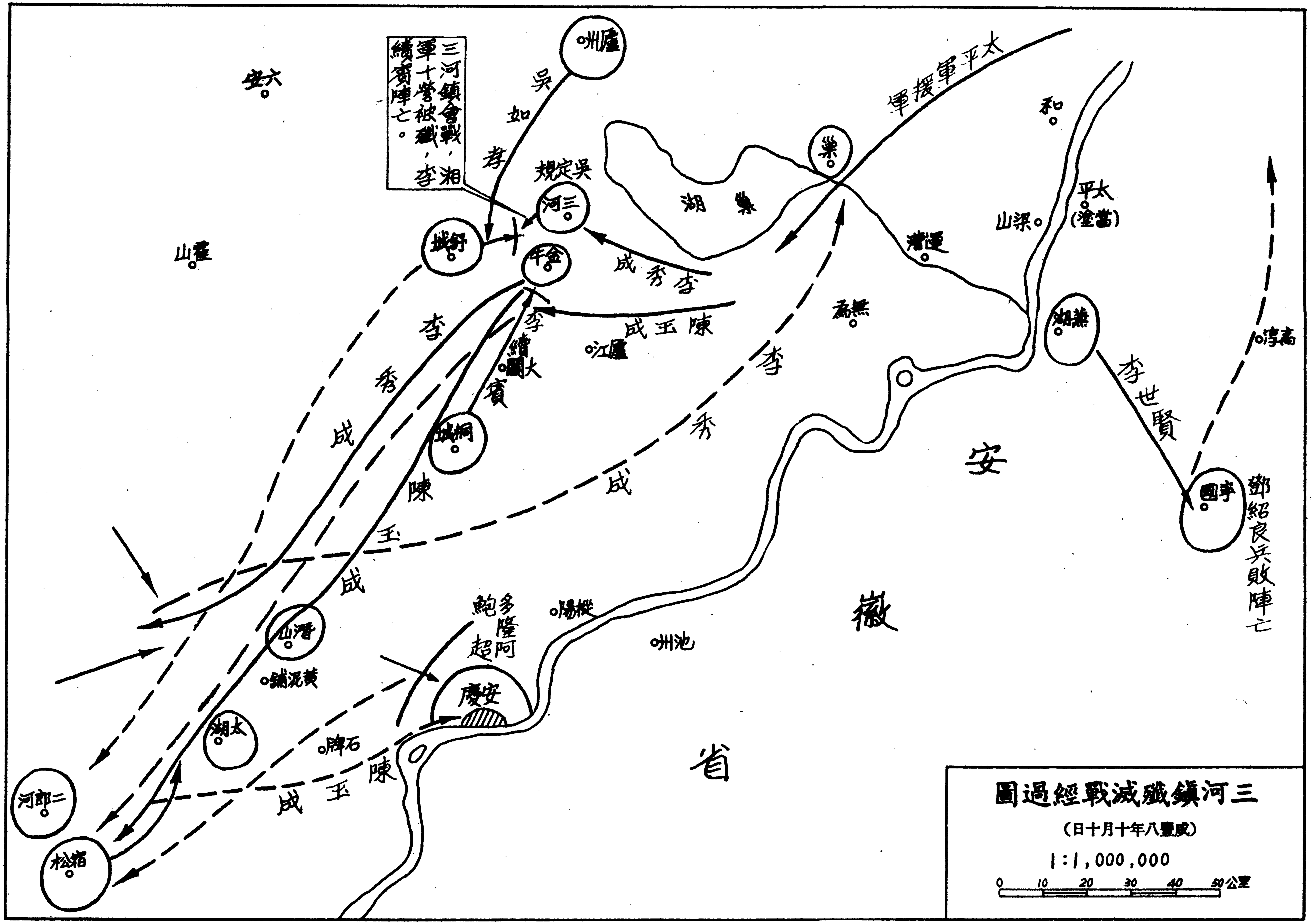
太平軍天京第二次解圍作戰經過圖

(咸豐八年八月下旬)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附圖十八—七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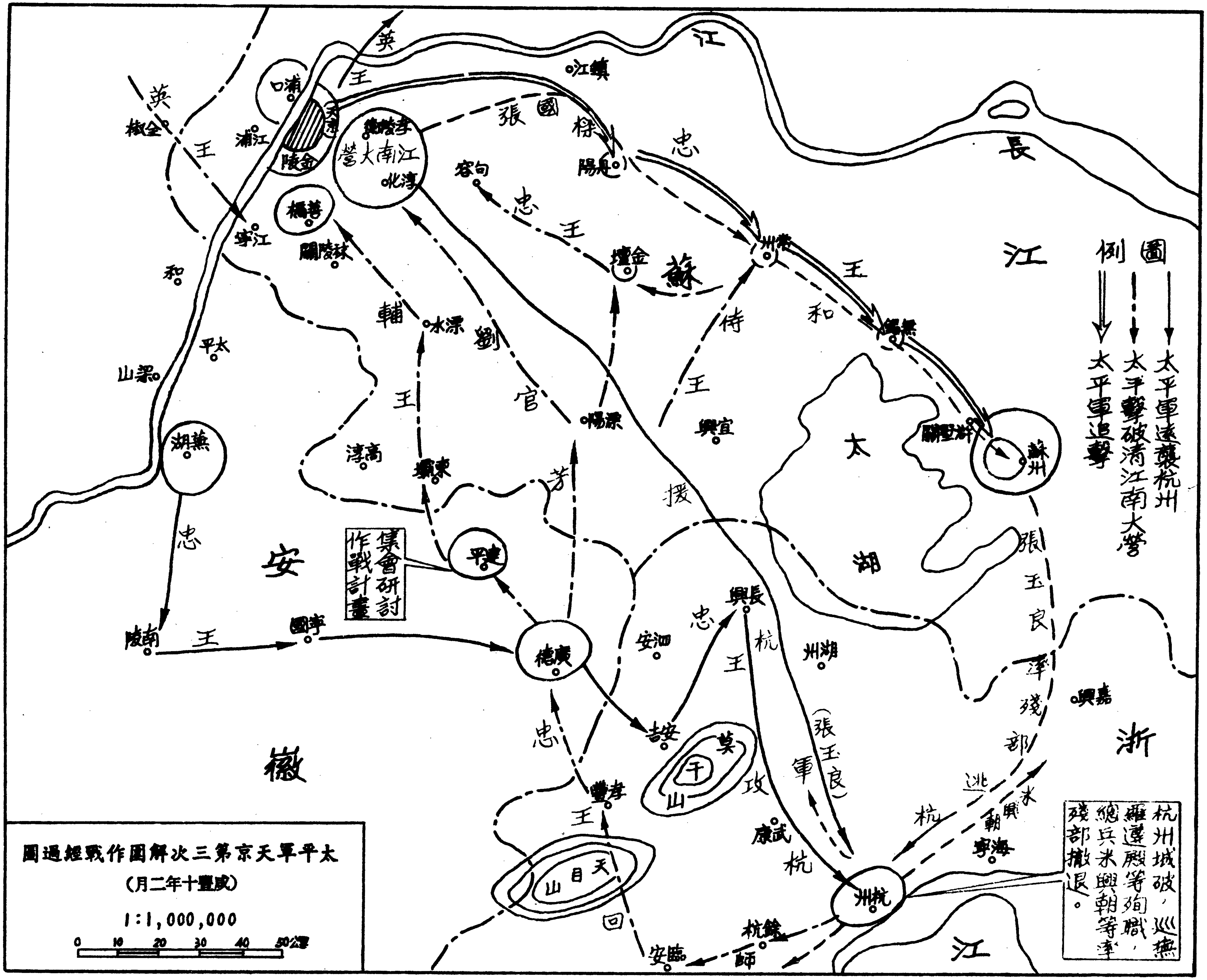


三河鎮殲滅戰經過圖

(咸豐八年十月十日)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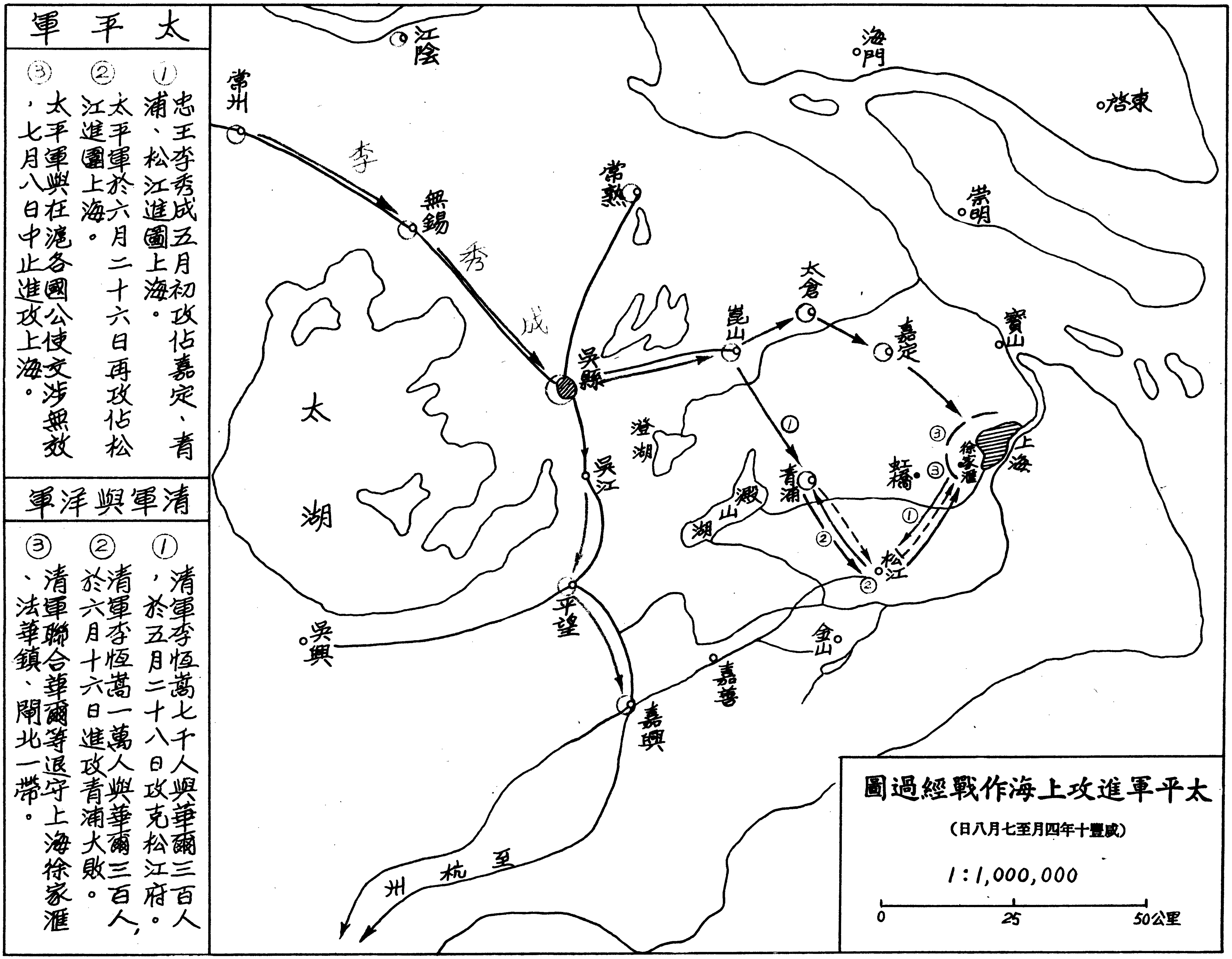


太平軍天京第三次解圍作戰經過圖

(咸豐十年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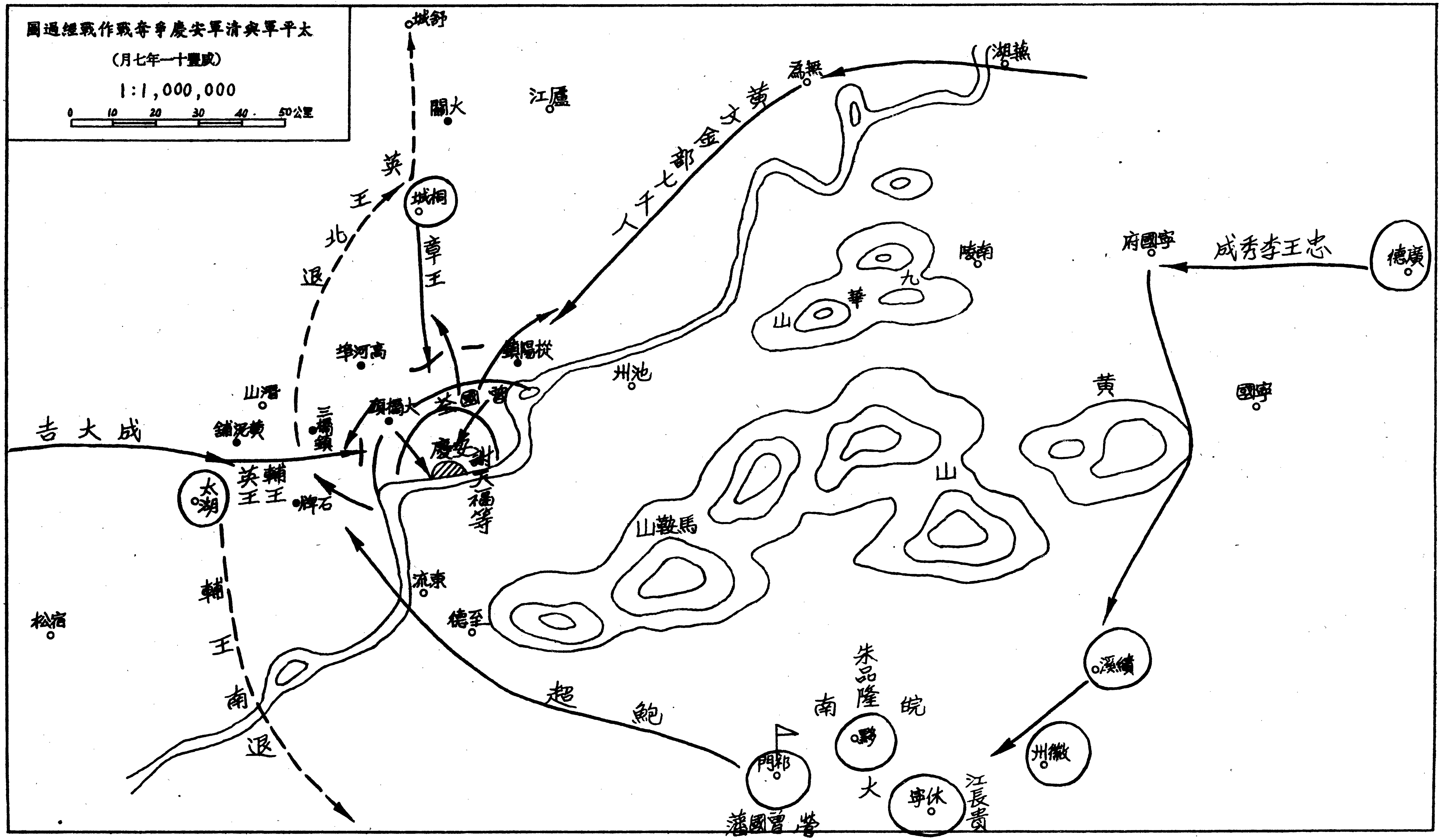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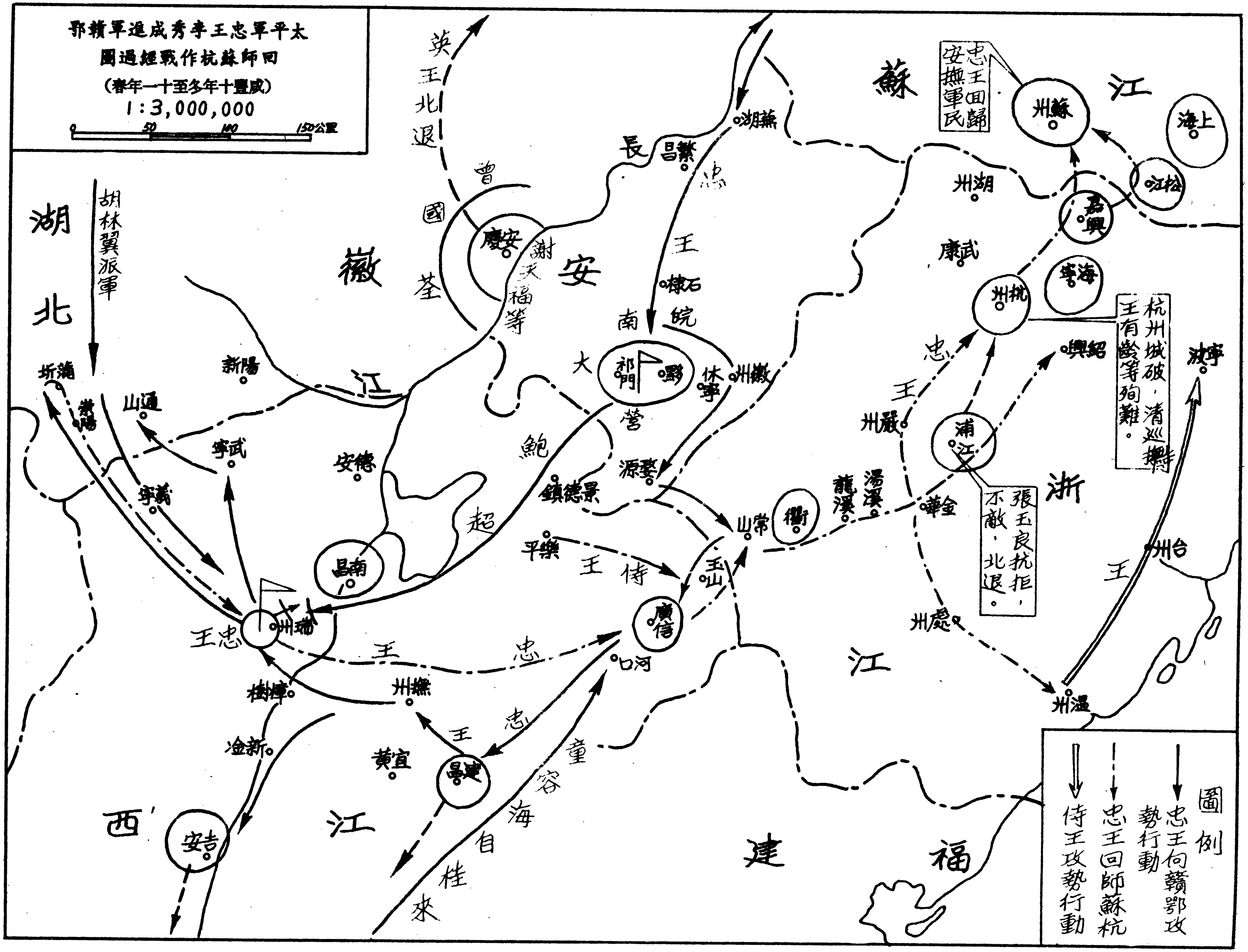

太平軍
①忠王李秀成五月初攻佔嘉定、青浦、松江進圖上海。
②太平軍於六月二十六日再攻佔松江進圖上海。
③太平軍與在滬各國公使交涉無效，七月八日中止進攻上海。
清軍與洋軍
①清軍李恆嵩七千人與華爾三百人，於五月二十八日攻克松江府。
②清軍李恆嵩一萬人與華爾三百人，於六月十六日進攻青浦大敗。
③清軍聯合華爾等退守上海徐家滙、法華鎮、閘北一帶。
江陰
海門
啓東
崇明
常州
李
無錫
秀
成
常熟
太倉
崑山
嘉定
寶山
吳縣
太湖
澄湖
吳江
青浦
澱山湖
虹橋
徐家滙
上海
松江
平望
吳興
金山
嘉善
嘉興
至杭州
太平軍進攻上海作戰經過圖
(咸豐十年四月至七月八日)
1:1,000,000
0
25
5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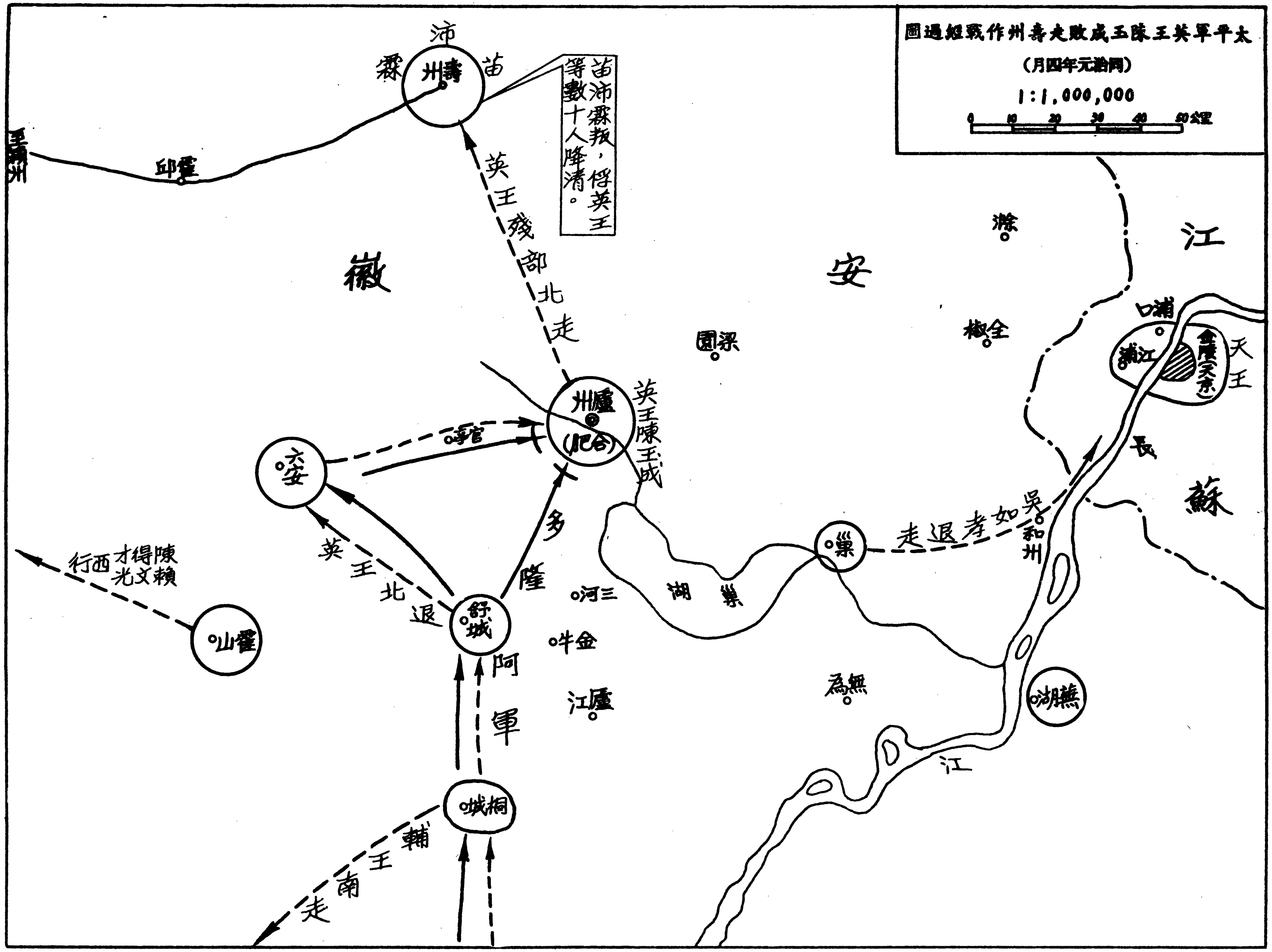
附圖十八—七八三

附圖十八—七八四


太平軍與清軍安慶爭奪戰作戰經過圖
(咸豐十一年七月)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舒城
大關
廬江
桐城
無為
蕪湖
黃文金部七千人
英王北退
章王
高河埠
樅陽鎮
池州
潛山
黃泥舖
三橋鎮
大橋頭
曾國荃
安慶
謝天福等
成大吉
輔王英王
太湖
石牌
東流
至德
宿松
輔王南退
鮑超
馬鞍山
九華山
南陵
寧國府
忠王李秀成
廣德
黃山
寧國
績溪
徽州
朱品隆
皖南大
祁門
黟
休寧
江長貴
曾國藩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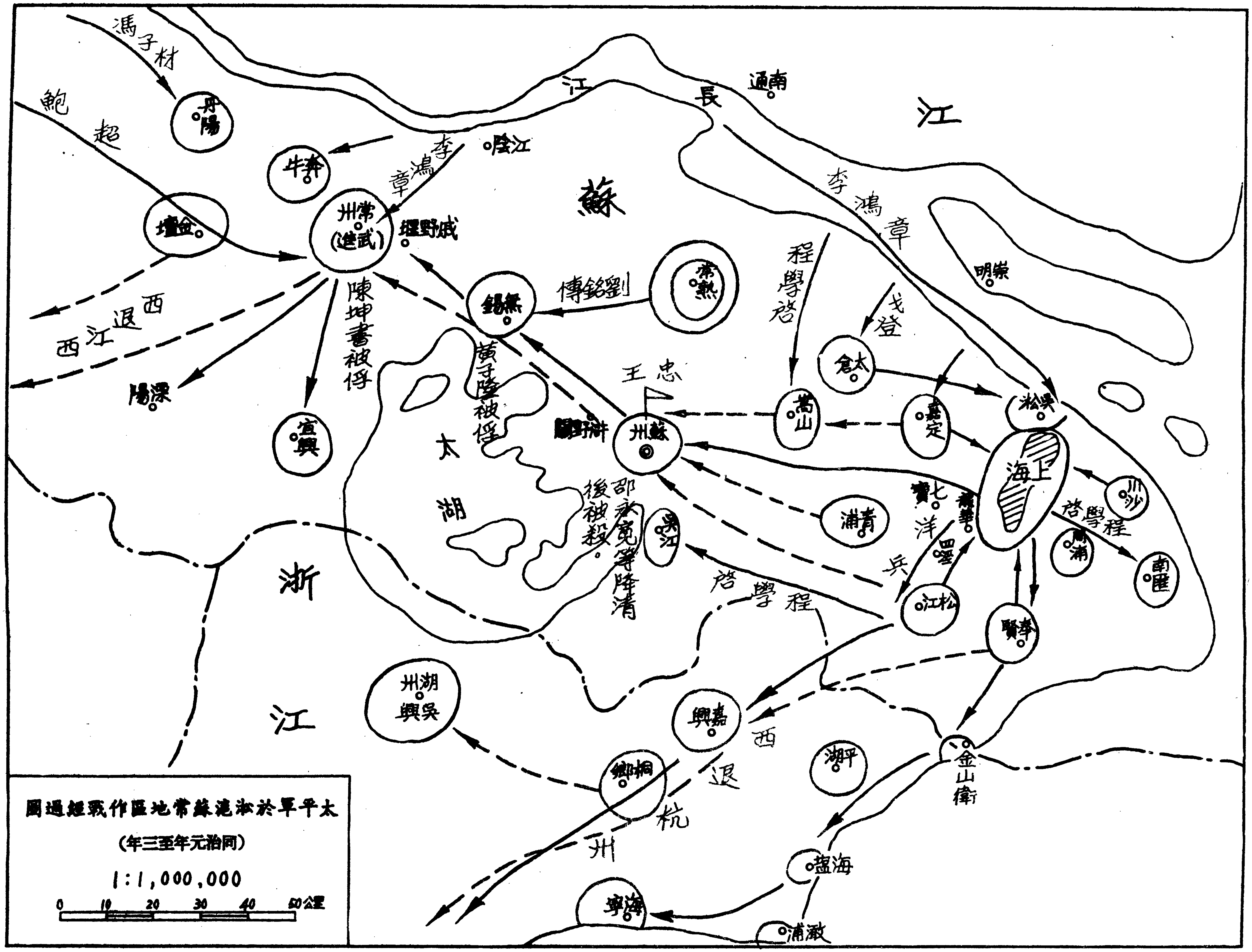
附圖十八—七八五


太平軍忠王李秀成進軍贛鄂
回師蘇杭作戰經過圖
(咸豐十年冬至十一年春)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湖北
安徽
江蘇
浙江
江西
福建
胡林翼派軍
英王北退
曾國荃
謝天福等
鮑超
大營
祁門
侍王
忠王
來自桂海容童
長江
忠王回歸安撫軍民
杭州城破，清巡撫王有齡等殉難。
張玉良抗拒，不敵，北退。
蘇州
上海
松江
嘉興
海寧
杭州
湖州
武康
紹興
寧波
浦江
嚴州
金華
蘭溪
湯溪
衢州
常山
玉山
廣信
河口
處州
溫州
台州
蕪湖
繁昌
石埭
黟縣
休寧
徽州
婺源
景德鎮
樂平
南昌
安慶
建德
新陽
武寧
通山
義寧
崇陽
蒲圻
瑞州
樟樹
新淦
撫州
宜黃
建昌
吉安
圖例
忠王向贛鄂攻勢行動
忠王回師蘇杭
侍王攻勢行動


太平軍英王陳玉成敗走壽州作戰經過圖
(同治元年四月)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壽州
沛
苗
霖
苗沛霖叛，俘英王等數十人降清。
英王殘部北走
霍邱
至穎州
皖
安
滁
全椒
梁園
浦口
江浦
金陵(天京)
天王
江
蘇
長
江
廬州(合肥)
英王陳玉成
官亭
六安
英王北退
舒城
多隆阿軍
三河
金牛
廬江
巢湖
巢
吳如孝退走
和州
無為
蕪湖
霍山
陳得才賴文光西行
桐城
輔王南走

附圖十八—七八六

附圖十八—七八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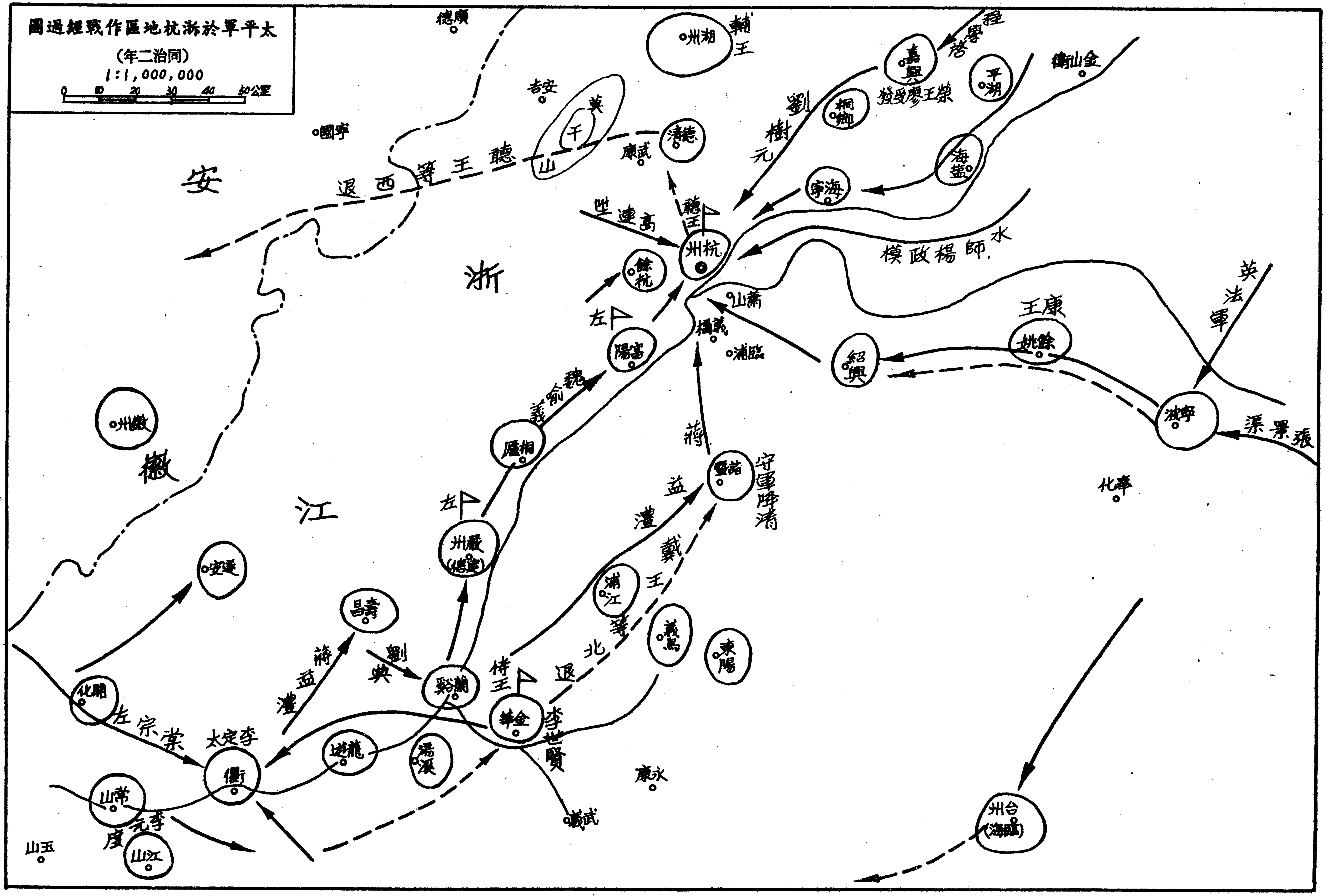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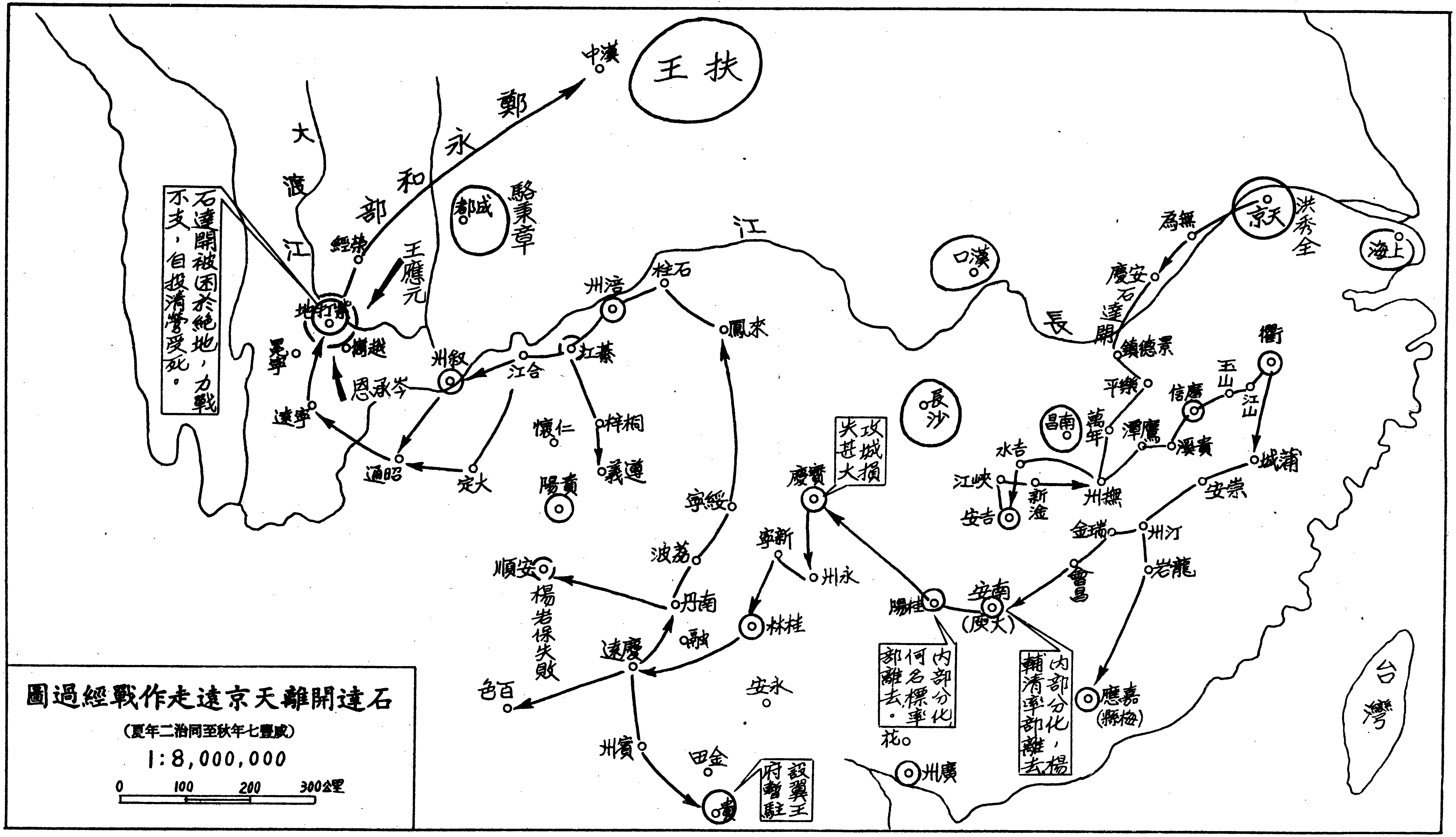
太平軍於淞滬蘇常地區作戰經過圖

(同治元年至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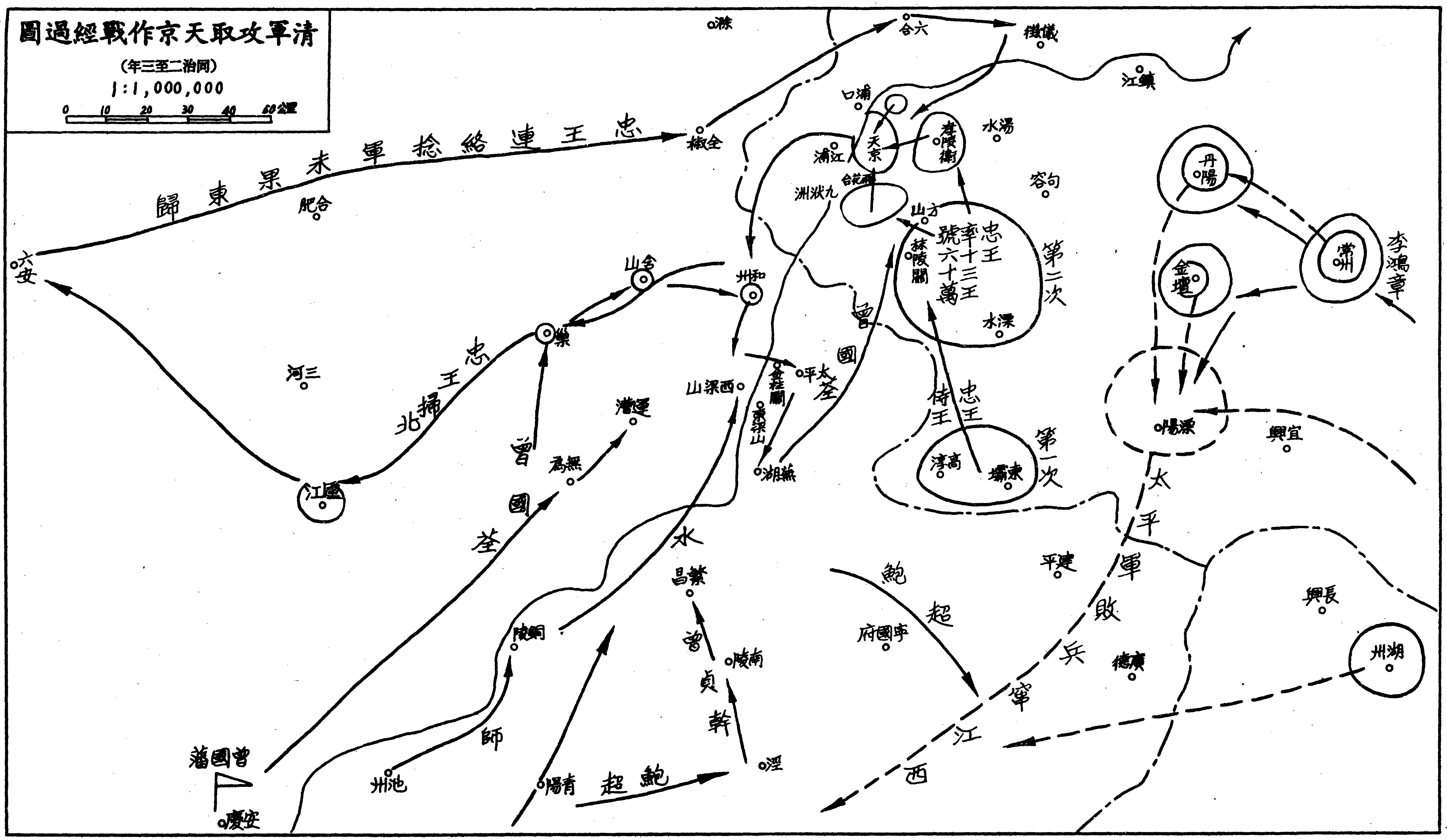
1:1,000,000

附圖十八—七八八


太平軍於浙杭地區作戰經過圖
(同治二年)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安
徽
浙
江
廣德
寧國
安吉
莫干山
湖州
輔王
嘉興
程學啓
平湖
金山衛
桐鄉
劉樹元
榮王廖發受
海鹽
海寧
聽王等西退
武康
德清
高連陞
聽王
杭州
水師楊政模
餘杭
蕭山
左
富陽
義橋
臨浦
紹興
康王
餘姚
英法軍
寧波
張景渠
魏喻義
桐廬
蔣
諸暨
清降軍守
奉化
左
嚴州
(建德)
澧益
戴王等北退
浦江
義烏
東陽
遂安
壽昌
蔣益澧
劉典
蘭谿
侍王
金華
李世賢
開化
左宗棠
李定太
衢
龍游
湯溪
永康
武義
常山
李元度
江山
玉山
台州
(臨海)


石達開離天京遠走作戰經過圖
(咸豐七年秋至同治二年夏)
1:8,0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扶王
漢中
鄭永和部
大渡江
成都
駱秉章
王應元
紫打地
石達開被困於絕地，力戰不支，自投清營受死。
越嶲
冕寧
寧遠
岑承恩
敘州
合江
綦江
涪州
石柱
來鳳
江
長
漢口
天京
洪秀全
上海
無為
安慶
石達開
景德鎮
樂平
萬年
南昌
衢
玉山
廣信
江山
鷹潭
貴溪
浦城
吉水
峽江
新淦
撫州
吉安
崇安
瑞金
汀州
會昌
龍岩
南安
(大庾)
嘉應
(梅縣)
長沙
寶慶
攻城損失甚大
仁懷
桐梓
遵義
昭通
大定
貴陽
綏寧
荔波
新寧
永州
安順
楊岩保失敗
南丹
桂林
融
慶遠
百色
永安
賓州
金田
貴
設翼王府暫駐
桂陽
內部分化，何名標率部離去。
內部分化，楊輔清率部離去。
花
廣州
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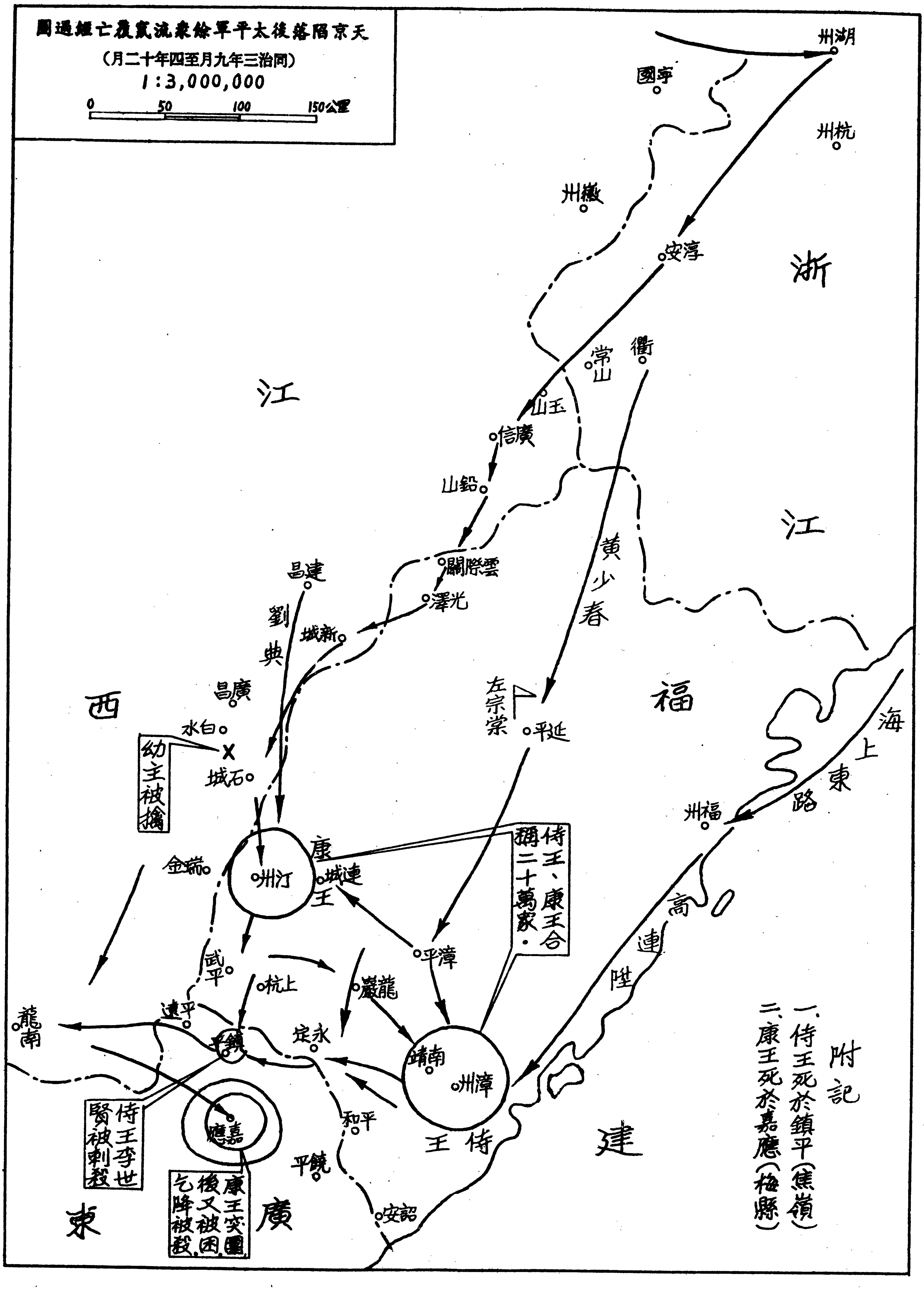
附圖十八—七八九



清軍攻取天京作戰經過圖
(同治二至三年)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忠王連絡捻軍未果東歸
忠王掃北
曾國荃
曾國荃
曾國荃
水師
曾貞幹
鮑超
鮑超
忠王率十三王號六十萬
第二次
第一次
忠王
侍王
李鴻章
太平軍敗兵竄江西
曾國藩
滁
六合
儀徵
鎮江
浦口
江浦
天京
孝陵衛
湯水
句容
雨花台
九洑洲
方山
秣陵關
溧水
丹陽
常州
金壇
溧陽
宜興
全椒
合肥
六安
含山
和州
巢
三河
廬江
西梁山
太平
金柱關
東梁山
蕪湖
運漕
無為
繁昌
銅陵
南陵
涇
青陽
池州
安慶
寧國府
建平
廣德
長興
湖州
高淳
東壩

附圖十八—七九〇

附圖十八—七九一


天京陷落後太平軍餘衆流竄覆亡經過圖
(同治三年九月至四年十二月)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湖州
寧國
杭州
徽州
淳安
浙
江
衢
常山
玉山
廣信
鉛山
雲際關
光澤
建昌
劉典
新城
廣昌
西
白水
石城
幼主被擒
黃少春
左宗棠
延平
福
海上東路
福州
汀州
康王
連城
瑞金
侍王、康王合稱二十萬家。
高連陞
漳平
武平
上杭
龍巖
平遠
龍南
鎮平
永定
南靖
漳州
侍王
侍王李世賢被刺殺
嘉應
和平
饒平
康王突圍後又被困，乞降被殺。
詔安
東
廣
建
附記
一、侍王死於鎮平（蕉嶺）
二、康王死於嘉應（梅縣）

内部发行

中国历代战争史 第十八册

台湾三军大学编

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发行

北京一二〇五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98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18